



国内首部揭秘投资赚钱运作内幕的商战小说

投

月关◎著
大买卖是这样玩出来的
大老板是这样炼出来的

3

完结篇



资

投资是老板们的私密话题，
你不懂你只好受穷，
他们懂所以他们有钱，
你问老板们是怎样赚钱的，
他们会说：投资，投资，最后还是投资！

贷款、融资、集资、投资、兼并、抵押、谈判……
堂而皇之的商业活动，人人衣冠楚楚；
阳谋阴谋、明争暗斗、内幕交易、潜规则、利益链……
笑脸背后的较量，个个冷暖自知！

投

大买卖是这样玩出来的
大老板是这样炼出来的

3

完结篇

月 关◎著

投资是老板们的私密话题，
你不懂你只好受穷，
他们懂所以他们有钱，
你问老板们是怎样赚钱的，
他们会说：投资，投资，最后还是投资！



资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投资. 3 / 月关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3

ISBN 978-7-5108-2840-9

I. ①投…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8382 号

投资. 3

作 者 月 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840-9

定 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
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资本论》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
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
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
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
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
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
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马克思《资本论》

目 录

第一章

富贵险中求，赚钱从来都是少数人的游戏 / 1

在风云变幻的股市里，为了百分之五的利润而赔掉本金的人比比皆是，能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存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强者。当大量抛盘使股指急速下滑，大户们都在忙着填报卖单时，张胜却投以全部的三千多万资金买进了东方明珠、广电股份两支与网络业务相关的股票以及一支重组概念股，他的想法是大盘即便还有下跌空间也不是很大了，安全系数比较高。果然，之后大盘风风火火，如井喷的石油一般，东方明珠、广电股份与网络概念股率先涨停，成为股市领头羊。紧接着，一系列火上浇油的利好发布，中国股市进入了空前的大牛市！

第二章

殊死搏杀，赌的就是谁先死在风险里 / 25

虽然张胜在去年这场惨烈的战争中成了幸存者和获益者，但当他眼睁睁地看着大户们的起伏成败、悲欢离合，心中暗暗警醒，出道时的锋芒有所收敛。附着于他共同进退的资金越来越多，每次出手都会引起庄家的注意。为了让自己的投资行动更加隐秘，张胜开始用从上海学来的经验招兵买马。此时徐海生旗下控制着四千多个股票账号，徐氏基金旗下自有资金六亿有余，再采用向证券公司质押融资、委托理财、银行贷款等方式，累计集中可用资金十五亿以上，这些资金赋予了他帝王般的权力。风头正劲的张胜和徐氏财团的徐海生，在业内人士眼中已经是东北私募业的风云人物。

第三章

路有大小，道有高低，期货市场又试宰牛刀 / 43

如果说有什么行业比股票更赚钱，那就只有期货了。现在，张胜要追上徐海生，要拥

有和他一样庞大的力量，就必须找到比徐海生更快捷、更迅速的敛财途径，目前来看，这个途径只有期货，张胜开始涉足期货。期货市场的收益远远大于股市，风险亦然。张胜虽然事先做过详细调查和准备，仍是慎之又慎，他严格规定，投向期货市场的资金最多只能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二十，未经他本人允许，绝对不许超过这个限度。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手下几名操盘手都是经验老到的证券精英，他进入期货市场后的几笔运作收获不小，这令他大为得意。

第四章

一将成名万骨枯，做大事就该杀伐决断 / 66

张胜博弈的战场是资本市场，这个战场上有无数的对手。恰逢这时，曾经在看守所里救过他一命的甄哥因出了人命案越狱，求他相助。张胜没有门道，前来求助文哥，文哥一心想将张胜扶上自己的金融帝国，斥责道：“你现在身家千万，如此成绩得来殊为不易，怎么还和这种人有所牵连？一旦受到株连，你想到过后果么？”张胜愕然，没想到文哥竟是这么一种论调，他的声调也不觉提高起来：“文哥，他救过我的命！”文哥怒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是古训。大丈夫岂能为兄弟义气、儿女私情所羁绊？义气是江湖人的根本，却是成大事者的致命缺点。”

第五章

经历钱财诱惑，谁能在巅峰时拔脚而出 / 90

张胜在电脑上调阅了这几个品种的走势图，凝神想了片刻，决定跌势一缓便加码买进。果真，仅几天工夫，几笔期货同时反弹，张胜便一路减仓；几天后放量滞涨，张胜立即同上海方面通了气，把余货全部出尽。几天后，价格回落了三分之二，张胜在合作伙伴退出的情况下，大胆启用三分之一的资金再次杀进去，坐轿上山，一路减仓出货，每天还用部分资金打短差，仅仅四个月，他已经赚了百分之八百。这四个月来，他做了近二十种期货，进出三百二十多单，竟然没有一笔是亏损的。

第六章

只见他得意，谁知道冒险是穷途末路者的专利 / 103

胶合板看多的远期价格步步下挫，现货合约价格居高不下，需要提高保证金比例，张胜已经没有后续资金了，当现货合约上涨到五十六元时，他不得不开始砍仓，以弥补保证金比例的严重不足。三天之后，现货合约涨到了五十八元以上，此时割肉要净亏一半，以前赚来的利润几乎就要全部赔回去了。张胜看着电脑，脸上时而露出笑容、时而愁云密布，时而咬牙切齿、又时而喃喃自语。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吸烟过度的张胜突然直冒虚汗，胃

里一阵抽搐，他趴在马桶上大吐特吐，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洗手间的地面上，脸色青白，身体发抖，像一条被遗弃路边的野狗……

第七章

将计就计，兵不厌诈真往坑里跳 / 123

当时合作者靳在笑进退两难，张胜的资金又是杯水车薪，他不但可能打垮徐海生，而且无论做空做多，徐海生都会加入对手盘，对手方就会陡增近二十亿的资金。胶合板的盘子不算大，二十亿的生力军足以在实力相当的两个对手阵营前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了。张胜通过手机监听了解了徐海生的投资计划后，对靳在笑说，他不但全力投入，还能拉来一个大机构，可以在短期内至少再投入十五个亿的资金。与此同时，他的资金也全部交给助手洛菲暗中操作做多，而他自己每天买入、查看，不断展示给吴忠兴和投资部其他同事们所看的交易画面，不过是经过修改的一种模拟交易软件，有意在对手派来的奸细面前造成了失败的假相。

第八章

“东方不败”风云再起，股坛传奇续写神话 / 146

张胜同文先生的谈判结果是：他在适当的时候开始逐步接收这笔钱，帮助文哥把它漂白，然后转移回周氏（文哥）家族手中。但是他已有所爱，不会入赘做周家的女婿，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与周大小姐建立名义上的合法婚姻关系，在完成资产输送后，便解除此关系。此时，张胜已经完成了第一、第二步计划，很快，他就要开始第三步“造神”计划，赴瑞士苏黎士银行，逐步接收周氏家族匿藏起来的财富，然后在种种投资途径上采取半真半假的操作方式，把这笔令人咋舌的巨款漂白。

第九章

虚虚实实，将刀尖的舞蹈跳得更加绚丽 / 167

张胜不但炒期货、炒股票、炒黄金，为了帮文先生洗钱，他还开始投资办实业，在深圳以钟情的名义开了一家拍卖行，还开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的一些厂家做起了进出口生意。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别墅，常去深圳富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手上的钻戒，腕上的名表都以数十万计。这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包装的需要，他必须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在股市中呼风唤雨，迅速聚敛无数钱财的横财神形象，才能为那源源不断涌入他账户里的巨额财富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十章

赌博猛于虎，谁敢将赌博变为职业 / 189

张胜原打算两年后就退出风险迭起的资本市场搞实业，房地产是一条腿，另一条腿却没想到走什么路，现在侯赛因突然点醒了他，他倒抽一口冷气，立即意识到，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赌博猛于虎，那是对参赌的人说的，开赌场的人是永远不会赔的。澳门赌场是合法经营的企业，明年赌博经营权一放开，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洛等地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富豪们必然会来插一脚，何家既然不能阻止竞争对手介入，他们不需要一个帮手或者一个可以起到缓和冲击力的盟友吗？

第十一章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亿元只赌了一口气 / 210

徐海生这次来到深圳，参加慈善拍卖晚会是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想到能碰上张胜，又见到他在拍卖宝物，突然决定出面竞拍这柄古剑，折折张胜的锐气，让他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徐海生估计张胜激于意气，必会和他争个高下，到时自己拍下个前无古人的高价便认输，不用掏一分钱，便在深圳打响了知名度。却没有想到，一向宁折不弯的张胜也变得油滑了，居然不与他争风。徐海生打响知名度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却付出了一个亿的代价。这剑说是无价之宝，但真要是出售，又有多少人肯出价一亿元去买？老狐狸的哑巴亏算是吃定了。

第十二章

打好算盘，用收购来的企业偿还收购债务 / 229

凯旋原来是一家军队企业，从军队剥离变成地方企业后业绩还是不错的，谁知道上市后反而连年亏损。在副市长的要求下，张胜同意接收凯旋公司，并妥善安置军属，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对凯旋公司进行债务剥离，并向市政府和驻军提出了一个要求，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在公司正式易手之前，不得向外透露半点消息。随后，张胜重金聘请了几位在兼并重组方面经验极为丰富的资深注册会计师，在他的豪华别墅秘密办公，办完之前不得离开这幢别墅，不得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为此，他连电话线都切断了，谁也不知道他和这些会计师们到底在干什么。

第十三章

点石成金手，资产巧增值亏损变盈利 / 249

张胜一举吃下了凯旋股份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收购价值近六亿。成了凯旋股份的掌舵人之后，这位新任董事长立即大刀阔斧地改革起来，首先就是资本置换。通过那些资深注

册会计师们的努力，张胜把凯旋股份旗下两家严重亏损的加工厂，以比实际价值高十倍的价格卖给了他旗下的另一家企业“胜文国际投资”；接着，把凯旋旗下四家贸易公司合并，重新注册成立了一家由他完全控股的新公司“四海贸易”。由于这家新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原凯旋股份的总公司，于是以十倍价格出售那两家加工厂的利润收入，以及原凯旋旗下仍在盈利的四星级酒店的收入，在财务报表上便合并记入这家公司。这一来，凯旋一下子就从连年亏损中翻过身来。还是原来那家企业，只不过合并合并，换个牌子，盈利就从亏损四毛二，变成了盈利两毛三，每股净资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第十四章

是时候了，激怒那条毒蛇，让他在金融市场应战 / 273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张胜不想整日活在对一个阴险对手的提防之中，当他和徐海生还不能在资本市场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时，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直接的战斗；当他们成为统帅级的人物，二人之间才有可能有一场殊死搏杀。徐海生像极了一条毒蛇，打击对手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张胜就是挑起战端，主动掀起一场恶战，把这个可怕的敌人彻底打垮……果真，徐海生脸色铁青一片，他这些年来何曾吃过这样的亏，张胜原是任他摆布的一枚棋子，后是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的一个股市新贵，如今被他如此挑衅，轻易不动怒的徐海生忍无可忍了。

第十五章

图穷匕首现，你的对手必须是我 / 296

资本市场的战争虽然残酷，却有一条公平原则，那就是你可以挑战，但是我可以不应战。张胜就算资金实力超越徐海生一百倍，若是对方不肯与他对垒，他也不能强迫对手和他做对手盘。所以，他必须不断壮大实力，让徐海生感受到他成长速度的威胁。与此同时，他又得隐藏真正的实力，示敌以弱，让徐海生觉得可以把他打败，这样徐海生才会放手投入资金，与他在资本市场上较量一番。等到对方投入全部兵力，已经无法抽身时，才是张胜撕去伪装，露出锋利獠牙的时刻。因此，张胜走的每一步，既要显示出他在资本市场的扩张速度，引起徐海生的警觉，同时又不让他发觉自己的真正实力，为此他煞费了一番苦心。

第十六章

高处不胜寒，明里接近财富，暗中接近风险 / 325

张胜重金物色的这两个人是原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的操盘手，他们最擅长以强大的财力和凶狠的操作手法，对相对弱势的对手做毁灭性的打击。张胜向两个高手面授机宜，

开始策划对咄咄逼人的徐海生展开全面反击的计划。期货市场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低潮，这时做多，而且是大举建仓，已经风险很大了，他们又把对徐海生的致命一击放在大豆上，更是险之又险。但此番一搏，如果赢了，他的财产至少要翻两倍，更重要的是，中国期货市场将在几年内完全进入寡头市场，再无人有资格同他们过招。

第十七章

剑拔弩张扑朔迷离，云山雾罩高手过招 / 347

徐海生紧急调度一切能够调运的资源，开始部署反击。有人建议他趁张胜立足未稳，立即发动反扑，但徐海生所图甚大，半途而击虽然稳胜，可是对方的另一半实力就会逃掉。徐海生过于自负，只迷信于自己的实力，对方的实力根本没有摸清，如此举动，就算是神也有一跤失足摔落凡尘的时候。这一来正合张胜之意，连续两天，他投入重兵做多，市场气氛活跃，人气开始恢复，部分嗅觉灵敏的冒险家开始试探性进场，大机构也开始异动。

第十八章

硝烟散尽，折戟沉沙淘尽多少富豪 / 369

在这个传奇的时代，许多几年前还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人成了亿万富豪，命运的轮盘现在似乎有把他们送回出发点的打算。张胜微笑地看到：空方机构们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徐海生如果此时抽身尚能逃走，但是财产将缩水一半以上，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损失。而且，由于同盟关系的建立，他不能自由退出，于是，在猜忌和互相监控的情形下，徐海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市场做空散户消失殆尽，当初倾向空方的千万元级机构灰飞烟灭，独撑危局扮演擎天柱的只剩下徐海生和上海集团为首的超级主力，可是他们的财产也在不断缩水，百亿机构变成十亿机构，亿元机构变成千万机构。

第一章 富贵险中求，赚钱从来都是少数人的游戏

在风云变幻的股市里，为了百分之五的利润而赔掉本金的人比比皆是，能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存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强者。当大量抛盘使股指急速下滑，大户们都在忙着填报卖单时，张胜却投以全部的三千多万资金买进了东方明珠、广电股份两支与网络业务相关的股票以及一支重组概念股，他的想法是大盘即便还有下跌空间也不是很大了，安全系数比较高。果然，之后大盘风风火火，如井喷的石油一般，东方明珠、广电股份与网络概念股率先涨停，成为股市领头羊。紧接着，一系列火上浇油的利好发布，中国股市进入了空前的大牛市！

5月10日，星期一。原本低迷的股票市场因为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消息而加速下行，沪市跳空开盘一千一百零七点，深市跳空开盘二千七百二十九点，然后一路下滑，这个跳空缺口被称为“导弹缺口”。

大量抛盘使股指急速下滑，张胜所在的证券营业部里，大户、散户们都在忙着填报卖单，张胜却稳如泰山，一动不动，只是坐在那儿抽烟，也不看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的助手洛菲一上午接了无数个电话，每个电话她都用机械而甜美的声音回复：“请放心，张胜先生代您操作的资金是安全的，我们近期没有买入股票，八成以上空仓。对，请放心好啦。”

“我去楼下看看。”张胜忽然熄掉烟头，对忙碌中的洛菲说了一声。

现在，张胜作为张氏工作室的负责人，已经有了一个用玻璃墙隔断的小

办公室，其实还是在大户室里，只是相对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一楼大厅，人声鼎沸，自动买卖终端和交易柜台前挤满了人，许多人都是从单位请假，匆匆跑出来挂单卖股票的。

“都在卖，人人都在卖。”张胜喃喃自语。他站在大厅一角，静静地观察着大厅里的动静，近一个小时之后，他才折回大户室。

“幸好我们最近没有大举建仓。”洛菲撂下电话，对张胜笑眯眯地说：“现在人人都在抛股票，有些套得深的散户不舍得出手，气得在互联网 BBS 上发布消息，声称‘现在谁卖股票谁就是卖国！’的帖子呢。”

张胜神色动了动，问道：“反响如何？”

洛菲耸耸肩，俏皮地一笑：“根本没人反驳他的意见，大家都在忙着出货呢。”

电话又响了，洛菲连忙拿起茶杯润了润嗓子，拿起电话继续说：“你好，张胜工作室。请放心，张胜先生代您操作的资金是安全的，我们近期没有买入股票……”

张胜吸了口气，一转身，又到大厅去了。

周二、周三，股市小有反弹，但成交量大幅萎缩，周四，两市再度走阴，成交量萎缩，涨幅居前的都是一些低价股，如望春花、渤海集团、航天机电、川长江、ST 厦海发、法尔胜等。总体看来，弱市特征明显。

张胜注意到，一楼大厅已经冷清起来，所剩无几的股民在打扑克。

周五开盘不久，上证综指就跌到了一千零六十点，击穿了今年以来的最低点。洪胖子在大户室里激动地发表着意见：“我全抛了！等着看吧，一千点大关很快就要跌破！”

剑宗掌门老封叹气道：“我同意，深发展、四川长虹两支龙头股都在下跌。现在红盘股票只有不到五十支了，‘壮士断腕’吧。”

气宗掌门老岳苦笑：“这一回我们意见一样，现在做短线就是一夜情，做长线等于包二奶，无论是一夜情还是包二奶，现在都不是时候，勒紧自己的裤腰带吧。”

“为啥？”

“因为他妈的严打扫黄了。”

大户室里响起一片苦中作乐的笑声。

有人问道：“哎，圣姑怎么样，她手里还有股票吗？”

“嘘，小声点，没看她最近脸色有多难看？套得深着呢！”

大户室里于是再度沉默下来，老岳站起来抓起外套：“得了，没啥意思，反正我是全清仓了，钓鱼去。”

大户室里的人轰地一下作鸟兽状散，张胜站在一角冷眼旁观，一脸若有所思。沉吟良久，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严锋的座位，严锋也正在看他，两个人对视一眼，同时一声苦笑。

这个星期，两市跌幅都在百分之五以上。张胜原定于本周进场，但是他没有动。

5月18日，听起来很吉利的一天。徐海生在他的徐氏财务公司总裁办公室里，正在焦头烂额地做着最后的清仓工作。上次炒作金牛地产所获得的收益，在近期的运作中已经折损了三分之一。大盘不配合，一时又没有类似金牛地产的公司可以与他里应外合配合炒作，想赚钱谈何容易。

还好，总算清仓及时，不至于把辛苦钱全吐回去。

“徐总……”

他的秘书推门走了进来，站定身子禀告道：“按您的吩咐，我们逐步减仓出货。现在整个市场都在抛空，我们的股票数量巨大……”

“告诉我结果！”

“直至刚才，我们才全部出净，损失大约……”

“出去！”

“……是！”

徐海生烦躁地站起身子，这个秘书回答问题总喜欢自作聪明地加上许多修饰语，如果是在股票攀升期，他倒不介意跟这个大胸美人多对答几句，可是在他心烦的时候，这么多嘴的女人简直是无法容忍。

“妈的，也许我该把她也抛出去！”徐海生恶狠狠地想。

他摸出一根烟，在烟盒上顿了顿，还没等点上，忽然想到了张胜：“那小子不知道如今怎样了，嘿！我们还真是有缘，竟然不约而同地涉猎于股市。”

想想张胜可能比他的处境还要困难十倍，徐海生有点恶意地微笑了。

他没有刻意打听张胜的一举一动，更没有无聊到让人去监视他操作股票的行动。张胜既已出狱，再杀他需要付出的成本就太大了。案子既已了结，再杀他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徐海生放过了张胜，在他眼里，张胜始终是不足为虑的毛头小子，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张胜没有在工作室里分析图形，在网上他也不看那些漫天飞的谣言，了解国家经济、证券方面一些最新的政策和相关领导人员的动向之后，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一楼大厅和二楼大户室观察同为股民的其他投资者心态和动向。

“第一次跌，我就像女孩子被人摸了一下手，好紧张哦！第二次跌，我就像被人摸了一下胸，好可怕哦！再跌，就像被人强暴了，好痛苦哦！再跌，没有感觉了！继续跌……靠！我都这样了，谁怕谁啊？再跌，跌出快感来了。”

小杨咬牙切齿地说着冷笑话，他这两年炒股赔得厉害，割肉割得元气大伤，现在他的股票全线被套，但是已经没有勇气再割了。大户室里已经没有人了，平时准时赶来像上班似的大户们，全都趁这机会休闲散心去了。

“哈哈哈……”洪胖子在笑：“你小子，叫你跟我一起离场，你还不舍得。看看，这两天的工夫，又亏了多少？”

“靠，你少事后诸葛亮了，我赔得比你惨啊，换了你，你也不舍得。我就不割，就是不割，我拿它十年成不成？不信它不解套。”

洪胖子翻翻白眼：“你要拿它十年，那是肯定解套，可是现在割了出来，焉知十年后不是二十倍、三十倍的收益？”

小杨颓然一叹：“我不想那个了，只要让我解套就成。只要解了套，我从此再也不炒股了，珍惜生命，远离股市啊。”

张胜笑笑，返回了他的办公室：“小菲，现在开始陆续买进股票。”

“啊？”洛菲吃惊地抬起头，同时手不着痕迹地按了一下鼠标，把游戏画面关掉。当张胜走过来时，屏幕上只是一幅大盘走势图，好像这半天她一直在尽心尽责地研究大盘走势一样。

“为什么？现在大盘这么低迷，等确定升势之后再买不好么？是不是……你有啥内幕消息？”

张胜好笑地说：“我哪有什么内幕消息？”

“那么……什么理由？”

“你上周跟我说，谁现在卖股票谁就是卖国是吧？”

“啊！”

“我爱国啊！”

“啊？”

不管洛菲如何相劝，张胜心意已决，执意要她进货，洛菲无奈，调出交易画面，问道：“那……买哪些股票呢？”

张胜在另一台电脑上调出七八支自选股，重新浏览了一遍走势图，呵呵笑道：“卖股票就是不爱国的帖子是发在互联网上的吧？咱们就买点网络股好了。”

洛菲在张胜的命令下，分别买进了东方明珠、广电股份两支与网络业务相关的股票，以及一支重组概念股。由于大盘萎靡不振，成交困难，而且现在在张胜旗下的资产有三千多万，直至下午收盘，才只收进市值一千六百万的股票。

第二天上午，股市走势平静，仍有买家正在犹豫是否割肉出逃。严锋从洛菲那儿听说张胜突然出手大举建仓，不禁连连摇头。他对张胜说：“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也要看时候。如果大势不配合，逆势而行，极为不智。”

张胜回答：“我并没有逆势而为，相反，我一直都在顺势而为，借力而行。从中国股市诞生的那一天起直至今日，我对它的涨涨落落、起起伏伏，仔细地研究过，几乎一直以来的周 K 线图走势都装在我的脑子里。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股市现在还不健全，极不健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一个政策市场，这你不否认吧？”

严锋点头称是。

张胜笑了笑，说：“我们两个人原来的研判，认为股市静极思动，该有一波行情。由于大使馆事件造成两国关系紧张，大多数人都担心由于政治事件的影响会牵累股市行情。而它确实影响了股市。我们的政府不会坐视它这么低迷下去，即便不是为了经济，这就是我的研判，以及我入市的理由。”

严锋静静地听着，毫不客气地指出：“或许你是对的，不过即便你是对的，冒险的成分仍然很大。一个稳健的投资者，应该在确定止跌或者重拾升

势之后再出手。”

张胜平静地说：“严哥，我承认你说得对，不过富贵险中求，要获得最大利益，就必须得冒相应的风险。”

“张胜，你骨子里有嗜赌的因子。”

“也许，但是我有不得不赌的理由。”

“哦？说来听听。”

“唉，个中原由，不足为外人道也。”

严锋闻之不禁气结。

张胜择机进场的消息被大户室所余寥寥无几的大户们听说了，都是一副讪笑不已的表情。温雅小姐静静地坐在大户室最里端，一直埋头于她的盘面，谁也不知道她是在进货还是在出货，只是她偶尔进出一次，别人看到她的脸色，那副俏美的脸庞始终如罩严霜，有种拒人千里的感觉，看来她一直的好运气真的到头了，近来手上的股票操作也不顺利。

张胜回到他的工作室，命令洛菲继续进货，至中午收市，他又收进八百多万的股票，所余资金仅四百万了。张胜决定下午再继续进货，他的想法是大盘即便还有下跌，空间也不是很大了，安全系数比较高。

另外，他还有一个不能摆到台面上说的理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官家重名胜于利，现如今让人家一颗导弹，两家剑拔弩张正在打嘴仗，如果自家的股市再被人唬得一泻千里，那还成何体统？官兵打仗还讲个战前动员，此时不凝结人心士气更待何时？不可能没有表现。

这几天，张胜虽然人前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私下不知做了多少研究，常常挑灯夜战，搜集方方面面的材料加以总结分析，所以劳累不堪。这天中午，他吃饭后睡了个午觉，到下午开盘还没醒。

一点多，张胜正在做着美梦，他梦见和钟情在一张大水床上大战，忽而那女人又变成了久不曾谋面的秦若兰。想起她移情于一个英国帅哥，张胜又嫉又恨，自然是鼓足余勇，不依不饶。这一场大战头晕目眩。眼见秦若兰连声讨饶，张胜正想追问她是否肯回心转意回到自己身边，梦境忽又变成他惊闻若兰出国，于是开着车奔向机场的情形，梦中的道路是一条泥泞难行的小路，他的车子颠簸得快散架了，眼看要冲到机场入口了，忽地被人摇醒过来。

“涨啦！涨啦！觉主，别睡啦！”

张胜因为上次抓了金牛这支大明牌，被大户室的朋友开玩笑地戏称为“明教教主”，调皮的洛菲给他改成了“觉主”，一听这么叫，他就知道是小菲。

张胜懵懵然地睁开眼睛，问道：“什么涨啦？”

洛菲兴奋得手舞足蹈：“涨啦，全涨啦！大盘、个股，你买的所有股票，全涨啦，明珠广电纷纷涨停，你太神啦，觉主。”

张胜把盖在身上的外套往旁边一甩，愕然道：“你做梦吧，哪有这么快，上午还风平浪静呢……”

“你才做梦呢！”洛菲嗔道。张胜把外套一扯开，那裤子中央高高挺起的一根旗杆撑出来小山丘赫然在目，谁叫夏天穿得少呢，有点反应也无所谓。

洛菲一见羞得面红耳赤，啐了一口道：“不但做梦，还不做好梦！”转身便逃开去了。

张胜愣了愣，这才发现下体的不雅，赶紧扯过外套又掩上，然后一跃下地扑到了自己桌上，一看到电脑屏幕上的画面，他就惊得目瞪口呆。

一根巨阳冲天而起，整个大盘个股一片红红火火，交投频繁，成交量不断攀升。张胜看得惊奇不已，好半天他才确定这不是电脑故障。

“出了什么事，一定有什么重大消息！”张胜忍不住大叫起来。

“我不知道，在网上还没查到，不过真是涨了，全涨了！”洛菲连跳带笑，欢喜得不得了。

张胜狂喜，他一拍洛菲的削肩，嚷道：“我去问问！”便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洛菲被他拍得肩膀一歪，肩头麻麻的。

“这坏蛋，一天不想好事儿，不过，这个坏蛋很神耶，呵呵……”洛菲揉着肩膀，又“咯咯”地笑起来。

“16号，国务院通过了一份关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

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等，共九条意见。今天中午，消息传出来了。”

严锋一见张胜兴冲冲地跑出来，便知道他想问什么。他刚刚撂下电话，便对张胜简略地说明了股市暴涨的原因。

说完后，他微微一笑，伸出手说：“恭喜你，不过我还是要说，不赞成你这种冒险的赌徒行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你要为你自己、为信任你、追随你的所有人负责。”

张胜正在开心之中，闻言笑道：“大哥，不用这么认真，我可不是千金之子。”

严锋笑笑，若有深意地说：“现在不是，焉知你将来不是？”

张胜童心忽起，向他扮个鬼脸，笑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我是了再说。”

当日下午，大盘风风火火，如井喷的石油一般，张胜重注买下的明珠、广电等网络概念股率先涨停，成为股市领头羊。

周四，除了五支个股外，继续“全国山河一片红”，最好笑的是，一天之前整个市场还一片悲观，人人都觉得股市的持续低迷将长期进行下去，现在却突然冒出能人无数，有知道内幕消息的、有远见卓识的股评家，各种利好传闻铺天盖地蜂拥而来。

5月26日，大盘涨百分之二点七六，深发展突然放量，似有成为新的领头羊之势。张胜果断将尚未购入的八百余万资金买入深发展，同时把那支涨幅已达百分之四十、升势有些疲软的重组概念股抛掉，换入深发展。深发展果然发力，当天即涨停，第二天开始连续涨停，短短几个交易日，从十二元到二十二元，涨幅超百分之八十，张胜拿下了其中近百分之六十的收益。

大盘如此狂升，如井喷一般，但是没有人认为涨势过快，没有人批评各支股良莠不齐、鸡犬升天，相反，各种利好政策不断涌现，似乎有意推波助澜，鼓励证券市场不断上涨。

“不出所料，不管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现在需要股市大涨，于是……它便涨了！”

张胜微笑起来，有鉴于整个升势的确立和个股的反应，张胜在6月初开

始锁定一半仓位，另一半卖掉升势有些疲软的股票，不断换入风头正劲的新股，波段收益远远高于大盘涨势。

6月1日，B股降低交易印花税；6月10日，央行宣布第七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言外之意，它是健康的；6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二次在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指出近期股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涨，各方面要坚定信心，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

6月16日，股市继续呼啸直上，至6月21日已逼近历史最高点一千五百五十八点；6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在“学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共同推动市场健康发展；23日，上证指数突破保持六年的高点一千五百五十八点，创下历史新高一千六百零六点。

6月24日，仅沪市成交量已由行情启动时的四十多亿猛增到三百三十亿的天量，第二天更达四百四十三亿；6月25日，两市成交量竟达八百三十亿元，创历史纪录。

紧接着，管理层再次发布利好消息，允许三类企业获准入市，大盘继续跳空高开。

一系列火上浇油的利好发布，中国股市进入了空前的大牛市。

股市疯了！

股市里的人疯了！

手中无股心中有股的人疯了；

手中有股心中也有股的人疯了；

徐海生气疯了！

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前，他手上还有三分之一仓位的金牛地产没有出货，因为本钱已经回来了，所以不急不忙一直在高位震荡派发。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形势急转直下，汹涌而出的抛盘把金牛直接打到了跌停板上，人们好像这时候才认识到这种高位股票的风险。

5月11日，金牛地产跌停，成交无几。

5月12日，金牛地产打开跌停后半小时，又牢牢地封在跌停板上。

随后的两天，金牛地产的股价跌幅都超过了百分之五。徐海生手上的余票在客户们的一再催促下，保证于下周二之前全部出清，这一算，原来的利润已大幅缩水。

5月18日，全部清仓工作完成后，徐海生强自压下心中的烦恶，安慰自己说还好，至少保住了三分之二的利润。

孰料随后便是轰轰烈烈的“五·一九”！

大盘下跌，生气；大盘上涨，更是能让人气得疯掉。徐海生的情绪受到了影响，关心则乱，判断力便有些下降。在股市行情刚刚启动时，他只投入一小部分资金，因为按照他的判断，大盘疲弱已久，利好出台后，必定有一部分缺乏信心的投资者趁机甩货离开，大盘应该还会有个冲高回落洗盘的阶段，他可以在这个阶段再稳妥进货。

孰料，大盘扶摇直上九重霄，竟是一去不回头。他再想追的时候，已经拍马都追不上了。

加入徐氏财团的大户们每天走马灯似的游走于他的办公室，充斥他耳朵间的只有一个字：“买！买！买！”

徐海生资金量巨大，无论进出都非一日之功，只得不断加码跟进，用了半个多月的交易时间，才在六月中旬之后建仓完毕。

“我想，再有一到两天的时间，我名下的股票市值就可以达到一千万。由我操作指挥的总资金的收益比例几乎与此相同。情儿，你能想象么，在这里，财富聚敛的速度惊人到难以想象！”

张胜与钟情并肩站在阳台上，看着太阳余晖下的水产批发市场。已经闭市了，夕阳的余晕映在棚顶，一片金黄。

“的确是难以想象，简直是一夕之间就能造就一个百万富翁的神奇地方！”钟情赞同地说着，转过头看着张胜。

他比以前成熟多了，也内敛多了。钟情读得懂他，张胜这样的人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他却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这些魅力却极少为普通人所知。

高智慧的产生必须有着强烈的追求和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许多亿万富

豪文凭并不是很高，但是多数人都有过种种常人难及的经历，做大事做决策时有主见，且能独辟蹊径，比如盖茨、乔布斯……

现在，张胜无疑正取得极大的成就，不过钟情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必要锦上添花去赞美他、夸奖他，或者扮成无限崇慕的小女人模样。那么做，无疑会加重自己在张胜心目中的分量，讨他的欢心，但是她想，男人的梦想就像天上的风筝，女人应该帮助她的男人放飞他的梦想，却不能纵容他的野心。就算是航天飞机也有回归地面的一天，如果男人的自信被纵容膨胀到一个高度，那就会挣断线，好女人该时时帮他的男人收收线。

于是，钟情浅浅一笑，轻轻靠近张胜的身体，低声问道：“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那个烧饼的故事么？”

“烧饼？呵……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不要做那个把烧饼留在手里的人。”

张胜愣了愣，转过头来认真地打量她。

钟情嫣然一笑，笑如春花。她只提醒这么一句，然后便不再多言了。聪明的男人，一句提醒就够了，说多了，只会让男人产生逆反心理。

6月28日，全国证券监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股市以疯狂大涨来表示欢迎，数百支股票涨停。这天一休市，剑气二宗的掌门人就提议大家晚上一齐吃饭，庆祝一下股市的大涨。这些大户虽然大多是后追进来的，不过这段日子可以说是随时进随时都在赚钱，每个人账面上的市值都涨了至少百分之十，所有的人都在赚钱，所以所有的人都很开心，只是开心的程度不同罢了。

日月神教的温圣姑一向独来独往，不跟臭男人打交道，清高得很。前些日子她的手气很不好，操作连连失误，大家更是噤若寒蝉，因此没人敢去邀请她。这一来，合日月为一身的“明教教主”张胜就成了这个大户室里除了剑气二宗掌门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都起哄要他请客，张胜便笑着答应了。

这些大户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和他拉拢感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胜这段时间的成功，许多人已经动了心思想投到他的门下，加入张氏工作室，今晚聚会就是想酒足饭饱之时来个投石问路。

当晚，张胜和大户室的这些朋友先去了君王大厦新开的大酒店饱餐一顿，

酒足饭饱之后，又就近到大厦另一侧的君王夜总会 K 歌喝酒。

君王夜总会不愧是五星级大酒店里的夜总会，装修非常豪华气派，金碧辉煌，宛如一座皇宫。从入门起到包厢一幢四层，身着白纱裙、高雅大方的小姐穿梭如织，见了他们都会浅浅一笑，说上一声“欢迎光临”！

就在这么多漂亮的眼睛注视下，他们走进了一间如同会议室般巨大的包厢，众人刚刚落座，便有三十多个衣着性感、容貌美丽的女孩儿走进来，在包厢里一字排开，等着他们挑选。

选了一拨，有人一挥挥手，被选中的便雀跃奔到她的金主儿身旁挽着他的胳膊坐下，一脸甜笑。没选中的退下，又是一批年轻漂亮的小姐再次娉娉婷婷地走进来。

看这情形，这家夜总会得有三百多名小姐，才能摆得出如此气派的排场。

岳掌门快五十岁的人了，却选了个十八岁的小姑娘，嫩得一掐就出水儿。揽着这小姑娘的腰肢，老岳笑得满面春风，张胜见了不禁莞尔：“果然不愧是君子剑！”

老封对女人别有一番见解，不挑模样，就挑胸大的，他旁边那姑娘相貌不算极美，可那胸前波涛汹涌，看着着实令人眼晕。

“张教主，选一个吧。”几个大户笑嘻嘻地对他说。

“八号吧！”张胜笑吟吟地说。他连人都没看，管她长什么样子，陪大家唱唱歌，跳跳舞而已，都是为钱卖笑的女人，反正光看这儿的档次，也不会有难以入目的女孩。选八号么……因为这数字喜庆。

八号女孩一听，嫣然一笑，举步向他走来，张胜这才抬头看了一眼，只见这女孩明眸皓齿、身材高挑，一袭高雅大方的白色短连衣裙，胳膊大腿露在外面，皮肤光洁细腻、笑容甜美可亲……真不错，属于那种一见就很赏心悦目的可心人儿。

人多了气氛就热闹，K 歌的，跳舞的，掷色子的，摆龙门阵的，对女人动手动脚的。酒是上了一打又一打，包厢里的温度急剧上升。

陪张胜的八号很漂亮，但是张胜不习惯在人前做什么亲昵动作，吼了两首歌，他便停下来，笑着看别人玩闹。八号也很文静，见他喜静，便只陪他喝酒聊天，不时温柔地递上一块水果。

她告诉张胜，她是一名辍学大学生，为生活所迫，于是便来这里做小姐了，她是新来的，刚来一个星期……

张胜听了便笑，似乎每个小姐见到客人都会说“我刚来的，什么都还不会”扮一下纯洁，当然，要让你一听动怜香惜玉之心，觉得这姑娘刚下海，既干净又漂亮，多塞点小费；你要问她为什么干这个，她们都会回答“家里穷，生活所迫”，或者“被男朋友甩了，报复他”，千篇一律！

张胜是不信这个的，哪怕她生得再楚楚可怜，清纯若水。

如今这世道，逼良为娼的毕竟是少之又少，像这里的这些姑娘，凭她们的条件，如果想正儿八经过日子，怎么也不会沦落至此。不过张胜并不说破，人家只是姑且说说，他便只是姑且听听。

两个人聊天时，八号小姐和他说起一件事，因为听他们这些人一晚上都在讨论股票，有几个大户向张胜敬酒讨教时还连连恭维他是股市高手，这女孩便好奇地向他打听有没有内幕消息。

张胜一问才知道，原来这小姐也买了股票，而且还赚了不少。她还告诉张胜，不止是她，这个夜总会许多小姐都买了股票，不少人都是“五·一九”行情爆发之后才匆匆开户入场的。

八号小姐很开心很得意地告诉张胜：她们运气很好，全都赚钱了。

夜深了，大家开始散去。有些谈得两情相悦的男人搂着姑娘的腰低低私语着一齐走了出去。张胜埋单，不过小费都是各付各的，这个场子里的小姐小费都是三百元，但是张胜给了八号五百。喜得八号连连道谢，还用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深情地瞟着张胜，以为这位大老板想带她出去消夜，不过张胜却独自一人离开了。

他多给两百，不为别的，就为这女孩告诉他的一句话：连坐台的小姐都在炒股了，而且人人都在赚钱。

张胜听了这句话恍然大悟，他们在赚钱，她们也在赚钱，人人都在赚，到底在赚谁的钱？

割肉需要勇气，获利抛出更需要勇气，除了需要勇气和智慧，还要有对诱惑的克制，张胜做到了。

在大家纷纷看好后市、相信巨量在维持着升势、政策前所未有的支持背

景下，大盘涨势还将维持至少三个月的涨幅，涨势至少持续到“十一”国庆节前后的时候，张胜却意识到，正如那个烧饼的故事所寓意的，所有的人都在赚钱，这个泡泡吹得越来越大了，天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啪”的一声破了。

“不要做那个把烧饼留在手里的人。”

钟情的这句话重新在他耳边回响，当他走出君王大厦的时候，迎着熏人欲醉的滚滚热泪，他站在台阶之上的铜狮旁，心想：“该撤了！”

清早一进工作室，张胜就看到洛菲正在电脑上摆着扑克，小脸绷着，好像谁欠了她三百块钱似的。

“咳！”张胜咳了一声。

其实洛菲偷偷玩游戏他早就知道了，虽说这丫头换桌面的手法挺熟练的，不过有时玩得太入神，张胜走来时还是能看到。只不过她干活时一向麻利勤快，不耽误正事，张胜就懒得管她。

如今明明见到他进来，还白了他一眼，居然仍玩着游戏，这丫头……还真是混熟了啊。

洛菲没挪地方，还在摆着扑克，张胜又咳嗽了两声，洛菲轻轻一哼，揶揄道：“天挺热的呀，咋还感冒了呢？不会是昨晚玩得太快活，热伤风了吧？”

张胜哈的一声笑，走到她身边，手刚搭上肩膀，洛菲便扭动了一下把他甩脱了。

张胜笑起来：“忘了忘了，昨晚请客没带你去，等下回吧。”

洛菲撇撇嘴：“那种地方，我可不去，免得碍了你的眼。”

张胜摆出一副高僧的嘴脸，咏叹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与文哥共处的那几个月，张胜时常听文哥吟诵佛经，耳濡目染之下，张胜现在倒也能随口冒出几段来了。

洛菲绷不住脸了，“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反身佯嗔着推他：“去去去，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原来觉主大人决心出家了啊，难怪呢，舍尽世俗之物，

人家给三百，你给五百。”

“嘿！严锋那小子告诉你的吧？这家伙，敢情一晚上没干别的，监视我呢。”张胜笑道。

洛菲又白了他一眼：“你是特务呀，还要人监视？”

说到这儿，她忽地换上一副很感兴趣的表情，讪笑说：“哎，我听说那个八号很漂亮啊，对你也很有感觉，怎么没带出台呢？”

张胜继续开玩笑：“善哉，贫僧是一只小小鸟，只喜欢小家碧玉型的女孩。”

说着，他向洛菲挤挤眼。

洛菲嗔道：“不许调戏我，你都身家千万的大金主了，还小小鸟呢？”

张胜涎着脸道：“我的小小鸟又不是指身家多少。”

洛菲啐了一口，晕着脸转过身去不理他了。

张胜一哈腰，挨着了她的肩膀，洛菲不自在地挪开些，问道：“干吗？”

张胜抓过鼠标，把游戏画面关掉，神色郑重地说：“还有半小时开盘，把我们的持仓情况调出来，今天有什么电话尽量别接，集中精力开始准备出货。”

“出货？”洛菲惊讶地问，“看样子，两千点都有可能冲得到，无论是资金量的支持，还是政策面的支持，趋势都是向上的，现在就出货？”

“我不是四大皆空了吗？”

“我呸你，跟我说正经的！”

“啧啧啧，这么跟老板说话的，普天之下也就你一个了，我可是你的衣食父母，客气点不行呀？”

“快说！”洛菲一双俏眼瞪了起来。

“直觉而已，我赚了一倍了，大机构大庄家又如何？是到了人人心理预期的两千点再出货容易，还是人人认为还要往上涨的时候出货容易？大机构资金量巨大，进出最快也得一个月，他们必然要提前出货。”

“可是，抛开市场走向的稳健不谈，政策上……”

“政策不是天，它能搅起一天风云，但是却不能逆天，价值规律、市场规律才是天意。有个人对我说，逆天必仆街。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知道什么才是天，如果我错把政策当成天，那我就真的仆定了。”

洛菲捂着嘴笑：“觉主，你快修成仙了，满嘴胡话，哦，小女子半句不懂。”

张胜瞪了她一眼，继续解释：“我们已经赚得钵满盆满了，没必要那么贪，今天开盘就开始出货，注意不要把股价打下来，用整存零取的方法操作。”

洛菲耸耸肩说：“好，你说卖我就卖，反正是你的钱，我才不心疼。”

张胜听了也不禁翻了个白眼：“什么倒霉孩子这是？太没职业道德了。”

6月29日一开盘，大盘继续上涨，洛菲按张胜的嘱咐开始逐步出货。

6月30日，大盘仍在继续上涨，早上一开盘，洛菲看向张胜，张胜盯着盘面犹豫半晌，深深吸了口气道：“继续出，保持四分之一的仓位就行。深沪两市各留一支，嗯……就留深科技和上海贝岭吧，它们是老牌科技股，再持有一段时间看看。”

“好！”洛菲答应一声，开始了一天的操作。

7月1日，《证券法》开始实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大多数人认为是保障股市健康平稳发展的利好消息却成了利空。一早，许多散户在集合竞价的时候就高价挂单，唯恐大盘再来一次井喷，抓不到发财的机会，可是还没等开盘，价格就直线下挫。

这一天，成为黑色星期四。此后的很多年，星期四股市下跌的概率都很大，黑色星期四成了一个时常出现的名词。张胜再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逆向思维，因为他在一楼大厅观察到，大多数散户都相信在这个盛大节日里，大盘怎么也会响应上升，火上添柴的，然而走势却截然相反。

一个半月激动人心、载入史册、轰轰烈烈的大牛行情告一段落了。

当天，上证指数大跌百分之七点六一，五百四十九家股票跌停，完全没有预兆甚至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但是张胜注意到，跌势是从早上一开盘就开始的，也就是说，那些真正的大机构、有资格在股市中呼风唤雨的大财团，就像达成了某种默契似的，以共进退的方式完成了这次多兵种配合行动。

“他们之间，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必要的联系。在股市上，他们之间都是竞争对手，但是有时候又是共同战斗的盟友。无论是消息来源上，还是技术分析上，他们都享有较大优势，这样的大机构无一例外地处在我国一南一北两个金融中心以及一个政治中心，那就是北京、上海和深圳。

“如果我能指挥的资金超过两亿，就绝不能继续待在这个地方。龙游浅水，是施展不开的。等我的实力继续壮大之后，我不能继续留在省城，我得去以上三个城市中的一个扎根，只有那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偷偷地我抛了，正如我偷偷地买；
我偷偷地派发，作别手中的筹码。
那新开户的散户，就是股市中的羔羊；
K线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盘面上的接单，诡秘地在屏幕上招摇；
在均价的柔波里，吞噬着谁的钞票！

.....

悄悄地我跑了，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支股票……”

悠然看着墨绿养眼的大盘盘面，张胜站在一堆嗒然若丧的股民中间盘算着他的未来。由文哥的那笔债务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正在一点点地缓减：给我时间，给我机会，我一定能行！

张胜在心里默默地念道。

徐海生在股市大跌当天就意识到不妙，但是他的船太大了，如此庞然大物，比不得小船的灵便，仓促间想清仓离场谈何容易。

大盘开始了阴跌回调，此后是长达两个月的盘整期，在此期间徐海生趁机出了一大部分货。作为一个在股市里摸爬滚打了若干年的投机者，对风险的嗅觉比一般人要灵敏得多，虽然这波井喷行情他只是以小胜告结，但在风云变幻的股市里，为了可能的百分之五的利润而赔掉本金的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的人比比皆是，能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存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强者。

现金为王，坐守钓鱼台的张胜心态最是平稳，持币者在大盘下跌的过程中当然是心态最好的人。他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大户投到他的门下，包括

许多其他证券营业部慕名而来的有钱人。张氏工作室已经小有名气了，现在他可以左右的资金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亿，这种奇迹只有在资本市场才有可能出现。

调整过程中，张胜抢过几次小反弹，有赔有赚，赔的时候就果断出局，下跌中持股待涨是最愚蠢的，不过大多数人不经几次惨痛的教训，是很难做到壮士解腕的。

张胜之所以如此果决，是因为他的资金量太大，稍一犹豫损失就惊人，这促成了他性格中当机立断的因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哥教给他的第一课就是要敢割肉。

调整市中，是不利于大资金进出的，张胜只用五分之一仓位打游击，其他的钱锁定不动。下跌盘整期持续到9月中旬，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五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会上明确提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所得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这意味着股市将有可能大量扩容，受此消息影响，阴跌盘整之势改变，大盘一路跌了下去。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跌绵绵无绝期，在此过程中，张胜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少，后来见差价也没得做，干脆陪着父母去北戴河旅游去了。

他从北戴河回来后，见大盘仍是跌跌复跌，又和钟情飞到三亚玩了一周，这趟鸳鸯之旅归来后，财政部有关人士于12月6日指出：国有股减持办法将出台。此消息一出，没两天的工夫大盘便开始了三级跳水似的终极表演。

万千股民深套其中，万亿市值挥来散去。6月份人民日报还说是“恢复性上涨”，把好多在场外观望但是非常崇信权威的散户都套了进来，到如今他们已经被拦腰一刀斩了。

洪胖子始终是坚持战斗在大户室第一线的常客，但是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得卷铺盖滚出大户室了。他脸色发紫，声泪俱下地发表演讲：“赌场还有赌场的规矩，而股市呢？谁把握得了？就是巴菲特来了，一样得被玩残了。”

这一次，小杨也没能幸运地逃出去，他悲观地说：“我算看明白了，减持就是变相摊派和扩容！”

疤痢六用手指捏出拿电话的姿势，假声假气地喊：

“喂，沪市，沪市，我是深市，我方损失惨重，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深市，深市，我是沪市，我方已全部阵亡，这是自动留言，无需回答……”

这小子跑得快，损失不大，玩得正开心呢，剑宗掌门老封照他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幸灾乐祸呀，你！”

疤痢六挨了一巴掌，脸上有些挂不住，勃然道：“我玩我的，关你屁事。”

“算啦算啦，大家心情都不好，各让一步，各让一步。”君子剑连忙出来打圆场。

因为老封年纪大，疤痢六悻悻地闭了嘴，老封冷哼一声，阴沉着脸走了出去。

岳掌门叹了口气，说：“疤痢六，别怪他了，老封全套着呢，要是再跌下去，就得被营业部强行平仓，那样他的本钱怕得全赔光了，让让吧。”

“张教主，你空仓可有段日子了，对后市有什么看法？”忽然，一向不大跟大伙儿说话的温大小姐款款地走了过来，对一直抱臂站在工作室门口的张胜说道。

她这一问，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张胜脸上。

张胜看了眼一向高傲的温大小姐，不知道她为什么单单盯上了自己。温雅穿着一件粉色的羊毛衫，挺拔的胸部、纤细的腰肢，曲线非常好看。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张胜。

张胜想了想，说：“目前，我还看不出大盘什么时候会跌到头。”

大家一听，顿时响起一片叹息。张胜又说：“不过，已经重仓被套的朋友，我不建议你们割肉出局。”

焦得海苦笑道：“不割不成啊，我们……太贪了点，多少都透支了营业部的款子，不平仓，营业部也不肯啊。”

有人提议：“咱们请刘经理吃顿饭，让他多宽限些时日吧。”

焦得海叹道：“他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吗？”

张胜笑笑，说：“说实话，现在政策面没有啥好消息，技术面上，也已经

走到了所有均线以下，实在没有什么希望可言。不过，我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面的支持，国有股减持绝对是利空消息，而且是个大利空，可是具体实施日期毕竟还没定。

“现在只有中国嘉陵和黔轮胎两支股票成为按比例配售的试点吧？这把屠刀磨得霍霍直响，不过一时半晌还劈不到我们头上。大盘已经阴跌了好几个月了，现在国有股减持的消息一出来，就如惊弓之鸟，已经连续几天表演跳水了，它还能跳多久？”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财政部领导、证监会领导，你雄心勃勃要施行的一项重大方案刚刚出台，实施日期都还没定呢，就把人全都吓跑了，你的方案还怎么实施？你的政绩体现在哪里？依我判断，就算是为了配合国有股减持方案的启动，大盘也不会就这么沉寂下去。”

温小姐一听有些失望，她摇摇头，轻柔地一叹：“你把希望寄托在那么几个官儿身上么？唉……”

她摇摇头，转身走开了。

张胜摊摊手，苦笑道：“我不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又寄托在哪儿呢？”

只是，温小姐已经转身走开了，他这句自语似的话说的声音又太小，除了站在身侧的洛菲，根本没人听到。

温雅把车停在君王大厦楼下，凝视着那扇装饰豪华的大门，许久之后她才缓缓拿起电话，尽力压抑着声音的波动，柔声问道：“喂，徐总吗？对，我是温雅。”

“哈哈，温雅小姐，好久不见了。”电话里传出徐海生爽朗的笑声。

“瞧你，贵人多忘事啊，前两天我还给你打过电话，怎么就好久不见了？”温雅的声调带着点娇嗔，柔柔的，非常迷人。

徐海生笑道：“我是说自上次酒会之后，没有见到你的人嘛。哦，对了，前两天你是打过电话，切磋过对万风控股的看法。”

温雅笑起来：“是呀，你现在是业内的能人，徐氏基金威名远扬，在咱东三省是头一号私募大哥，小妹想多跟你请教请教呀。”

徐海生连忙道：“谈不上，谈不上，切磋可以，请教可不敢当。”

温雅微微一笑：“徐总，最近股市走势太过险恶，我轻易不敢入场啊，所以想向你讨教一下看法，可肯赐教吗？”

徐海生笑道：“好啊，你温大小姐炒股向来是有赚无赔，咱们切磋一下对彼此都有增益。是在电话里谈呀还是怎么着，如果出去谈，我就订个格调高一些的饭店，迎候温大小姐。”

“呵呵……不必了，我正在外面，一会儿到你那儿去吧。你住哪儿？”

“哦，过来啊？也好，我住君王大厦 1818 号房间。”

“呀，很吉利的数字。好，我大约一小时左右到吧。”

“好，那我恭候大驾。”

电话挂断了，温雅握着电话沉思一会儿，然后把它往旁边座位上一丢，打开车窗，点起了一支女士香烟，幽幽地吸了起来。

温雅以前的确是炒股如神，但那并不是她的本事，而是幕后有高手帮她。她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经过熟人介绍，她成了某位大老板的操盘手。别的操盘手在老板面前总喜欢卖弄自己的知识，时常分析盘口献计献策，而温雅却无心与此，闲暇时手边不离《知音》、《女友》、《读者文摘》一类的杂志。

而事实上，老板需要的就是一台人形机器，需要他们能按照指令一丝不苟地执行，并不需要他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因为大老板的决策，自有一批真正的股市精英在身边献计献策，而他们这批人只是执行者而已。

这一来，胸无大志的温雅反而最受老板青睐，但凡关键性的大单进出，都交给她来办，有什么决定的时候一般也不背着她。温雅不喜欢用功学习，但并不代表她的智商低下。等她熟悉了环境之后，就开始坐老板的轿子，搭他的顺风车炒股，一来二去，她赚的比例比老板还高。

她的大老板资金实力不足以独自一人坐庄，因此常常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合作方法通常如下：大老板在低位吸纳几千万股流通股锁仓，市面上的流通股减少了许多，这样，本来一支中盘股就会变成小盘股，然后合作的另一个大老板就用对敲的方式把这支“小盘股”炒到高位，此时，他们雇佣的股评人士就不断发布正面消息和评论，大力进行推荐。

这时，这个合作方大老板开始逐步出货，待他出货完毕后，价位比当初

吸纳筹码时还要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时，负责锁仓的老板再慢吞吞地出货。这种合作，需要双方的信任和配合，如果有一方存了私心和更大贪欲，就会打乱整个步骤，最后两人一齐栽进去，所以合作伙伴一般比较固定。

由于温雅是自己当老鼠仓，自然不受这个限制。她可以和老板在同一价位、甚至更低价位抢先进货，然后和另一个大老板一齐在最高位出货。光是这方面的收益，她每次运作的收益都接近于百分之三百，何况老板那里还要付她一笔不菲的酬金。

她二十三岁开始入行，两年工夫就成了千万富婆。但是自己坐庄也不是毫无风险的，有一次在炒作中赶上大盘飞流直下，他们炒作的个股也挺不住了，全线被套。老板急得火上房，温雅急得是房上火。

因为她每次搭老板的顺风船都大赚特赚，胃口越来越大，她私下在另一个营业部用家里人的身份证开了个户头，悄悄支配买卖。由于她资金量大，信誉度高，得到了三比一的透支权力。这次买股票，她就行使了这个权力。

证券市场中，透支盘一直是消灭大户和短线高手的好办法，判断失常时，即便是高手也难逃爆仓的噩运。这个特权曾令不少风云一时的大户倾家荡产、一蹶不振。如果时限一到强行平仓，她自己的本钱都会赔个精光。

温雅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情形，令她的大老板非常感动，孰不知温雅只是在为她自己套牢的资金发愁罢了。她的资金量虽少，却也逃不掉，因为老板每天一开盘就在跌停板上挂上巨量封单，谁也逃不出去。

那一次，她帮了老板一个大忙，也认识了现在的靠山。她的老板找到一位掌握国有大企业资金调配权的官员，许给他一笔优厚的报酬。可惜，那位老总不为钱所动，根本不肯帮忙。这时，温雅出马了。

为了老板，更为了她自己。

那位年近六旬没有倒在钱面前的老总，最终却倒在了温雅这个艳媚佳人的肉弹之下。

温雅并不滥交，她在大学时交过一个男友，年轻人对性的懵懂好奇，使他们偷尝过禁果。但是那时的他们还年轻，温雅感觉到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跨越禁区的刺激快感，生理上并没有体味到什么飘飘欲仙的感觉。

毕业后，埋头在股市赚钱，随着资产越来越多，她的眼界也越来越高，

年轻的小伙子没有钱，有钱的大多已成家立业，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她始终是单身一人，尽管她很漂亮，被许多男人奉迎喜欢，但是她一直没有为任何人解过裙带。

不过，这只是因为她对性并不热衷罢了，在性关系上，其实她看得很淡，为某个男人守节守贞在她看来是很可笑的，那是男人的私心作祟捧出来的贞节牌坊，世上哪个男子配得上女人这样的付出？

所以，在这必要的时候，她当然不介意把性当成敲门砖。上过一次床之后，这位垂暮之年才焕发了第二春的老头子迷死了温雅，于是答应了小情人的要求，由她的老板将股价主动打压百分之三十，然后在这个价位分批“倒仓”给这个老总，随后，她的老板付给这位神通广大的老总一笔八位数的好处费。

这位老总要维持这支股票的股价还是办得到的，而且他掌握的资金充裕，不必急着抽资出来。最后，温雅的老板顺利出局，国有企业账面赢利，那位老总不着痕迹地得到一笔巨款和一个如意的佳人。温雅从双方给付的好处费再加上股票的收益，顺利完成了资金翻倍，真是皆大欢喜。

在那之后，她的老板决定重用温雅，但是温雅却辞职不干了。她年纪轻轻，手上已经有了一笔三千万的巨款。认识那位高官之后，她有了一位神通广大的靠山，为什么还要给人打工？

她成了那位老总的情人，那老头儿年纪大了，体力不行，再加上有家有业有子有孙，也不能时常在外面过夜，一个月顶多和她秘密幽会两次。她的付出得到了高昂的回报，通过这个老头儿泄露的种种消息，她炒股无往而不利。

不过前段时间，那老头儿突遇车祸，本来伤势不算严重，趁家人不在，老头儿还给她打了个电话，希望小情人来看看他，享受一下她的温柔。孰料，楼上楼下地做检查时，他却突发脑溢血，当场挂掉了。

失去靠山的温雅凭自己的能力炒股，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偏偏她炒内幕股炒习惯了，向来都是全仓进出，那损失实在难以想象，这么短的时间，她的资本已经从七千万缩水成三千万。

三千万，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一辈子都赚不完的钱，对一个年轻貌美

的女人来说，也足够一辈子用了。但是曾经拥有过七千万的人，怎么舍得拿着只剩下不到一半的资产离开股市？

她现在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而且是个很好面子的赌徒。由于以往给人留下的炒股无往而不利的好名声，她输得这么惨，还得装出一副淡然无事的样子，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她赔得如此凄惨。

她本想投靠张胜，但是输急了眼的人，需要的是像承诺一样的安心话，而不是张胜那种猜测和分析，她略作试探便失望了。而且她一直跟的都是动辄启用资金过亿的大老板，张胜的那点资金量现在还看不进她的眼里。

她是优势女人，但她的优势其实还是来自男人。要维持这优势，她离不开男人，就像离不开树的藤。这棵树倒下了，她需要再找一棵。于是，她又想到了徐海生。

仔细筹措着说辞，一个小时之后，温雅准时踏进了君王大厦。

今天的公关活动，如果有必要，她不介意再献出一次自己，就像上次一样。

然而，尽管她貌美如花，心中还是没有把握。

美色，对掌握国有资金的假老板也许能奏效，对掌握着自己钞票的真老板到底有多大作用，她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第二章 殊死搏杀，赌的就是谁先死在风险里

虽然张胜在去年这场惨烈的战争中成了幸存者和获益者，但当他眼睁睁地看着大户们的起伏成败、悲欢离合，心中暗暗警醒，出道时的锋芒有所收敛。附着于他共同进退的资金越来越多，每次出手都会引起庄家的注意。为了让自己的投资行动更加隐秘，张胜开始用从上海学来的经验招兵买马。此时徐海生旗下控制着四千多个股票账号，徐氏基金旗下自有资金六亿有余，再采用向证券公司质押融资、委托理财、银行贷款等方式，累计集中可用资金十五亿以上，这些资金赋予了他帝王般的权力。风头正劲的张胜和徐氏财团的徐海生，在业内人士眼中已经是东北私募业的风云人物。

这个周末，张胜没有回家，而是先去了市看守所。年底了，他得去看看文哥了。

一晃出来一年多了，自己在证券市场一番摸索后，也算是站稳了脚跟。属于自己的资金已经由原来的一百万变成了一千万，只有资本市场才有如此点石成金的魔力，如果自己仍固守着汇金旗下的几个子公司，那现在是什么样一种状况呢？

一想到汇金，张胜眼前就浮现出钟情的影子，那是他的大本营，是他脱离小工人生活圈子的地方，钟情还在那里默默地坚守着，经营着他心灵的寄托。

那天他搂着钟情的香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你也是个身家上千万的小富婆了，还每日操持着水产市场，这样事必躬亲也太辛苦，还是找个

人帮忙打理吧。”

钟情回眸娇嗔地看了他一眼，笑道：“我哪有什么上千万了，别逗我了。”

张胜含笑道：“你忘了当初我的股市起步资金里，一百万里一大半是你拨过来的？现在一百万已经变成了一千万……”

钟情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温言道：“胜子，你错了，那是你的钱，是你在水产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的赢利，当初我只是不放心，怕你因为是自己的钱就无所顾忌放手去搏，万一搏输了呢？”

“还有，我一直觉得股票市场风险太大，稍有不慎，就会一败涂地，如果有一天你失败了，那水产公司还给你留着一口气在，还有翻本的机会，不至于满盘皆输。所以，我不会离开水产公司，也不放心交给别人打理。我这样做，是以防万一，你明白么？”

一席话说得张胜百感交集：钟情，我张胜这辈子何德何能，得到你这样一个女子，相伴一生？

想到钟情，张胜的嘴角不由得荡起一抹笑意。

在看守所接待室里，文哥悠然地看着张胜，一年多不见，这小子开始成熟了，而且正沿着自己设计好的路子一步步前行，成绩喜人。虽然他有时有点儿冒进，但自古财富险中求，如果一味守成，没有一点儿拼劲闯劲，这样的人也难堪大用。

从这一年多张胜的股市表现来看，他虽然也拼也闯，但并不盲目，往往谋定而后动，而且有足够的敏锐性和决断力，这点儿文哥还是比较满意的。

一番寒暄之后，张胜说明了来意，一是来看望文哥，二是来偿还部分欠款的。张胜坦言，经过他在股市中一年多的努力，现在他的资金已有近千万，但这一次，他只准备拿十分之一来偿还欠款，因为他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还清文哥所有的欠款，还要寻求自身的发展。

文哥笑吟吟地看着张胜，缓缓道：“既然你还处于起步阶段，需知资金对自己是何等重要，何必先急着还款呢？再说，你也明白，我在这里并不缺钱用。”

张胜很认真地说：“我知道文哥并不缺钱用，但做人贵而有信，无信则不立。以前是我没有能力还款，现在有了一定能力了，就应该守信重诺。况且

我只是拿出十分之一的资金来还款，这对我将来的发展影响并不大。”

见张胜执意要还款，文哥笑笑，道：“这样吧，既然你意诚至此，我也不好拂了你的诚意了。这笔钱仍留在你的工作室，我会告诉你一个股票账号和密码，你直接管理这个账户就行了。”

与文哥谈妥之后，张胜心里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一直压在心头的那块巨石开始慢慢变轻了。总有一天，他会完全扔掉这块巨石的，相信这一天不会很远。张胜心里轻松地想。

临走时，张胜还向板王打听清了甄哥的情况，年底了，也该去看看甄哥了。

这之后，他会去上海一趟……

空乘员小宋见唐小爱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禁奇怪地问道：“小爱，怎么魂不守舍的？”

“哦，没事。”

唐小爱从遐想中醒来，眉宇间的忧色还是没有消除。

上次去徐海生那里，她正好见到一个女孩儿从他屋里走出来，人很漂亮，身段很高，走路时的步伐非常优美，一看就是经过多年舞蹈训练的。

虽说她闯进去时徐海生衣着整齐，还解释过那女孩儿是来应聘的，但是唐小爱并没有完全相信。招聘需要把人叫进他下榻的住处吗？她现在有种深深的危机感。

“你呀，现在是商务舱空乘人员，打起点儿精神来。”

“嗯！”唐小爱努力挤出一个笑脸。

经济舱里，乘客们堵在狭窄的过道里，找座位，放箱子，空姐不断地说着：“请把通道让出来，请先把通道让出来。”

商务舱里，张胜和他的助手已经落座了，小爱和小宋走到身边，轻声询问想喝的饮料。张胜坐在位子上正习惯性地翻着当天的报纸，他的助手低声询问了一句，片刻的工夫，两杯咖啡就端了过来。

张胜没有抬头，一直翻阅着各种报纸。他的助手是一个很机灵的年轻人，叫申斋良。张胜的工作室现在已经有了私募投资公司的雏形，身边只有一个

洛菲已经忙不过来了，所以挑选了几个很出色的年轻人当他的助手，申斋良就是其中之一。

申斋良是他的得力助手，身边最得心应手的当然还是从刚发迹便跟着他的洛菲。不过洛菲是女孩子，带她出差难免有人胡乱猜疑，张胜现在已经知道避嫌了。他可以不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却不能坏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女孩的好名声，于是，这次出差便把申斋良带来了。

张胜现在可以指挥调动的资金已经接近两亿元，他感到指挥起来已经有些吃力，急需充电。这次，他就是去上海同一家大型投资公司老总会晤的，一方面是学习取经，另一方面是想建立彼此的合作关系，同时考察上海的环境，为有朝一日把总部迁到上海做打算。

飞机要起飞了，小宋将饮料杯收了起来。她见唐小爱又靠在机舱壁上发愣，便悄悄用肩膀撞了她一下，向她使个眼色，唐小爱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清了清嗓子拿起话筒：“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请您坐在跑道上，系好安全带，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张胜闻之愕然，他好笑地抬头看了看这位“天才”空乘员，忽然发觉有点儿面熟。

美丽的女孩总是令人难忘的，他仔细看了两眼，已然记起她的身份，记起那次难忘的南国之行与她在飞机上的遭遇。

“这个女孩，该不是小时候有过什么语言障碍吧，一着急就会说错话。”张胜想着，笑出了声。

一年多未见了，她日见成熟，也更显得美丽。合体的空姐装，衬托着她凹凸有致的完美身材，由于说错了话，引得乘客一片笑声，在商务舱里也听得清清楚楚，唐小爱两颊晕红，粉如桃花。

她侧站在张胜前面，身材苗条，线条优美，尖挺的胸乳斜应着上翘的后臀，中间是窄窄的纤腰相连，构成一个完美的S型曲线，袅袅婷婷，错落有致。她窘得不敢看人，但是即便目不斜视，也让人觉得余光潋潋，眸波动人。

还有，她的眼睛和秦若兰非常相似，张胜的眼睛里悄然浮起了一种异样的光芒：若兰，你在异国他乡还好吗？

申斋良把老板的神情变化完全收进了眼帘，老板对这个空姐的注视超过

了半分钟，而且眼睛里有种很特别的东西。

申斋良立即转头仔细打量唐小爱，相貌、身材、气质……他不得不承认，老板的眼光的确毒辣，不止选股票能选中很多黑马，就是选姐儿，也无一不是极品。

“看来老板很喜欢这个空姐儿……”申斋良悄悄地转着心思。

飞机起飞，进入平稳飞行阶段，唐小爱向他们的座位款款走来：“您好，张胜先生，申斋良先生，请点餐。”

说着递上一张印刷精美的卡片。商务舱的空姐手上有今日登机客人的详细名单，所以叫得出商务舱里每位客人的名字，

张胜打开一看，原来是今日机上的菜单，随意浏览了一下，点了一个扇贝海鲜汤，一份沙拉、一碟面包片、水果片。至于正餐也很不错，有三种样式，在飞机上吃西餐方便，所以张胜点了牛扒和红酒。

这里没有经济舱那种软不拉叽的一次性塑料刀叉，用的都是餐厅里的正式金属刀叉，两刀两叉两勺。商务舱的规矩，一次只能给一位顾客上餐，于是几位空姐像花蝴蝶似的穿梭往来，很快给几位商务舱的客人上齐了菜式。

“小姐，你很漂亮呀，有男朋友吗？”申斋良彬彬有礼地笑问。

唐小爱刚刚坐回折叠椅上，正在懊恼方才说错了话，不知道会扣多少奖金，听见申斋良的话，只是没好气地抬眼瞟了他一下。

空姐，尤其是头等舱、商务舱的空姐，由于相对要漂亮得多，环境又比较私密，因此被乘客搭讪并索要电话的情况会经常遇到。一般空姐会礼貌委婉地推辞，不会令客人难堪。当然，也不乏一些空姐会半推半就地与对方保持联系，最终拜倒在有才有财的男人西装裤下。

“唐小姐……”申斋良欠了欠身子，瞥见她的胸牌，又唤道。

唐小爱不能装聋作哑了，只好笑了笑：“先生，这是我的私事……”

“随便聊聊嘛，不会这也成了隐私吧？”申斋良说。

张胜笑了笑，重新拿起了报纸，他以为申斋良看上了这个空姐，这种事，如果两情相悦，他也不便掺和。

唐小爱不愿得罪申斋良，只好说：“我还没找男朋友。”

申斋良看了看埋头于报纸的老板，笑问道：“哦，那么不知道唐小姐择偶

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愿意嫁年轻英俊的，还是事业有成的？抑或兼而备之的？”

唐小爱微微蹙了蹙眉：“这种事情，凭感觉吧，我想不应该事先就划个界限。”

“必要的界限还是该有的吧，像唐小姐这么优秀的女孩，不可能没有什么想法和条件，难道说，不管有钱没钱你都愿意嫁？”

唐小爱似笑非笑地瞟他一眼，说：“不一定要很有钱，但是要愿意给我花钱。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妙啊！”申斋良击掌赞赏：“这个回答够犀利，不过……会不会太现实了一点儿？”

唐小爱莞尔一笑：“当然，他的性格秉性呀，人品相貌呀，也是必须考虑的条件。不过，在同样具备这些条件又同样对你有好感的两个追求者之间，有钱的那个送你一颗钻石，没钱的那个送你一句‘我爱你’，你认为哪一句‘我爱你’更真诚？”

听到这里，张胜也不禁抬起头来，很认真地打量了她一眼，唐小爱嫣然一笑。

下飞机的时候，张胜先走了出去，申斋良提起公文包，走到唐小爱身旁时，顺手递过一张名片，微笑道：“可以把您的联络方式给我吗？”

小宋就在唐小爱对面站着，唐小爱礼貌地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们不能给乘客留下自己的联络方式，这是违反规定的。”

申斋良笑笑，把名片塞到她手中，向她探探身子，轻而飞快地说：“那么，你可以打过来，这是我们老总的电话。”

乘客赠送名片，是不许当面拒绝的，为的是怕拂逆乘客的面子，伤了他的自尊。所以唐小爱便顺手接了过来。申斋良笑笑，下机去了。

唐小爱瞥了眼手中的名片，目中不禁闪过一抹异彩：“张胜！”

“原来刚才那个年轻人就是他的老总，这么年轻就当上大老板，真是很了不起。”

唐小爱下意识地 toward 机舱出口看去，只瞥见张胜穿着风衣的背影。那种自信、矫健、成熟男人的气质，像极了她正为之苦恼的那个人。想起那个人，

小爱不禁幽幽一叹……

“温小姐好漂亮，简直是天上掉下的仙女呀！”

单大良看到温雅走进来时，有片刻的失神，然后才惊叹出声，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徐海生介绍道：“这位是山海投资的单老总，这位是温雅小姐。”

温雅礼貌地浅浅一笑，和他握了握手，说：“单总，久仰大名。”

徐海生笑道：“温小姐，单总正在做一票买卖，也许你们能谈一谈。来来，大家坐下说。”

三个人坐下来，开始边吃边谈。温雅端得起身架，却也放得下姿态，她和两人巧笑嫣然地说话，举手投足间便把场面搞得融洽起来，至于她的事情，却不急着讨问。

昨天，她去见了徐海生，希望能跟他合作，或者投到他的门下。徐海生何等老谋深算，一番交谈，便不经意地套了她的底儿，掌握了她急于翻本的心态。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正愁手头的余货想抛都抛不出去呢。

老徐手上还有大约一个亿的资金套牢在走势疲弱的钢铁股上。现在，有了解决办法了，一个最古老也最有效的办法，找替死鬼。

温雅是最好人选，第一，因为她有钱，而且她以往的信誉极好，她有三比一的透支权力，她手上有三千万的资金，三比一的透支权，几乎正好是他们需要套现的资金总量。

第二，她刚刚赔了，赔得极惨，回本的愿望极其强烈，否则，在大盘正绵绵下跌的当口，告诉她一支消息股，她也不敢进去，而输红了眼的赌徒却敢冒险。

徐海生没有露出迫切的表现，也没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不过答应给温雅介绍一位大老板，说此人正在做一张票，也许可以分她一杯羹。

单大良其实和老徐是合伙人。席间，温雅讨教一些问题，老单对答如流，尽显一位胸有成竹的机构老总应有的风范，徐海生不失时机地介绍一些单大良做票成功的例子，听得温雅大为折服，对单大良越来越信服。

“温雅一个年轻女人，原本赤条条一无所有，如今坐拥数千万资产，还不是靠男人得来的？如今，就让她把这一切还给男人，再赤条条地离开股市吧。”

眼看温雅渐渐上钩，徐海生不禁心头暗笑。

“那么依单总所见，我应该什么时候入市呢？”温雅问道。

单大良叹了口气：“说实话，现在的盘面，我不看好啊。依我之见，等大盘反转，恐怕还得很久。不过，也不会这么一路急跌了，我想……有题材的个股还是有机会的。”

“那你看，哪支个股近日有戏？”

徐海生连忙良言相劝：“温小姐，手上只要有钱，就永远都有机会，我是不建议你现在就大举入场啊。稳妥起见，如果有哪个大机构想做票，你帮着锁锁仓，赚得少点儿，但是风险也小。”

“是这个理儿。”单大良掸掸烟灰，眯起眼笑，眼神捉摸不定，就像看着利爪下的一只小绵羊。

“温小姐，我看你还是帮着锁锁仓算了，再说，你那几千万的钱，呵呵，在运作一支股票的时候不过是九牛一毛，你想合作……恕我直言，这点儿资金量还不够。”

温雅是跟过大庄家大老板的，知道他们炒票都是几个大财团合作，进出动辄数亿资金，单大良并没说谎，便点头一叹，半嗔半嗟地道：“说的也是，如今行情不好，帮人锁锁仓，赚点小钱也好。单总可有什么好机会吗？可得帮小妹一把。”

“呵呵，机会嘛，倒是有一个……”单大良目光闪烁着，开始抛出他的诱饵，徐海生摇着酒杯，眼神直入杯底，沉醉地看着那血一样红的光影……

“张总，你是聪明人，悟性很高，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却都没有你这样的远见。难得啊，坚持下去，你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我们赢胜集团愿意与你这样的人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赢胜投资公司老总靳在笑说道：“至于搬来上海，我觉得你倒不必着急……现如今是网络时代，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愿意，你就是上海

这个经济中心的参与者。”

他坐在三十五层大厦的办公室里，向落地窗外微微一挥手，淡然笑道：“就算在这里，又有多少人只是碌碌无为地在命运的车轮下匆匆而过？它的核心零件未必一定要安在这儿，只要你是大脑，不管距四肢有多远，一样指挥它的行动。”

张胜微笑着说：“我这次来，主要目的就是能与靳总会晤，迁至上海暂时只是一个想法。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多谢靳总的支持、合作与指教，我想，这两天的会晤，一定会令我有极大的进步！”

张胜返回L省城时，是12月10日，星期五。温雅已经看了两天的盘，单大良透露了正在运作的那支钢铁股后，她并没有马上进货。虽说她一直依赖于一些优势男人的帮助，其实自己并不擅长炒股，毕竟见多识广了，她也担心会被人坑。

老单说他们与人合作都在炒作一支钢铁股，可以让温雅替他们锁仓三千万，待拉升一倍之后，再公布重大重组消息，然后借利好拉升出货，待跌至涨幅百分之八十时，再由温雅出货。

因为是头一回合作，彼此还缺乏信任度，所以老单先付给她百分之十的保证金，也就是三百万，如果她进货时跌幅达到百分之十，就有权先行斩仓，这样她也不赔。有了这个保证，对方的诚意已经十分明显了，所以温雅十分感激。

这几天，大盘仍在下跌，单总告诉温雅的那支钢铁股却很坚挺，一直拒绝下调，时不时地还会翻出红色，虽然涨幅不大，却能看出确有主力机构资金在里面运作，温雅心里渐渐有了数。

今天周五，她不想再等了，因为与对方约好的是前天就开始进货，如果对方现在就发动行情，她再次踏空的话，那是谁也怨不着。

温雅开始进货了，资金的异常波动立即被徐海生察觉，他没有急着出货，而是安排人边抛边进，大单抛，小单进，股价掉多了就买几票再拉回来，好像遛鱼一样，不但出了货，而且一直保证盘面是翻红的，出得非常巧妙。

当天收盘，这支股还是红盘，而且收盘价非常吉利，十一块八毛八。

周六的各种证券类报纸大多提到了这支钢铁股，换手率、股价的波动、

成交量，分析大多认为有庄家在操作该股值得重点关注。

周一开盘，看到报纸的一些散户便开始进货，温雅着急了，加大了扫货力度。她的三千万在周五就已经全部用光了，但是她很贪，和对方约定的是锁仓三千万，她仍按照以前跟着自己的大老板操作时的方式透支吃货，按照三比一的比例，这一天她吃进了四千万的存货，当天这支钢铁股再度进入涨幅榜、换手率、成交量三个榜单，似乎印证了股评家们的分析：该股有庄家运作。

周二，温雅又进了二千万的货，货吃足了。周三，12月15日，大盘上涨，大盘成交量较前一日翻了一倍，温雅吃进的那支股票走势比大盘还好，涨幅百分之五点六，温雅进货才一天，账面上就赢利五百零四万。

看来这回真是找对人了，温雅心花怒放，她已经在想，如果单总那副色眯眯的样子真是对她有意，那么和他建立长期的、稳定的一种“友谊”也未尝不可。

她很美丽，看起来也很高贵，但是她就像是一株寄生吸附于其他植物的菟丝花，没有一个支撑，便无法维持她的生命。

像她这样的女孩，一旦击破那层尊严的障壁，比任何人都脆弱。从这一点上来说，像小璐那样似一棵青青小草，从来不曾被男人捧上神圣祭坛的女孩，却比温雅的意志顽强一万倍。

然而，周四……黑色星期四又来了。

一根阴线几乎把头一天的涨幅全部吃掉，温雅吃进的股票也不能幸免；周五，又是一根中阴线。

周一，大盘加速下跌，多方几乎毫无招架之力，每天的最高点就是头一天的最低点，跟下楼梯似的。

她打电话给徐海生，徐海生一句话便把她堵了回来：“温小姐，我只是一个中间人，替你们拉拉线而已。这里边可没我什么事啊，不瞒你说，我的股票也套着呢。”

温雅再打电话给单大良，单大良苦笑连连：“我的大小姐，不是兄弟不努力啊，你也看到了，整个大盘都在跌，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温雅有点失控地喊了出来：“可是你说过，你们已经完全控盘了！”

单大良冷笑一声，说：“温小姐，你怎么这么幼稚？我们控盘了也不能在里边等死啊？现在是爹死妈嫁人，各人顾各人，我们割肉也是割得血淋淋的，能逃一分是一分呐。”

“咔嚓”，电话无情地撂下了。

温雅的失控大喊让大户室的每个人都听到了，她脸色苍白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尔虞我诈，人心叵测，温雅终于知道不见刀光剑影的股市是如何的鲜血淋漓。

周二，跌！

周三，跌！

周四，刘经理脸色严肃地走到温雅面前，语气沉重地说：“温小姐，你赔得太多了，你透支了整整六千万，如果大盘再跌下去，我们营业部就要受到极大损失，所以……很抱歉，今天，你必须平仓。”

温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如纸，一动不动。

“温小姐……”

“……”

“好吧，依据透支协议，我们将代您清仓！”刘经理说完，转身要走。

“等一等！”张胜拦住了他，他看看泥雕木塑似的温雅，对刘经理说：“刘总，依我判断，大盘加速下跌，至少也会有个反弹，能不能再宽宥温小姐几天，也许会柳暗花明，至少能让她少些损失。”

张胜现在是这家营业部的主要客户，刘总对他很客气，但是他无法答应这个要求，他面有难色地说：“张先生，我不是赶尽杀绝的小人，我也是食人俸禄，替人做事。今天就是我亲爹透支，我也只能平仓。”

“刘总……”

张胜还想劝说，温小姐忽然幽幽地说：“平了吧，都平了吧，平了吧……平了吧……”

那声音，凄惨幽幽，如同鬼魂呜咽，听得张胜也是心中一疼，大户室里所有人都心生兔死狐悲之感，一时静如坟墓。

周五，大盘继续下跌。温雅一早跟游魂似的，还是来到大户室，往她的

座位上一坐，痴痴地盯着电脑屏幕不言不发。

她已经爆仓了，还掉透支款后已不名一文，没有资格再进大户室。但是见她这种精神状态，刘经理也不好说什么，只得由她去。

新的一周，周一小跌，周二收了颗红十字星，周三大盘小阳线，周四大盘再收阳线，大盘企稳了，转机出现了。

收盘之后，温雅盯着电脑屏幕，猛地站了起来，双手撑着桌子，像打摆子似的浑身发抖。

旁边有个大户看出情形有异，顾不得她一向不与人交往的高傲，连忙迎上去问道：“温小姐，你怎么啦？”

温雅脸色潮红如血，她伸出一根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着盘面，突然一张嘴，一口鲜血喷了出去，溅得电脑屏幕上全是鲜血，艳若桃花。

这一天，是12月30日，1999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洪胖子走了，带着几十万残余资金，黯然离开大户室。

温小姐走了，孑然一身，唇边还带着凄艳的血。

新的一年来了。

2000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1999年的结尾，那鱼钩般上翘的走势圖，就预示了这一年的行情。慢牛漫漫登山路，萧条的股市重新有了春天的温暖，新的大户踌躇满志地走进来，继续憧憬着发财梦。

张胜在去年这场惨烈的战争中成了幸存者和获益者，但是他眼睁睁地看着大户们的起伏成败、悲欢离合，心中暗暗警醒，出道时的锋芒有所收敛。

洪胖子和温小姐先后的惨败，使他深受触动。他用父亲的身份证在一家银行悄悄办了一个账号，以后每赚一笔钱，他都会把利润的百分之五打入这个秘密账号。

张胜的名气大噪，附着于他共同进退的资金越来越多。正如一个帝国最初也是一些小小的部落联盟，一群人为了赚钱渐渐向他身边汇聚，拿破仑称这种形式为“群英结党”。

资金量越来越庞大，张胜虽还不具备坐庄的实力和经验，但是他每次出

手，至少都会引起正在坐庄的大户注意。为了让自己的投资行动更加隐秘，张胜开始用从上海学来的经验招兵买马了。

第一步，他开设了分析室、调研室等几个有不同侧重面的技术支撑部门，着手组建属于自己的智囊团；

第二步，他派人去乡下买了几百个身份证，然后在全城分属不同证券公司的各个证券交易所开设户头；

第三步，招收操盘手。高学历的一概不要，聪明机灵的一概不要，由这些人散布在不同的交易所，每次建仓或出局，他足不出户，只在工作室发布指令，这些人就按他的命令买入或卖出。

为了避免操盘手坐轿子、搭顺风船建老鼠仓，这些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也没有联系。他分批建仓或出货时会分别通知不同的操盘手，每个人接到命令的时间和批次不同，就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批接到指令的，让他买，他也不知道这是大老板在建仓还是拉升之后稳定股价，自然也无从跟盘。

即便如此，张胜也非常小心，交给他们的电话只许用来接收指令，绝不许挪作他用，每个月会检查他们的话单、话费。更绝的是，无论这些人表现好坏，从雇佣之日起就已悄悄决定，半年之后解聘再换一批，免得日久生事。

这种“击鼓传花”的方法，使的资金运作保证了绝对的严密性，几百个账户精密组合，绝不重复，让你查不出、看不明。除了张氏工作室的核心人员，没人能掌握他是空仓还是满仓，是在出货，还是进货。

渐渐地，张胜的名气越来越响亮，他已经成了东北圈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成为最早建立私募基金的一个风云人物。

徐海生也在做着同样的事，他起步早，资金比张胜更加充足，旗下控制着四千多个股票账号，徐氏基金旗下自有资金六亿有余，再采用向证券公司质押融资、委托理财、银行贷款等方式，累计集中可用资金十五亿以上，这虽不是他的钱，却赋予了他帝王般的权力。

风头正劲的张胜和徐氏财团的徐海生，在业内人士眼中，已经是东北私募业的风云人物。

“小爱，给你的。”徐海生递给唐小爱一件礼物。

小爱拆开包装一看，欣喜地叫道：“LV！谢谢生哥！”

看着她雀跃的样子，徐海生微微一笑，花点儿小钱让女人开心，他喜欢这种感觉。

唐小爱在徐海生脸上亲了一下，喜滋滋地拿着包包欣赏一番，然后拿过自己的包，把里边的东西换进去。

“嗯？这是什么？”一张纸片从包包里飘了出来，正好落实徐海生面前，徐海生把它捡了起来。

“北国证投张胜工作室……”

“啊！”小爱有点慌了：“这名片随手塞进包包的，放到了夹层里，结果一直也没丢掉。”

徐海生双眼微眯，脸上还是带着轻松的笑容：“哦，慌张什么，呵呵，我又不是让青春拱得满脸痘痘的毛头小子，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他揽过小爱的纤腰，让她坐在自己腿上，在她腮上香了一下，问道：“这人我认识，也是省城证券行业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说说看，他怎么会送你名片的？”

徐海生拥资十亿，可不是张胜那种毛头小子能比的。眼见自己的金主儿神色坦然并无醋意，小爱才放心，说道：“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那是年前的事了。有一天他乘飞机去上海，那天我广播时说错话被扣了奖金，记得很清楚的，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男人，是他那个同伴……我看像跟班，下飞机时塞给我一张名片，说想结识我啊什么的……”

“去上海，什么时候？”

小爱想了想，答道：“12月……中旬吧，应该就是那前后。”

“12月中旬……”徐海生沉吟起来，“他年底的时候跑上海去做什么呢？正是在那前后，他大举建仓，在最低点抄了个大底，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内幕？”

徐海生拍拍小爱的翘臀让她起来，然后蹙着眉在室中踱起步来。

最初，他根本没把张胜当成对手，但是张胜却很快在股市里站住了脚，现在张胜旗下指挥的资金还不及他的三分之一，为什么被东三省圈内的人士拿来和他相提并论，称为一字并肩王？因为张胜自入市以来这几仗打得太漂

亮，简直如有神助！

消息通过张胜所在的营业部大户室传播开来后，对他先后几次关键时刻的敏锐感觉，谁能不赞不绝口？

张胜是天生适合吃这口饭，还是幕后有什么高人操纵？他去上海，带着一个男人，当然不会是去旅游，尤其是年末的这个当口儿，他去做什么？

徐海生越想越觉蹊跷，曾经在他眼中不屑一顾的小人物，现在快要和他平起平坐了，两个人还曾经有过一番恩怨，他现在不会不知道徐氏财团的负责人就是自己，可是他从来没有找过自己，甚至没有打个电话唾骂他不够朋友。捉摸不透才可怕呀……徐海生从心底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

“看来，我一直以来都太轻视张胜这个人了。要打败对手，就要了解对手……”

“生哥，你怎么了？”唐小爱见他忽然沉思不语，忍不住问道。

徐海生一惊，换上一副笑脸道：“哦，没什么，我给你选的这个包包喜欢么？”

唐小爱喜滋滋地道：“当然啦！”她顿了顿，又说：“只是，这包好贵……”

徐海生笑起来：“贵又如何？这包送得值！哈哈哈哈哈……”

也许是接受了1999年股市大起大落的教训，2000年的行情是稳打稳扎步步盘升的，这样的慢牛行情是长庄短差两相宜，张胜现在招揽了一批高手，操作这样的慢牛行情游刃有余，于是张胜便腾出精力成立了一个特别投资部，着手开始研究期货。

他现在因为部门不断扩张，因此搬出了证券营业部大户室，就在旁边租了上下两层的楼房，虽然仍打着工作室的招牌，事实上已经形同一支私募资金的总部了。

特别投资部都是他带过来的老人，包括最得心应手的老部下洛菲。新招募的人都留在大户室那边，其中发现特别出色的人才，证实了他们的能力后才会调过来成为核心部门的工作人员。

“啊，诸位仁兄仁姐、贤弟贤妹，桶装水已经用光了，哪位施以援手，去

换上一换呐？”刘斌鸿拱着手，念着道白说道。

刘斌鸿近一米八的个头，浓密的自来卷黑发，浓眉俊眼，是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他做过红马甲，后来认为在私募发展更有前途，便辞职应聘，成为张胜旗下一员大将。

洛菲正在纸上勾勒着一幅K线图，听见他说，白了他一眼，嗔道：“数你喝的多，跟饮牛似的，你不换谁换。”

刘斌鸿嘿嘿地笑：“我说大小姐，哪回不是我换呐？我换的次数够多了。哎呀，眼瞅着这就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吃了，我不动手还没人动手了，你老人家就挨着饮水机，就不能换一桶？”

洛菲扮个鬼脸：“不好意思，动手动脚是男人的事，女人只用眼神。”

刘斌鸿立即配合着抱起肚子：“我呕……”

“哟，几个月啦？”洛菲捂嘴直笑。

“这得问你呀，我怎么知道？”

洛菲顿时瞪起眼睛：“怎么着，给你脸了是不？”

“嗯呐，给我点儿阳光我就腐烂。”

“德性！”

张胜站起来笑道：“喂喂喂，我养着你们可不是打嘴仗的，赶快研究期货动向，我可不想第一仗就失利。”

洛菲不依不饶地道：“张总，你看他嘛，谁的便宜都占。”

张胜笑着说：“好啦好啦，你别跟地球人一般见识。喂，小刘，你长那么大个子干什么吃的，换水！”

申斋良忙走过去说：“老总，我来吧，我来吧。”

洛菲有了后台，冲着刘斌鸿得意地笑。

刘斌鸿见张胜已经出去了，不服气地冲洛菲一瞪眼：“哼，我是好男不跟女斗！还得意呢，老总叫你别跟地球人一般见识，啥意思你不明白啊？”

“啥意思？你看，果然火星子，这意思地球人都知道，哈哈哈……”

张胜出去，是到旁边的股票大厅转转。他在办公室里，通过电脑网络可以随时调看股票行情，而且能够看到一些普通散户看不到的数据。但是他仍喜欢逛交易大厅，站在普通散户中间，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他觉得，在那

里才能最直觉地感受到一些东西。

自从年后行情一直是盘升状态，股民逐渐增多，神态也很悠闲，大厅里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

张胜转了一圈了，忽地见到柱子旁站着一个穿无袖汗衫的男子，脖子上挂着一条粗粗的金链子，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已经长长的一截，仍是一动不动，他双眉微微皱着，很有电影里周星驰一出场的气派。

张胜看得好笑，凑到他跟前，看了看前边大盘，问道：“兄弟，买的什么股啊？”

“妈拉个巴子的，我买什么股啊，老子天生手气背啊，我靠，天天这么涨，我是买啥赔啥，真他妈的就邪兴了。”这人叼着烟头一阵嘟囔，烟灰簌簌而落，一句话说完，张胜一个字没听懂。

那人说完把烟头一吐，瞪了张胜一眼：“瞅啥，有啥好看的，没见过股东啊？”

这时，刘经理正好在大厅经过，一见张胜连忙迎上来，笑容可掬地敬烟，赔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上楼去了，那人上下打量着张胜又凑过来。他这一转正了身子，张胜瞅见他的胸口文着一只青色的狼头，栩栩如生，增添几分狠气。

“嘿，我说哥儿们，这儿的经理对你都挺客气啊，你什么来头啊，兄弟辛一锋，就混这一片的，你帮兄弟选支股看看？”

张胜呵呵一笑：“你老兄原来买的什么呀？”

“我买过海虹控股，后来换了世纪星源，前两天刚买进珠江实业。”

“哦，都不错啊，这阵子都有行情嘛，尤其是海虹控股，恭喜你呀，赚了多少？”

“我赚……我赚……我赚个屁啊，全赔啦！”

“怎么会？你多少钱买的呀？”

听了辛一锋报上的价位，张胜也无语了，这人真是极品，全是最高价位进货，帮人接下最后一块烧饼，多么无私的绿林好汉啊。

“咋了？哥儿们，瞅你像个能人啊，帮着选支股？”

“咳，要我说，你不该进这一行啊。”

辛一锋一拍大腿：“嗨，我现在知道了，可我不甘心啊！我要走也得回了本走，我赚俩钱容易吗？那全是打打杀杀的血汗钱呐。”

张胜一听吓了一跳，那人说：“哥儿们，帮着选一个吧。”

“好吧，”张胜觉得好笑，拍拍他肩膀说：“就一次啊，回本走人。你买深科技吧。”

“啥时候买？”

“现在！”

“啥时候卖呀？”

“够本就出吧，涨百分之三十该差不多你回本了。”

“嘿嘿，真的？那我还能多拿些时候不？我能赚多少？”

张胜：“……”

“你啥表情啊？大哥。”

“唉，古人云：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辛一锋：“……”

张胜告诉他一个消息，便转身离开了。有时发发善心，很有一种江湖好汉路见不平的快感。当然，这种奢侈的享受也只有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现在，有些股民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由他来操纵，小树茁壮成长，为参天杨，他现在可是东北私募界最年轻的王。

第三章 路有大小，道有高低， 期货市场又试宰牛刀

如果说有什么行业比股票更赚钱，那就只有期货了。现在，张胜要追上徐海生，要拥有和他一样庞大的力量，就必须找到比徐海生更快捷、更迅速的敛财途径，目前来看，这个途径只有期货，张胜开始涉足期货。期货市场的收益远远大于股市，风险亦然。张胜虽然事先做过详细调查和准备，仍是慎之又慎，他严格规定，投向期货市场的资金最多只能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二十，未经他本人允许，绝对不许超过这个限度。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手下几名操盘手都是经验老到的证券精英，他进入期货市场后的几笔运作收获不小，这令他大为得意。

周日，张胜回了家。

弟弟张清的女儿一岁多了，一家人已经搬回自己的住处，这里只剩下了老两口儿。老夫妻一到周日就包饺子，这是家里多少年的习惯了。

张胜很喜欢吃自家的饺子，他觉得任何一家大酒店的水饺，都没有自家包的味儿香。不过以前张胜吃饺子，家里得单独给他包一份，因以前家里只要包饺子就是半碗肥肉块倒进馅里，而张胜不吃肥肉。这些年老两口也改了习惯，已经不吃肥肉了，倒不必多费一番事。

吃着水饺，唠着家常，老太太忧心忡忡地又唠起了张胜的终身大事。

“我说老大啊，你和小璐那事都过去一年多了，我也不说啥了。唉，弄得这孩子跟我直见外，搬走都不跟我说一声。现在，你老大不小的了，已经二十九了，我们老两口还能活多少年？你不能让我们俩临闭眼都见不到自己的

亲孙子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的终身大事，什么时候才能考虑？”

“妈……”张胜脸露窘色。

张父叹了口气，说：“儿子，以前我从来不说，你大了，一些事不用我们操心。不过说起来，你这岁数是差不多了，就说是先立业后成家吧，现在也该成个家了，你是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

老爸轻易不掺和这事，偶尔说一回，那话的分量在心里就要重得多，张胜不敢再言语了。

张母瞟了他一眼，说：“不管怎么着，你得给我们老两口找个儿媳妇回来。你看着办吧，如果三个月内还没信儿，那我就托老邻居和你爸的老战友们帮我张罗。”

张胜苦着脸道：“妈，怎么突然说起这事儿了？”

张母生气地道：“怎么叫突然说呢？我都说了几年了，你眼看着就奔三十的人了，这男人要是不结婚，他就是八十了，瞅着也是吊儿郎当不务正业。”

“好好好好，妈别生气，吃饭吃饭，我找，我找还不成吗？”张胜苦笑着说。

“好，这可你说的。给你三个月期限，你得给我们领回个儿媳妇来。”张母可逮着这句话了，兴奋地说。

张胜苦着脸道：“妈呀……用不着这么急吧，找对象那也得有合适的呀，我哪能说三个月就三个月，保证给你领个大闺女回来呀？”

“怎么不能，就你现在这能耐，我还不信了，找对象有啥难的？和你从小一块长大的二老肥，对象处了半年就结婚了，结婚六个月大胖小子都生了，你还不如二老肥？”

张胜一个饺子咬了一半，嘴里像含着口黄连，可怜巴巴地瞅着娘。

张父把盘子往他跟前一推：“好了好了，吃饭吧，就这么定了。”

张胜一见这回爸妈达成了统一战线，知道说也没用，便聪明地不再接话茬了。其实他心里倒想把钟情给领回家，但是钟情说得对，他冷静下来想了想，也知道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出身，一辈子也没听说过那么惊世骇俗的事儿。一旦他们从那些喜好八卦的婆婆大娘们嘴里听说了钟情的过去，摸清了钟情

的底，那还不天塌地陷了？老人家再怎么开明，也怕成为别人的笑柄，怕走出家门被人捅脊梁骨呀。

父母要求的这事，他会说给钟情听的，钟情如果有一天想离开他，他决不怨尤；如果钟情愿意留在他身边，那么他无论娶谁，都不会弃钟情于不顾的。制度、律条，都去他妈的蛋；千夫所指、为人诟病又奈我何？怎么活都是这一辈子，不能娶钟情已是亏欠了她，决不能再负他。张胜暗暗打算着，由着老两口在那里安排。

“对了，胜子啊，听说你姑病了，吃完饭我和你爸要去你姑家看看，你替我去慈恩寺上个香去。”

“上香？哪天你再去不成吗？”

“你这孩子，菩萨面前许下的愿，哪能随便推？得罪了菩萨可不得了。”

张胜一听，想起这是自己入狱后母亲在佛前许下的愿，只要他平安出狱，年年三月五号，都会去佛前顶礼膜拜，烧香敬佛，不管菩萨灵不灵，这是慈母爱子的一片心意。去拜拜也好，求佛祖保佑爸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也算报答父母慈恩的一片心意。张胜不敢玩笑，恭敬地应了一声。

饭后，张胜开车先送爸妈去姑妈家。他现在买了辆帕萨特作为自用车，出行很方便。到了姑妈家，问过了姑妈的病情，一番寒暄之后，张胜便出了门，把车驶向城东的慈恩寺。临下楼时，还被张母追到门口提醒，顺便在寺里替姑妈烧炷香，求菩萨保佑她早日康复。

慈恩寺里，郑小璐正在佛前长跪，双手合十，静静祈祷。很多年来，她就喜欢在心里跟自己说话，向幻想中的神祇诉说心事，现在，她越来越需要一种精神寄托。在佛前，她的心灵很恬静，就像舒缓流动的泉水，让灵魂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

“施主，求支签吧。”一个和尚见她态度十分虔诚，举着签筒迎上前来。

庙里冷清，不年不节的，来上香的人少，和尚也清苦，解支签能赚点小钱。郑小璐不好让这僧人失望，便苦笑一声接过了签筒。

“求些什么呢？”郑小璐有些怅然。

“施主，无心胜过有心。”

郑小璐摇摇头，又点点头，不再想个目标，随意地摇起了签筒。

“吧嗒”，一支签落在地上，郑小璐捡了起来，只见签文上是四句话：“婚姻原是前生修，何必劳心勤意求，织女未逢七月七，牛郎依旧还牵牛。”

“施主，贫僧来为你解签吧。”

郑小璐摇摇头，摸出两块钱来交给和尚，双手合十施了一礼，轻轻地道“谢谢师父”，说罢转身向外走去。

张胜开车赶到慈恩寺门口，停好车子向庙里走去。走到庙门前时，忽地看到前边路上有位姑娘正独自行去，那背影特别眼熟。他心里想着，脚下却未停，仍向庙里走去，走到院子里的巨大香炉前时，忽地站住身子，仔细想了想，转身又向庙门外跑去。

前方路上行人寥寥，已经不见那个身穿蓝色衬衫、格纹筒裙的女孩了，张胜有点儿心神不宁，犹豫着想回庙里去，踌躇片刻，终于还是拔腿向那女孩消失的方向追了下去。

这一片头几年张胜来过，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平房区，现在也建成了一幢幢普通的住宅楼，看样子许多房子刚刚落成不久。这一片地处偏僻，没有什么高档住宅区，所谓的小区也没有围墙阻隔，一幢幢走过去，楼群间的通道一目了然，这里有小商小贩，有遛弯的老人，就是没见到方才那个女孩。

又追过去两幢楼，忽地见到一处楼门口站着一男一女，那女孩背对着他，衣着体态正是方才所见的女子，张胜急忙走了过去。

“我把孩子交给你，你是怎么看的，嗯？我昨儿晚上才看到，我家孩子脖子上被抓了三道，血淋淋的，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他妈的还当阿姨呢，今天你得给我说道说道。”

“魏大哥，您别生气。小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你家小辫儿和其他小朋友闹着玩，不小心被人抓了几道指印，其实就是三道浅浅的划痕，我当时看到批评了那孩子，给小辫儿也抹了碘酒，没有大事的，真是对不起了。”

“你少跟我扯这个，”那男人愈发蛮横起来：“我魏武的女儿，全家老小谁都不舍得碰一下，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千小心万小心的，到了你这儿受了伤了，那要是留下疤痕，长大了好找对象吗？不行，你得赔钱。”

那女孩哀求道：“大哥……”

“叫啥也没用，你不赔钱这事没完，我搅得你这幼儿园开不下去！”

“大哥……那……得赔多少？”

“你看着给呗。”

“那……那我赔一百成吗？”

“一百？你打发叫花子呐？没个三千五千的这事没完！”

姑娘一听急了：“大哥，你……你这不是讹人吗？”

“谁他妈讹人？有你这样说话的吗？我告诉你，老子不差钱，我就是耍个说法。你给不给？”魏武说着，一把扯住了姑娘的胳膊。

张胜在后边已经看清了那姑娘的相貌，正是悄然消失许久的小璐，眼见她被人如此欺负，张胜一股无名火腾地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跃过去，抓住魏武的手腕，喝道：“放手！”

魏武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张胜这小伙儿长得虽精神，看体形却没他魁梧，顿时又满脸狂态：“哟，这谁裤裆没系好，把你给露出来了，你要耍横是吧？就怕你不是个儿，我女儿在她幼儿园出的事，她不负责谁负责？”

这人整个就一个地痞无赖，张胜气得火冒三丈，他一下攥紧了拳头，小璐这时也看清了是他。她不知道张胜怎么找来的，魏武个子虽不如张胜高，却长得膀大腰圆、满脸横肉，她怕张胜吃亏，连忙上前拉住他，低声说：“别，别打架。魏大哥家的孩子确实在我那儿受的伤，哪能打孩子家长……”

张胜一听忍了忍怒火，冷冷问道：“你说吧，多少钱？”

“三……五、五千！”魏武瞪了瞪眼以壮声势。

这时，一个叼着烟卷、穿黑色罩衫的汉子晃着膀子从楼洞里出来，一见两个男人互相攥着对方手腕，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扑哧”一下乐了：“嘿！这刚出门，就看了一套全武行，我说你俩啥毛病啊，这么瞪能瞪出个屁啊，动手啊！”

张胜看了眼这个缺德带冒烟的看客，这一看，两个人都是一愣，那人满脸惊喜，连连道：“哎呀呀，是你呀？大哥，你……也住这儿？”

张胜正没好气，冷冷地道：“不是，我来这儿看……看我妹妹。”

原来，那人正是上周在证券营业部里被张胜指点过的辛一锋。他一见是张胜，忙点头哈腰地笑：“大哥，来看朋友？哈哈，我来看我妈的，这真是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哦，你们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儿？”

张胜看了魏武一眼，冷笑道：“我妹妹开幼儿园的，他家孩子被别的孩子挠了一下，来讹人呢。”

“我讹你妈……”魏武一听张胜就骂，他一拧张胜手腕，正想再施淫威，“砰”地一下，下巴上挨了一记冲天炮，打得他趑趄趑趄退了几步。

“哎，你干什……”魏武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个金光灿烂的大嘴巴，脸上顿时映出“五根金条”。

“你……”

“啪！”又是一个大嘴巴。

辛一锋不见得比他魁梧，但是他动手打人的时候，眼神十分凶狠，面部表情非常狰狞，魏武只是无赖，辛一锋却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这几巴掌下去，打得他气焰顿消，知道碰上比他狠的人了，嗫嚅着竟不敢说话。

“要钱？要钱买棺材啊？‘五毛够不够’，不够我再加‘一角’！”

辛一锋飞起一脚，踹在魏武的小肚子上，魏武闷哼一声，满脸痛色。

“够不够？孙子！不够爷爷再送你点儿零花钱！”辛一锋拳打脚踢，打得魏武狼狈不已。恶人还须恶人磨，那无赖敢跟守法知礼的正经人家撒泼，在真正的流氓面前，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这位大哥，你别打了。”小璐涨红着脸上前拦阻，魏武趁机逃之夭夭。辛一锋指着他望风而逃的背影骂道：“告诉你，孙子，老子再见你找这小妹的麻烦，打折你那双兔子腿！他妈的！”

辛一锋打跑了那个无赖家长，马上屁颠屁颠地跑回来，赔笑道：“大哥，敢情咱们两家还邻居呢。你放心吧，有啥事儿跟我说，那种只会欺负老实人的小瘪三不好使，我一个打他八个。啊，这就是咱小妹啊，长得真水灵。”

张胜听这自来熟的哥们儿说话，只觉啼笑皆非，两人唠了一会儿，辛一锋换了张胜指点给他的股票，果然把本赚回来了，他听了张胜的劝告，把股票卖了，可这一来他的心眼又活络了，整天在那儿转悠，想着碰上张胜这个能人，再让他指点一番。

张胜听了他吞吞吐吐的话，心里有点儿好笑。只是人家今天帮了他忙，不好回绝，便告诉他两支自己比较看好的股票和大致的出货位，然后又很严

肃地劝他注意风险，小赚一笔从此远离，像他这样不用心琢磨的人不适合在股市发展。

辛一锋讨了个明牌，一时心花怒放，只是连声道谢，也不知听没听进去，最后千恩万谢地走了。

张胜回头看小璐，小璐有点儿不敢与他相对，悄悄地低下了头：“进……进屋说吧。”

她看着脚尖，有点儿忸怩地说。

张胜叹了口气，跟着她进了楼洞。小璐的家就在一楼，是她租的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里非常简单，有许多小凳子、长条桌和小黑板，却没有床。小璐的床铺都放在壁柜里，晚上把小凳子并成一张床，就和小雨睡在上面。

他们进屋的时候，小雨正乖巧地一个人在屋里写字。今天是星期天，这个家庭幼儿园不开门，平时营业时还有两个本地的姑娘和她搭伙经营的。

经过询问，张胜这时才知道她并没有嫁人，善良的她在柳大哥去世后，勇敢地承担起为他抚养女儿的责任。而这一误，使双方再度阴差阳错，一别经年。

如今，看着眼前的一切，张胜心中一惨：“小璐，你……花店开不下去了，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张不开嘴。”

张胜转过身，定定地看着她，看得小璐目光一阵游移，悄然转开了去。

张胜心里有些凄凉，小璐对他还有感情，但是经历了这么多事、这么长时间，那种感情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她看着他时，有些惧怕、有些逃避，而隐伏其下的却是关怀和亲情，一种孺慕似的感情。

炽烈的爱不会永远燃烧，哪怕是最倾心相恋的爱人，天长日久，最初的热恋也会变成淡淡隽永的一种情感，彼此熟悉了对方的存在，就像生来使然的一种存在。而这种爱一旦没有结果，彼此又没有怨恨，那么就会悄悄转化成一种特别的感情，介于亲情与友情之间。

看到这种眼神，张胜心里既无奈又酸楚，一直以来，两个人之间走得太远太远了。即便现在知道了真相，他们还能回头么？经历了如此多的坎坷是非，两个人的心都累了，爱的疲劳，让情火已经不能再像初恋时那般炽烈燃

烧。重拾的爱，没有焚天灭地的热量，那曾经历的两人，又如何抚今追往？

小雨很懂事，穷人家的孩子总是能过早地体会到人间冷暖，世事无常。她认真地写着字，只会偷偷用亮亮的大眼睛看着这个让她的妈妈忧伤起来的叔叔。

小璐像一株含羞草，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的感情，即便热恋时，她也不会纵情奔放，何况是今时今日？两人对坐良久无言，过了好长时间，小璐才轻轻地问：“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替妈来上香。”

“哦……”小璐的眼神一阵迷惘，记得当时张胜犹在狱中，是她陪着张胜的妈妈来到慈恩寺。就是那时，伯母在佛前许了愿。而第一次走进佛堂，是与张胜结伴同来的，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却是在昨天的梦里，想起来好遥远，雾里云烟一般缥缈。

“她……她还好吧？”小璐迟疑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问。

“哪有什么她，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快活得很呐，哈哈。”

张胜神经质地笑了几声，突然说：“我妈说，我的岁数老大不小了，和我爸商量一番，逼我早点儿成家。”

“嗯……你……你是该成家了，明年，你都三十岁了。”小璐看着自己的脚尖说。

“我妈说，让我三个月内给她找个儿媳妇回去。”

小璐吃惊地抬起头，一碰上张胜的眼神，又垂下眼帘，只是低低嗯了一声。

张胜见了她的反应，突然身心俱疲，说不出的倦怠。

人生这座山，他还在攀登。回头看时，昨日花非花，今朝雾非雾，物是人非事事休，不该凋谢的却已经谢了，他想返身回去再种一个花园，口袋里却没了种子，于是那种热切便也淡了。

都说初恋如烟花，最为璀璨的美丽，只凝于那绽放的一瞬，而后便是淡淡的消亡。很多时候你心里还能记得最初的美丽，但却永远回不到那绽放的瞬间。

无力感从头顶蔓延到脚底，张胜一时意兴阑珊。

“菲菲、斋良，你们过来一下。”张胜拉开他私人办公室的门，朝外边喊了一声，然后走回办公桌后坐下。

洛菲蹦蹦跳跳地走过去，笑嘻嘻地拱手道：“得令，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申斋良则是比较随意地走到张胜面前，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亲切，又带点儿恭敬的微笑。

这个特资部的成员大多是年轻人，大家相处十分融洽，平时都喜欢互相开玩笑。张胜也喜欢他们这样，一个和谐的、轻松自由的氛围，是有助于加强一个团队的凝聚力的。所以洛菲对他貌似不恭而亲切的玩笑，他也从不反对。

张胜头也不抬地说：“把门关上！”

申斋良忙赶上一步把门带好。张胜刷刷刷地开出一张支票，递到申斋良手里：“你们两个帮我做件事，要保密，只有你们两个知道就好，绝对不许第三人知道。”

洛菲和申斋良对视一眼，神色郑重起来，忙点了点头。

张胜道：“斋良，你到东城慈恩寺附近看看，找个合适的地方，建一个上规模的幼儿园。那一带刚刚开发建设成住宅小区，配套设施不全，我看过了，还没有一家像样的幼儿园。”

洛菲心里的紧张一扫而空，张口结舌地道：“不是吧？老板，你有钱没处花了呀，开幼儿园能赚多少钱？你要竞争爱心大使呀。”

张胜笑笑，又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郑小璐的名字、年纪、当初住过的孤儿院，“基建上的事由斋良全程负责，不用你操心，不过建成之后的前期管理工作你要帮着过问一下。这所幼儿园的房产、物产全部落到这个女孩名下，相关手续你来办。”

“郑小璐？是个漂亮女孩吧？”洛菲接过纸条看看，满脸狐疑，似笑非笑地道：“老板，她是你什么人？你不会是……在玩金屋藏娇的把戏吧？”

张胜把脸一板，佯怒道：“哪儿那么多废话，再敢啰嗦，我就把你雪柜藏尸！”

洛菲吐了吐舌头：“杀人灭口呀？好好好，小的马上去办。”

“等等！”

“大人还有何吩咐？”

“严格保密，不能让人知道是我投资兴建的……”

洛菲涎着脸笑：“那我说是我投资兴建的好了。”

张胜瞪了她一眼，然后对申斋良说：“你现在就去办吧。这件事很重要，你要多上心！”

“老板放心，我一定办得妥妥当当！”

申斋良下着保证，为老板把这么私密的事交给自己来办而感到兴奋不已。这个女孩不用多说，肯定是老板极宠爱的女人，这事办好了，自己在老板心里的地位必定连上几个台阶。

洛菲见申斋良转身走了，正要跟着出去，张胜喊住她，说：“等等，我还有话交代。”

“大人请讲。”

张胜沉思片刻，慢慢说道：“你去她小时候住的那个孤儿院，查到她所有的亲属关系，然后委托私人侦探社把这些人调查清楚。我需要从这些关系里，找一个合适的‘孤寡老人’或者‘曾经欠了她父母人情的人’，做她的‘财产馈赠人’，这个人如果不存在，你就制造一个出来，懂么？”

“……懂了！”

洛菲深深地瞥了张胜一眼，悄悄退了出去。

“费尽心思，如此怜香惜玉，真是难为了他！”

今年的股市行情是慢牛行走势，要从中赚取更大利润，除了做波段，更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坐庄。徐海生已经有资格做一些中小盘股票的庄家了，他就在用坐庄的手法扩大着自己的财富。

徐海生操纵股价的手法非常老道狠辣，洗盘期间，他经常动用大批小账户挂出卖单，让跟庄者感到主力在出货，同时又用其他小账户不停买单，不仅吃掉自己账户抛出的股票，还接走了那些不坚定的投资者筹码。

在快速拉升期间，他经常用非常凌厉的砸盘手法来洗盘，这种洗盘方法不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跟风盘，而且当他在高位抛货时，适应了这位庄家洗盘手法的散户已经麻痹了，仍然一厢情愿地把出货砸盘当成洗盘，等到恍然

大悟时，眼看着一跌不回头的股价，他们除了割成一身排骨，绝无第二条路走。

徐海生的野心越来越大，为了能操纵更多的资金，他的投资公司参股新盛证券，建立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后，违法挪用新盛证券公司客户存放的保证金参与炒股。

此时，张胜开始涉足期货。那时大陆资本市场还没有权证这种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比股票更赚钱，那就只有期货了。张胜知道，他的对手徐海生不是笨蛋，要打败这个人并不容易，他在不断壮大自己的同时，徐海生也在壮大。

两个人博弈的战场是资本市场，这个战场上有无数的手，当他们两个还不能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时，他们之间就不会爆发直接的战斗。这时，他们之间的较量，就体现在谁能斩杀更多的敌人，谁能吸纳更大的力量。直到有一天，他们成为统帅级的人物，才有可能让其他的参与者都成为看客，来看他们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杀。

现在他要追上徐海生，要拥有和他一样庞大的力量，那就必须得找到比徐海生更快捷、更迅速的敛财途径，目前来看，这个途径只有期货。

期货市场的收益远远大于股市，风险亦然。张胜虽然事先做过详细调查和准备，仍是慎之又慎，他严格规定，投向期货市场的资金最多只能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二十，未经他本人允许，绝对不许超过这个限度。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手下几名操盘手都是经验老到的证券精英，他进入期货市场后的几笔运作收获不小，这令他大为得意，

这天，刚刚抛掉几笔大豆和白糖，赚了两百多万，张胜高兴地说：“诸位同仁辛苦，今晚我请客，咱们到‘香味居’喝酒唱歌去！”

几位特资部的成员一听顿时欢呼不已。

张胜又对吴忠兴说：“老吴，这两笔操作，你的手法很老到，目光也很准，这个月你的奖金我再加五万。”

“谢谢老板！”老吴一听乐了。

老吴叫吴忠兴，从大户室那边调过来还不到两个月，他对股票、证券、期货均有涉猎，操盘经验丰富，被张胜慧眼识英雄调了过来。果然，刚到特

资部便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给张胜赚回了大把的钞票。

“大妈，你多拿那么多奖金，今天老板请，明天可要换你请。”刘斌鸿笑着起哄。

老吴好脾气地笑：“好好好，我请，我请。”

老吴是特资部岁数最大的人，今年四十出头，个头不高，长得白白净净、慈眉善目，颌下刮得干干净净的，走路时两条大腿总喜欢夹着，那步伐就有点娘们儿了，所以特资部的几个人都开玩笑地叫他“大妈”，老吴脾气好，也不生气。

张胜正看着他们打闹，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里边一个惊喜的女孩声音叫道：“哇！你居然还在！我还以为你从人间消失了呢。”

张胜怔了怔，迟疑道：“你……哪位啊？小姐，你是不是打错了？”

“没良心啊，没良心，说忘就忘了，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居然问人家是哪位。”电话里的女孩玩笑开到一半，自己先“咕咕”地笑起来。

“我的老天！”张胜半张着嘴，叼在嘴唇上的香烟“吧嗒”一下掉到了桌子上：“手机妹妹！你还说我，我才以为你消失了。你自己说，有多久没有打过我的电话了？”

他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曾经的密友在他以为已经失去联络的时候，突然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令张胜着实喜出望外。特资部的几个人奇怪地看着忘形的大老板走进里屋，不知道他叫的“手机妹妹”是何方高人。以前还从未见过老板这么失态呢。

洛菲蹙了蹙眉，喃喃道：“咱们大老板好花心哦，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呀？”

刘斌鸿捏着假嗓小声唱京剧：“我家的妹妹数不清，没有需要不登门……”

洛菲和他对面坐，听见他唱抓起个纸团便丢了过去，刘斌鸿拿起报纸便挡了开去，然后向她扮个鬼脸。

张胜办公室里。

“你怎么那么久不露面？”

张胜和手机妹妹同时问出这句话，不禁一齐笑出声来。

原来，张胜入狱后，秦若男打过几次电话都不见人接，慢慢也就淡了。而张胜出狱后，秦若男正好出国去探望妹妹，张胜往回打电话同样无法打通，以后他投入股市成了弄潮儿，秦若男回国之后，既要忙家里又要忙工作，都不曾想过再打个电话试试。

今天秦若男清理手机话簿，看到这个久违的电话号码，想删又有些舍不得，便尝试地打了一次，想不到真的打通了。

两个人深夜谈心，向对方叙说过内心最深处的烦恼和忧愁，那种心灵的亲近感很容易打破时间形成的隔阂。很快，两个人重新熟络起来。

张胜没有说起自己入狱的事，不管是什么原因，那种事毕竟不甚光彩。秦若男也没有提起是去看妹妹才失去了联络。她和妹妹感情极好，从英国回来后，她连续几个月情绪低落，现在想起妹妹毫无起色的病情，想起妹妹可能要一辈子缠绵病榻，她还会黯然神伤，她不想触及心中的痛。

两个人都编了个理由，“张老板因为生病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女律师到外地办理一桩大案”，解释了失去联络的理由。

两个人在电话里聊着，尽管隔了一年时光，张胜觉得对方的声音还是很熟悉，很亲切，他忽然说：“喂，手机妹妹。”

“嗯？”

“我们见个面好不好？”

“……”

“怎么，不愿意？”

“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有种神秘感，而且和对方说话不需要什么拘束，什么都敢说，都能说。一旦见了面，彼此认识了，可能……就会像普通朋友一样，会因为认识而给自己加了一层约束。”

张胜叹了口气，说：“我也是呀。光听你的声音，我就可以把你想象成一个温柔可人、美丽大方的姑娘。真要见了面，一看是个呆板的、丑丑的小姑娘，只怕要满地找眼镜了。”

“切！我有那么差劲儿吗？”

张胜忍着笑说：“那就见见！”

“拉倒吧，我不上你的当！”

张胜笑了：“说真的呢，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么久的朋友，不见一次，心里总有一种花开无果似的，空落落的。”

秦若男听着也不禁意动，犹豫片刻，她心头怦怦跳着，问道：“那……真要见啊？”

“嗯！”

“我……可挺难看的……”

张胜犹豫了，心想：“还是不要打破心中的美好幻象吧？”

“切！”秦若男一声冷笑：“一听我丑，打退堂鼓了？”

张胜忙说：“哪能啊，我是怕你自卑，正想怎么安慰你。其实吧，心灵美才是真的美……”

秦若男“扑哧”一声乐了：“行了行了，你们男人都这样，口是心非的，说吧，什么时候？”

“嗯……今晚我有应酬，明晚吧，我请你吃饭，好吗？”

“好啊，什么地方？”

“玫瑰大酒店吧，晚上七点左右你赶到吧，我订了包间给你打电话，你直接上来就好。”

太平镇路口，警察突然多了起来，还设了路障。

正在赶集的人和从集市上出来的人因为要被检查，所以路堵得厉害，搞得许多人怨声载道。

一个穿着黑裤白褂的中年汉子随着人流向前缓慢地移动，看看远处设下的关卡，他机警地四下观察着，忽然趁人不注意，向路旁一闪，遁入了一人多高的玉米地。他身边只有些普通的过路人，见到了也以为是下去解手，根本没人在意。

此时，秦若男被刘队叫到了办公室。

刘队神情严肃地说：“小秦，现在城里城外主要干道都设了关卡，正在抓捕一名犯人，这个犯人在本市有个关系很密切的朋友。你做事稳重、为人机警，所以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你带几个人，密切监视这个犯人的朋友，如果通缉犯人出现，就立即逮捕。”

“是!”秦若男“啪”地一个立正,接受了命令。

“你是头一次独自带队,我让老马跟着你,他马上就会回队,老马经验丰富,你多听他的意见。”

老马是刑警队的一个主任科员,资历较老,秦若男应了一声,又问:“刘队,我刚才回来时,已经看到路上设卡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刘队神色凝重地说:“辛庄劳改农场出事了,两伙犯人斗殴,其中一伙犯人的老大甄子明把另一伙犯人的大哥老刀捅死了,然后趁乱逃出了劳改队。这个犯人有人命在身,而且还抢了劳改队干事的一把五四式手枪,枪里有八发子弹,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所以,如果情况危急,你可以酌情行事,将其击毙。”

“是,他的朋友是什么人?”

刘队冷冷一笑,说:“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他转身从桌上拿起一个文件袋,递给秦若男:“资料都在这里。劳改队的一个犯人被提审时交代说,这个甄哥曾经说过他有一个好哥们儿在本市,据说他和姓刀的犯人之间结怨,也是因为这个人。我们曾经提审过他,为了逃避审讯,他还非礼过你。”

秦若男愕然张大了眼睛:“张……张……张胜!”

刘队赞许地道:“你的记忆力果然非凡,不错,就是他。现在他混得很不错啊,是一家证券公司的超级大户,社会关系非常复杂。甄子明身无分文,无路可走,很有可能来投靠他。这个张胜的资料我已经全调查清楚了,都在这个口袋里,你回去好好看看,马上对他实施监控。”

秦若男正望着从文件袋中抽出的照片发呆,听到刘队的话,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心事重重地向外走去。

“目标离开办公室,驾驶一辆帕萨特,只有一个人。”

“好,一组跟上。”

“目标进入金星商业大厦。”

“跟上去,小心一点儿。”秦若男说完,和老马对视一眼,心情都有点儿紧张。除了头一次带队执行任务,她还掺杂着对张胜的个人感情,所以心里

很是矛盾。如果张胜真是和那个逃犯取得联系，她别无选择，只能亲手把他送进监狱。

“目标买了一件东西，现在离开大厦……”

“目标进入玫瑰大酒店。”

“哎呀！”秦若男惊叫一声，老马诧异地问：“小秦，怎么了？”

“哦，没什么，各组注意，选择有利地形，监控目标行动。这里人员很多，逃犯随身携带有手枪，如与目标接触，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贸然行动，以免误伤无辜。”

秦若男说完，对老马道：“走，我们进去。”

车子停好，两个人匆匆走进了酒店。

下午这件案子太急，加上监控对象又是她很熟悉的人，心情很是复杂。忙碌之下，忘了告诉手机哥哥她今晚有要事，直到看见玫瑰大酒店，这才想起来昨天定下的约会，可是现在却没机会通知他了。

秦若男暗暗懊恼，只得把这事扔在一边，先办案子。

她穿了一套便服，打扮得靓丽动人，和老马共进酒店，也像是就餐的客人似的，尾随着张胜上了二楼大厅。张胜对大堂领班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两个又是一串对话，最后张胜无奈地笑笑，被带到了立柱旁一张空位上坐下了。

他左顾右盼的，似乎在找什么人。秦若男紧张起来：“莫非他和逃犯甄子明已经取得了联系？在这种地方会面，虽是大庭广众之下，可是酒店人流量大，各个门口四通八达，一旦制造混乱很容易趁乱逃走。”

她连忙和老马耳语两句，两人分开，分别走向左右两个路口处，站在栏杆旁成犄角状，把张胜控制在他们的视线之内。

手机突然响了，秦若男吓了一跳。今天真是张皇，出来执行任务，手机也忘了关掉了。她见所有组员已经各就各位，便转身扶着栏杆，飞快地取出手机。

“喂？”秦若男捂着手机小声地说。

“手机妹妹，你老人家到了没有呀，有没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电话里传出张胜的玩笑声。

“哎呀！”

“怎么了?”

“我……我在忙一个案子，忘了告诉你了。”

张胜说：“不是吧，现在是休息时间。有什么案子忙到这种程度？我说律师大人，总理都没你这么忙，我现在已经到了，你一定要连夜整理卷宗吗？哦，不对啊，电话里声音挺吵的，你出来了？”

秦若男苦笑连连，只好柔声哄他：“好哥哥，放我一马吧。我在工作啊，我现在就在玫瑰大酒店二楼大厅。不过走不开啊。哦，身边有客人和同事，真的不方便。你在哪个包间呀，我要是抽得出时间，就上去见见你。”

张胜喜道：“你在大厅？哈哈，我也在二楼大厅，不好意思，我来得晚了，哪知生意那么火，包间全满了。我在一根立柱旁边，身后有个餐具柜的地方，你在哪儿呢？”

他说着，伸着脖子四下打量，寻找着穿一身黑西装、头发一丝不苟、戴着金丝边或黑框眼镜的女性知识分子。在他印象中，手机妹妹大概就是这副形象。

“立柱、餐具柜！”秦若男愕然，她攸然回头，大厅里柱子不少，但是只有一个柱子旁边放着餐具柜，柜台上还摆着一束塑料花。

餐柜旁的那张桌前，坐着她的监控对象，曾经有恩于她、曾经忘记了警察与犯人的身份打趣说笑的张胜。

秦若男只回头看了一眼，就赶紧转过头来，心跳得像要蹦出腔子。

“会是他吗？不会是他吧？”

怪不得他的声音、说话的语气和方式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原来……这个活生生的大男人就在眼前，他们之间曾经是女警和犯人的关系，而且……在更早之前，他们电话聊天时，彼此还曾说过一些私密的两性话题，存在着一种不明晰的暧昧关系。

一想至此，秦若男羞愤欲绝。

张胜的目光匆匆扫过二楼大厅的食客，只看到一个女孩儿正在打电话。

她倚在二楼的栏杆上，面朝着一楼楼下，手里举着手机。看她的背影，一副修长窈窕的好身材，上身一件乳白色罗衫，纤腰下是淡灰色短 A 裙，盈盈圆圆的臀部把短裙拱起一个诱人的半圆，整条雪白光洁的大腿几乎是裸露

的，让人看得心荡神驰。可能是皮肤光滑白腻的关系，裸露的大腿上没有穿丝袜，而小腿则套着双针织镂空蕾丝花边的黑色骑士靴，辛辣中透着十足的女人味。

“是她？哇！就算长得丑点，光是这副好身材也足以颠倒众生了。”张胜又惊又喜，举着手机向她走去。

“小秦注意，他向你的方向走过来了。”耳机里突然传出刑警老马警示的声音。

秦若男一听，顿时石化了一般，双腿打战，颈子都僵硬得不能动了。

“她就是手机妹妹？”张胜心里也十分好奇，他站在女孩背后三米远的地方，举着手机说：“喂，我看到你了，你头顶是什么东西？”

“什么？”秦若男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头上是三楼大厅悬挂下来的水晶宫灯，照得大堂通明一片，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

张胜一见她抬头，已经确认是她，他快步绕到秦若男前面，笑咪咪地道：“嗨，手机妹妹……”

秦若男激灵一下，头再低下来时，张胜的笑容僵在脸上，嘴巴张着，一只手半伸出去，停在半空中。

秦若男抿了抿嘴，像是想笑，可是嘴角只是抽动了几下，似笑像哭，一脸尴尬，那表情说不出的精彩。

她窘极了，恨不得脚底下突然出现一个大洞，刷地一下消失掉。她唯一还能想起来的，就是掩了掩衣襟，其实别在内衣上的微型对讲器根本不会被人看见。她明明是来捉贼的，偏偏心乱如麻，像是做贼的当场被人捉住。

“你……你……”张胜先是满脸惊讶，然后慢慢变成恍然大悟的表情。脑海里手机妹妹虚无缥缈的形象和这位女警花渐渐融合起来，一刹那间，他便知道眼前的她就是她了。

“原来是你？”

“不是我！”秦若男脸红红地否认，转身就想逃走。

张胜一个箭步挡在她的面前，“啪”地一个立正，大声说道：“报告警官，1070 向您报到！”

张胜声音嘹亮，大厅里正在用餐的客人刷地一下，全部扭头朝这儿看来。

秦若男窘得脸孔通红，张胜却哈哈大笑，人生之快意，真是莫过于此。

他恶作剧地开个玩笑，便毫不见外地去拉她的手，喜滋滋地往座位上走：“来，咱们坐下说。原来她便是你，你便是她。”

秦若男窘得满头细汗，偷偷看去，扮作食客的老刘举着一杯啤酒，嘴巴半张着坐在椅子上如泥雕木塑一般。另一头两个年轻的伙伴更是两眼发直，耳机里，老马用一种机械的声调说着话：“小秦，发生了什么事？”

秦若男做了个掠头发的姿势，把话筒也关了，顿时和其他人失去了联系。

靠近柱子的七号桌，一对衣着打扮、相貌气质非常般配的青年男女坐下了，看起来两个人像是一对小情侣，男的满脸是笑，不断逗着对面的女孩说话。而那女孩忸忸怩怩，满面羞红。

从未见过秦若兰如此女人味的刑警小王像做梦似的，对小杨说：“杨哥，怎么回事？目标怎么把她拉过去了？”

小杨莫名其妙地说：“我怎么知道？照理说，不能啊，他们能有什么交集？上次我们去看守所审过这小子，他为了逃避审讯，借伤住院，还非礼过小秦，怎么……怎么现在……”

“啊！原来偷吻过秦妹妹的人就是他呀？”

小王羡慕地看了张胜一眼：“啧啧，瞧人家那福气。不过……秦妹妹怎么对他这态度啊，莫非是因吻生爱？”

“你少瞎扯！”

“不然为啥？你看秦妹妹那态度，就跟刚过门儿的小媳妇似的，那个娇羞欲滴。”小王狠狠一拍大腿，悻悻然地道：“早知这样就追得上，我早就亲了，宁可被她打到住院。”

小杨用怪异的眼神瞅了瞅他。小王翻翻白眼，问道：“杨哥，你瞅我干啥？”

小杨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我呸！要是这招好使，现在你得管她叫嫂子。”

“嘿嘿嘿嘿！”张胜双肘拄在桌上，不怀好意地冲着坐立难安的秦若男笑：“手机妹妹、女警官、大律师、N面天使、百变娇娃啊，嘿嘿嘿嘿……”

秦若男恼羞成怒，杏眼一瞪，恼羞成怒地娇喝：“那又怎么样？”

张胜笑道：“不怎样，不怎样，哈哈……”

他打个响指，叫道：“小姐，菜单。”

“我说头一回听你说话就觉得特别耳熟呢，这世界真小，原来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我却一直不知道是你。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审讯对象了，是不是该告诉我您的芳名了呢，我的女警官。”

秦若男回了他一个白眼：“凭什么要告诉你？谁是你的女警官，少跟我套近乎。早知是你，我就不来了。”

张胜托着腮帮子满脸“忧愁”：“说得是啊，我现在也后悔见到你了。”

“为什么？”秦若男忍不住问道。

张胜幽幽一叹，后悔不迭地说：“本来觉得你很丑，见了也就见了。现在知道你这么漂亮，可是我们彼此却是认识的，以后你再也不会跟我畅所欲言了，想想再也不能跟你说暧昧话题，真是痛不欲生。”

秦若男脸红如血，期期艾艾地道：“你……你少跟我胡说八道，谁跟你聊过暧昧话题？”

张胜一脸无辜地眨眨眼睛，说道：“哦，是我记错了……”

“闭嘴！”秦若男漂亮的大眼睛升起一股杀气：“信不信我让你再住一次院？”

张胜从善如流，马上闭嘴：“啊……今天天气真好。”

秦若男被他的油嘴滑舌弄得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心里反而有种很亲切的感觉，因为以前在手机里，两个人就是这么拌嘴调笑的，恍惚间，由于彼此身份产生的警惕和隔阂在她的心里悄悄融化着。

“你……见我做什么，油嘴滑舌没点儿正经，你女朋友呢？”秦若男怕他再说难堪的话，主动往正经话题上引，同时悄悄思考一个想法：“既然他今晚是来见我的，那么甄子明应该还未和他取得联系。 he现在是千万富翁，姓甄的却是一个通缉逃犯，即便甄子明找到他，他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帮一个逃犯么？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是不是选错侦破方向了？”

“女朋友……”张胜怅然片刻，苦涩地一笑：“我跟你说过了，分手了。”

“呸！谁说她啊，我是说那个……那个……”秦若男说着羞红了脸。

张胜这才恍然，他摇摇头，颓然道：“她早已远走他乡了，现在……呵呵，已经有了一个很优秀的男友，也许快成婚了吧。”

“对不起，我不该提这个话题。”

看到张胜眼中的痛苦之色，秦若男心中怜惜之情油然而起，在她想来，张胜的这个女友大概是见他入狱，这才弃他而去另攀高枝了。

老马走到张胜背后的位置，悄悄向秦若男打了个手势，示意她打开对讲器。

她突然和监控对象吃起饭来，同事们都莫名其妙，不过现在不是询问她的时候，老马只好示意她打开对讲器，以便及时了解他们之间发生的情况。

秦若男看到了老马的示意，她无奈之下只好打开对讲器，好在方才提到了张胜逝去的两段感情，他有些伤感，情绪低落，倒没和她再开什么过分的玩笑。

这顿饭，是秦若男这一生吃得最辛苦的一顿饭，她神情高度戒备，随时察言观色，只要张胜脸上一露出轻松调笑的神色，立即便紧张起来，生怕他说出什么乱七八糟的话来。

她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随时准备打断张胜有可能暧昧不清的话，以免被同事听到。屁股坐在椅子上，腰板儿却挺得直直的，双腿绷紧，扎着马步，随时准备制止张胜嘴里可能惹出来的祸事，由心到身，苦不堪言。

“你怎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呀，是不是觉得我……”张胜话还没说完，小腿肚上就挨了一脚。他正想“哎哟”一声怪叫，借势调笑，抬眼看到秦若男的眼神，便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那眼神里有一点儿恼羞，还有一点儿焦虑。张胜心想，他们虽说并不是第一次见面，但在这种情形下相认，少了手机的掩饰与媒介，女孩子终究脸嫩，当然觉得比较尴尬，大庭广众之下的确不宜说些玩笑话。这么一想，那初见时的口无遮拦便收敛了些。

秦若男见他正经起来，暗暗舒了口气。

在秦若男的诱导下，两人的话题渐渐引向现在，两人此刻正说着张胜出了看守所后的事业发展，张胜感慨地说：“以前……”

秦若男对“以前”二字已经产生了条件反射，一听他用“以前”开头，筷子闪电般一探，张胜嘴里就凭空多了一只烤大虾。

“来来，别光说话，吃菜，吃菜！”

秦若男用很温柔的语气对目瞪口呆的张胜说，同时暗暗咬牙切齿：“好几个同事在看着，我该怎么解释？毁了，我的形象算是彻底被他毁了！这个该死的，我上辈子欠他的……”

旁边一桌的男孩看见这情形，很羡慕地对女友说：“哎，你看看人家，对男朋友多体贴。”

他那正埋头大吃的女朋友抬头看了看张胜和秦若兰，很无辜地白了他一眼，说：“我倒是想喂他吃，可是人家不答应啊！”

这顿如同地狱般煎熬的晚宴终于吃完了，秦若兰如蒙大赦，立即起身道：“我……我还有事，先走了。”

张胜好笑地道：“你怎么像是很怕我似的，哈哈，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吃了你的。既然要走，我送你吧。”

“不不不，不用！”秦若男连忙摆手说：“我自己回家就好了……”

这时，电话响了，张胜拿起一听，钟情的声音响起来：“喂，胜子。”

“我在。”

“嗯，你今晚……过来么？”

张胜说：“等后天……周六吧，这两天就不回去了，有什么事吗？”

“这样啊……我二叔从乡下来了，他想跟你喝酒呢。”

“你二叔？”

“是啊，上次来他还跟你喝过酒呢。呵呵，我家亲戚多，你不记得是谁了吧？二叔带了只笨鸡和野兔，我炖了一大锅菜呢。”

张胜抬头看了秦若男一眼，脸上神情不变，呵呵笑道：“哦哦，我想起来了，你二叔可挺能喝的，我一会儿过去吧。”

秦若男趁机说：“你还有事呀，那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张胜站起来说：“那好吧，今天是我考虑不周，没定好房间，大厅里太吵了，改天我再隆重之地请你喝酒。”

秦若男一出酒店，尾随而来的老马就追了上来：“小秦，怎么回事？你被他发现了么，他怎么请你喝起酒来了？”

秦若男坐在酒桌旁早想好了说词，她若无其事地耸耸肩说：“他现在发达了，想在我面显摆一下呗。他是知道我的身份的，我怕执意拒绝会打草惊蛇，

就跟他敷衍了事。”

老刘从后边追了上来，匆匆说：“他刚结完账，马上就出来了。”

“上车！”秦若男说完，匆匆走向自己的汽车，三个人钻进车里，看着张胜从酒店里走出来，他站在门廊下点了根烟，悠闲自若地抽着烟东张西望了片刻，这才转着车钥匙走向自己的帕萨特，发动车子驶出了停车场。

“小杨，你们跟上去！”老马用对讲机通知另两名刑警，秦若男在一旁给坐镇刑警队的刘队长打电话：“喂，刘队，我是小秦。我觉得，我们耗费大量警力对张胜实施监控，可能找错对象了。从今天下午开始监控以来，他的表现非常正常，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逃犯甄子明还没有和他取得联系。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和财富，他会和一个逃犯扯上关系吗？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

刘队长打断她的话，问了几句什么，秦若男应道：“是的，小杨和小王跟上去了……好吧。”

老马问道：“队长怎么说？”

秦若男道：“现在逃犯还没有一点儿踪影，队长的意思是，任何可能的线索都不能放弃。让小杨和小王继续跟着他，我们先回队里。”

第四章 一将成名万骨枯，做 大事就该杀伐决断

张胜博弈的战场是资本市场，这个战场上有无数的手。恰逢这时，曾经在看守所里救过他一命的甄哥因出了人命案越狱，求他相助。张胜没有门道，前来求助文哥，文哥一心想将张胜扶上自己的金融帝国，斥责道：“你现在在身家千万，如此成绩得来殊为不易，怎么还和这种人有所牵连？一旦受到株连，你想到过后果么？”张胜愕然，没想到文哥竟是这么一种论调，他的声调也不觉提高起来：“文哥，他救过我的命！”文哥怒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是古训。大丈夫岂能为兄弟义气、儿女私情所羁绊？义气是江湖人的根本，却是成大事者的致命缺点。”

张胜一路强抑着打电话问个究竟的冲动，仍然保持着不紧不慢的速度向桥西开发区驶去。

钟情的电话明摆着有重要的事说，但他一时却想不到会是什么机密的事，以致她在手机上说得这么含蓄。张胜甚至怀疑钟情被人绑架了，可要是那样，对方该逼她开口索要钱财才对，何必说得这么隐秘，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张胜的车子驶到水产批发市场，门卫开了门，车子停好后他问道：“老胡头，公司今天没什么事吧？”

老胡头原来是汇金公司的打更老头，总公司被收归国有后，就来到了钟情的水产批发市场。这老头儿老实厚道，而且是跟着张胜的老人，也是水产批发市场少数几个知道张胜与钟情之间真实关系的人，这人嘴很严。

老胡头笑嘻嘻地道：“您回来了呀，公司没啥事儿，钟小姐刚才还打过电

话，说您一会儿就到，让我给您留着门儿呐。”

张胜焦虑的心稍稍放了下来，说道：“嗯，好了，你回屋歇着吧，我今晚不走了，门锁了吧。”

“好勒，好勒，道儿黑，您可慢着点儿。”

张胜上了楼，侧耳听听房中动静，然后轻轻敲了敲门，门开了，只有钟情一个人站在那儿，张胜松了口气，问道：“情儿，你可吓死我了，我还当你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突然说那么奇怪的话？”

钟情向他身后看看，见没有什么人，一把把他拉进了屋，急急地道：“我看侦探片里有电话监听，怕警察能听到我们谈话呀，事关重大，怎敢不小心？”

张胜见她无恙，心情放松了，笑道：“现在监听手机，大概也就国安局有那本事吧？要不然所有的黑道都不用混了。到底什么事？”

钟情神色凝重地说：“胜子，记得你跟我说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个牢头甄哥是你的朋友，那个甄哥叫什么名字？”

张胜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微蹙着眉想道：“他说过，我一直叫他甄哥，还真没……啊！我想起来了，叫甄子明，对对，叫甄子明。因为和香港武打明星甄子丹只有一字之差，我还和他开过玩笑。他怎么了？”

“你从城里出来的时候没遇到路检？”

“看到了呀，不过我就这么一个人，警察车里车外看了看就放行了。”

钟情吁了口气，说：“这个甄哥越狱了，现在警方正在搜捕他。”

“什么？”张胜一下子跳了起来：“越狱了？他白痴啊！当初不过判了三年劳改，再有半年的工夫就出来了，他越狱做什么？我上次去劳改队看他，他还好好的，怎么就……”

钟情苦笑：“你们男人的事，我怎么知道？”

张胜目光一转，变得锐利起来：“甄哥在哪儿，他在你这里？”

钟情摇摇头：“没有，我下午见过他。他找到这里来，向老胡头打听你，听说你已经不在这里，便要他来找我。”

说到这儿，她唇边露出温柔的浅笑：“你肯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知道，我很开心。”

张胜苦笑道：“我的姑奶奶，我现在很闹心，就不要卿卿我我的啦，他现在在哪儿？”

钟情白了他一眼，嗔道：“真是不解风情。现在黑灯瞎火的，急也不急在这一时。”

她掠了掠鬓边的头发，说：“我见了他之后，听他说明身份，还以为他提前释放了。谁知道，却听说他在狱里和人冲突，闹出了人命，于是趁乱逃出了劳改队。”

这时，张胜渐渐沉住了气，问道：“后来呢？”

钟情说：“他……向我打听你的情况，看得出，他是想寻求你的帮助。我对他说了你的情况，他听了之后说，他现在身负人命案子，你能有今时今日颇为不易，他不想连累你。”

“他这是屁话！不是他，我现在坟上都长草了。他在哪儿？”

钟情笑笑，却难掩眼底之忧色。她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个有担当的汉子，可是却又不可避免地担心他会受到牵连，甚至重新被关进监狱。

“他说他知道这么说，你可能会生气。他让我告诉你，他想逃，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不想坐以待毙。不过他也知道逃出的希望非常渺茫，为了一个渺茫的希望牵累好朋友不值得。他说，希望你好好考虑清楚，你现在事业有成、家中二老年事又高，再说你完全不懂黑道上的事，如果你不方便帮他，他不会怪你。”

张胜直视着她问：“如果我想帮他，如何找到他？”

钟情默默地凝视着他，低声道：“胜子，你决定了？”

张胜苦涩地笑了笑：“我现在过得很好，有车有房，有钱有家，还有一个妩媚动人的你，说实话，我不想再沾违法之事的边儿。可是……需要我帮助的人是他，我没得选择。”

钟情的眼帘轻轻垂了下去：“他……搭了公司一辆运水产的车进城了。他说，如果你想见他一面，明晚七点，去斯巴达克舞城，他在那里等你。”

张胜点点头：“躲在城外，一个陌生面孔的人是无处可去的，只能藏在荒郊野外，而且想逃离此地更加困难。进城看似进了牢笼，其实反而更安全。”

他想了想又问：“现在家里有多少钱？”

钟情说：“现金不多，金库里只有四万多块，要不我明天去银行取些。”

张胜摇摇头：“不用，就拿这些，够了，多了他也带不上。”

“好！”钟情转身走到卧床里边靠墙的金柜前，拨动密码，从里边拿出四万块现金，用报纸包好系上，递给张胜：“胜子，光有钱没用的，铁路、公路、飞机场，恐怕早就贴满了通缉令。”

张胜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我知道，明天我会再想办法。”

钟情担忧地看着他，忽然纵身扑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他，抱得张胜都有些喘不上气来。

“情儿……”

“胜子，我好怕，我真的好害怕，你根本没有接触过旁门左道的朋友，哪
有办法送他离开，我怕你再被抓起来，怕你离开我……”

“不会的，情儿，别担心。”张胜轻拍她的背部，柔声安慰道：“放心吧，我不会鲁莽从事。我是去救人，不是想跟他一齐沉进水底。放心吧，我会有办法的。”

“嗯……”钟情轻轻离开他的怀抱，握着他的手，低声说：“你现在就要回城么？”

“不，我今晚住这里。”

张胜亲昵地在钟情的脸蛋上刮了一下，为她刮去一颗晶莹的泪珠：“要救他离开，我自己的确办不到，不过我可以找人帮忙，那个人……我晚上是见不到的。”

这一夜，张胜没有离开。

五月的天，风是柔的，透过纱窗，像那柔和的月光一样，轻轻地拂在他们的身上。良宵美景，正合酒醉桃源、月迷津渡，奈何山月不知心底事，水风空落眼前花，两个人一时都没了那个兴致。

两个人合成了一个，只是相拥着说话，轻轻絮语，好久好久，钟情心中的焦虑和担忧才减轻了一些。

两个人稍稍分开，仰卧着，张胜把手枕在脑后，怅怅地望着对面的墙壁。轻风徐拂，树影在墙上摇曳不已，就像一副动着的水墨画。

“情儿……”

“嗯？”

“上个周日，我回家的时候，妈又催我找对象，让我早点儿成家，她给了我三个月期限。这回，我爸也发话了，我想，我没办法再拖了。”

钟情翻了个身，用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

张胜心思纷纭，想了半天心事，然后也轻轻翻身，与她侧面对。

“情儿，你……真的不考虑……”

一只柔荑掩上了他的唇，手指带着淡淡的香气，轻轻按了按，那只手移开了，滑到了他的腰侧，握住了他的手。

她幽幽地说：“胜子，有时候，一定想得到什么，说不定失去的会更多。我明白自己犯过的错，有些错是不能犯的，有的错，是你永远无法补救的，错了，无论你付出了多大的心力……都得背负那苦果。你理解我，你的父母也能释怀么？这世上，谁为你付出的最多？没有人比得过你的父母双亲，你能为了我，去伤父母的心吗？”

张胜默然。

钟情凄然道：“人这一辈子就活个名声，老一辈的人尤其讲究这个。就算他们能体谅，肯接纳我，你能忍心让他们走出家门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成为大家的笑柄么？我的事，连我妈都不能释然，有近一年的时间都不跟我说话……”

说到这里，钟情低声啜泣起来，张胜默默地把钟情搂在怀里，轻抚着她的秀发，不由得也是一声叹息。

也许钟情说的是对的，如果当初……没有执著于小璐的离去，那么若兰就不会出国……人不能太贪，想要得到的越多，有时候失去的可能越多。而且，他可以不惧人言，但却不能不考虑家里的苍颜父母。国人的观念，很难对这种事感到释然，他也有心无力。

钟情往他怀里靠了靠，张胜感觉到她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那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战栗，她始终还是害怕。

张胜在她耳边轻轻发下了誓言：“情儿，不要怕，无论如何，我不会丢下你。除非，你自己选择离开！”

“我不会离开你，除非你不要我了！”

静了一会儿，钟情又说：“胜子，你快三十了，是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妻子，在身边照顾你，为你生儿育女，我不想因为我耽误了你的终身大事。我只求你……以后偶尔还能来看看我，我知道这么说很自私……很不要脸……”

“啪！”丰臀上挨了一巴掌，很脆、很响。

张胜的声音透着火气：“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女人！”

“嗯……”钟情又往他的怀里靠了靠。

两个人静静地听着对方的呼吸和心跳，许久许久，钟情抬起头来，张胜感受到她凝视的目光，低下头去，与她对视着。

“胜子，你真的当我是你的女人，你爱我么？”

“爱！”

“有多爱？”

张胜也凝视着她，轻轻地抚摸着她柔顺的长发，柔声说：“吃饭的时候，我想着你做的饭最香；睡觉的时候，我想着你的床最舒服；高兴的时候，我想着你分享；失意的时候，我喜欢抱着你，嗅着你的清香……这些……够不够？”

钟情忽然一探头，在他唇上轻轻一吻，柔声说：“够了，这些就足够了，我们睡吧。”

她为张胜扶正了枕头，然后把自己的枕头扯近了些，翻身侧卧。

张胜在后面把手搭在她的腰上，贴着她的耳朵轻声问：“为什么突然这么问？难道你还怀疑……”

钟情用鼻音回答道：“没什么啊，女人是感性的嘛。”

张胜轻轻笑了，手抚在她丰满的胸上，亲昵地叫了一声：“小傻瓜！”

钟情忽然转过身来，用力地抱紧他，抱得好紧好紧，好像要把他整个人揉进自己的身体。

张胜打趣道：“喂，我快喘不上气来了，你是不是想要啊，想要你跟我说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

钟情羞笑，她翻了个身，语速轻快地说：“好啦好啦，睡了睡了。你明天还有很多事做，我不吵你了。”

她的脸贴着枕巾，那里很快湿了一块，润物无声。

“文哥！”张胜一见文哥进来，忙站了起来。

文先生笑笑，在椅上随意地坐了，张胜敬上一支烟，给他点着了火。

文哥吸了口烟，徐徐喷将出去，目光盯着张胜，问道：“怎么，遇到什么难题了？”

张胜左右看看，俯在桌子上，声音压低了一些：“文哥，我有个朋友遇到了麻烦，我想安排他跑路。你也知道，黑道上我没有什么神通广大的朋友，所以来找文哥，希望你能指点一条明路。”

文哥静静地看着他，忽然笑了笑：“阿胜，你今天来，真的很搞笑。我本事再大，人也在狱中，我自己都出不去，有什么本事帮你？如果我有这门路，岂不早就远走高飞了？”

张胜摇摇头：“路有大小，道有高低。龙逃不出去，鼠却可以。”

文哥一笑：“凭什么认为我有办法？”

“直觉！”

文哥目光一凝，看他半晌，才吁了口气道：“说来听听，到底是什么人，让你如此煞费苦心。”

张胜低声道：“是甄哥，原来也是这个看守所的，他判了三年，在劳改队已经待了一年多，再扣去在看守所的拘押期，还有半年就出狱，谁知……他却突然杀了人，现在抢了一把枪越狱了，我想送他离开这里，如果有门路，最好再做个身份证。”

“身上有人命案子？”文哥皱了皱眉，脸色沉了下来：“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手上还压了条人命，一旦受到株连，你想到过后果么？你现在身家千万，如此成绩得来殊为不易，怎么还和这种人有所牵连？”

张胜愕然，他没想到文哥竟是这么一种论调，他的声调也不觉提高起来：“文哥，他救过我的命！”

文哥怒道：“那又如何？此一时彼一时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怎么如此婆婆妈妈的？古往今来，以江湖侠客、文人义气的胸襟去做大事者从无功之可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是古训。大丈夫岂能为兄弟义气、儿女

私情所羁绊？”

张胜不服地说：“文哥，我敬你重你，但是你这番话我却不同意，人非禽兽，焉能不重情义？”

文先生冷冷一笑，说：“韩信为了义气不肯背汉，身家性命都丢了；李世民为了建立盛唐大业，在玄武门连自己的两个亲兄弟都手刃了！你那种知恩图报的思想不过是江湖上的小恩小惠，市井之度，难成大器。”

张胜反驳道：“若依文哥所言，我为你一诺，往温州之行也是不对了？”

文哥抚掌笑道：“一将成名万骨枯，做大事就该杀伐决断。义气是江湖人的根本，却是成大事者的致命缺点。你若不去，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

张胜啼笑皆非，他摇摇头道：“文哥，你我理念，太多不同。我也不想与你争辩，若是文哥不肯援手，我再另想办法好了。”

他把带来的极品雪茄、龙井轻轻放在桌上，站起说道：“文哥，这是兄弟的一点心意。我走了……”

“等一等……”眼看着张胜走到门边已将出去，一直紧紧盯着他的文先生突然唤住了他。

张胜回过头，只见文先生沉吟片刻，抬眼说道：“阿胜，你现在富贵荣华，应有尽有。今天帮了他，明日可能便有牢狱之灾，你不后悔么？”

张胜说道：“若说不怕，那是假的。不过，帮，心中不安；不帮，心中也不安。那我便只凭良心做事了。”

文先生嘿嘿两声，默然不语。

张胜叹了口气，说：“文哥，虽说你不肯帮我，不过毕竟是为了我好，我不怪你。文哥，我走了。”

“等一等！”文哥目光一闪，微微笑道：“既然你心甘情愿，我何必做这恶人？你去九路市场，找一个叫罗枫璀的人，他在那儿卖水产。你把事情跟他讲，就说我要他帮忙，他会帮你办妥的。”

“罗枫璀？”

“嗯，这个人信得过，你对他不必有所隐瞒。”

张胜一揖到地：“多谢文哥。”

“谢我，有可能拉你回牢里陪我么？哈哈哈哈哈……”文先生大笑而去。

“请问，有个叫罗枫瑾的先生是在这儿吗？”张胜站在九路市场熙熙攘攘的大厅里，向一个卖螃蟹、泥鳅、冻带鱼的商贩问道。

“罗枫瑾？干什么的啊，从来没听说过。”那小贩掸了掸烟灰，见不是买东西的客户，热情顿减。

张胜看看那长长两排水产摊子，耐心解释道：“哦……这位罗先生也是做水产生意的，您认识吗？我有急事找他。”

“卖水产姓罗的？这儿卖水产的我都认识，就没一个姓罗的，你找错地儿了吧？”

这时，坐在他旁边正点着毛票的老婆踢了他一脚：“哎，大炮不是姓罗吗？”

那小贩一拍脑门，笑道：“啊，我倒忘了，炮哥现在是大老板呐，从来不在柜台上忙活，我把他忘了，你是找炮哥吗？这儿卖水产的可就他一个姓罗的。”

“罗大炮？”张胜隐约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他也不知道这人是不是他要找的罗枫瑾，忙道：“那应该就是他了吧，请问他在哪儿？”

“来来来，我带你去。”

一听是找炮哥的，那小贩变得热情起来，他从摊子里跳出来，领着张胜便走，走到一个摊位前问了几句，便带着张胜走了进去。摊子后面贴墙是个毛玻璃隔断的小房间，推门进去，一股呛人的浓烟滚滚而出。

张胜屏住呼吸，定睛一看，四个人有的坐在麻袋上，有的坐在板凳上，中间放个纸壳箱子，正在玩扑克。

“炮哥，有人找你。”那小贩喊道。

正对门口的那个人抬起头来，只见他满脸贴的都是小纸条，只露出两只眼睛，一喘气儿纸条乱飞，头顶却干干净净的一根毛都没有。

“谁啊，找我干屁啊！”他没好气地吼，看样子输得有点唧唧歪歪的。

“炮哥，请问您大号是叫罗枫瑾吗？”

那人摸摸光脑壳，咧嘴笑起来：“哟嗬，居然知道我的大号，谁让你来的？”

“有位文先生让我来找你。”张胜拱拱手，笑着说。

“文先生？”那人小眼睛一瞪，忽然在脸上划拉，露出一张小眼睛大鼻子嘴巴有点歪的丑脸。

张胜一见就认了出来，果然是罗大炮，他当初成立汇金水产批发市场时拉去的一个大户，他在全市几大水产市场都有档铺。

“出去，出去，都他妈出去，老子要谈生意了。”

罗大炮开口轰人，待大家都出去了，他把房门一关，一扯张胜，问道：“文哥让你来的？出了什么事了？”

张胜见他没认出自己来，也不说破身份，便道：“是，炮哥，我有一个朋友犯了事儿，想离开此地。文哥说，炮哥也许能帮上我的忙，叫我来找你。”

罗大炮一听不是文先生出了事，脸上紧张的神色顿时一扫而空：“安排人跑路是吧？这个简单。既然是文哥的吩咐，没问题。”

张胜见他满不在乎的样子，有点儿不放心，忙说：“炮哥，大意不得，这个人犯的事儿可不轻，公安布下天罗地网在抓他呢。”

罗大炮嘿嘿一笑，说道：“天罗地网它也有眼儿啊，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儿，信得过我就不用多说别的，我说能送他走，就有把握让他离开。”

张胜见他口气挺大，说道：“好，对了，炮哥，能不能给他做个身份证，再化化妆。不然，怕是离开了也得被抓回来。”

罗大炮嘿嘿一笑，一拍他肩膀道：“安啦，我别的人不认识，就是城狐社鼠下九流的人物认得多，这点事儿，小意思。照片呢？”

张胜愕然道：“什么照片？”

罗大炮小眼睛一瞪：“你做身份证不用照片的？”

张胜木然片刻，向外指了指：“外……面有……”

罗大炮急得直蹦：“文哥怎么认识你这么一号人物，瞅你这个面啊！那你倒是拿给我呀。”

张胜干笑一声，说：“光天化日的，不方便拿进来，就在市场门口的通缉令上贴着呢。要不……炮哥得空儿的时候再去揭下来？”

罗大炮的脸皮子一阵抽搐：“……”

傍晚，张胜开车到了“斯巴达克”。

张胜有这里的贵宾卡，这里的老板叫谢如云，是注资他旗下基金的一个业户，张胜炒股票炒期货屡有斩获，谢老板把他视为财神，毕恭毕敬地奉送了他一张金卡，不过张胜虽然会跳舞，却一直没来过，这还是头一次在这里露面。

他把车停在斯巴达克对面的马路边，向舞厅正门走去。说起这家省城第一大舞厅的成立，还有一段传奇历史。

这里的老板谢如云属于最早做生意发达起来的一批人，有一次他去上海，晚上见到一处地方足足有两百多个青年男女等着购票入场。他有些好奇，想凑上去看个究竟，这才发现那儿是一家舞厅。舞厅如此火爆，谢老板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一个人，他立即发现了其中的商机，马上便去见这家舞厅老板，希望与他在省城联办一家分店。

那里的老板是一个台湾人，他同意与谢老板合作，但他不投一文钱，只提供技术、管理和经营模式。即便条件如此苛刻，谢老板还是同意了。回来后他就开了这家斯巴达克，跟那位台湾老板合伙做起了生意，这家舞厅果然极为红火。

这家舞厅的外面是巨石造型，就像一块块巨石垒起的一座城堡，门上方是一柄冲霄的巨剑，探出楼顶二十多米，剑顶激光乱射，这是这家舞厅外部唯一有灯光的地方。

张胜走到门口，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这才举步向内走去。

马路对面，一辆缓缓行驶中的轿车在他进入舞厅后停了下来。秦若男下车，向坐镇刑警队的队长报告：“刘队，目标进了斯巴达克舞厅，我们现在跟进去。”

“好，注意安全，如果有可疑人物与他接触，切勿在舞厅内动手。”

“是！”

秦若男对老马、老刘说：“马哥，你们俩守在门口吧，以防我们跟丢了人，他趁乱走掉，我进去照应一下小杨和小王。”

对面，另一辆车上的小杨和小王在张胜选择停车地点时就先下了车，先他一步进了舞厅，他们猜测张胜的目标十有八九就是这家舞厅，先走一步自然不易被察觉，两人进了大厅便放慢了动作，不着痕迹地等着张胜进来。

秦若男看了看身上的衣饰，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便打开车门，若无其事地向舞厅走去。

昨夜，小杨和小王一直跟踪着张胜，张胜的车进了水产批发市场后，两人便把车停在斜对面的林荫下，轮流监视，始终不曾再见他出来。

天亮后，他们继续跟踪，张胜先回他的投资部转悠了一圈儿，然后去商场买了雪茄和好茶，紧接着赶去看看守所看望他昔日的狱友。出来后张胜又去了水产批发市场，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提着一篓螃蟹和两条鱼回了家。

下午他又去了投资部，晚饭是在一家小酒店吃的，然后独自驱车来到了舞厅。整天的行程实在看不出和那个持枪逃犯有什么关联，可是现在那个姓甄的逃犯一直下落不明，他不但身负人命，更重要的是，他身上还有一把枪，这就意味着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命案，这才是警方最紧张的事，抓捕工作哪肯放松，死马当成活马医，他们现在一面发动警力在各处搜索，一面盯紧了张胜。

舞厅一楼是洗浴和休息大厅，台球室、棋牌室、放映室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二楼是音乐西餐厅，大厅可以同时容纳三百五十人就餐，两侧的包间还可以一百多人。金色的玻璃旋转门，四面墙是金色的软布包，天花板上是金色的希腊雕刻。

餐厅内，金色的法式座椅扶手，金色的餐具边缘，金色的捆扎餐巾的带子，金色的迎宾小姐的礼服，耀眼闪烁的金色构成金碧辉煌的流动旋律，耳边是舞台上女歌手曲调优美的歌唱。

三楼是迪士高酒吧，一进去映入眼帘的就是变幻莫测的光线，主基调是暗红色，看起来就像科幻世界里某个先进的外星人宇航飞船的内部。

激光灯在疯狂旋转，放纵的身影在光束中疯狂旋转。舞池的玻璃地板下也有一道道若有若无的光束，忽明忽暗，不断变幻，就像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朵不断绽放，忽而又全部变成蓝色，从最中央开始，迅速向四下蔓延开来，就像海上的浪花四下翻涌。

置身其中，就算最没有乐感的人，听着这强劲的音乐，感受着动感十足的舞曲，听着DJ极具煽动力的语言，以及浑迹人群之中领舞的四十名身高一米七五、体态妖娆动人，扭动如蛇如魅的舞女，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疯狂起来。

张胜一路慢悠悠地往上走，左顾右盼，始终没有见到甄哥的面孔。站在三楼舞厅内，地动山摇般的节奏从四壁传来，穿透他的身体，身边尽是忘情摇摆的男男女女，那肢体的动作在有节奏的摆动下显得极富蛊惑力。

“这厅里估计至少有五百人。”张胜暗暗皱皱眉，“甄哥选择这种地方，倒的确是藏身的好地方。开这种场子的人一般都人脉广泛，势力很大，警方一般不会进来搜查。再者，这样的环境，这么多的人，除非封了场子开灯逐一查验，否则想找个人简直是大海捞针。问题是，我要找他也费了劲了。”

他正四下张望着，肩头突然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张胜猛一回头，只见一个男人向一角攸然闪去。那身形在激光乍一闪过时，显得非常熟悉，张胜想也不想，快步跟了上去。

大舞厅四面是小舞厅，灯光更暗，再加上一根根柱子的掩映，显得比较隐秘。这里适合那些舞姿不太熟练，或者还不太好意思在大厅里跟着数百人一齐摇摆的舞客。当然，那些跳得来了电的青年男女，也会渐渐滑向这边，在比较私密的空间里调情。

那人一直在向前走，张胜紧紧追去，到了回廊后半部分，向大舞厅望去，这里可以看到大舞厅中间那个小高台，高台上有几根钢管，几个长发飘飘、身穿比基尼的女孩儿正像午夜的妖魅似的，在上面以夸张的肢体动作做着撩拨人心的姿势。

前边是一个环型吧台，旁边光线黯淡的射灯下还有许多座位，有些跳累了的人正在那儿喝酒喝饮料。吧台再往里是一间间休息室，房间都不大，玻璃隔断的，不过花纹贴纸贴得很高，一般来说，踮着脚尖儿也别想看见房间里的情形。

那人走着走着忽然顿住了脚步，张胜立即赶上去，那人头也不回地道：“小心点儿，好像有人追踪。现在散开，从跳舞的人群里穿过去，到对面六号休息室后面的洗手间。”

说完，他快走两步，消失在人潮之中。

那声音，正是甄哥的。

张胜一阵激动，他回头看了两眼，激光闪烁之下，人们的动作和身影如同定格一般不断闪现，很难发现有谁正向他快速靠近。他向右一闪，也躲进

了奔放舞动的人群，在山呼海啸的乐曲声和群魔乱舞般的肢体掩护下，快速走向舞厅对面……

“甄哥！”

“胜子！”

两个人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挤在一间洗手间里，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

“胜子，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甄哥，我倒以为你会通知我再换一个地方，没想到你对我如此信任。”

甄子明嘿地一笑：“说了你别见怪，我是跟在你后面进来的，不过……我发现有人行踪诡异，你好像已经被人盯上了。”

张胜紧张起来：“甄哥，我绝对没对任何人讲。”

甄哥打断他道：“我明白，你自始至终没向他们看上一眼，我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咱们关系不一般，我逃出来了，他们不盯着你反而怪了。再说，你纵然不帮我，也不会出卖我，这点眼力我自信还是有的。”

“甄哥，你还有半年就出狱了，怎么搞出这么档子事来？”

甄子明叹了口气：“我也不想，本以来可以安安分分熬到出狱，可谁知……冤家路窄，老刀也分到这儿来了。劳改队里有个大哥是他的朋友，他见我很快就要出狱，心有不甘，一直想搞我。不过我比他早去了半年，也交下一些朋友，双方先是小摩擦、小冲突……”

这时有人走进了洗手间，两人立刻住了嘴，甄哥握紧了怀中的手枪。

那人进来只是小便，片刻的工夫又离开了，甄哥继续道：“后来越冲突双方火气越大，最终变成一场大械斗。我把老刀干了，留在那儿只有等死，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抢了把枪，逃出了劳改队，事情就是这样。”

“甄哥，是我连累了你，你是因为我才跟他结怨的。”

“别说这些没用的，我现在要是被抓住，只有死路一条。胜子，你有办法帮我离开么？”

“有，我找了绝对可靠的朋友，已经给你铺好了路，我本来想这带你离开，可是……如果真有人追踪，门口一定也有人监控，怎么离开才好？”

甄哥嘴角抽动了一下，森然一笑：“要制造点混乱，那还不易如反掌？”

张胜一把抓住他的手，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老刀那种人渣，早就该

死。就算你不是为了我，我帮你也心中坦然，但是滥杀无辜不行。”

甄哥一愣，笑道：“我有说要杀人么？只要朝天放上一枪，门口就是站一排防暴警察，也阻止不了我逃出去。”

张胜摇摇头：“这样虽逃得出去，不过也暴露了你，搜索圈一缩小，你想离开就难了。我来想办法。”

张胜蹙着眉头想了片刻，从怀里掏出一张金卡，对他说：“你现在拿这张卡上楼，四楼是VIP厅，上去后不要乱讲话，我和这里老板认识，我想办法让他送你出去。”

“好！”甄哥既然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了他，对他倒是绝对信任，他想也不想，接过金卡，推开厕所的门四下扫视一眼，便一手握紧手枪，一手持着金卡，飞身闪了出去。

张胜稍候了片刻，也重新进入了舞厅。

“目标在什么地方？”

“他钻进人群就不见了，这鬼地方太乱了！我们找不到他。”

“放心吧，前门后门都有人监视，他走不掉，继续搜索。”

秦若男一边与队友联络，一边沿着舞厅右侧回廊向前走。激光灯四下乱扫，她忽然看见一个人影一闪，感觉有些面熟，但是定睛再看时，激光灯已经扫向别处，那人遁入暗处不见了，她急忙快步追了上去。

四楼舞厅是“斯巴达克”最高档、最豪华的所在，也是专门给有钱人消费的地方。绝色的陪舞女郎个个精通六种以上的舞蹈，各种赌博方式、豪华如总统套房的VIP包间，没有金卡是没有资格上去消费的。让你花钱还要你觉得是给你面子，这就是谢老板的经营之道。

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上去，就是贵宾舞厅的入口。张胜走上楼梯，就被彬彬有礼的服务生拦住了：“先生，请出示您的金卡。”

张胜笑笑说：“哦，我今天忘记带来了。”

“对不起，先生，我们对您没有印象，没有金卡，请恕我们不能让您上去。”

“呵呵，没关系，叫你们谢老板下来领人，就说张胜在此候驾，他会见我的。”

两个服务生对视一眼，其中一个说：“那么，先生请稍等。”说完转身向

上走去。

片刻的工夫，谢老板笑吟吟地从楼上走出来，一见张胜眉开眼笑，老远就张开双臂，非常热情地迎上来，大声说道：“张老弟，哎呀呀，你可算是来啦，哈哈哈，快快请进，快快请进。”

谢如云在张胜工作室投入一千万，现在张胜已经为他净赚了四百六十万，见了自己的大财神，谢老板焉能不喜出望外。

“老弟，终于肯赏光啦。我早跟你说过，在我这儿，你可以有天堂一般的享受。”

谢老板冲张胜挤挤眼睛，暧昧地笑：“看到三楼跳钢管舞的那些女孩儿了？够漂亮吧，身材够迷人吧，嘿嘿嘿……要是跟三楼的陪舞小姐比，她们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怎么样，我找两个陪陪你。”

又有两个服务生拉开了四楼的大门，张胜回头看了一眼，跟着他走了进去。

这时，楼下正四处搜索的秦若男一眼看见张胜那熟悉的身影，她立即向同伴联络：“目标进入四楼，目标进入四楼。”

喊了两遍全无动静，也不知是她现在所站的位置音乐声太过巨大，还是耳机线路出现了故障，她又喊了两遍还是没有动静，便气恼地扯下耳机塞进口袋，匆匆向楼上追去。

三楼大门一关，楼下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便立即被屏蔽了，隔音效果非常好。入口一进去，先是一条通道，通道两旁是两排原木酒架，上面陈列着从进口的轩尼诗、人头马到国产的王朝、张裕等上百种红酒。

通道尽头，是一个小型舞厅，两旁是一张张酒桌，再后面是一间间VIP包间。舞台上一支爵士乐队正演奏着伦巴舞曲，下面有身体曲线夸张得令人流口水的绝色舞娘与一个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相拥着正在翩翩起舞，也有人正在两旁的酒桌上浅酌慢饮，窃窃私语着。

张胜一走进来，甄哥便从座位上站起来，示意他在那儿。甄哥头上的假发套在射灯下闪着油亮的光，倒与大厅里这些油头粉面的寻欢客们十分相似。

“谢老板，谢谢你的好意啦。我今天上来，可不是寻欢作乐的，不瞒你说，我是为朋友解围来的。”

谢如云一愣：“张老弟，这是何意？”

张胜一指站在一张桌子旁的甄哥，小声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情人在楼下……嘿嘿，谁料他老婆追来了，小舅子又带了些人堵在楼下。他现在出不去了，江湖救急，得麻烦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送出去。要不然被他老婆抓个正着，哈哈……你知道的嘛……”

“哈哈哈哈哈……”

谢老板大笑，回了他一个是男人都了解的眼神，连连点头道：“明白，明白，他……他也是生意上的朋友？”

甄哥身上那套西装档次不算低，不过往这儿一站就显得寒酸了点，气质也不像个养尊处优的大老板，谢如云眼睛何等毒辣，马上就看出了不同。

张胜忙道：“当然不是，他是……咳咳，有公职的，所以才怕东怕西的嘛。”

谢如云这才恍然，忙说：“懂了懂了，这事交给我好了。”

他招招手，一个服务生马上快步走过来，微鞠一躬：“老板。”

“你带那位先生从直达电梯下去，然后……”谢如云对服务生耳语着，那服务生连连点头。

这时张胜也快步走到甄哥面前，说：“甄哥，如果真有人追踪我，我倒不便去送你了。你出去后，立即打车去盛通货运站，有个叫罗大炮的人在那儿等你。我准备了钱和假身份证，他会送你离开这里去南方。”

“胜子……”

“张老弟，我都安排好了。”谢如云笑吟吟地道。

他的声音打断了甄哥和张胜的对话，两人对视一眼，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千言万语，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服务生领着甄哥快速从一条不太引人注意的通道向直达电梯走去。

“闪开，再妨碍我执行公务，我就把你铐起来！”

“老板，外边有个女孩要上来，被我们阻止了。但她说，认识刚刚上来的这位先生，执意要见他。如果是贵宾的朋友，我们不好得罪，而且……她说她是警察……”一个服务生匆匆跑来，面有难色地说，显然是怕被老板责骂。

虽然舞厅里的人没有听到，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坐在靠外侧的几个客人已经向这里望来，似乎看出了服务生的紧张。

谢如云脸色顿时一沉，变得极其难看。在这种地方休闲娱乐，除了软硬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如果三天两头被检查，那谁还会来？每年也都在供着，怎么还有人来找他的不是？

他急忙向门口走，张胜也紧张起来，连忙跟上去。他不知道是谁追上来了，怎么还说认识自己呢？

张胜把西装上衣解开，从一个经过的服务生托着的盘子里取过一杯红酒，又顺手揽过了一个舞女的纤腰，这时的形象便十足一个寻欢客的模样了。那舞女被他搂住，只是娇嗔一声，便也挽起他的胳膊，随着他款款地去了。

“这小腰儿，还真是又软又滑又细溜，而且隐隐地透着劲道儿，只是……长这么高干吗？偏还穿上高跟鞋，这一来比我都高了。”

张胜暗暗好笑，殊不知在这里跳舞的许多大款要比这些美丽的舞娘矮一头还多，人家要的就是这个味道儿，推倒一个身材比自己高得多的美人儿，想必心理上也会有种征服的快感。老谢对男人的需求还是非常了解的。

“啊，谢老板，不要紧张，”张胜见到被阻在楼梯上的女孩，心里先是一跳，随即突然明白了许多事。他沉住气，冲谢老板挤挤眼，悄声说：“她就是刚刚那哥们儿的老婆，你说她这么个身份，那老公出来寻欢作乐哪有不害怕的？哈哈，多亏你把人送走了，死无对证。”

他满不在乎地打消谢老板的顾虑，谢老板一听原因如此，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谢老板，这女人厉害着呢，有一回听说她老公在 KTV 喝酒，假公济私带了一帮警察去临检，弄得她老公在朋友面前尴尬不已。不瞒你说……我当时也被按在墙上，好生搜查了一番。这女人，难对付，不过……嘿嘿，我有办法对付她，你去忙吧，这种抓偷腥老公的话题不方便让人听到。”

谢老板同情地拍拍他肩膀：“老弟，对朋友真够意思。行，那你处理，我走了。”

“好！”张胜呷了口酒，见谢老板避开了，便一紧那舞女的纤腰，笑吟吟地迎了下去。

“张胜……”秦若男看到他搂着一个妖娆的美女走下来，不由脱口叫道。

“莫非他鬼鬼祟祟的，是来这里寻欢作乐的？我们根本盯错了目标？”秦

若男有些释然，见他手在那美人腰肢上轻扣着，心里又有种莫名的不舒服。

张胜把相亮足了，便在那美女翘臀上一拍，轻笑道：“美人儿，你先上去吧，我见见一位老朋友。”

那舞女嫣然一笑，提着裙裾转身娉婷婷婷地离开了。

“是你啊，我的女警官。你……怎么在这里？”张胜微笑道。

“我……在厅里跳舞，看到你上楼去，所以……”

秦若男一时不知该找什么理由了，这句话说完，恨得直咬自己的舌头：“人家又不是你男朋友，上不上楼关你什么事，你非得追上来干什么？眼前的事明摆着，是坏了人家的好事了。”

她方才上楼被人阻住，由于还不能确定张胜上楼的原因，又怕失去跟踪目标，只好硬着头皮执意要见他，甚至亮出自己警察的身份，却不敢说是执行公务，以免打草惊蛇。如今目标自己走下来了，她却没有任何合适的理由应对。

“你也在这儿跳舞？哈哈，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来来来，美丽的小姐，我们一起上去。”张胜说着，像一位英国绅士似的，一手背在后面，微微一躬，然后走过去牵住了她的手。

“啊……不是，我……那个……”秦若男窘得语无伦次，张胜不由分说，牵着她一只手，昂首挺胸，就像步入婚礼殿堂的一个新郎官，步态优雅地向VIP舞厅走去……

“我其实……因为看见了熟人……所以……”

“呵，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张胜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笑容。

“啊？”秦若男心里一跳：“他知道为什么？难道……他真的和甄子明有关联？”

一时间，秦若男也不知是该兴奋还是该失望，矛盾之中，她已经被张胜带到了舞厅里。

“小姐，请跳支舞，好么？”张胜彬彬有礼地向她邀请。

“抱歉，我不想跳什么舞，你最好说清楚，你到底知道什么，又想做什么？”秦若男声音依旧和婉，但是眼眸中已染上一层薄怒，身为一名警察，她不习惯被一个疑犯牵着鼻子走。

张胜笑笑，说道：“好吧，那我们进房间谈。”

张胜引着她进了一间VIP房，一个服务生见有老板领了女人进房，立即送来一个果盘，一瓶红酒、两只酒杯，然后走出去，替他们把房门关上。

这里每间VIP休息室都像富丽堂皇的宾馆客房，不同的是一面是电影屏幕似的电视墙，其他三面一米以上到两米之间都是镜子。这里隔音效果非常的好，真皮包面的豪华木门一关，外边的音乐声全然听不到了。

“你快说，知道我为什么跟着你？”秦若男眼睛里闪着警惕的光。

张胜笑笑，向她靠近一步，慢悠悠地道：“其实……你今晚一直跟着我，是么？”

“你……胡说什么？”秦若男吓了一跳，脸色微微一变。

“难道不是么？”

张胜一口咬定了她是跟着自己，挤着她往后退，迫使她坐在沙发上，自己也在旁边坐下，手搭在沙发上，微笑道：“我真的没想到，你居然喜欢我，而且……还偷偷跟踪我，我真是太开心了，现在这世道还流行玩暗恋么？”

“啊？”秦若男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她紧张了半天，没想到张胜原来是如此以为，她啼笑皆非地啐道：“你这是什么人啊你，也太自恋了，谁喜欢上你了？”

张胜目光炯炯地盯着她，问道：“不是喜欢上了我，那么你一晚跟着我干什么？”

“我……我根本没跟着你……”秦若男越说越小声，她总不能说是因为怀疑张胜和一个杀人逃犯有关系，所以才跟在他身边等待那犯人现身吧？

“呵呵呵……”张胜开心地笑，食指轻浮地勾向秦若男的下巴：“我的女警官，你知道吗？其实……我也非常喜欢你。”

秦若男的眼里闪过一丝怒意，她面红耳赤地打掉他的手：“神经病，我懒得理你。”她气冲冲地站起来，起身要走。

“别！”张胜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腕，深情款款地说：“我知道我不该说，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我倒真的很喜欢你，接受我的追求好不好？”

“什么？”秦若男蓦然回头，两只眸子睁得好大。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她本来是秘密跟踪张胜，希图抓到越狱逃犯的，怎么成了接受他爱的告白了？

秦若男一颗心跳得飞快，曾经由手机进行过心灵上最深的沟通，他救过自己一次的恩情、在狱中离奇的相逢以及那些拌嘴吵架的日子，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好感就像高峡平湖蓄积的湖水，只靠一道堤坝阻隔，而那堤坝在张胜向她发表爱的宣言的时候，迅速薄成了一张岌岌可危的纸。

秦若男心慌慌的，竟然不知该如何拒绝，那动摇的眼神将她犹豫的心情暴露无遗。

张胜暗暗得意，心中有种猫戏老鼠般的快感。从知道她今天跟在自己身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知道对方的目的了，警察在监控他，而她就是执行者。现在甄哥已经离开，拖延她一下，能为甄哥争取更多的时间，而且……戏弄一个追捕者，还是如此俊俏的追捕者，那真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享受。

“从狱中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就装满了你的倩影。那时候，你坐在审讯台上，而我，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犯人。那种环境对我来说，就是寒冬的黑夜，黯淡无光。你眼中同情怜悯的目光，是这无尽冬夜之中唯一的温暖，警官，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你了。”

“我……我……”秦若男听得浑身发抖。

张胜继续用情意绵绵的眼神看她，用甜得腻人的声调说：“你知道吗？那时，我的心已是一片死地，寂静而荒凉；我已不能体会什么是伤心和痛苦，因为泉眼里已经没有汨汨的泉水。直到遇见你，你不觉得这是我们难解的缘分吗？”

“在那之前，我就已爱上了你的声音，然后是你的善良和美貌。我内心的欢喜无法言说，却小心翼翼地将它掩藏着。我好想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你，可是一个囚犯哪有资格对你表白？在梦里，我把你的样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把你的声音回味了一次又一次，却不敢让你知道我已深陷情网。出狱之后，我更不敢去看你，全因我曾经身份的自卑。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因为我竟然等到了你的告白。我听说你在跟着我之后，我的心是如何地颤抖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我就是有种微妙的感觉，似乎我们曾经相识，似乎我们早已情根深种，你也有这种感觉，对吗？”

秦若男已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她如此美貌，从学校到警校再到工作单

位，追求过她的人如过江之鲫，但是就没一个像张胜说得这么肉麻兮兮的。

这番话的冲击就像突然喝干了一瓶二锅头，弄得秦若男的脑袋晕乎乎的，她想反驳，她想辩白，但看着张胜那双炽热的眸子，偏又生不起伤害他的勇气。

张胜说到这儿也觉得差不多了，他把自己也恶心得够呛。

“现在，告诉我你的名字，好么？”张胜柔声说。

秦若男头皮一阵发麻，连忙说：“拜托，我没工夫陪你疯，我只是……在下面跳舞，看到熟面孔，上来打声招呼，你别误会，我……我走了。”

“等等，跳舞是吧？这里也可以呀，我做你的舞伴。”

“对不起，我喜欢下边的气氛。”秦若男渐渐恢复了镇定，语气冷淡下来。

“呵呵，那还不简单？”

张胜听谢老板吹嘘过他的VIP包房的电脑大屏幕，到这儿来的人当然没有看电视的，那电视墙一旦播放，就是三楼大厅的跳舞实况。一则，那种山呼海啸的气氛很容易让人High起来，二来嘛，就是对那些大富豪们来说，女人与性爱召之即来，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打开电视墙，有种被数百人围观的感觉，心理上的刺激感比较强烈，这时正好试试。

他拿起遥控器一摁，热血沸腾的音乐声瞬间包裹住他们两人，高台上只在身上挂了几块布条的舞娘蛇一般扭动，台下是无数条蛇一般舞动的手臂，那场面真是令人心动神摇。

“小姐，可以陪我跳支舞吗？”

“我要走了……”

“一支，只跳一支！”张胜说着，已经不由分说，搭上了她的纤腰，双手扶在她的胯部，带动她柔若无骨的身体。

“天呀，我在做什么？他是我的跟踪目标，是一个窝藏犯人的嫌疑人啊，我竟然……答应他共舞……我真的是疯了！”

秦若男脸颊发烫，艳若桃花，双眸迷离，她的心挣扎在诱惑与理智之间，那腰肢却已半推半就地跟着张胜的动作轻轻摆动起来。

张胜从她肩后向前看，瞥见那圆润高耸的美丽曲线，不由心神一荡。

秦若男穿着白色衬衫、米色长裤，今天的打扮有点儿中性，但是从头到

脚却散发着女性特有的温柔气质，风情之撩人，令人不由自主地陶醉其中。

张胜本来只是存心戏弄，此时佳人在怀，情欲不由慢慢荡漾起来。她窈窕的腰肢有着特别的细腻触感，而向下隆起的曲线，可以让人意会到是如何迷人，张胜再次怦然心动。

秦若男还没被人用这么暧昧的姿势抱过，娇羞之下从粉脸到耳根，刷地一下就红了，可是她恐惧地发现，她不但没有挣脱，而且内心深处好像很享受他的搂抱。

张胜没有进行下一步的动作，眼前这个美女有多么强大的战斗力他一清二楚，别看她现在欲拒还迎，好像对他全无抵抗之力，但那只是一个成熟女人对一个本来就充满好感的男人产生的自然反应，毕竟他们之间聊过许多私密的话题，在自己面前，她就像是透明的，难以摆出冷若冰霜的样子。

可是如果他敢做出更过分的举动，一个过肩摔之后恐怕紧跟着就是她的“佛山无影脚”了，张胜可不想把自己玩到医院里去。

张胜的手只是若有若无地贴在她的腰肢上，感受着她腰部的柔腴细腻和她身上令人欲醉的女人幽香。张胜最初只是戏弄，现在却已真的投入进去了，若男也是，女人是最情绪化的动物，她比张胜更早地沉浸在这种头次体验的氛围之中。

不过，她清醒过来得也最早。因为她翘挺的臀部，在扭动的时候时不时碰触在张胜的小腹部位，张胜也有点儿窘迫，他拿起遥控关了电视，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秦若男飞快地瞟了他一眼，说：“我……现在可以走了？”

她没有觉察自己现在的语气有些软弱，更透着一些不舍。

此时，张胜真的不舍得她离开了。

刚才那些戏弄的话，是针对她的警察身份，两人之间进行着一场猫与老鼠的游戏，而且还是老鼠戏弄猫的游戏。可是一支舞跳下来，张胜心里对这个女孩儿倒生出了一点别样的情愫，想到她就是手机妹妹，在那些长夜相伴的日子里，两人之间有倾诉、有笑闹、还有过那么多的私密话题，他的一颗心不由得温柔起来。

“喝一杯酒好不好？”张胜柔声问道。

秦若男的眉毛竖了一下，似乎在忍耐：“张胜！因为我们……之间的友情，所以我才一忍再忍，你可不要得寸进尺。如果你再这么过分，我们以前的交情就一笔勾销！”

“我没做什么啊，为什么这么生气？”张胜有点儿诧异。

秦若男神色愠怒，脸色潮红：“要我陪你跳舞，还要陪你喝酒，你当我是什么人，外边那些逢场作戏的女人？”

张胜这才恍然，连忙摆手道：“不不，你误会了，我是真心实意地请你喝酒。”

“身为一名警务人员，我……”

“你今天不是执行公务，我只是作为好朋友，请你喝一杯酒。”

秦若男仔细看了看他的神色，确定他没有调侃的意思，便赌气似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张胜莞尔一笑，拿过那瓶价格不菲的法国红酒，为她和自己斟上了一杯。

“Cheers！”

两只酒杯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愿意和我来往么？”

这一回，张胜是很认真地问了。他在想，有个警察女朋友也不错，而且，她心地善良，外刚内柔，相貌更是上上之选，一定能让老爸老妈大为满意。

秦若男又窘又羞地把酒杯顿了一下：“你一定要问我这些么？”

“呵呵，好好，我是不该这么直接，喝酒，喝酒！”张胜贼兮兮地笑，虽说是头一次和秦若男这样说话，但是两个人早已有过手机聊天时的那种暧昧感觉，所以一点儿也不觉突兀。

“告诉我名字好不好？”

秦若男用酒杯遮着脸，脸红红地白他一眼：“你这人烦不烦，老问人家名字干什么？”

“以后我总不能一直叫你女警官吧？”

“什么以后？”

“你其实懂的，是不是……”

几杯酒下肚，两个人的眼神、语气不知不觉地都暧昧起来……

这种变化，会不会太快了一点？

第五章 经历钱财诱惑，谁能在巅峰时拔脚而出

张胜在电脑上调阅了这几个品种的走势图，凝神想了片刻，决定跌势一缓便加码买进。果真，仅几天工夫，几笔期货同时反弹，张胜便一路减仓；几天后放量滞涨，张胜立即同上海方面通了气，把余货全部出尽。几天后，价格回落了三分之二，张胜在合作伙伴退出的情况下，大胆启用三分之一的资金再次杀进去，坐轿上山，一路减仓出货，每天还用部分资金打短差，仅仅四个月，他已经赚了百分之八百。这四个月来，他做了近二十种期货，进出三百二十多单，竟然没有一笔是亏损的。

谢老板同几个朋友聊了会儿天，见张胜不知去向，便招过一个服务生问道：“方才那位张先生呢？带了一位女士上来的那位。”

那个服务生一听忙道：“张先生领了那位女士进了五号包房。”

谢老板“哦”了一声，那服务生见老板这么重视张先生，为了显示自己够机灵，又补充道：“老板，您放心好了，您的重要客人，我们一定服务得让他心满意足。方才，我给他送了一个果盘，还有一瓶红酒……”

他刚说到这儿，谢老板的脸色就不由一变。

原来，他这儿的红酒是有门道的。由于在这儿消费的客人大多是被酒色淘空了身子的所谓成功人士，为了能让他们尽兴而归，只要他们邀了舞女进入VIP包房休息，所上的红酒都加了料。

那是一种进口催情药粉，是一种白色晶体状粉末，无色无味，可迅速融于任何饮料中而不被人察觉。一般来说，这种药物饮用几分钟就能迅速见效，

有效刺激性神经中枢和性激素分泌，增强性欲。这个服务生并不是方才在门口阻止那女人上楼的服务生，不知就里，如果给他们下了药……

谢老板想到这儿，急忙向五号包房走去，到了门口一看，那服务生还在门上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谢老板急出一脑门汗，他想冲进去阻止，又不知两人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万一两人赤身裸体的，那岂不惹得他们恼羞成怒？

谢老板苦笑连连，暗想：“现在只能装作毫不知情了。再说，那药只是为了助性，下的剂量还不够迷乱神智，如果他们真的成了好事，那也是郎有情妾有意，关我屁事？”

“从此以后，这女人心中有愧，自然不好再管她男人，张胜那朋友一顶绿帽换来自由之身，以后寻欢作乐何等逍遥；这少妇俏丽无方，人妻滋味别有不同，张老弟更是艳福不浅；我这儿从此天下太平，再无警察、老婆到此捉奸……嗯，一举三得，功德无量。张施主以身饲虎，这种精神真是太伟大了。死道友莫死贫道，老衲还是遁了吧……”

谢老板想到这里，把心一横，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施施然地走了。

“你……靠我这么近做什么？”

秦若男双手撑在沙发上，身子半仰，有点害怕地看着俯得越来越低的张胜。他现在的样子太有侵略性了，但是精擅搏击术的秦若男心急气短，根本没有想到用暴力制服他的可能。

迷离的灯光下，秦若男的脸颊染上了娇艳的桃红色，那是女人动情后血气上涌的表现，这让她看上去显得格外娇媚。她不知道今晚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难以自制，他的追求手段比起以往的追求者并不高明，也不够浪漫，怎么就心旌摇荡难以自持了？莫非真如他所说，自己和他早已不知不觉互生爱意？

“不做什么啊，只是觉得……你的丹唇皓齿，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唇形。”

秦若男双手撑着身子，臀部悄悄地往后蹭，期期艾艾地说：“你……你别碰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可是学犯罪心理学的。”

张胜被她的表情和有趣的语言逗得心痒痒的，他的眼中露出一丝戏谑的笑意：“哦？那你猜猜看，我要做什么？”

“你的眼神、动作，还有你言不由衷的话，表示你想……”

“想怎么样？继续猜……”

秦若男喘着粗气低喝，同时冰冷冷的枪口顶在了张胜的太阳穴上。

张胜也着眼看了看那柄枪，张胜的老爸当过兵，还是连指导员，当初部队战士在山里打靶的时候，他们这些半大的孩子都跟着玩过枪的，他一眼便看出，保险没开。

“手机妹妹，你舍得拿枪顶着我吗？”

张胜的口气很委屈，尤其“手机妹妹”这个称呼，听得秦若男心里一软：“谁……谁让你这样对我？身为一名警务人员……”

秦若男的脸在三秒钟内就变成了一块大红布，下体传来异样的感觉，她又气又羞，膝盖一抬，便狠狠顶了张胜一下。好在她还知道手下留情，膝盖顶在张胜的大腿上。

张胜闷哼一声，秦若男趁机从他身下钻出去。

“喂！先告诉我你的名字！”张胜用命令一般的语气。

“休想！”

打他，他是手机哥哥，怎么舍得？不打，怎么忍得？

秦若男恨得牙根痒痒，可是看张胜那眼神，这家伙十有八九真的做得出那种不要脸的事，那样一来，自己还有脸在同事们面前露面么？

她恨恨地一跺脚，拉开房门便走，闪出房门的一刹那，丢下一句话：“该死的！算我怕了你，我叫秦若男！”

今天刑警队里大家的心情都比较好，在逃犯人甄子明虽未抓到，失枪却捡回来了。这一来刑警队的任务就轻松多了，刘队脸上也难得地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盛通区派出所门口，快十一点的时候，有个值班的民警在门口发现一个破纸盒子，他随便踢了一脚，想不到纸盒里居然露出一支手枪。这民警吓了一跳，急忙把枪捡起来跑回去向值班干部汇报。

经过一番调查，确认这支手枪就是劳改队丢失的那把五四式。手枪弹匣里八发子弹都在，消息传上去，有关领导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犯人之间闹纠纷出了人命，还不至于让市局领导都提心吊胆，他们怕的

就是这犯人狗急跳墙，持了警枪再干出几桩命案来，那样的话恐怕就得惊动公安部了。现在失枪找到了，子弹一颗不缺，剩下的仅仅是通缉越狱逃犯，这令他们感到肩上的担子为之一轻。

但是整个刑警队只有一个人心情不好，很不好！那就是秦若男秦大小姐。

她还从来没在男人面前那么软弱，甚至有点儿任人摆布。当时没有觉得什么，回过头来仔细一想，却越想越羞，越想越恼，简直是无地自容。这样的心情弄得她一宿没有休息好，早上上了班，她却突然又担心害怕起来：那个臭家伙万一来骚扰她怎么办？

这令得她一上午都心神不宁的，一听到电话响便抢先去接，生怕听到那个令她心惊肉跳的声音。结果整整一上午安然无事，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因为失枪找到，警方判断越狱犯人这么做就是为了减轻来自警方的压力，而且丢掉赖以凭仗的武器，也喻示着该犯已经逃离本市，所以对张胜的监控已经取消了，她根本不知道张胜现在在做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调戏我！”一想到这里，秦若男快气炸了肺，整个下午坐在那儿都阴沉着脸，唬得平时最爱找个借口跟她说话的小杨和小王也望而却步。

“快点快点，十点钟准时发车！”

盛通货运站，罗大炮指挥人正在装车。

“谢谢罗兄，兄弟但有这条命在，此恩必报！”甄子明向他拱了拱手，诚恳地道。

“废话少说，钱和身份证都在这个袋子里，你揣好。我的兄弟会把你送出去的，出了省城你再出来透透气儿，现在得委屈你了。”

“呵呵，算不得委屈，再大的苦我都吃过。”

甄哥一笑，一个箭步跃上车去，倒在一口泡沫箱子里，箱底早铺了厚厚的棉被，他一躺进去，棉被就从两边向他身上一盖，箱底有一个小口，有个塑料管从里边微微探出一截。他一躺好，碎冰块和螃蟹便倾泻而下，全都盖到了他的身上，很快装满了一箱。

这口箱子被推到了最里面，然后又是一箱箱的冰冻水产装上货柜车，罗

大炮打个手势，货柜车便疾驰而去。

罗大炮招招手，叫过一个汉子，在他耳边耳语几句，然后把一个塑料袋递给了他，那汉子点点头，骑上一辆自行车，扬长而去。

这一晚，张胜没有回家，他把自己关在那间 VIP 包房里，默默地抽烟，打开电视墙看着三楼的狂欢乱舞，关了声音，如同在看一出默剧。

甄哥能否顺利出逃，他不知道，明天他将回到办公室还是看守所，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不能和任何有可能引起怀疑的人联系，更得和罗大炮保持绝对的距离，他在这极喧闹同时又极寂静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着明天。

谢老板听服务生说，那个女人脸红红地从包房里走掉之后，有点儿不放心，悄悄跑来看了看。见张胜坐在那儿若有所思，神志似乎有些恍惚，心虚之下也不敢多问，忙叫人把酒拿走，给他换上了一壶好茶。

这一晚，谢老板叫人去看了几次，张胜喝完了茶就叫人上酒，服务生就端了未加料的好酒又给他送进去，张胜直喝到醉意朦胧，才在包房里沉沉睡去。

天亮了，张胜从里边走出来时，看起来神情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谢老板见了不禁暗暗纳罕。

“喂，你们大家发现没有，今天老板坐在那儿总发愣，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洛菲往张胜办公室里送了一份文件，出来后便悄悄向大家发布她的发现。

刘斌鸿放下《证券时报》，笑道：“还用你说啊，我早发现了，老板今天一到就进了屋，没听我们对今天行情的预测分析，也没打趣开玩笑。男人啊，心事重重，不是为钱为权就是为女人，你说咱们老板是为了什么？”

洛菲白了他一眼，嗔道：“你们男人心里就只有这些东西吗？就不能想点儿别的？”

申斋良笑道：“醒握杀人剑，醉卧美人膝，这就是我们男人最高的追求，不想这个还想什么？”

“啊！对了，我该想想南方淫雨连绵的事儿！”他一拍脑门恍然大悟。

洛菲撇撇嘴，揶揄道：“少装啦你，这一说你还忧国忧民了？”

申斋良一边打开网页查询着南方受灾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一边冷哼道：“我可没有那么伟大。国家气象局分析说，南方今年大雨偏多，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更加肆虐，嗯……这一来，受天灾影响，蔗糖、菜籽油、棉花、小麦等期货产品的价格必将大幅上扬，我该向老板建议一下……”

洛菲两眼一亮，赞道：“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是你脑瓜机灵。”

申斋良嘿嘿一笑，得意洋洋。

张胜走出了办公室，他生命中的几个女孩子，小璐和若兰，一个近在眼前，一个远在天边，可感觉都是一样的遥远。钟情是与他最贴心的，但却是他无法带回家的女人。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问道：“小菲啊，向你请教点儿事情。”

洛菲一听笑道：“老板有话您吩咐，请教可不敢当。”

张胜捂着嘴咳嗽一声，说：“哦……这是私事嘛。”

“私事？”洛菲眼珠滴溜溜一转，饶有兴趣地问道：“那老板说来听听。”

张胜敲敲脑袋，问：“我问你啊，是不是女孩子都喜欢浪漫的追求方式啊？”

洛菲怔了怔，才答道：“那当然啊，女人是感性的啊。老板这么问，是想……”

张胜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继续说：“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个女孩，她个性很活泼、很开朗，外表又带着点儿矜持清高。其实呢，内心既温柔又敏感，而且这个女孩子职位虽然不高，却很有事业心。这种性格的女孩，应该用什么方法追求她呢？”

“啊？”洛菲微黑的脸蛋晕上了一层红，薄若胭脂染就，透出几分妩媚来。她略带忸怩地垂下眼帘，小声说：“我……我又没被人追过，我怎么知道？”

申斋良笑着说：“老总，您不会连追女孩子的经验都没有吧？其实，并不需要什么花样，如果此前关系已经非常密切，那么时机就已经成熟了，带上一大束花，当众向她请求做自己的女朋友，她会大吃一惊，觉得很有面子。只要她对您有那么一点儿感觉的话，这个举动就会触动她的心弦，让她答应你的求爱。”

洛菲一听，小脸红扑扑的，连连点头称是。

刘斌鸿嬉皮笑脸地道：“老板，现代的女孩子，哪还懂什么‘掐死你的温柔’啊，直接点儿，开门见山，现在的女孩子野。”

洛菲一听，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老吴，你是过来人，怎么看呢？”张胜捏着下巴想了想，问吴忠兴。

吴忠兴慢吞吞地道：“这个嘛，不同的女孩子，方法也不尽相同，应该对症下药。沉默高傲型的女孩喜欢态度强硬的男人，对她粗鲁一点儿，野蛮一点儿，说不定更合她的心意。

“浪漫幻想型的女孩就不行了，她很喜欢风花雪月、鲜花、巧克力。要想把这种女孩追到手，只要她想要，除了天上的月亮，你都想办法给她弄到，平时的玫瑰花啊、零食啊，更是时刻给她揣着，常带她去浪漫的地方，她那颗心就慢慢对你心有所属了。

“温柔体贴型的女孩呢，是付出型的。她一旦成了你的女朋友，对你温柔体贴，无论你富贵或是贫穷，她都不离不弃。对这种女孩，不需要花哨的东西，只要一颗真心，专一、体贴，那就成了。不过这样的女孩，外柔内刚，如果伤透了她的心，可不像前两种看似难缠的女孩那么好哄，这种女孩最容易追，一旦和你闹起脾气也最不好哄。”

张胜心里一跳，不期然地想起了郑小璐。

“吴大妈”对女人果然有一套，说得头头是道，又说：“活泼可爱型的女孩，一般不太好追。因为这样的女孩喜欢主动，如果她喜欢你，那么说不定比你行动得更早。这样的女孩，初看起来像个哥们儿，你想追她，就得先和她以朋友的关系处着，尽量显出你与她其他朋友的不同。

“这样的女孩一定有很多异性朋友，如果他们成熟稳重，你就活泼幽默些；如果他们稚嫩活泼，你就得成熟豁达，总之，要与其他的朋友有所不同，如鹤立鸡群，她就会慢慢注意到你。

“如果是比自己大的女孩，千万不要一副小男孩的样子，因为即使成熟的女性，内心也希望自己被宠，你得显得比她强、能成为她的依靠……”

洛菲赞叹道：“哇，大妈，我太崇拜你了，你简直就是一本女人字典！”

老吴呵呵一笑。

张胜听他说了这么多，有点儿头痛地叹了口气，说：“这么复杂？我再想

想吧。”

看着张胜走回办公室，外面几个人面面相觑。

吴忠兴奇道：“原来老板真的喜欢了一个女人啊，他整天在这办公室里待着，除了看盘还是看盘，没见他和女人接触过啊，什么时候有了心仪的对象了？”

申斋良笑道：“大妈这话可说错了，难道咱们的小菲菲不是女人？”

洛菲一听，挺胸一挺，连连点头称是。

刘斌鸿在一旁嗤之以鼻地道：“她也叫女人？还没长开的黄毛丫头罢了。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就那双眼睛还带着几分勾人的妩媚，她要是沙特阿拉伯人还行，长袍一穿，把脸一蒙，就露出一双眼睛，没准还能糊弄糊弄把自己嫁出去，换在中国，她哪有人要……哎哟！”

一本厚厚的电话簿砸到刘斌鸿的脑袋上，砸得大放厥词的刘大哥直翻白眼儿。以前也常跟洛菲开玩笑，可这丫头……今天下手好像特别狠！

左拥右抱，尽享齐人之福，固然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可在现代文明和法律基础的支持下，这种在古代司空见惯的行为却是不能见光的，几个幕僚随口谈起时下有钱男人博爱是否道德的问题，洛菲斩钉截铁地告诉他：男人博爱，只是为花心披上一层狡辩的外衣，无耻之尤！根本不需剖析。

张胜汗颜了一把，转而再问申斋良，申斋良则理直气壮地回答：“哪个男人不博爱？除了没本事的，就是力不从心的。”

刘斌鸿则老神在在地回答：“男人风流，是时尚；女人风流，是淫荡。这是男系社会，所以答案如此。如果上溯几千年，现在还是母系社会，则又反之。同一件事，所处时代不同，所处风俗不同，答案便有种种不同，那你说它到底怎么才是正确的？”

“老板提的这个现象，如果放在一百年前，没有任何不对，一个富有之人纵娶妻妾无数，只要不悖仁义礼智信，那便是坦荡荡一个君子。放在现在，如果一个富有之人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他也娶妻妾无数，那便千夫所指了。

“再如皇太极纳大玉儿为妃，那是皇后的侄女，未入宫前要叫他姑夫的。搁在满族里就天经地义，搁在汉族里就是无耻之尤。同样一件事，评价截然相反，那它到底道德不道德，无耻不无耻？”

刘斌鸿说到这儿，摇头摆尾道：“是故，这种现象其实根本无关道德，不过是看法律如何、风俗如何，然后挟律法风俗以令道德罢了。”

洛菲一听，一把握住他的手，感慨地说：“大哥，你说得太有哲理了！等你大婚那天，我把这番话裱起来送给你老婆！”

刘斌鸿听了连翻了三个白眼。

最后，“吴大妈”打了个哈欠，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只要合脚就好，让别人扯淡去吧。”

一个星期之后，张胜收到了一个神秘电话，电话里的人用一种故意改变了的声调对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一切平安，无需挂念！”然后就挂断了。

张胜心里明白，这是甄哥打来的电话。他没有问过罗大炮把甄哥送到了哪里，他们掌握的关系和门路有他们的秘密价值，人家已经无条件地帮了一个大忙，问来甄哥所去的地方也于事无补，何必再搭一个人情，只要他一切平安就好。

文哥在看守所待了三年，上边已经没人关注他了，似乎已经放弃了对他的追查，不审不放，任其自生自灭了。因为管得越来越松，他是有机会在看守的陪同下出狱逛逛或者找女人的，以罗大炮布设的秘密通道，如果事先早早准备，文哥未必就逃不出去。

不过现在张胜已经想通其中的关节了。文先生在这里只是失去了自由而已，如果他逃离这里，以他曾经上达天庭的案情，势必重新引起最高机关的关注，那么他无论逃到哪里，都只能像条狗似的躲在阴暗的地窖里，情形未见得就比现在好。而且那一来，他家人所受到的管制必将比现在严厉百倍，所以……他不是不能逃，是没有必要逃。

这两天他又抽空去看望文先生，并向他表达救助自己好友的谢意。文哥没有再指责他的感情用事，却突然对他的投资部大发兴趣，问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并谈了一些他的看法，令张胜大获裨益。从看守所回来之后，他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到期货上，资金也重新分配，股市与期货各占一半，加大了他对财富的吞噬速度。

“老板，上海胶合板刚刚从七十元跌到了三十八元，电解铜从三万元跌到

了一万七，苏州线材跌到了两千五百元以下，情况……很凶险……”

说话的是张胜充实到投资部的新鲜血液——刚刚从某证券营业部投资处挖过来的董舒。她是个粉面桃花、颇有丽色的新婚少妇。

只是此刻她的嘴唇有点儿发白，脸色发青，显得十分紧张。这几样期货大幅下跌后，是她看好后市建议张胜买进的。可是现在它们还在下跌，目前张胜在这几个品种赔的钱已不下三百万，她怎能不紧张？

张胜俯身在电脑上调阅了这几个品种的走势图，凝神想了片刻，然后轻松一笑，拍拍她的肩膀笑道：“你只是做出建议的人，决策的人是我，你紧张干什么？就算天塌下来，还有我顶着呢。沉住气，继续盯紧它们，跌势一缓，立即给我加码买进，原来手里有多少筹码，那就再买两倍的量。”

董舒吃惊地嚷道：“老板，你看清楚啊，所有的支撑线已经全破啦！”

张胜轻蔑地一笑，说：“那又怎么样，认赔出局？什么支撑线、破位、助力位、阻力位，在这种短线炒作品种中全都是假的，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主力自己都不知道所谓的支撑和阻力在哪里，如果你喜欢……”

他拿起桌上的红蓝铅笔，在屏幕上比划了一条曲线：“我也可以画一条给你看。”

见张胜如此镇定，而且没有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董舒渐渐平静下来，但是这几个期货品种的跌势实在是太难看了，在里边完全看不到主力运作的痕迹，她不想让老板赔更多的钱，于是艰涩地咽了口唾沫，说：“老板，这几个品种的走势……我怀疑……庄家已经出局了。”

张胜莞尔一笑：“听我的，跌势一缓，加码买进！如果庄家真的出局了，那我——自己坐庄！”

董舒讶然抬头，看到的是一双坚毅中透着勃勃野心的眼睛，她折服而顺从地低下头，轻轻地应了一声：“是！”

张胜走出投资部，习惯性地又往旁边的证券营业部里走，一边走一边打了个电话：“喂，靳总，对，是我。呵呵，你放心，胶合板的仓位我已经锁死了，只要跌到三十六，我就加码买进。电解铜和苏州线材……嗯，我懂，进退同，荣辱共！好，就这样。”

跟上海赢胜投资公司的老总靳在笑通完电话，张胜走进了证券营业部，

在一楼大厅看了看盘，观察了一番散户们的表情和议论，然后到了二楼。先和大户们打声招呼，进了专属于他的工作间，了解了一番手下人员的工作情况，然后走出来跟大户们聊天。

这里的大户们几经沉浮，人员已经换了多半，原来的老熟人不多了，不过不少新人也都认得他，东北证券行业的一字并肩王，谁人不识、哪个不晓？

张胜和大家客气地打着招呼，见以前就相识的大户小苏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便打趣道：“小苏，怎么一副苦瓜脸呐。”

小苏苦笑道：“能不苦吗？本来看这苏宏柴走势不错，又合我的姓儿，想讨个吉利。结果可好，自打买了这苏宏柴，我是背到家了。陪老婆买菜碰见情人，陪情人逛街碰见小姨子，和小姨子打啵碰见岳父，跟保姆亲热被儿子看见，带小姐打的司机是小舅子，和网友见面来的是老婆！谁能比我背啊？”

张胜扑哧一声笑了，他见小苏还有心情开玩笑，估计赔得还不是很多，不过这支股票他也不太好，所以好心劝了一句：“我看它走势也不太好，不妨抛掉，割肉损失有时候也是必须的，不要死抱着不放。”

小苏嘿嘿一笑，说道：“晓得，晓得，我再观察几天，看看走势再说。”

张胜见他言不由衷，笑了笑没有说话。相识一场，该点拨的已经点了，听不听就看个人福气了。他在室内转了一圈，不见严锋的影子，问道：“严哥去哪儿了？”

小苏说：“他这几天好像有事情，时来时不来的。”

这时，已经过了气的气宗掌门老岳懒洋洋地说：“你也是啊，这一阵子来得少了，听说你现在把一半资金都挪到期货市场上去了？怎么样，成绩如何？”

张胜笑道：“成绩还过得去。怎么，岳掌门也想玩期货？如果你有这个心意，欢迎你加盟我的工作室啊。”

老岳一听连连摆手，笑道：“不行不行，我可玩不起那么心跳的东西，太刺激啦，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禁不起那么折腾。”

如今和他对面桌的是个新来的大户，股市里财富再分配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个人笑道：“敢玩期货权证一类的东西，的确需要非凡的意志。我以前玩过一段时间，心脏受不了啊。从那里边出来，无论是输了的，还是赢了

的，都跟死过一回似的，烈火熔炉啊。有个关于炒期货的笑话，不知大家听说过没有？”

他笑吟吟地道：“说有一个富婆去夜总会找乐子，老板叫来几个俊俏的小伙，那富婆不满意。老板又叫来几个壮汉，富婆还是不满意。老板就问：‘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那富婆就说：‘要体力好的、精力旺盛的，能受尽地狱般的心理折磨还能面不改色的。’老板一听就乐了：‘你早说呀！’他冲楼上就喊：‘嗨，炒期货的那几个，都出来接客啦！’”

大户室的人一听哄堂大笑起来，张胜炒期货虽然很成功，但是毕竟手下有人辅佐，入行前又做了充分准备，上海方面还有一个与之密切配合的赢胜投资，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遇到过太过惊心动魄的场面，所以也没有这种痛苦的感受。

上海胶合板跌到三十六元时跌速趋缓，董舒请示张胜后加码买进几手，电解铜和苏州线材也是如此操作。

吴忠兴为人谨慎，他在做印尼锰矿，为了减小风险，特意冒充客户，给新加坡、印尼等地区的大客商打电话洽谈业务，询问批发价格，又去本地市场做考察，最终确认锰矿价格已经接近低谷，进场做多没有太大风险了，这才写好详细操作计划，交张胜审批购进大笔的印尼锰矿。

他做事的谨慎风格给张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董舒手头的几笔期货和吴忠兴满仓操作的印尼猛矿同时反弹，几天的工夫，张胜投入到这几笔期货生意上的一千万就变成了三千万。张胜立即平了一千万出来，把本金保住，剩下的全是利润了，便安心等它继续上涨。

期货价格一路上涨，张胜便一路减仓，几天后放量滞涨，张胜立即同上海方面通了气，把余货全部出尽。几天后，价格回落了三分之二，洛菲对价位进行黄金分割，发现差不多正是零点三八二的回调位置，立即向张胜报告。

此时，上海方面已经退出了这几笔期货的交易，张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已经有所历练的他，在合作伙伴退出的情况下，大胆启用三分之一的资金再次杀进去，逐步建多仓，又是满仓。

果然，零点三八二的回调位就是阶段低点，张胜一路坐轿上山，一路减仓出货，每天还用部分资金打短差，从7月到11月，申斋良的蔗糖、菜籽

油、棉花、小麦等期货，吴忠兴的锰矿、紫铜，董舒的线材、胶合板，刘斌鸿的天然橡胶、燃料油和黄金尽皆大赚。

洛菲赢利最少，因为当时大陆还没有权证，而权证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投资工具，张胜派人在香港开设了账户，投入百分之五的资金由洛菲操作，尝试性地参与香港权证的操作。在没有消息来源、完全凭技术看盘跟庄炒作的情形下，洛菲独自一人能把资金翻了三番，已属难能可贵。

11月份，张胜进行资金清算，做期货四个月，仅仅四个月，他已经赚了百分之八百。经纪公司的老总告诉他，他的仓位进出已是省城所有期货炒家的指向标，所有人都在跟着他同步进退。因为这四个月，他做了近二十种期货，进出三百二十多单，竟然没有一笔是亏损的。

尽管一向自省自谨，在如此多的敬慕和恭维声中，张胜也有点儿飘飘然起来，逐渐认为自己的确是一个做期货的天才了！

期货公司经理和许多行内老手竞相请张胜赴约吃饭，许多人开始叫他“东方不败”。

当初号称一字并肩王的徐海生如今如何了呢？

在今年的慢牛行情中，他自己坐庄炒股，也是连连获胜。尤其是他操作南海机电这支股票，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操作，这一仗大杀四方，把他凶狠毒辣、出手无情的运作风格展露无疑。

这支股票被他从九块钱只用了两个月便拉到二十五元，然后通过洗盘再次大规模收集筹码，股票在除权后，一个半月内又从十二元拉到二十四元，出货时却如雷霆万钧，只用了一周的交易时间，这支股票的炒作不但令许多散户血本无归，许多跟风小庄也是亏损累累，元气大伤。

经此一战，徐海生的可怕在业内尽人皆知，他也得到一个新的外号，业内人士又敬又怕地称之为“南海鳄鱼”。

第六章 只见他得意，谁知道冒险是穷途末路者的专利

胶合板看多的远期价格步步下挫，现货合约价格居高不下，需要提高保证金比例，张胜已经没有后续资金了，当现货合约上涨到五十六元时，他不得不开始砍仓，以弥补保证金比例的严重不足。三天之后，现货合约涨到了五十八元以上，此时割肉要净亏一半，以前赚来的利润几乎就要全部赔回去了。张胜看着电脑，脸上时而露出笑容、时而愁云密布，时而咬牙切齿、又时而喃喃自语。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吸烟过度的张胜突然直冒虚汗，胃里一阵抽搐，他趴在马桶上大吐特吐，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洗手间的地面上，脸色青白，身体发抖，像一条被遗弃路边的野狗……

张胜看着电脑屏幕，不断翻阅着各支股票和期货的走势圖，神情专注而认真。秦若男很喜欢看他此刻的神情，男人认真于工作，而且露出这种成竹在胸的微笑时是最迷人的。

秦若男忽地想起一个重要问题，眉毛顿时竖了起来：“对啦！那天晚上，你去斯巴达克是不是去找小姐鬼混的？”

张胜连忙否认：“哪儿有，才没有那样的事，毫无感情的女人，哪怕她长得再漂亮，我也不会动情。”

秦若男欲言又止，半晌才幽幽地道：“也许是因为你的这些事，早在我们用手机聊天的时候我就听你诉说过的原因吧，那时身份不同，我也容易理解和接受。我知道你其实心里也不想这样的，你有你的苦衷……”

张胜心中一阵冲动，愁绪百转千回，终化做轻轻一叹。

“若男……”

“嗯？”秦若男应了一声，抬起头来看他。

“你的妹妹是在英国留学，是吧？”

张胜眼睛盯着墙壁一角，眼神闪烁不定。

和若兰的关系已经过去近两年了，但他想起曾经的故事仍是不免怅然。他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告诉若男和她妹妹的旧事。

“她……”秦若男的眼神黯淡了一下，带着点儿苦涩的味道说：“她本来是去留学的，不过现在……唉！她如今住在艾奇特岛，那是她朋友雷蒙的封地，雷蒙是一位贵族。两年前，她去英国不久，和雷蒙一起去旅行……”

说到这儿，秦若男心中一痛，不想再说下去，她问道：“你怎么忽然打听起她的事了？”

“没什么，随便问问。”张胜抚着她的肩膀轻轻地说。

“她放弃学业随男友去了他的封地……”

张胜想着，暗暗一叹，小心翼翼地收起了那欲说的秘密：“还是等些时候再把事情向她坦白吧。以前，就是因为拿不起放不下，这才走了小璐，伤了若兰。如今，感情事真得谨慎经营，再不能重蹈覆辙了……”

君王大厦顶楼，徐海生所在的一个中型会客室的大办公室内灯光通明。

徐海生坐在他的“王座”上，望着眼前那个神态有些谦卑的男人，笑吟吟地道：“最近，他的确风头甚健，以前，我真的小觑了他。赚吧，让他赚吧，他赚得越多我越开心，对手够分量，打败他才够风光。如果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怎配做我徐海生的对手？”

对面的男人提醒道：“老板，大意不得。我在他手下，一直认真观察他的能力，这个人很有天分，对于股价趋势走向似乎有种天然的敏感。而且，这个人有时一些基础的东西不甚明了，可是关键时刻突如其来，总能另辟蹊径，说出一番跳出通常看法的道理来。那种感觉……对了，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扮猪吃老虎的高手，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下九流招式里，时不时夹杂几招极精妙的功夫来反败为胜，让你摸不清他到底多深多浅。”

徐海生轻蔑地一笑，摇头道：“不过是小聪明罢了。资本市场，不让对手

输光最后一文钱，裁判就永远不可以裁决谁才是最后的大赢家。在资本市场，像他这样锋芒毕露，如彗星划空的所谓高手我见得多了，大多没资格笑到最后，只落个惨淡收场，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对面的男人有些疑惑地摇了摇头。

徐海生淡淡一笑，说道：“因为他的手气太顺了，他赚的钱太多了。他们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锋芒毕露，战无不克！赚钱比赔钱的风险大得多，短期内赚的钱越多，他的风险就越大，因为赚的钱太顺利了，他就会产生天才、奇才的感觉，这是非常可怕的，刚极……则易折。”

他掩口打了个哈欠，摆手说：“好了，你回去吧，仔细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依我判断，明年的股票市场，没有多大搞头，我也想进期货市场玩上几票。”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张胜搞期货，筹备了两个月去研究期货品种和炒家手法，模拟操盘。我要搞他张胜，筹备的时间比他还要长得多，知己知彼，他这个大跟头……裁定了！”

“抄一次套一次——缘分啊；

套一次亏一次——郁闷啊；

亏一次割一次——谢谢啊；

割一回忘一回——教训啊；

忘一回晕一回——还进啊；”

新年伊始，看着走势越来越险峻的大盘，坚持价值投资的气宗掌门岳老先生也悲观起来，看着如同下山路的大盘走势唉声叹气。

小苏则愤愤地道：“这世道，我们哪里还有钱可赚？鲁鑫上市前，媒体拼命唱空，事实是：巨资巨利出局。现在，我割了苏宏柴，刚刚换了支同板块新股，媒体又打着正义的旗号拼命唱空。媒体究竟又想干什么？媒体，就是大资金的小妾，唱空不过是想帮大资金从可怜的小散户那里接过于瘪的筹码。

“他们危言耸听，可怜我诚惶诚恐，午夜时分仍在看着走势图搜寻救命稻草。那大庄家也会整，配合媒体用大资金在跌停位横上天量筹码。跌吧，打死我也不割肉了，卖出也是死，不卖也是死，反正是一死！”

相对于大户室里的悲观气氛，张胜工作室里却是喜气洋洋。张胜已经抽调了三分之二强的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在股市里不但没赔还屡有斩获，所有员工年终都分了个大红包，干起活来更是精神百倍。

张胜从他的个人账户划出三千八百万元到银行账户，这是他个人资产的一半，然后他持了那张金卡，赶去看守所看望文先生。

一见文哥精神奕奕地走进来，张胜便站起来，兴奋地说：“文哥，我现在有钱了，您那笔债，我终于能够还上了。”

文哥笑笑，在椅上坐了，说道：“你小子，简直是一台敛财机器啊，不过……你不要太得意，资金量越大，发动一场战役的规模越大，资金的进出周期就越长，失败的风险也就会随时出现，正规军和游击队不同，一但有损失，非同小可。”

“谢谢文哥的指点。”张胜满面春风地给他递过一张金卡，说道：“文哥，我存了三千八百万进一个户头，请你指定一个人，我把钱汇过去。”

文先生凝视他良久，忽然莞尔一笑，悠然道：“这钱……做我女儿的嫁妆，如何？”

“文哥……有个女儿？”

张胜有些讶然，随即好心地提醒道：“你的钱当然由你来做主。不过……文哥，恕小弟多嘴，这么一笔钱，全部给了女儿女婿，不需要给其他家人留一些么？”

文先生忽然仰天大笑：“不会不会，我这未来女婿义薄云天，财帛难动，我信得过他。”

张胜欲言又止，他想说人心易变，钱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牢靠，可文哥托付的毕竟是他的家人，自己一个外人不便置喙，便道：“好，不知文哥的女婿叫什么名字，现在哪里，我和他联系一下，把钱汇过去。”

文哥把玩着金卡，看着他淡定一笑，一抖手，便把卡甩回张胜手中，悠然道：“何必那么费事，我那女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什么？”张胜大吃一惊。

文哥深深地看他一眼，俯身向前，轻声说道：“胜子，事到如今，我不瞒你。常言道狡兔三窟，我的家底，又岂是警方想搜便搜得到的？若真的没了

价值，他们又怎会容我在此逍遥自在？可惜啊，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所有可以托付的好朋友，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那么庞大的一笔财富，我是空守宝山而无法取用。”

张胜目瞪口呆地听着他说，如同在听一桩奇闻。

文先生又道：“这几年来，我一直苦思脱身之术，但是一直未得其法。我这一辈子，只能待在这儿了，这时，我便想找一个值得信任、可以托付的人，来替我掌握这笔巨额财富，恰在此时，你到了我身边……”

他看了张胜一眼，微微一笑：“这两年来，我对你的为人处世多方了解，相信你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所以……我要把我的江山基业转送与你。”

张胜怔怔地看着文先生，好久好久，才缓缓地摇了摇头：“文哥，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文先生淡淡地道：“女人而已，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全是傻瓜，江山不在手，美人又怎么保得住？”

“我们感情很好。”

“哈哈，如果你拥有我的基业，国际女刑警也可以召之即来，卡扎菲的绝色女保镖也可以成为你的私人侍卫。”

张胜啼笑皆非：“文哥，刚刚你还要我做你女婿，现在居然教唆我玩女人？”

文先生不以为然：“不经历女色的人，怎么能抗拒女色的诱惑？连女色的诱惑也不能抗拒的人，还能成什么大事？男人嘛，在外面逢场作戏，与喝茶抽烟，饮酒应酬一样，不过是娱乐一下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酒醉酒醒，还记得回家的路就好。”

张胜摇摇头：“文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告诉你我有女朋友，是想说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拈花惹草。文哥，你帮过我的大忙，我一辈子感激，丢了你的钱，我可以赚钱赔你，但是，我不想再做法理不容的事，因为……我得为我未来的妻子和家庭负责。”

文先生双眼微眯：“知道我为什么等到今天才告诉你这件事吗？你的品性，我早就了解了，之所以等到今天，就是为了等你成功。现在，你已经有了基础，只要你点点头，我就可以把你引入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呼风唤雨。”

“如果说你现在的财富如同一个湖泊，我要送给你的，是一个海洋。你不需要担心会被人察觉，我可以让你成为资本市场的风云人物，这巨额的财富，利用股票市场的交易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漂白，何来风险之说？”

“不，如果你有困难，我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我不想做。”

张胜一口回绝，态度毫无犹疑。一件上达天庭的案子，内情该是何等重大？他现在不是刚刚出狱孑然一身的他了，他有钟情、有若男，有越来越苍老的父母，还有一份让他心满意足的事业。

冒险，是穷途末路者的专利。他可以为了兄弟义气，冒着坐牢的危险救助甄哥，可以为文哥施以的援手而千里奔波以报恩情，但他很难认同为了金钱拿婚姻和事业来冒险做交易。

“傻小子！”文哥不以为忤，反倒轻笑起来：“你都不打听打听，我要交给你的多少钱么？”

“无论多少，我都不会答应。”

张胜站起来，把他带来的烟和好茶轻轻推到文哥面前：“文哥，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你在狱里，这卡用不上，我会把它存在那儿，直到你派人来取。”

“一个温柔贤淑、乖巧可爱的老婆，外加一个亿的嫁妆，如何？”

“文哥，我得回去了。”

“呵呵，十亿呢？”

“谢谢你的信任，文哥，我真的要走了。”

“如果是十亿美金呢？”

“再见！”

“如果是……”

张胜一拉房门，已经逃也似的冲了出去。

掌握过财富的人，才知道那无数无尽的财富代表着的不止是住一幢皇宫似的别墅，不止是家里有无穷的仆人服侍，不止是享尽世间一切荣华……

那巨额财富代表着人生在世一切欲望都可以实现的可能，除了衰老与死亡。

他真的怕自己动了心，他不可以动心。他已经有负若兰良多，他不想有

负钟情，此生，他不想再做有负于她们的事。

文哥怔然望着呼然关上的房门，轻轻苦笑起来：“没有我暗中帮你，你一个新手，悟性再高，能这么快入径么？唉！财帛难动其心，固然是好事，可你要是真的视钱财如粪土，我的金山取之不出，岂不也真的成了粪土？”

“一个品性信得过、能力足以完成巨额财富的漂白过程而不被怀疑、又不曾被监控账户、足以般配我女儿的年轻人，可遇而不可求。你这么一走，我纵然还有时间去找第二个，我的女儿总不成也耗费十年八载的青春来等吧。你以为走了便逃得出我的手掌心么？呵呵，真是个傻小子。”

新的一年，犹如一场新的战争的开始，张胜工作室摩拳擦掌，准备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壮大实力，由工作室正式晋升为一支信誉卓著的私募基金。

张胜经过两年多的坎坎坷坷，已经成为一个成熟优秀的操盘手。不止在东北，他现在在全国私募界也是精英级的杰出人物了。但是他指挥的资金不过三个多亿，这点儿钱在股市里投下去，连个浪花都溅不起来，他要能调动并娴熟指挥更多的资金，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私募资金经理。

区分一支私募基金是草寇还是精英的标准，要看它是否拥有一批稳定忠实的客户群体，而要拥有一支稳定忠实的客户群体，就要有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抗击能力，这一切都考量着一个私募基金的灵魂人物——龙头的能力。

一早，申斋良见张胜走进办公室，便起身恭敬地道：“老总，今年股市一开始就低迷不振，有些谨慎的客户担心资金受损，抽回了投资，再加上……你个人抽调出去近四千万，我们可以使用的资金量有所萎缩，你看，要不要向证券期货营业部透支一部分款子？”

“不行！”张胜一言否决：“调兵遣将，不能受制于人；资本市场瞬息万变，短期借贷受制于营业部，我们可以利用的空间不大，一旦出现问题，营业部会强行平仓，我们整个部署就会受到牵连。不能急功近利，慢慢来。”

“老板，可不可以授予我更多的资金调动权呀？”

洛菲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脸蛋带着兴奋的嫣红：“同事里边，我能调动的资金最少，这太不公平了。香港权证我现在研究得可是很透

彻，它比期货盈利更快，尤其是做末日轮，一天之内翻十倍的机会都比比皆是，太刺激了！”

张胜和刘斌鸿同时翻了翻白眼。

刘斌鸿似笑非笑地说：“老板，你看到了吧，女人疯狂起来，比男人还要可怕。”

“喂！”洛菲威胁地冲他瞪起眼睛：“你的投资就是理性投资，我的就是疯狂计划吗？不要瞧不起女人。”

张胜板起脸，严肃地道：“小菲，斌鸿没有说错，我请你来是玩过过山车游戏的吗？权证交易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波动太大了，而且没有理性可循，尤其是末日轮，看似风光无限，却是新老炒家的滑铁卢，最容易栽进去的地方。

“小菲，炒权证，除非我们自己来坐庄，否则资金量一大，就会成为大庄家的目标，必然直接和他们斗上。在对手掌控全局的情况下，你有多大胜算？做权证，切忌频繁入市，如非坐庄切忌大资金进入，本日轮更是万万不可沾染，否则你就是赢十次，赔一次就够你血本无归的了。”

刘斌鸿连声表示赞同：“说的是，我们常胜的招牌得来不易，不能太过冒险。”

张胜还从来没有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说话，洛菲吐了吐舌头，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似的，垂着头不敢再向他要求更多可指挥的资金了。不过偷空儿她却狠狠剜了刘斌鸿一眼，气他落井下石。

张胜吁了口气，严肃地道：“大家都警醒点儿，不要因为过去的胜利而得意忘形。”

“哈哈，他们跟着东方不败，还有啥好怕的？”这时，严锋正好踏进门来，听到张胜的训话打趣地笑道。

张胜一见亦师亦友的严锋到了，亲热地迎上前去：“你小子，最近怎么不常露面？”

严锋哈哈笑道：“没啥，抽空回南方去了一趟。你怎么样啊？”

张胜笑道：“还不错，来来来，咱们里边谈。小菲啊，帮严哥泡杯好茶。”

刚刚挨了训的洛菲答应了一声，噘着小嘴走开了，严锋用有趣的眼神瞄

了她一眼，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丝笑意。

“天然橡胶……我们手里还有几张？”

张胜神色凝重地问申斋良，问清数目后，心算了一番损失，断然道：“全部抛出，马上平仓。”

“是！”申斋良脸色也有点儿黑。

今年开门操作不顺，股票市场大势难为，期货市场上有赔有赚，风险也陡然加大了不少。这支天然橡胶张胜投下了重注，已经是运作它的超级大户，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它的走势，但是期货市场是没有绝对的庄家的，只要你有钱继续投入保证金，就可以建立头寸，无限扩张和约，而张胜现在资金有限，必须灵活机动，尽量避免阵地战。

“上海期铝和大连豆粕平仓，集中资金做胶和板。现在市场上胶合板供大于求，而现货合约价格却比实货价格还高，坚持不了多久的。空现货合约，远期可以看高一线，价格暴跌之后，市场会主动做出调节，供求之势易转，那时远期必然反弹。”张胜一边思索着，一边调整着战略。

上海期铝和大连豆粕目前走势良好，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价格稳定攀升是可以预期的。而胶和板方面，吴忠兴做过详细的市场调查，目前胶合板9507是五十八元，9509、9511、9601等合约在五十元左右，现货价格批发价只有四十五元左右，走私的在四十二元左右，省内及附近省市的进口胶合板堆积如山。

张胜对他的调研报告进行过核实，情况属实。可以预见，胶和板的现货价格必然难以维持这个高位，而现在市场主流却在看多，因此张胜逆向理维，空现货，多远期，想在这上面大捞一笔，因此把主要投资方向确定在胶合板上。

一个星期后，董舒向张胜汇报：“老板，9507在四十八元是重大技术支撑位，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平仓了？”

此时，9507已经跌到四十八点四元，在这个价位平仓，张胜将净赚三千万。张胜根据现货实际价格比较得出的结果，如果价格再下跌四到五元，张胜将尽赚两个亿，那将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开门红对军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

“不，继续看空，我看一定会跌到四十五元以下。”张胜沉着地说。

董舒不甘心地劝谏：“老板，我们在胶合板上投入太大，如果出现多逼空，我们的损失太大，现在来说，我们已经赚了很多了。”

“我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有六成的胜算，可以赚到两个亿的收益，我们却在几千万收益的时候收手，那么我们已经败了。聪明人应该在‘天时、地利、人和’聚于一点时奋勇一搏，谨慎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永远谨慎，那也成不了大事。”

“是！”董舒见他执意如此，只好服从。

刘斌鸿思考了一下，建议道：“老板，我觉得小董提得对，我们集中大资金于一张期货品种上，风险有点儿太大，多逼空的可能从理论上是存在的，所以……”

张胜笑笑，非常自信地道：“你也知道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么？目前胶合板实货最少有二十万箱，而以前的实盘最高纪录只有两万箱，理论上期货是可以出现逼仓的可能，但是现货逼仓需要巨量资金，而且做多主力失败爆仓的可能比我们大十倍，谁有能力在这么多的现货情形下多逼空呢？我就是要空胶合板。”

张胜得志意满，他一下子抽走了一半的个人资金还了文哥，急于把钱补回来。这一票做成功，个人资产立马又翻几番，而总资金量便足以与徐海生抗衡了。他正在想，在徐海生对面的金融大厦租下二十五楼，居高临下俯视着徐海生的办公室，该是一种多么有趣的情形。

半小时后，一条短信出现在徐海生的手机屏幕上：“重仓做空胶合板。”

徐海生默念一遍，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胜子啊，你永远只有为我创造财富的命，如今一字并肩王，今后只有皇上皇，哈哈……”

9507 胶合板跌到四十八元，果然开始触底反弹，这时张胜已经接近满仓了。做期货此乃大忌，但张胜战无不胜的战绩，似乎给了他特别的信心，再加上目前市场上胶合板现货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他和吴忠兴仔细探讨之后，仍坚定看空现货，看多远期，任他价位上下，始终不曾动摇。

但是，现货合约已经反弹至五十四元了，远期仍在五十元附近徘徊不已，

刘斌鸿对张胜重金投入的胶合板仔细分析了两天之后，按捺不住去向大老板进言：“老板，9507 如此坚挺，我们这么孤注一掷很可能前功尽弃，是不是出掉一部分？”

张胜哈哈笑道：“不急，我现在已经套牢了，此时割肉平仓，先自弱了士气。我这都是自有资金，又不用急着还，耐心等待下去，现货这么多，实盘这么大，我就不信有谁敢用巨量资金撑着它的价格不跌，除非他疯了。”

刘斌鸿忧心忡忡地道：“可是……现在的走势太凶险了，几个大客户已经先后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操作，看得出来，他们都非常不安。”

张胜皱了皱眉：“你没把我的分析告诉他们？”

刘斌鸿苦笑道：“问题是，他们关心的只是现在已经开始赔了，而你勾画的远景却还远在天边。他们计较的都是现在的盈亏，要不是我们为他们赚了太多的钱，恐怕他们现在已经吓得抽资了。我向他们解释，他们只问一条：‘既然现货供大于求，为什么价格坚挺不下？’”

张胜哼了一声道：“一个傻瓜问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解释不了。算了，那就不必和他们解释，如果信不过我的，请他们抽资离开好了。”

刘斌鸿微微皱了皱眉，他感觉自己的老板有点儿变了，他待人还是那么随和，但是现在过度自信，有点刚愎自用了，人呐，一旦踏上神坛，就会迷失方向。“东方不败”这个美誉，让他有点飘飘然了。

刘斌鸿还有一肚子意见要讲，不过，张胜才是老板，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张胜固执己见，他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无奈地叹息一声，点头答应。

“好了，出去吧，对我有点儿信心！”

张胜微笑着说，顺口又说了一句：“叫菲菲进来，我要了解一下这丫头的权证玩得怎么样了？她太喜欢冒险，我可放心不下。”

“是！”刘斌鸿暗暗苦笑一声：“她喜欢冒险么？老板啊，人为什么只能看到别人的缺点，你……现在比她更喜欢冒险，你在走钢丝啊。”

接下来，张胜仍是信心满满坐等收获，但是现货合约价格居高不下，张胜看多的远期价格却步步下挫，随着现货合约价格的提高，需要提高保证金比例，张胜已经没有后续资金了。他坚持不肯透支，于是，在现货合约上涨到五十六元时，不得不开始砍仓，以弥补保证金比例的严重不足。

工作室的气氛凝重起来，刘斌鸿、董舒先后多次向张胜建议清仓，但张胜固执己见；同时，吴忠兴和洛菲也站在他这一面，双方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越吵越凶。这里边只有墙头草的申斋良左右哄着和稀泥，但是双方的火药味儿越来越浓，他想安抚却威望不足。

张胜天天期待着奇迹的出现，情况却在不断恶化，这天，张胜工作室的几员大将再度争吵起来。

“老板，我们每一个交易员在培训的时候，学的第一课都是‘鳄鱼原则’。猎物愈试图挣扎，鳄鱼的收获越多，如果它咬住了你的一只脚，便会等着你挣扎，如果你试图用你的手去挣脱你的脚，它就会同时咬住你的手和脚。你越挣扎，陷得越深，直至全部灭亡。”刘斌鸿涨红着脸据理力争：“唯一的生存机会只有一个：它咬住了你的脚，那就舍弃它。在资本市场上，这项原则就是：当你明明犯了错误的时候，就要立即了结出场，不可再找借口、期待、理由或采取其他任何动作，赶紧离场！不论是股市、汇市、期权交易，其交易技巧都是相似的，谁能懂得‘止损’的重要意义，谁才能赚钱，侥幸是止损的天敌，止损是投机的根本，拿出勇气来承认错误就那么难吗？”

张胜定定地看着他，脸色阴沉地抽着烟，一言不发。

申斋良左看看，右看看，想说话，但是见了张胜的脸色，终于怯怯地在一边坐下了。

一向好脾气的吴忠兴坐不住了，毕竟，胶合板合约是他做过大量市场调查之后向张胜提出的建议，刘斌鸿要张胜承认失误，就等于在说他此次投资失败。

他忍不住站起来道：“资本市场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地方，没有人进来是搞慈善事业的，其中的凶险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但是，你要明白一点，无论是期货现货，它都离不开实盘的环境。你能否定我做过的详细调查吗？机会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时候，做多主力把现货价格拔得越高，他们将来亏得越惨。

“在这个市场上，看空现货的不止是我们一家，还有许多机构，尽管从目前的盘面来看，我们做空的合起来的实力较做多主力仍有不如，但是我们资金已经告紧，不代表其他机构就没有机动资金。有现货实盘的大环境摆在那

儿，做多主力敢把价格拉到哪儿去？在这个市场上，做多做空风险一样大，他们说说不定比我们还要害怕。”

董舒忍不住道：“吴哥，我们已经亏了三分之一了。”

吴忠兴只回答了一句：“现在割肉，我们才是真的亏。否则，亏的只是盘面，我仍然坚决看空后市，老板，你决定吧！”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在张胜脸上。张胜阴沉的脸不经意地抽搐了几下，他疲惫地抬起头，看了看大家，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给我点儿时间，我再考虑一下。”

张胜这一考虑就是三天，三天之后现货合约涨到了五十八元以上，张胜如果此时割肉，就要净亏一半，以前赚来的利润几乎就要全部赔回去了，而他个人由于已经提了一半还给文哥，这一赔可以被扫地出门，离开他的王座了。

“老总，谢老板、陈老板、李老板先后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操作情况，他们……对现状非常不满。”洛菲怯怯地对张胜说。

张胜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就坐在外间和大家在一起，似乎独自一个人待在屋里太寂寞、太寒冷。

“老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斌鸿趁机再度进言。

张胜慢慢抬起头来，满眼的血丝。他脸上阴晴不定，过了半晌，才语调阴沉地说：“打电话通知我们所有的客户，明天一早来公司，我要和他们开个会！”

大家面面相觑，最后董舒首先站了起来，轻轻地应了一声“是。”

闭市了，若男和钟情先后打电话来，张胜只是淡淡地告诉她们自己有要事，今天要在公司，然后就一直抽烟。

直到五点半，他才像突然从梦中醒来，见所有的部下都没有离开，一个个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儿，似乎等着他的吩咐，这才哈的一声，露出一个很难看的笑容：“都坐在这儿干什么？早下班了，都回去吧。我今晚睡这里，想点东西，一个人……静一静……”

大家互相看了看，默默地站起来，悄然走了出去。人去楼空，张胜哪里也没有去，他仍然坐在那儿，许久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脑画面，

认真地研究着，脸上时而露出笑容、时而愁云密布，时而咬牙切齿、又时而喃喃自语。

烟抽了一盒又一盒，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吸烟过度的张胜突然直冒虚汗，胃里一阵抽搐，他匆匆跑到洗手间，趴在马桶上大吐特吐，吐完了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洗手间的地面上，脸色青白，身体发抖，就像一条被遗弃路边的野狗……

风光背后，谁知道这些挥手千金的大富豪承受着怎样的压力，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天亮了，一早还未开盘，张胜工作室的大户们就纷纷赶来。十多个人，个个都是身家千万以上的超级大户，他们投资由张胜操盘，曾经赚了大把的钞票，但是现在盈利已所剩无几，所以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

洛菲和董舒穿梭往来，给他们上着烟、茶。一个大老板掐熄了烟头，不耐烦地问：“张总呢？我还有生意要做，不能一直等在这儿啊。”

洛菲站住脚步，赔笑解释：“华老板，张总昨夜……没有回家，一直在这儿研究行情和走势，现在就在他的办公室，也许……太倦了吧。”

“那也不能让我们这么没完没了地等啊？”他看看手表，说：“再等会儿吧，如果张总还没醒，麻烦你叫一下。”

“好！您先喝茶。”洛菲笑脸迎人。

董舒暗暗叹了口气，本以为到了这里找到了一份薪水优渥的好工作，现在看来，怕又得重新找份工作了。

又过了片刻，一个大老板敲敲桌子，对洛菲说：“喂，不是我们不近人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事要做，你是不是去招呼张总一声。”

“哈哈……招呼我做什么？我这不是来了么？”办公室房门一开，张胜微笑着从里边走了出来。

他今天西装革履，一丝不苟，头发梳得非常整齐，脸上神采奕奕，双眼炯炯有神，那气魄就像一柄出鞘的刀，令人不敢逼视。

刘斌鸿、申斋良等人都诧然看着自己的老总，张胜神清气爽地走到大家中间，满面春风地做了个罗圈揖：“抱歉抱歉，昨晚又仔细研究了一下盘面，

睡得晚些，起来晚了。”

“张总，客套话就不用说了，兄弟们都忐忑不安的，今天赶来就是听听你的意见。你的能力我们是信得过的，不过有时候，人不能跟天斗，这一次，我看你该及时收手了。”斯巴达克舞厅的谢老板打断他的客套话说道。

张胜脸色一正，说道：“好，那咱们就开门见山。”

他徐徐环顾大家一番，说道：“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成功人士，不过对于期货未必了解那么多，所以分析讲解那些话，我就不和大家讲了。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向大家说明我的看法。”

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不止那些大户，便是他手下的员工，也一个个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他述说。

“各位，我依据自己的考察和判断，做出相应的投资决定。迄今未止，未尝一败！当然，过往的胜绩不代表我今后就不会失败……”

张胜朗声道：“不过，现在虽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却坚信甲光向日金鳞开呢。我还是认为，多方已是最后的疯狂，坚持下去，我就能笑到最后。不过这个决定毕竟风险极大，所以要跟大家说个明白。

“承蒙各位信任，委托我代为打理资金之后，以前我没有给大家赔过钱，但这一次不同，一步登天的希望和坠入地狱的风险是同步的，所以我把大家请来，向大家说清楚。”

张胜双手扶在桌子上，身子微微前俯，脸上带着一丝酷厉凶狠的笑：“这一次，我没设止损位！”

“……”

“这一次，我是在赌！赌合约到期日，价格必然三级跳水般下跌。所以，我不再替大家决定。”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压抑沉闷起来，有的人喘息已经急促起来。

张胜嘴角微微一歪，带着一丝邪气，脸上浅笑，眼神却像冰雪一般冷：“技术位，全破！消息面，全空！所以，肯支持我这个决定留下的，将不再是一个投资者，而是赌徒！”

“……”

“因此，胜败生死，各安天命，谁持仓，谁平仓，现在表态！”

当众人皆散尽的时候，张胜脸上带着镇定的微笑回到了他的房间，原本挺拔的项背，在房门掩上的刹那，就疲惫地佝偻了起来。

他走到沙发前，仰身倒在上面，枕着胳膊怅然望着屋顶。

这时，房门忽然开了，张胜立刻绷紧身子坐了起来。

“老总，你还不觉悟么？他们不懂期货，但他们懂得审时度势。这么多大户，只有罗大炮和李祥两个人跟着你赌下去，你还看不出形势的微妙？”刘斌鸿沉重地说。

张胜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淡淡地道：“也许，我当初的决定是错的。也许，我应该看多而不是看空，但是此时此刻，我只能继续战斗下去，我没有早退，现在退，已退无可退。”

“现在退，至少不会满盘皆墨。”

“呵呵，你不是我，不会了解我的心情。坚持下去，我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现在收手，我就没有机会再站起来了。上山难，下山更难啊……”

“老总……”

张胜眼里闪烁着难以言喻的光芒，刘斌鸿却读不出其中的意味。

“出去吧，我说过，现在是一场赌局，只是一场赌局，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最后一张牌没有翻开来之前，谁也不能断定我已经输了！”

“他已经输了！”

徐海生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惬意地望着电脑画面，淡笑言道。

电脑画面上播放着的，是从斜上角拍摄的张胜吸烟过度，趴在马桶上呕吐不止的画面。

徐海生悠然转身朝向窗外，落地窗外风景一览无余：“他能有今天，是我一手扶持啊。不然，他现在还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为了一日三餐奔波劳累的穷小子。这几年，他苦也吃过了，福也享过了，我也算对得起他啦。呵呵，可怜的胜子，现在是众叛亲离啊……只有李祥和和罗大炮两个人还在跟着他？”

“是！”身后一个男人毕恭毕敬地说。尽管徐海生眺望窗外，没有回头，男人站在背后仍不敢有丝毫失态松懈，站得笔直。

“唔！”徐海生举起高脚杯，轻轻呷了一口红酒，灿烂阳光映照下，就像喝下一口鲜血：“叫李祥跟紧点，多多支持鼓励他奔向悬崖。李祥的损失，我会补给他。嘿，周二，9507 到期，也就是张胜的死期，还真的有点儿想他了……安排一下，让他来见我。”

“徐总，周二是大决战见胜负的时刻，他一定会守在电脑旁，恐怕火上房都不会离开，叫他出来，只怕……”

徐海生莞尔一笑：“9507 到期，他将一败涂地。他的拥戴者会弃他而去，他的属下会弃他而去，但是据我所知，还有一个人不会离开，那个死心眼的傻瓜，就算张胜变成一个浑身冻疮的乞丐，她也会跟着他。那他怎么能算是一无所有呢？”

“您说的是？”

“找几个人把她带出来，通知张胜她被绑架，如果他不来……”

徐海生一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那么……她也会离他而去，那时，他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一无所有！那时，不需要任何人催促，他就会自己从楼上跳下去。”

徐海生雄踞二十三层高楼之上，望着窗外悠然微笑，颇有点儿拈花微笑的神采：“杀人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

周二，是个惊心动魄的日子。

坦率地说，张胜的全部资金在期货买卖中只能算是个小户，他左右不了行情的走势，但他是根据市场实盘来权衡现货和约价格的。市场实盘巨大，要交割很容易，现货和约价格又高于市场实盘价格，因此他是看空的。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期货投资者的意见，看空者不止他一人，把宝押在做空上的机构并不少。

而做多的则是几个超级大机构，其中包括徐海生的徐氏基金。当然，这些目标一致的投资者们并没有签订同盟，彼此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他们之间也得时刻小心，提防此刻的盟友会在下一刻见势不妙投到对方阵营去，期货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临阵倒戈的事平常得很，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胜负难料。

到周一时，交割的前一天，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市场界限终于划分清楚了。

漫山遍野的散户和中小机构大多同张胜一样，因为对胶合板市场存货巨大的了解，判断现货价格将不断走低而做空，徐氏基金和上海、深圳几家大机构在做多。

上周末的时候，9507 的价格一直在五十九元左右浮动，而周一的时候，价格波动剧烈起来，一分钟之内，它可以上涨两元，然后又在两分钟之内下跌三元，9507 合约每涨跌一元，市场盈亏就在上亿元之间，这是整个市场多空双方拿出贮存的弹药，打响大决战了。

张胜工作室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盯着盘面，尽管有些悲观，他们还是盼望这一次老板仍然是对的，希望最后时刻能够出现奇迹，续演东方不败的神话。

最后的交割日期，9507 疯狂了，它的价格上蹿下跳，张胜工作室人员的心脏随着那价格走势心电图也忽而飞扬，忽而沉落。所有参与 9507 的机构和个人这一天都在天堂和地狱里不停地起落，时至最后一刻，博弈的多空双方都没有退路了。

随着交易量的不断上升，刘斌鸿紧张地计算着，到下午的时候，他骇然发现，目前实盘二十多万箱，而市场持仓量已经达到了五十万箱以上，空头显然是不可能按着这个规模交割的，所以逼空已经从理论成为现实，只要做多机构的实力足够强大，把价位不断拉升上去，撑到收盘，空方唯一能做的只有高位平仓、确认亏损。

如他预料的那样，做多机构倾巢而出，全力抢货了。他们不惜所有，买入期货、买入看涨期权，同时买入现货，不停地买，就是要让空头无货可交。与此同时，他们又将买入的实盘砸向远期月份，而做空机构也是倾尽全部弹药，疯狂砸盘，希望把价格砸下来。

但是小机构和散户的总资金量虽高于这几个做多的大鳄，却无法做到统一调配、同步行动，因此战斗力远远不如。市场上出现了诡异的一幕：现货价格节节攀升，一元一元地往上升，远期月份却一元一元地往下掉。

“老板完了！”这是刘斌鸿心中闪过的唯一念头。

他脸色苍白地抬头看向对面桌的洛菲，却发现洛菲正若有所思地看着斜对面的方向。

刘斌鸿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见吴忠兴盯着盘面，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刘斌鸿暗暗叹了一口气。

“叮铃铃铃……”桌上的电话响起来。

张胜正坐在椅上看着盘面，脸上似笑非笑，眼睛里闪烁着诡谲莫名的光芒，听到电话铃响，他仍然看着盘面，伸手摸过了电话。

“什么？”张胜忽然跳了起来，脸色大变：“你是什么人，她在哪儿？说，你要什么？”

“呵呵，不要带人，不要报警，我什么都不要，只是有个老朋友想见你，你现在能出来么？”

张胜没有回答，直接问道：“什么地方？”

“好，我马上就到！”他匆匆走出办公室，对大家交代道：“我有急事，出去一下。”

见大家都用怪异的眼神看他，张胜忽而恍然，此时此刻，他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没头没脑地撂下这么一句，恐怕大家都以为他见势不妙，要张皇跑路了。

张胜古里古怪地一笑，也不解释，转身便向外走。

“张总……”洛菲忽然跳起来叫了他一声。

张胜回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我有急事。这里交给你了，一切由你负责，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洛菲目光闪动，忽而启齿一笑，向他轻施一礼。

这女孩儿姿色只算清秀，又是一身西装，但是这一动作，偏如水袖翻卷、流光乍起，眼神动作优雅异常，宛若拈襟揽袖、罗裙曳香的古时少女，神韵极美。

“放心好了，洛菲……定不辱命！”

张胜一走，刘斌鸿立刻跳起来嚷道：“菲菲，平仓吧！”

洛菲瞥了他一眼，淡淡地道：“老总的意见，是坚守。”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吴忠兴厉声喝道：“小刘，如此作为，大逆不道！无论你的决定对错与否，背主擅行，乃是大忌，从此以后你休想在这一行立足。”

刘斌鸿脸色通红，办公室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洛菲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话，她打开交易软件，输入张胜告诉她的密码：“世间安得两全法”，手指在“回车”稍稍悬停了一下，然后打开交易界面，张胜的持仓量赫然显现出来，他已把全部资金都投在了胶合板上，满仓看空期权。

吴忠兴站在一旁，正好看到这一幕。

桌对面，刘斌鸿焦灼地道：“事到如今，你们还相信老总的判断是正确的么？好运不会一直站在他这一边，作为幕僚，我们要为老板负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下地狱！”

洛菲抬眼，用一种有趣的眼神看他，吴忠兴眼中也露出讥讽的笑意。

刘斌鸿见了气不可耐，他抓起杯子狠狠掼在地上，带着一掠劲风冲出了办公室。

第七章 将计就计，兵不厌诈真往坑里跳

当时合作者靳在笑进退两难，张胜的资金又是杯水车薪，他不但不可能打垮徐海生，而且无论做空做多，徐海生都会加入对手盘，对手方就会陡增近二十亿的资金。胶合板的盘子不算大，二十亿的生力军足以在实力相当的两个对手阵营前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了。张胜通过手机监听了解了徐海生的投资计划后，对靳在笑说，他不但全力投入，而且还能拉来一个大机构，可以在短期内至少再投入十五个亿的资金。与此同时，他的资金也全部交给助手洛菲暗中操作做多，而他自己每天买入、查看，不断展示给吴忠兴和投资部其他同事们所看的交易画面，不过是经过修改的一种模拟交易软件，有意在对手派来的奸细面前造成了失败的假相。

桥西开发区，原汇金实业开发公司所在地门口。

这里经由政府出面拍卖招商，已经卖给了一家外地服装企业。街对面的林荫下停着一辆高档房车，张胜开着帕萨特冲到公司门口停下车子，匆匆跑出来，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对面的这辆车。

他定了定神，慢慢向对面走去。房车的门开了，一个黑西装的彪形大汉下了车，往门边一站，然后，一身白色休闲体育衫、戴着白色格纹鸭舌帽的徐海生笑吟吟地走了出来，看那样子，就像踏在草坪上，正要玩一场高尔夫。

张胜站住了，两个人隔着马路遥遥相望。

曾几何时，两人曾并肩走在这里。那时，这里是一片空旷；五年之后，两人再度在此重聚，却是敌非友。

两人相视凝望片刻，徐海生优雅地向车内摆了摆头，向他微微一笑。

张胜深深吸了口气，脸上也露出轻松的笑意，举步走了过去。

“老弟，好久不见了。”徐海生握着他的手，感慨地摇了摇，真情流露地说：“一别经年，物是人非。往昔种种，犹在眼前啊。”

鳄鱼的眼泪没有让张胜动容，他淡淡一笑，问道：“她在哪儿？”

徐海生嗔怪地在他胸口揉了一拳，哈哈大笑起来：“你呀你呀，有异性没人性啊，见了大哥，头一句话就是问你曾经的大嫂，全然不顾我的感受。”

“徐海生，她是我的女人，现在是，将来也是！”

徐海生双眼微微一眯，射出刀锋一般的寒芒，张胜毫不畏惧，勇敢地迎上他的目光。

“哈哈哈哈……老弟，有江山才有美人。”

“我赤手空拳到今日，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片江山。”

“是么？”徐海生一扬眉：“很快，它就是我的。”

张胜也笑：“试试看。”

徐海生侧身让开房车入口：“老弟，上车，外边有点热了。”

张胜不慌不忙地掸了掸衣裳，走进车内。

“胜子！”钟情一见他进来，惊喜地叫了一声，攸地起身想扑过来，旁边坐着的两个大汉一按她的肩膀，立即又把她压回了座位。

“徐海生，放开她！”张胜回头厉喝。

徐海生好整以暇地上了车，笑道：“急什么，我们兄弟见面聊天，女人嘛，还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好插嘴为好。”

车门关上了，车内开着冷气。车顶有一盏华丽的宫灯，钟情和两个黑西装大汉坐在顶头的真皮沙发上，两侧，也是极为华丽的意大利真皮沙发，沙发中间是波浪形的鱼缸，里边几条珍贵的红龙正在游动。两排沙发中间是一张水晶茶几，下面是实木地板。

张胜沉住气，在沙发一面坐下，冷笑着看着徐海生。

徐海生坐下，一伸手将摆在鱼缸上边的一台手提电脑打开，画面显示的正是当天的期货走势实况。

张胜看了一眼那惨烈波动的走势，目光微微一缩。

徐海生看在眼里，嘴边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意。

“老弟啊，今天坐在这儿，遥想当年，真是如在梦中啊。记得以前，我们常在一起下棋，哦，对了，你下岗后，我们还在你的小饭店门口下过一局。唉，时间真快，变化也真快啊。”

他环顾四周，感慨地说：“那时，无论你我，都不会想到有今时今日的境遇啊。”

张胜冷眼看他，一言不发，不知他到底要耍什么花样。

“来，我们再下一盘。一面喝酒，一面下棋，一面赚钱，哈哈……”

徐海生哈哈大笑起来。

旁边那个黑衣保镖走过来单膝跪倒，在鱼缸底部伸手一按，两个抽屉弹了出来。

一瓶路易十三，两只水晶杯放在了桌上，酒斟上，抽屉推回去，下一格是装饰精美的一个木匣，取出来打开，里边是一张用金箔画线的棋牌，棋路由上等和阗白玉籽料制成，洁白莹润，手感温润细腻。

那个保镖麻利地摆好棋子，退到一边去。徐海生向张胜一摆手，笑吟吟地道：“老弟，请。”

张胜正与钟情对望着。钟情是被诳出来的，一出来就被带上了车，她知道对方的目的不在自己，而在张胜。她不知道张胜正在做的一切有多凶险，但是却能感觉得出这对他有多么重要，所以，她忧心忡忡地看着张胜，很怕他不能撑过这一关。

因为听传达室的老胡头说来人是张胜派来找她的，她忙匆匆赶下了楼，所以并没有刻意装扮。她今天的衣着很随意，却显得很年轻，很俊俏。

年过三旬，却如二十岁可人的女孩，她上身藕色花萼的短衫，下身是蓝色水洗牛仔裤，头发没有烫卷，笔直的秀发束成马尾垂在脑后，腰间扎着皮带，愈发衬托得腰肢纤细柔软，整个人透着一股清新的气息，而那妩媚娇美的脸庞上藏着一抹淡淡的哀愁，那美眸神韵，于清新之中流动一抹成熟的韵味，真是说不出的动人。

张胜向她报以“放心”的一笑，收回了目光：“请长者先行。”

“呵呵，好！”

徐海生也不客套，“啪”的一声架上了当头炮，张胜立即起马相迎。

一个攻，一个守。

徐海生一直在攻，张胜一直在守。现在是，以前也是。

徐海生说过，平常的习惯和行为和他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

性格决定命运，张胜这一辈子，会不会一直被动防守？

“完了，完了，全完了。”申斋良面色如土地看着盘面。

董舒默然坐在那儿，她知道，张胜已一败涂地，除非最后一刻出现奇迹，可是……那可能么？

今天之后，得重新找份工作了。事实上，这个月的工资也休想再拿得到了。不过，张胜这个老板待她一向不错，要走，也得向张胜告别之后，她不能这么悄然离开。

吴忠兴两眼发直地瞅着盘面，忽然打开抽屉，冲动地开始捡拾自己的东西。

“二位，我……先走一步了。等老总回来，告诉他，老吴走了，我没脸见他。”吴忠兴抱着他的东西，向董舒和洛菲说了一句。

两个人都没说话，吴忠兴叹息一声，低着头走了出去。

“啪！”门的弹簧回抽，把门用力地关上了。

洛菲嘴角一勾，一丝笑意飞快地在她眼中闪过。

她吐了口气，从抽屉里摸出一块巧克力，剥去锡纸，看着节节攀升已经爬到六十三元高位的现货和约价格，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啧啧啧，哎呀，老弟啊，两年不下，你这棋艺一点儿进步也没有啊！”徐海生摇头替他惋惜着，逼退老师，吃掉了他的卧槽马：“下棋，当如狮子搏兔，一旦窥准目标，就当全力以赴。老弟，你的打法太保守了。”

张胜淡淡一笑：“我做事，向来讲究留有余地，不管对人对己。倾力一击固然痛快，可是一旦错了一步，连力挽狂澜、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

徐海生早将他的神色看在眼里，张胜神色不宁，一会儿盯着盘面，一会儿去看钟情，一会儿又低头思索下棋的路数，他的心……已经乱了。

徐海生呷了口路易十三，卷起舌尖品味着酒的味道，许久，才如长鲸吸水一口气咽下，然后展颜一笑：“过度小心，却会坐失良机，最终仍是不免一败。”

他看看腕上金表，离休市时间只有五分钟了。

徐海生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没有人能在最后五分钟内扭转局势，除非他是神。

这世上也许有神，但张胜绝对不是，这个人不过是一直以来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毛头小子罢了。

“老弟，其实我并不讨厌你，真的。”徐海生正色道，“只是，这世上有许多事，是叫人无可奈何的，即便是我也无可奈何。一枚替你立下大功、为你鞍前马后的棋子，下棋的人总是心存喜欢的，可是如果局势逼他弃子，那他又能如何？”

张胜抬眼，看着期货盘面，一言不发。

徐海生一叹，说道：“我做事，喜欢力压千钧；我做人，喜欢扫清一切障碍。从你入狱那天起，就注定了你只能站在我的对立面，我曾经最喜欢的马前卒，成了我的负累，我没有办法，只能弃子。可是忽然有一天，这被我弃掉的卒子居然起死回生了，而且站在楚河汉界的那一边，掉过头来成为我的威胁，你说我能怎么办？”

盘面还是没有变化，稳稳地站在六十二、六十三元的价位上，张胜眼神闪烁了一下，只是笑笑。

“你输了！”徐海生移车，“啪”地一声将向张胜的老师。

盘面的数据停止了变化，定格在六十二元的价位上，收市了。

“再来一局如何？”

张胜低头摆棋，看不到他的眼神。

徐海生得志意满地一笑：“你已经出局了，从此再没有跟我下棋的资格！”

张胜脸色木然，没有一点儿表情。

徐海生看着他，忽然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老弟，做多胶合板的大主力之中就有我一个，你没想到吧？哈哈……”

“胜子，发生什么事了？”一直不敢打扰张胜的钟情看到徐海生得意的狂

笑，忍不住焦急地问道。

张胜看着凝固的期货走势画面，半晌，眼光又一格一格地下移，低头注视着凝固在那儿的棋面，眼角微微地跳动着，没有说话。

徐海生微笑道：“小情，张胜已经破产了，一文不名。懂么？他所有的钱都赔光了，自他人股市以来，辛辛苦苦赚了不少钱，现在，全都拱手奉送给了我。”

他脸上的笑隐隐狰狞起来：“他现在是个比乞丐还穷的穷光蛋，更糟的是，他还连累了信任他的投资者损失了一大笔钱，那些人都是半黑不白、在道上混过的人，这口冤枉气如果咽不下去……”

他又抿了口酒，惬意地享受着：“那时，我的张老弟很可能在某一天早上，被人发现暴尸于街头。”

“是你害他，是不是？”钟情嘶声大喊，纵身向他扑去，但是马上又被两个保镖拧住手臂，压回座位。

“小情，你真是够死心眼的。”徐海胜就像一个变脸高手，突然脸色一变，一片冷酷无情的肃杀之气。

他伸出手，拍着张胜的脸蛋：“为了这个没出息的家伙，你还想付出到什么时候？自古有云，宁为英雄妾，不做庸人妻，跟着他有什么意思，不如跟着我。”

张胜忽然抬头，目光凌厉地射向徐海生。

徐海生怡然自得地一笑：“他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他不能给你的，我还是能给你。”

“你……还会要我？”

钟情突然说话了，她这一问，张胜的脸色顿时变得一片雪白，再无半分血色。

徐海生尽情地享受着折磨失败者的乐趣，悠然说道：“当然，不要怀疑我的诚意，曾经，我不想再继续我们的关系，但是时过境迁，我的想法已经有了转变。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我不介意有你这么一个可心可意的情人。你跟着他，不是一样没有结果？而我能给你的，多过他千百倍。”

“呵呵……”钟情笑起来：“可是，我不会要你。看看你吧，豪车华服，

但是那衣冠之下，不过是一个裹着人皮的畜生。就算胜子真的一无所有，我也会跟着他，他给了我这世上最奢侈的东西，那是你永远也拿不出来的，哪怕你富甲天下。”

徐海生冷笑：“笑话，有什么东西是他拿得出，而我拿不出来的？”

“真心的爱！”

徐海生脸色一狞，随即缓和下来，微微冷笑，状极不屑。

张胜看着钟情，眼中满是欣慰和欢喜。

钟情冷冷地问徐海生：“你把我们带来，就是想让我们看你得意洋洋的嘴脸吧？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离开了么？”

徐海生冷冷地瞥她一眼，眼底杀气浮现。

他冷哼一声，摆了摆手。

钟情走过来，拉住了张胜的手。

两人从徐海生身边走过去，由于有水晶小茶几阻路，钟情过去时侧了侧身子。

徐海生阴鸷的目光正落在她的身上。分手三年了，她仍那么美丽，不，是更美丽了。自信、自强、健康的心态和爱情的滋润，让她容光焕发，异样动人。

一双修长笔直的大腿，蓝色牛仔裤，侧身在他面前走过时，那丰满浑圆的美丽臀部包裹在紧绷绷的牛仔裤里面，中间隐隐有些陷进屁股沟里，两瓣丰盈上翘的屁股呈现着优美的曲线，腰肢浑圆柔软，牛仔裤下的小腹却是平坦的。

她还是那般妖娆美艳，但她已不再是当年的钟情，如今她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她是张胜的女人。

“占有敌人的女人，胜利者独享的快感……”

如果说刚才徐海生那样说，只是为了刺激张胜，那么现在目的失败之后，他是真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了。

“钟情，我能让他一无所有，也能让你一文不名。”

徐海生没有达到打击张胜，彻底瓦解他的意志的目的，心中悲怒，又见两人情深意切，不禁冷笑威胁。

“那么，我便陪他去讨饭！”

钟情撂下这句话，和张胜头也不回地走下去了。

文先生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周周，这一仗打完了？”

“是。”对面跷着二郎腿坐着一个女孩儿，她摘下大墨镜，向文先生嫣然一笑，风采翩翩，正是张胜身边的“小答应”洛菲。

“说来听听，事先问你，连我都不说。”文先生慈爱地看着她，假意哼了一声：“女生外向啊，长大啦，知道帮老公了，老爸也成了外人。”

“爸！”洛菲娇嗔地唤他，“乱说什么呀，我可没答应嫁他，他呢，我整天在他身边晃悠，也从没拿正眼看过我。”

说到这儿，洛菲恨恨地道：“这个有眼无珠的家伙。”

文先生见状不禁莞尔：“人也是需要包装的，你自己非要当服务生，谁还当你是千金大小姐吗？”

洛菲哼了一声：“我才不稀罕他呢，他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花心了。”

文先生正色道：“这一点，却是你的不是了。你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家碧玉，这天下的男人，但有权柄财富在手的，可有一个不近风流？男人一旦到了这种地位，妄想控制他守身如玉的，都是不切实际的女人，这是男权社会，聪明女人切不可螳臂当车，做那愚蠢之事。只要身份是你的，男人偶尔在外逢场作戏，有什么打紧？”

洛菲没好气地白他一眼：“就知道你这么说，妈妈不说归不说，你当她见你在外风流，心里很舒坦么？好了好了，不提这个，我先说说他的事。”

洛菲秀气的眉毛微微蹙了起来，沉思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然后说道：“经过是这样，他一直和上海的赢胜投资老板靳在笑在合作。”

“靳在笑？”文先生皱了皱眉：“这名字有点耳熟。”

“是啊，呵呵，你们见过的，那次你在上海过生日，给你送过一只金牛的客人，他……”

文先生恍然，失笑道：“原来是他，不小心跌了一跤的那个小胖子。”

“是啊，你可不能小瞧了他，他现在在上海也是雄霸一方的人物了。”

文先生怅然片刻，悠悠叹道：“江湖岁月催人老啊，几年不见世面，当年

的阿猫阿狗都做了大哥了。你继续说……”

“张总资金量有限，两个多亿的资金，在期货市场上难起风雨，所以他一直是以助手的方式，配合赢胜投资。这个秘密，除了我这个在他未发迹时就跟着他的老人，其他人一概不知。

“这一次，上海方面是要做多胶合板的，但是中小机构和普通散户大多看空，这股力量聚集起来非同小可，靳在笑本以为自己能吃得下，但是后来他发现一多独大，实在有些吃力，他撑不住了，价位开始节节下跌，这时如果退出去，以他的资金量也是一笔不小的亏损，于是他开始呼朋唤友，寻找同盟。

“这种阵仗，本来就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所以他在找了两个大机构做盟友后，也同张总取得了联系。他们之间是一种很松散的自由合作关系，张总并不受制于他，张总有自己的决定权，同靳在笑联系之后，他就开始关注9507，考虑是否配合杀入。这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让张总有了重大发现……”

文先生好奇地问：“什么事？”

“那天晚上已经下了班，我还在办公室里帮他统计着胶合板现货和约数据，做规划分析，办公室忽然停电了。当时只有我和他在，他是做过电工的，就自己去检查线路，结果在他办公室内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监控探头。”

文先生失神片刻，微微苦笑：“小事，小事有时能变大事，我岂不也是因为一件小事才有今天……继续说，他发现之后如何？”

洛菲莞尔一笑：“还能如何，趁着停电监控失去效力，他又检查了一番，又在天棚上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几个监视器。这一切，无疑是有人正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而且很有可能是内外勾结。在资本市场，如果有个内奸通风报信，那是最可怕的事，但是张胜却不知道谁才是内奸。

“如果盲目张扬开去，搞得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对他的工作室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必须小心从事。投资部的几个人调进来时他都做过调查的，当时没有发现问题，以后的工作中，这些人也尽心尽力，每个人都为公司赚过钱，实在看不出谁可疑。发现监控头之后，他表面不动声色，却暗中找了私家侦探，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投资部的每一名成员。”

文先生一笑：“他没有怀疑你吧？”

洛菲得意地翘了翘鼻子：“你的女儿可不是笨蛋，我的身份证明一点儿问题没有，自从他头一次请我吃饭，差点儿去了我住的酒店后，我正式找了一处房子去住，绝对检查不出问题。再说，我是在他没发迹之前就跟着他的，再怎么怀疑，他也怀疑不到我的头上。”

“嗯，说下去。”

“很快，私家侦探就传回了消息，在股票投资部因表现突出调入期货投资部的吴忠兴十分可疑，他多次出入君王大厦会见徐海生。张总马上对他进行全面调查，并且付给侦探社十万元，要他们立即从香港航空寄购一种国际新型窃听装备，可以监听手机的。”

“设备购入后，对吴忠兴的手机进行监听，从中了解到徐海生要和他做对手盘，意图彻底打垮他，称霸东北证券期货行。张总正面对困局解脱无术，这件事让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敌人的力量来为他办事，达到他的目的。”

文哥哑然一笑：“我明白了，他明着做空，诱徐海生做多，实则他也在做多，徐海生给他抬了回轿子。”

“不错，当时靳在笑进退两难，张总的资金又是杯水车薪，他不但不可能打垮徐海生，而且无论做空做多，徐海生都会加入对手盘，对手方就会陡增近二十亿的资金，胶合板的盘子不算大，二十亿的生力军足以在实力相当的两个对手阵营前，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了。”

说到这儿，洛菲想起张胜这苦肉计为了要表现得尽善尽美，每天装模作样的德性，忍不住捂嘴偷笑。

“这个家伙好贪的，他通过手机监听了解了徐海生的投资计划后，对靳在笑说，他不但全力投入，而且还能拉来一个大机构，可以在短期内至少再投入十五个亿的资金。作为交换条件，此次炒作成功后，靳在笑要付给他五千万的好处费。”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资金也全部交给我暗中操作做多，而他自己呢，他每天买入、查看，不断展示给吴忠兴和投资部其他同事们所看的交易画面，不过是经过修改的电脑程序，它只接收大盘数据，却不上传交易申请……那

只是一种模拟交易软件。”

文先生瞟了她一眼：“这是你的杰作吧？”

洛菲俏皮地吐了吐舌头：“我可不敢说是我，一个服务生居然懂编程，他不怀疑才怪。”

洛菲捂着嘴笑：“我告诉他，我有个高中同学，现在刚从科技大学毕业，我可以找同学帮忙，把交易所的这种软件做一点儿小小修改，他还能不信啊？”

洛菲得意洋洋，眉飞色舞地道：“我只花了一个半小时来修改程式，就得到一万元的酬金呢。”

文先生翻了个白眼：“才一万元就美成这样，这还是我闺女吗？”

“这么说，你并没有真的赔钱？”

钟情听张胜说完，欣喜地问道。

张胜摇头一笑：“没有，我进得早，成本很低。准备拿来还文哥的那三千八百万，我存在银行一直未动，只投入我自己的剩余资金，幸赖徐海生倾囊相助，帮我赚了整整两个亿。哦，不止，老靳那儿还欠我五千万，哈哈……”

“太好了！”钟情欢呼雀跃，她忘形地在张胜脸上“吧”地一吻，刚刚坐回去，脸上的笑容却又忽地一凝：“可是……罗大炮却把他投进去的五百万亏光了。”

钟情的声音不无幽怨，她希望自己的男人获胜，却不愿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张胜笑着刮了一下她的鼻头：“傻瓜，都告诉你是一种虚拟交易软件了，真正的资金在洛菲那儿，当然是做多啦。因为怕走漏风声，我不敢把我的计划告诉任何人，但是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洛菲，一个是罗大炮。他知道我的全部计划，不过那个李祥……”

张胜冷冷一笑：“他的钱却是真的‘赔’光了，一文不剩。不过我不用良心过不去，这个忠心耿耿的内奸，自有徐海生替我还债。”

钟情点着头，心有余悸地说：“炒股、炒期货，如此尔虞我诈，简直比真刀真枪地打仗还要血腥。我现在听着，还惊心动魄的。”

张胜莞尔一笑，其实他何尝不是提心吊胆，担心被徐海生发现真相临阵倒戈？

对于南海鳄鱼徐海生，张胜早就开始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了。但是徐海生入行早，早有一个稳定的幕僚班子，他是插不进去的。他只能被动防御，手下的每一个人，在不让对方知情、以免挫伤其积极性的基础上，张胜对他们都做过详尽调查，但是千防万防，防不胜防，对方有备而来，终究还是扎不紧篱笆，钻进一条野狗。

发现吴忠兴是徐海生的人，徐海生早已蓄谋要对付他的时候，张胜真的是又惊又怒，他当时思来想去，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去求助文先生，因为这场战役的方向已经明确了，比的就是资金量而已，而文哥是个最大的财主。

但是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且不说文哥的条件他不能答应，就算他答应了，那笔秘密匿藏见不得光的巨款，也不是一句话就能转到他名下的，把这笔钱漂白转移的运作过程绝非一时一日之功，而现前的危难却等不了那么久。

现在，他总算运用自己的智慧，成功渡过了难关，而且让处心积虑想干掉他的人帮他赚了一大笔钱，壮大了他的实力。

但是……张胜眸中闪过一缕忧色。

“胜子，我……不太听得懂，好像……你的意思是说，徐海生想做多害你暴仓，结果却变成了帮你冲锋陷阵，让你大赚了一笔。不过……那他也是做多的，他也赚了吧？”

“嗯！”

张胜的脸色阴沉了一下：“他进得比我晚，又是小心翼翼随着局势的明朗逐步加仓，赚得比例比我少得多，但是绝对数却比我大。这一场战争，本来与他无关，他突然气势汹汹地杀进来了，而且狙杀目标是我。我能让他由杀手变成我的帮手，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实在没有力量在这一役中把他干掉。

“现在他的实力仍在我之上，如果与他一战，我仍力有不逮。而且，经过这一战，我忽然发现一件事……”

他沉思片刻，说：“那就是，在资本市场上，你很难锁定一个对手。比如说这一次，如果我不是事先知道徐海生要进场，并且做我的对手盘，那么我在操作失误的时候，就会选择割肉离场，虽会大伤元气，却不会致命。这种

游戏的规则就是这样，你选择一个人做对手，但是对方可以拒绝。

“因此，哪怕我的财力足以与徐海生一战，他仍然可以选择避而不战，那么，我就无法彻底地打败他，而我现在，必须得打败他。”

他看了看钟情，钟情握紧了他的手：“我懂，这个人太可怕了，除了他的个人利益，管它什么是非、公义、人情，统统是可以舍弃的。对这样的人，我们即便对他没有报复的心思，他也不会放过我们。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能防他一辈子。”

张胜微微点头，沉思着道：“是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要自保，那就得消灭他。要消灭他，游戏规则却允许他高挂免战牌，那怎么办？”

钟情用一双澄澈的眸子凝视着他，目光中充满了信任，她相信她的男人能打败任何强大的敌人，他已经长大了。

张胜目光闪烁半晌，轻轻地说道：“本来，我是没有办法让他必须应战的，不过，他今天认定我已一败涂地、得意而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计就计。”

张胜笑了笑：“诸葛亮当年曾以一件女人衣服激得司马懿暴怒，他后虽识破诸葛之计，仍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坑里跳，主动上表请战，皆因他是三军主帅，主帅受辱，不得不战。好在那魏帝曹睿与他早有商量，下旨不得出战。司马懿方能心安理得，不致威信尽丧。

“徐海生这人，虽阴险毒辣，却也一向骄傲自负。我相信以退为进，捧他上位，然后重新挑战，必能逼他与我决一死战。司马懿有曹睿背黑锅，徐氏基金却是徐海生自己当皇帝，哼哼，谁来替他背黑锅呢？”

张胜向钟情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之后，便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洛菲正和文先生说着话，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她拿起来看了下号码，嘟起嘴竖起食指，向爸爸做了一个噤声的姿势，然后打开了电话。

“菲菲，你那边怎么样了？”

“一切都按你的安排。‘败局’已定时，吴忠兴就做出一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样子离开公司了。”

电话里传出张胜爽朗的大笑：“早有所料。菲菲，这次行动计划严格保密，不得透露分毫。”

洛菲奇怪地问：“为什么，你原来不是打算事成之后，就在那个人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给他一个大大的教训么？”

张胜又笑了两声，笑声有点儿冷：“是啊，但是我这个想法太天真了，这世上有些人是永远不会接受教训的，他们不到黄河不会死心。你记住，不要透露一点儿真实消息出去。还有，马上联系几家报社，以匿名知情者的身份详述一下省城证券业两大高手对决，‘东方不败’惨败，‘南海鳄鱼’大获全胜的消息，让那如花妙笔好好捧一捧他。”

洛菲越听越奇怪，电话里，张胜还在详细交代着，让她爆料给报社，详细报道自己如何惨败，徐海生如何英明，如何有魄力，如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洛菲一边听一边应是，电话打完，她脸上露出怪异的表情。

“怎么了？”文先生笑问女儿。

洛菲摇摇头：“我越来越猜不透这个家伙了。他原打算成功之后，便把发现姓徐的那个人所施的奸计并顺势利用了他的经过向姓徐的和盘托出，打击一下他嚣张的气焰，可是他方才又打电话给我，让我帮那个姓徐的大肆造势，真搞不懂他想干什么。”

文先生听她说了张胜的吩咐，目光隐隐闪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沉吟半晌，他目中渐渐露出了然的笑意，颌首说道：“张胜这小子，终于肯放弃防守，主动出击了。”

“老爸，此话何解？”

“示敌以弱，骄敌之兵，他绝对是要主动出击了。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虽小胜，凭他现在的实力能奈何得了徐某人么？虽说资本市场上，以小搏大、以智取胜的例子并不少，可是他们之间的实力相差实在太悬殊……”

他说到这儿忽地抬头看向洛菲，脸上露出怪异的神气。

洛菲瞪了他一眼，嗔道：“干什么学我？”

文先生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气，说道：“我是在想，以他现在的实力，主动挑战暴露实力无异以卵击石，他凭什么有信心对徐某人主动出击。唔……他决定接受我的条件了？大有可能，除此之外，他没有助力。”

文先生说到这儿，眼中带笑地看了女儿一眼，笑道：“恭喜你，周周，你

要做新娘了。”

“什么？”

洛菲一声怪叫，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嗖地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满脸红晕地嚷：“不嫁不嫁，我才不嫁。人家还没喜欢上他，他还没喜欢上人家，为什么要嫁他？突然和一个陌生人跑进一间房子里住，好怪好怪的感觉。”

“不是吧，你们都认识一年多了，天天在一间办公室，还陌生什么？”

“那不同，那是同事，我说的是感情上陌生、心理上陌生，作为终生伴侣来说关系上陌……”

文先生拂然道：“哪那么多理由？生在豪门，婚姻从来就由不得自己做主。你要有这个觉悟，周周，你要为整个家族负责。何况，我为你找的这个男人其实很不错，不是么？你心里并不讨厌他，而且有点儿喜欢他，是吧？”

洛菲理直气壮地道：“喜欢不等于爱。我喜欢的人多了去了，难道个个都嫁？”

“如果你先生同意，你想嫁便嫁，我这做父亲的不反对。”

洛菲指着自己的鼻子，诧然道：“我先生……谁呀？”

“张胜啊。”

洛菲鼻子都气歪了：“我还没答应嫁呢，什么时候他就成了我先生了？”

文先生淡淡地道：“现在不是，早晚会是的。”

洛菲张牙舞爪地和父亲对视半晌，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于是咬牙切齿地道：“我还没玩够呢，现在不想嫁。他答应我也不答应。你敢逼我，洞房之夜我就把他阉了！”

文先生翻了翻白眼：“那是你该考虑的利益，与我何干？”

“老总，你在哪儿呀？”

洛菲趴在办公桌上，小声地问。

玻璃窗外面挤满了人，由于窗纸薄膜贴了近一人高，所以外面的人都把相机举得高高的，咔嚓咔嚓朝里边胡乱照个不停。

“我去看守所看一个朋友，怎么了？办公室那边很乱吧？呵呵，今天的早

报我也在看，这些记者效率是蛮高的，一晚上工夫，一篇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好文章就写出来了，嗯，看着真是惊心动魄，如果主人公不是我，我也会当成真的啦，哈哈……”

“去……去看守所呀？”洛菲一听，心头便是一跳，说话也结巴起来。

“他怎么一早放着乱摊子不收拾，跑去看守所了呢？莫非，老爸的猜测真的应验了？”

一念及此，洛菲不禁心烦意乱。

哪个少女不怀春，洛菲也曾幻想过自己的另一半，但那个人在她心里始终是个虚无缥缈的影子，无法勾勒出一个具体的形象。因为她从小就知道，哪怕爸爸再疼她，以她的家世，她的婚姻也永远不会由她自己做主。

她未来的丈夫人选首要考虑的不是她喜不喜欢，而是有没有能力接管他父亲的经济帝国。平心而论，张胜无论是人品相貌，还是性格脾气，她都蛮欣赏的。一对青年男女朝夕相处一年多，相处愉快融洽，她又明知这个男人是父亲为她选择的伴侣，心里不可能没有留下他的一丝印记。

不过她年纪轻，玩心重，出国留学时又受到美国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影响，即便男方非常优秀，特适合她的心意，她也没有这么早就披上嫁衣，从此相夫教子的打算。

再说，张胜从没把她当成一个追求对象，他对自己的态度，一直只是一个和蔼的老板、一个情投意合的朋友。在她的调查资料里，张胜有好几个红颜知己，就算生在大富之家，对这种事从小就见怪不怪了，她心里还是有点儿不舒服。

如果他去看守所，真的是答应了老爸的条件，那么……她可以预料，她除了披上雪白的婚纱做他的新娘，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

洛菲想到这里，烦恼地蹙起秀气的眉毛。

她的手下意识地伸到抽屉里去摸巧克力，可惜巧克力已经吃光了，于是一根秀气的手指便按到了唇边，她紧张地咬起了指甲……

“啪啪啪！”

“砰砰砰！”

“咔嚓、咔嚓！”

门外传来一阵拍打和拍照的噪音，电视台、报社、电台的记者在外面高声呼喊：“张胜先生，请接受我的采访，我只问几个很简单的问题……”

“张胜先生，我是市电视台的记者，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采访，这次期货大战……”

办公室只有洛菲一个人，早上董舒和申斋良来过，等到上班也不见张胜的踪影，两人黯然收拾行装和洛菲握手作别了。刘斌鸿昨天气跑以后，一直就没再回来过。

这几个年轻人都很有才华。尽管，董舒私心重些，申斋良没个性，有点儿墙头草，刘斌鸿性情冲动。可是人无完人，有缺点不要紧，重要的是为将者能扬其长避其短，水至清则无鱼，如果不去善于发现手下的长处，而是要求下属个个都是完美无瑕的人才，那他将招揽不到一个有用的人，这些用惯了的人流失掉，的确很可惜。

不过张胜现在计划有变，暂时要扮演一个被彻底打垮、一败涂地的人，所以这些人的离开，也只能暂时由得他们去了。

往日热闹、轻松的办公室里，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空荡荡的非常冷清，门外倒是嘈杂一片，吵闹不休，心烦意乱地想着心事的洛菲终于火气上升，按捺不住了。

门外，一个高个子记者把照相机举得高高的，一边向室内各个角度拍着照，一边拍着门喊：“张胜先生，我是晚报记者夏雨轩，张先生……”

“哗啦”一声，房门猛地拉开，一个女式西装、短发齐眉的女孩儿出现了，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双手叉腰成茶壶状，发飙道：“吵吵吵，吵什么吵？”

“请问你是张胜先生的什么人？”

“请问张胜先生在吗？”

“咔嚓、咔嚓……”

一片闪光灯晃得洛菲头晕眼花。

她深深吸了口气，那不够饱满的胸膛为之一挺，居然也小有规模。

“张胜吗？他已经赔得倾家荡产了！”

“那么张先生现在什么地方，能够接受我们采访吗？”

“你们不用采访他了，他负债累累，现在正找风水宝地准备上吊呐！”

“请问这个消息确实吗？”

“请问他在什么地方上吊？”

“请问，他已经上吊了吗？”

“请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洛菲没好气地做狮子吼：“我是他什么人？你说我是他什么人？本姑娘以前是他的员工，姑奶奶以后就是他的债主！”

“咣当”，房门重又关上。

门外，问声依旧，仍有敬业的记者高声追问：“请问，他欠了你多少工资，他真的决定自杀了吗？他没有留下什么话吗？”

洛菲跑进里屋张胜办公室，把房门关得紧紧的，然后打开电脑，咬牙切齿地玩起了“空当接龙”……

张胜父母家里，现在一通混乱，张清夫妇抱着孩子和老两口都在大厅坐着，钟情则在苦口婆心地劝。

“喂，黑子？对，不用担心，胜哥现在心情很稳定。哦……不用来看他，现在情形很乱，他需要处理一些事情。对，对，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钟情搁下电话，接着方才的话茬儿继续宽慰他们：“伯父、伯母，张老弟，你们不必着急上火的，根本没有外界传得那么严重，你们切记不管是谁问起，不要做任何答复，否则他才会真的陷入困境。”

她看看手表，抬头又道：“他现在正在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那个人能帮助他摆脱困难。张胜让我来是为了抓紧时间，因为他的计划昨晚才刚刚制定，时间上有些仓促。我来，是要和你们商量一件大事。”

钟情以前时常上门代张胜照顾二老，如今张胜和桥西汇金企业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一有事情，钟情还是会出现，替他管好后院。张父张母虽然憨厚老实，也看得出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不一般。

张父忙道：“钟小姐，我明白了，你尽管说。”

钟情犹豫了一下，说道：“是这样，伯父伯母都是退休的人。张清老弟……你哥哥出资给你开了家超市之后，也辞了原单位的工作，现在是自由

之身，所以这件事办起来不算为难。他要我带你们……离开这儿，我们去北京。”

张父张母一听都慌了神，张母忙问：“去北京？去那儿做什么，我们去哪儿住啊？胜子到底出了啥大事情？他是不是欠了人家许多债？”

钟情安慰道：“伯母，您别怕。不是你想的那样，其实……”

手机又响起来，钟情拿起一听，说道：“胖子？嗯，怎么样了？好，我下午就回去和你办转让手续，水产公司归你了。嗯……呵呵，当然不急，我知道你一时筹不出那么多钱，余款慢慢还就好。他呀，放心吧，张胜倒不了。”

两个人又聊了一阵，说了许多张父张母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钟情笑道：“伯父，伯母，你们真的不用太担心。张胜没事的，反正你们就记住一点，除了咱们面前这几口人，不管谁问，什么都不要说。”

“张胜不是生意亏了，而是有人要害他，他怕你们受牵连，让我带你们走。哎呀，多的我也没法说了，生意场上的事……很复杂的。北京那边你们不用担心，张胜早以伯父的名义存了一大笔钱，而且……他还会转一大笔钱过去，我们在那儿做房地产生意。”

“闺女啊，你这话说得不落不实的，我听着心慌呀，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张母急得直跺脚。

一直没说话的张清忽然道：“妈，你别问了。哥从小就忒有主意，听大哥的安排吧！”

这时，家里电话又响了起来，张母接过电话听了几句，紧张地捂住话筒，六神无主地道：“不认得这人，说是老大的朋友，好像是记者吧，一个女的，问咱家老大的情况呢，咋办？”

张父说道：“我来接。”

“等等，我来！”钟情机警地抢过去，从张母手中接过了电话。

电话对面，秦若男心急如焚。

她是一早从电台节目中听到省城发生的情况的，由于这次出差是执行秘密任务，手机全部上缴，手机里存贮的张胜的手机号码，以前一直设成快捷键，她没有刻意去记，事到临头回想不起来了。

他单位的电话，秦若男是有印象的，可是打了半天，不是占线就是没人

接。好在张胜家里的电话也曾告诉过她，因为张胜开玩笑地说当初安电话时，那个电话局的女孩挺喜欢他的，想跟他搞对象，特意给他挑了个吉利号“22785859”。由于这个小故事，秦若男反倒记得牢牢的。

可她从未给张胜父母家挂过电话，心里着实忐忑不安，要不是心切难禁，她还真没勇气贸然打电话，所以电话接通，她便急问张胜近况，不好意思自表身份。

“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哦，我是张胜的朋友，想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哪位？”

钟情看了眼张胜的家人，他们一家都围在旁边，正眼巴巴地看着她。钟情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冒充了张清媳妇的身份道：“我是他的弟妹，大哥投资上出了大问题，全家人都很上火，请你们记者也有点儿同情心，不要再打电话骚扰。如果你真是他的朋友，请直接打他手机。”

秦若男急道：“喂……”

“咔嚓！”电话挂断了，秦若男听着忙音一阵发怔……

“队长，我有急事，需要马上回省城。”

刘队诧异地道：“案子刚刚办完，今天正想领大家好好放松一下，明天我们就回去了，忙什么呢？”

“队长，我家里有件急事，必须得马上回去。”

“那……好吧，你先回省城。”

“文哥！”

张胜见到文先生，微笑着唤了一声。

昨晚授意洛菲向各大报社爆料之后，张胜便叮嘱钟情一番，让她今天一早去自己家里做好父母和兄弟的解释安抚工作，免得听了消息自家乱作一团。随后，他便给若男去电话，可是若男手机关机，张胜这才想起若男这两天去省外办一桩大案，得后天才回来。

“她的工作性质特殊，有时是不能开机的。这样也好，等她回来我再把事情原原本本说给她听吧。”

公司方面张胜却没做什么安排，他现在就是要给外界一种兵败如山倒的

颓势，乱一点儿更好。反正他这个正主不在，想乱也乱不到哪儿去。

徐海生的一再迫害，使他意识到一旦与这条毒蛇成了对手，而自己又能有所发展，现在或未来可能会对他造成的威胁的话，徐海生会不择手段地把自己这个潜在对手干掉。

徐海生悄然杀入期货市场，对他实施狙杀之后，把他叫到当年他发迹的地方，又当着钟情的面打击他，劝钟情重回他的怀抱，就是为了彻底瓦解他的斗志，想逼他自杀。

这个人太恶毒了，说起来张胜并没有对不起他，他最初也没想对付张胜。在汇金公司受到查办时，他只是置身事外，逃之夭夭罢了，但是张胜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期间，怕把他也牵连下水，进入警方视线的可能。徐海生心中有鬼，不愿引起警方注意，这才打定主意让张胜永远消失。

现如今，那桩案子已经平息，威胁也不复存在，但两个人之间的仇隙却已种下，如果张胜出狱后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普通人，对徐海生构不成任何威胁，那他或许会放张胜一马，但是现在张胜偏偏锋芒毕露，在东北资本市场与他比肩而立。

徐海生这种人是宁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可负我，哪肯让张胜这个潜在威胁一天天壮大，自然处心积虑想做掉他。现在除非张胜放弃自己的前程，让他感受不到什么威胁。否则，他就会千方百计、明枪暗箭地对付这个对手。

张胜必须主动应战了。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徐海生一战，而且，徐海生一旦获悉这次被他利用，一定会提高警惕，而且会更加迫切地想干掉他，凭自己的力量与徐海生正面为敌的话，那将是一条很艰辛、很难成功的路。

于是，张胜想到了他在这种困境下唯一可以借助的臂力：文先生。

他知道文先生这笔钱如果不能合理地漂白，是不能拿出来使用的。能帮文哥漂白这笔钱的人，不是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但是能在那么一笔庞大财富前不起据为己有念头的人却不好找。

而且，这个人必须是同他的女儿成亲的，因为不通过这种手段，帮助文先生漂白的钱财还是不能合法合理地转进他的家族。这一来，符合条件的男人就更不易找。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了了。

文哥需要一个代理人，这个人要符合四个条件：

一、这个人与文哥的家族在过往的经营过程中全无关系，不曾受过监控；

二、这个人得有让别人确信他有在资本市场上朝夕之间聚敛巨额财富的能力来洗钱；

三、这个人必须得重言守诺，不为财帛所动，不会在巨额财富移交到手之后生起异心；

四、这个人必须得年岁相当，这样他才能迎娶文先生的女儿，成为文哥家族的一员，为整个家族掌管财富才名正言顺。

这样的人并不好找，奇货可居之下，张胜有信心让文先生做出一些让步，与他达到协议，以帮助他漂白财富，安全转移到他的家族手中为条件，借他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怎么样，肯接受我的条件了么？”

文先生微笑着坐下，接过他敬上的香烟。

“是的，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给我两年时间，我就可以把你的巨额财产全部运作漂白，让它变成谁也查不出来龙去脉的合法所得。”

文先生目露惊喜，欣然道：“只要两年么？我果然没有看错你，能力不足的人撑死也没有这么快。”

文先生笑吟吟地道：“不过……不需要这么急，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要在两年之内转为合法收入，时间太短了点儿，不要急功近利出了问题。反正，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运作过程再长一些，更加安全。哈哈，说不定我会先抱上外孙，然后才得到你大功告成的消息。”

张胜一蹙眉头：“文哥，不是十亿么，怎么……”

文先生眨眨眼，狡黠地笑：“那十亿么，我说的只是现金。”

张胜想了想，说道：“还是两年，两年之内，我把它合理合法地转回您的家族。作为交换条件，我需要您做一个让步。”

文先生目光一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此话怎讲？”

张胜俯身向前，目光也变得幽深起来：“我想，变通一下您提出的条件……”

“徐先生，您现在可是东北王啊，哈哈，恭喜恭喜，现在电台、报社都在讲你的事，威名远振啊。”

徐海生用两根手指，挟着金灿灿的仿古电话，脸上挂着矜持的笑意：“哪里，哪里，不过是媒体夸大其辞罢了，张胜此人虽出道很晚，锋芒毕露，毕竟根底尚浅。呵呵，胜之不武，胜之不武。”

一个祝贺的电话放下，另一个电话又打进来，照例是一番恭维、求合作或投到他门下的话，徐海生用手指梳理着头发，手指间一枚硕大的钻戒闪闪发光：“哈哈，欢迎欢迎，合则两利，互惠共荣嘛。哦？晚上吃饭，哈哈，你老张请客，哪有不去的道理？那我可却之不恭了。哎，什么蓬荜生辉，东北王？过奖了过奖了，那……晚上见吧。”

徐海生拿起桌上一份报纸，上面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场期货角逐他大获全胜，股坛新秀张胜惨淡收场的消息。

“东北王？”徐海生微微地笑了：“当今东三省的地界儿上，也只有我徐海生配得上这个称呼。不过一个东北王怎能让我满足，总有一天，我要像唐先生一样，成为整个中国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教父级人物。”

放下报纸，他微眯着眼睛沉思了一会儿，那个曾经的对手张胜已经被他抛诸脑后了，他现在有着更高的目标、更大的野心、更广阔的天地，一只丧家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徐先生，”艾戈站在一旁，陪着笑脸道：“徐先生，那个张胜现在已经垮了，他既然曾经跟徐先生过不去，可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要不要兄弟叫几个人去教训教训他？”

艾戈并不知道张胜与徐海生昔年的恩怨，不过那天徐海生去见张胜，车上带的几个保镖就是他派去的，多少听说一些，他还以为张胜和徐海生的恩怨纠葛是因为当时被抓起来的那个女人，所以自作主张地想替徐海生出出气。

“不必，他既然没有勇气死，那就让他像条狗一样地活着吧。”

徐海生刚刚发完善心，忽地想到钟情对张胜的死心塌地，心里一阵不舒服，沉吟了一下又道：“嗯……派几个人去盯着他也好，看他在做什么。”

“是！”艾戈有了表现的机会，顿时精神一振，他谄媚地向徐海生一笑，满脸横肉哆嗦着退了出去。

第八章 “东方不败” 风云再起， 股坛传奇续写神话

张胜同文先生的谈判结果是：他在适当的时候开始逐步接收这笔钱，帮助文哥把它漂白，然后转移回周氏（文哥）家族手中。但是他已有所爱，不会入赘做周家的女婿，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与周大小姐建立名义上的合法婚姻关系，在完成资产输送后，便解除此关系。此时，张胜已经完成了第一、第二步计划，很快，他就要开始第三步“造神”计划，赴瑞士苏黎士银行，逐步接收周氏家族匿藏起来的财富，然后在种种投资途径上采取半真半假的操作方式，把这笔令人咋舌的巨款漂白。

古代的帝王权力传承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

不是当事人，谁也无法准确地描述，现在张胜却有种类似的感触。

当他走出看守所的大门时，他的脚踏在地上是有力的，看向什么地方时，哪怕那里再高，心气儿上都觉得更高它一等。这是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这就是权柄的魔力，如同毒瘾，让人隐隐有种快感，飘飘欲仙。

从他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起，明里暗里，已经有了一批人在暗中保护他。这才是超级富豪，每天无论你是醒着还是睡了，总有一批人在围着你转，他们每天唯一的生活重心就是你。

文哥已把他的经历简略地说给了张胜听，张胜没想到他竟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张胜原不过是升斗小民，并不知道文哥的存在，这些事还是从商之后才偶尔听别人说起过的。

他不姓文，而姓周，周行文。市井间传说他六年前就离奇失踪了，想不

到他居然被关在这里。

他是一个传奇，少年时捡过破烂，青年时靠做鞋和电器起家，曾经垄断江南半壁江山的空调、冰箱、电视销售；然后又做地产，北京、上海、深圳、海南，一大批高档建筑出自他的公司。

他的建筑公司，以质优价廉的竞争力冲出国门，在南非和澳大利亚拥有了一席之地。那里是钻石之乡，没有人知道他在其中做过些什么，但是紧跟着他就开起了珠宝公司，成色最好、品种繁多的一流钻石、黄金饰品，风靡一时，引领全国时尚。

随后，他开始涉足资本市场。当时的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大量未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在上市公司的股份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同时价格远低于“流通股”。

文先生利用他旗下方方面面各个行业的数十家公司，逐渐投资成为其中一些企业的“控制性股东”，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受让国家股、法人股，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国家股、法人股的受让价格是同期流通股平均价格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所付代价极小。此后，只要对这家公司做一点点投资，制造市场利好，然后选择不花一分钱现金、且最受股民欢迎的高送股方式分红，股价立即如坐火箭般上升。

没有证据表明作为那么多上市公司的控制性股东，文先生有没有从二级市场获取巨额收益，审计署能看到的，只是他以几何倍数飞速增加的资产余额。

以传统的实业模式渗透到金融领域、资本市场，又是在一个交易监管机制尚不健全的初级资本市场，文哥很快成为这个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在他被秘密拘捕接受调查时，他的经济帝国已经控制了数百亿的财富。

拘捕工作虽然隐秘快捷，还是被文哥事先获悉一些风声，当他被捕时，他个人名下过百亿的财产不翼而飞，贷款二十多个亿直接烂账近十五亿，公司总部在被查封前一个月发生了一场大火，所有账本烧个精光，资金去向无从查证。

文哥在朝野上下人脉通天，有些人不能明着保他，但是表个态查清事实、

追回巨款却是名正言顺的。然而问题是，他的罪名不清不白，有的不好判、有的没法判，账查不明、钱追不回，最后只好不审不判，把他软禁了起来。

现在，这笔不翼而飞的巨大财富，将逐步转移到张胜名下。

张胜同文先生的谈判结果是：他在适当的时候开始逐步接收这笔钱，帮助文哥把它漂白，然后转移回周氏家族手中。

但是他已有所爱，不会入赘做周家的女婿，只能采取变通的方式把钱转回周家，即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与周大小姐建立名义上的合法婚姻关系，在完成资产输送后，便解除此关系。

如此一来，张胜只是过路财神，这笔钱只是在他手里过了一圈，他并不能成为这笔钱最后的主人。两年之后，他将把这笔钱全部转移到周氏家族名下。

替文哥做这种事，风险极大。同时，如果没有共同利益，文哥难免心生疑虑。因此，双方还商定，作为报酬，在这两年期间的运作里，用文哥的资金经营所赚的利润将划归张胜，同时，两年后全部财产移交的时候，张胜名下将保留百分之十的资产。

文哥毕竟是一代枭雄，虽然他看好的这个年轻人执意不肯当他的女婿，未免令他遗憾，但是权衡一番利弊，他还是果断地答应了张胜的条件。

这是一场没有契约的交易。

没有法律的保护、没有权力的束缚，这是一场全凭人的道德自律来约束的交易。

当张胜从文哥手中接过开启金山的“钥匙”时，从这一刻起，他已经成为世上可以决定这笔财富归属去留的唯一的人。

接收财富、漂白财富、壮大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会见周大小姐，与她完成利益输送过程；把徐海生捧上神坛、引他入彀、狙杀这条凶残的鳄鱼……所有的一切，都要在两年内完成。两年之后，他将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的人生。

这局棋，从张胜走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

“小菲？”

“张总……”

“小菲，谢谢你这两年来支持我、帮助我。”

“张总，怎么突然这么说？”

“小菲，你知道，有人要对付我。”

“是啊，可我们没有吃亏呀，还阴了他一把。”

“呵呵，傻丫头，那凭的不是实力，如果被他知道真相，我会死得很惨。我想离开这里，一个人去南方闯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有本事和他抗衡的时候，才会回来这里。”

“什么？”电话里洛菲惊叫起来：“张总，你要离开这儿？那……那我怎么办？”

张胜柔声安慰：“傻丫头，我是去闯天下，又不是去旅游，怎么带你去？你一个年轻姑娘，再说，你的父母也不放心啊。我已经转了一百万进你的户头，够你这小丫头用的了。呵呵，放心吧，用不了两年，我就会回来，张氏投资会重新开张营业。如果……那时你还想跟着我干，那你就是我永远的财务总监！”

“真的？一言为定哦！”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嗯！我知道，张总是要避其锋芒，寻求发展。我不拖你的后腿，张总……人家真不舍得你……”

“唉！我也是啊，徐海生……我开的第一家公司，被他搅得人去楼空；第二家还是在他手中败落，不会再有第三次了，第三次尝到这种滋味的，一定是他！”

“嗯！我对张总有信心，你一定能行的。”

“呵呵，你当然这么想，要不然到哪儿找一个金饭碗似的财务总监做？”

电话里，洛菲也嘻嘻地笑了起来。

电话挂断，洛菲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个家伙，真没良心，都不告诉人家真相。”

严锋翻了翻白眼，说：“大小姐，好像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吧？哦，对了，你都瞒了人家两年了。”

洛菲嘿嘿地笑起来，向他扮个鬼脸：“你说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身份，会不会恼羞成怒地揍我？”

严锋一本正经地道：“会，会把你的屁股打成猴屁股，让你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

洛菲正跷着二郎腿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上，一副二爷德性。听了严锋的话，瞪了他一眼，威胁地眯起眼：“师兄……”

严锋连忙岔开话题道：“其实……张胜真的蛮不错，我这两年一直把他当妹夫看的，唉！想不通，真是想不通，换一个男人，哪怕你丑若无盐、年逾八旬，有数十亿美金的嫁妆，他也忙不迭答应娶了，可是张胜偏偏要拒绝了，他甚至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洛菲眉尖一挑，开心地笑道：“那不正好？他要真答应了，老爸非逼我出嫁不可。”

严锋笑笑，摇头道：“你们一个不愿娶，一个不愿嫁，我这外人不好掺和。算了，他现在‘一败涂地’，我这老朋友，该去看看他表表心意才对。我得走了，然后我就先回南方，你呢？”

“你不用管我，我再陪老爸一段时间好了，反正这段时间，他不用见我。”

严锋离开之后，洛菲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剥去包装，递到嘴边咬了一小口，忽然觉得没了胃口：“我又没说要嫁你，可是……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凭什么见都没见过我就把我 Pass 了呀！”

洛菲把巧克力往桌上一丢，枕着手臂往沙发上一躺，眼睛忽闪忽闪的，很不开心的样子……

张胜送严锋下楼，他现在独自一人住在玫瑰小区。

因为要独自南下，他不知道徐海生这个人还有没有后续的手段，至少他曾放言要对付钟情，所以张胜放心不下，建议她和家人全部迁走。

钟情行动非常迅速，她把自己的事业全都当成张胜的，张胜让她离开，她毫不迟疑，当即答应。因为企业是转给郭胖子，不需要太啰嗦的手续，一些后续事情完全交由郭胖子自己去操办，同时他和黑子还要帮忙把张清的超市盘出去，而钟情则直接带了张家的人连夜离开了省城。

楼下停了辆面包车，车门开着，里边一个男人坐在座位上，脸色阴沉沉地看着他，手里一把雪亮的尖刀，正有一下没一下地用指肚试着刀锋，旁边车窗开着，里边探出一双大脚，有人正在睡觉。

张胜送走了严锋，走回去时看了看那辆车，淡淡一笑。

远处，另外一辆面包车里，艾戈正在兴高采烈地给徐海生打电话：“徐先生，我想……用不着我们出手啦，哈哈……”

“怎么？”

“刚刚我派兄弟过去踩盘子，发现张胜住处已经被人监视起来了，我认得他们中的一个，他们是罗大炮的人。”

“罗大炮？被张胜把五百万全亏光了的那个人？”

“是啊，徐先生，这个人绝对是混黑道的，张胜把他的钱全赔光了，要是还不上，罗大炮能把他拖进池塘喂鱼。”

徐海生畅然大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呀！哈哈，带你的人赶快撤，免得张胜横尸街头，被人怀疑到咱们头上。”

“好勒，我这就走！”艾戈笑嘻嘻地收了线，冲手下一摆手，车子发动，带着一帮打手扬长而去。

张胜站在楼上，揭开一角窗帘，看着那辆面包车扬长而去，淡淡一笑。

楼下停着的那辆车上的确是罗大炮的人，不过他们并不是来修理张胜的，恰恰相反，他们一方面要负责保护张胜，还要在今夜上演一幕苦肉计，让张胜离开得合情合理。

当然，这些人只是罗大炮派来的小混混，张胜另有一批真正的保镖在暗中追随着他。从他成为文先生的代理人那一刻起，他受到的重视和保护比周大小姐还严密十倍。

夜幕降临了，张胜正在收拾皮箱。

再过一会儿，罗大炮的人就会持着砍刀冲上来，然后他就会很“狼狈”地逃出去，落荒而逃，一逃三千里，远离省城。这一切，当然会被一些“有心人”看到，继而张扬出去，传进徐海生的耳朵。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风驰电掣地驶进玫瑰小区，在一声尖厉的刹车声中停在张胜所住的楼房幢口。车子刚刚停稳，秦若男便从车里跳了出来，身着

一套藏青色九九式女警制服，头戴翘檐筒帽，腰扎武装带，身形只一闪，便冲进了楼内。

攥紧西瓜刀正准备冲下车去演戏的几个哥们儿，一见这情形傻了眼，纷纷扭头去看大哥。那位大哥一看这架势也没了主意，赶紧给罗大炮去电话。

张胜正对着镜子系着衬衫纽扣，忽听一阵砰砰砰的砸门声，只道罗大炮的那班兄弟到了，他连忙穿好外衣，提起手提箱便走，到了门口打开门一看，张胜一下子愣在那儿。

秦若男脸色苍白，一只拳头还举在空中。

“若男……”

秦若男一见他安然无恙，不由地一脸惊喜。

门“咔嚓”一声被风带上了，秦若男喃喃道：“你没事，你没事。”

她缓过气来，忽然在张胜身上狠狠捶了几拳，怒道：“你为什么这么吓我！打你公司电话、你家里电话，统统没人接。电台一直在讲你走投无路，我……我快吓死了……”

说到后来，秦若男的声音哽咽起来。

张胜手里的皮箱落了地，他抓住秦若男的拳头，轻声道：“傻瓜，打我手机呀。”

秦若男瞪起了杏眼：“我执行任务的时候，手机都上缴了，天天直拨的号码，谁还用心去记？”

说到这儿，她忽然变成一脸担忧的神色，打量着张胜的模样道：“你……要走？赔光了不做这一行就是了，为什么要离开？你代客炒股又不是保证了只赚不赔，谁敢打你的主意！”

张胜心中涌起一股柔情，他亲昵地刮了一下秦若男的鼻子。

秦若男一身戎装、荷枪实弹地冲上来，有这么一个彪悍的警察女友，张胜估计罗大炮安排的那些人怕是没胆子冲上来了，现在只好先离开这儿再说。他牵起秦若男的手，提起皮箱道：“走，我们先离开这儿，出去再说。”

秦若男答应一声，两个人到了楼下，面包车开了一扇窗，那位大哥叼着烟卷儿，一脸呆滞。

秦若男看到有人坐在正对楼门的面包车里，眼中露出了然和警惕的目光，

手下意识地摸向枪套。张胜连忙推着她道：“走，走，上车。”

他把秦若男推上驾驶座，绕到另一边，先匆匆给罗大炮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打开车门坐上去，说道：“走！”

警车从那辆面包车旁边驶了过去，张胜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那位负责“砍人”的大哥碰了一下眼神。

片刻之后，罗大炮的电话到了。那位大哥接完电话，精神抖擞地喝道：“兄弟们，跟我上楼！”

说完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带着人冲上楼，照着空无一人的张胜住房一通拳打脚踢、刀劈斧砍，嘴里不停地喊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小子，不要跑！”

“事情就是这样。”张胜把经过原原本本地对秦若男述说了一遍，凝视着她的眼睛说：“为了今后的安全和幸福，我不能一辈子提防着这条毒蛇。所以，这一次我要主动出击，打败他！彻底消除隐患。”

“就是他，虚假注资，事后逃之夭夭，害你蹲了那么久的监狱？”

“不止如此，他还几次想谋杀我，只是我福大命大，都躲了过去。”

秦若男的表情有点怪异：“你……还对我隐瞒了一些事情，否则有些地方讲不通。”

张胜的目光闪烁了一下：“若男，你是警察，所以有些事我不能告诉你，否则你这小傻瓜一定在情感和职责之间为难自己了。”

秦若男急了：“你不许……”

张胜一把握住她的手指：“当然，我一不杀人放火，二不丧尽天良。我保证不做有悖良心的事。”

秦若男侧着头看他，眼睛晶亮晶亮的，似乎想看透他的心。

张胜问道：“你看什么？”

“我……办过不少案子，也听说过许多离奇的事，可是就是想不通你说的理由，为什么……你要和那个女人假结婚，她的父亲才肯帮你？他到底是谁？”

张胜诚恳地道：“相信我，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就和假结婚向单位要住

房、假结婚为了办绿卡一样，仅仅是一项交易。如果更恰当地说，你可以把它看成一场电影，那只是一场戏。我保证，否则天打五雷劈。”

“那个女孩……你见过吗？很漂亮吧？”

“……”

“她爸爸很有钱……”

“我也很有钱，两个多亿，一辈子都花不完，还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张胜心里想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我被人像一条狗似的锁在暖器片上时，她心疼我；我成了一个让人如避瘟神的犯人时，她偷偷地送吃的给我；听说我落魄不名，被人追杀的时候，她肯拿起枪来保护我的美丽女孩。可是，这些话他说不出来。

秦若男的眸光荡起了柔软的神采，她的眼帘眨了一下，幽幽地说：“你说……只能如此，那我选择……相信你！”

“若男，我知道我今晚说的事，你听起来很荒唐。或许有一天，当我们老去，坐在摇椅上，那时，我会把这件事的整个经过都说给你听，但是现在，有些事……事关重大，而你的职业很敏感，我必须瞒着你，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不会负你！”

“我相信你！”

秦若男抬起眼帘，瞟了他一眼，轻轻呢喃道：“我相信你。胜子，其实……我也有个秘密，一直没有和你说。一开始，是不应该跟你说，后来，是不想说，现在，我想告诉你。”

“什么？”

秦若男脸上带着甜甜的笑，笑容中腮上有晶莹的泪：“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你救过我……”

“我救过你？”张胜惊讶地道。

秦若男慢慢地点头：“是的，你救过我。”

她把当初还在警校时配合刑警队抓捕几个毒枭的事说了一遍，张胜想了半晌，那一幕回忆才淡淡地回到了他的心头。

“即将陷入魔掌的女卧底与一个下岗工人、手机妹妹和大老板、女警与犯人……若男，我们的经历就是多姿多彩的一个传奇故事，我想……我们的缘

分是天注定的。”

秦若男吸了吸鼻子，脸色臭臭的：天注定么？你的第一个女人不是我也就算了，连第一次结婚也不是我……”

“到了。”候机室外稍显僻静的地方，秦若男停好车，依依不舍地看着张胜。

“不陪我进去？”

“不……”秦若男摇头，“我不想穿着制服在人前落泪。”

微弱的灯光映着秦若男的脸蛋，莹莹如玉似的肤色。秦若男道：“检票时间不多了，快走吧。”

张胜嗯了一声，他依恋地又看了看秦若男。

秦若男咬着嘴唇，晕着脸俏皮地笑，昵声道：“胜子，我等你回来。”

张胜心中一荡，正容说道：“若男，等我归来。归来时，我将是一个王者。”

秦若男轻声道：“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什么王者，只要你是你……就好。可惜你们男人，总是以掌握权柄财富为乐。”

张胜柔声道：“权柄、财富，我是想掌握它。因为有了这些，我才有保护我的事业、我的家庭和我的女人的能力。笑傲江湖，是很多人的梦想。我也曾这样想过，只是……天底下真正能够做到笑傲江湖的，又能有几人？笑傲江湖之后，善始善终的又能有几人？我已经想通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了。”

两个人眼放柔光，默默凝视，许久许久，秦若男才轻声提醒：“你该走了。”

“嗯！”

张胜点点头，提起皮包打开车门。他一只脚迈下去，又回头微笑着说：“别担心，等着我。任何一本武侠小说里，笑傲江湖、快意恩仇之后，男主角都会回来成家的。”

秦若男眸中波光流动似在盈泪，却忽地“扑哧”一笑：“说得好听，那些男主角回家成家时，总是会带回来好多堡主千金、谷主千金、大家小姐、江湖女侠，还有大宫主、小宫主什么的……”

她咬着唇白了张胜一眼。

张胜一愣，豁然大笑。

大笑声中，他提起皮箱，大步向候机大厅走去。

“南海鳄鱼”一家独大，“东方不败”败走他乡！

徐海生独霸东北，张胜悄然抵达深圳。

深圳，不是北京那样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没有上海那种传承百年的雍容，和这两者比起来，它多了几分浮躁，也多了几分年轻的生命活力。

深圳是一个男女比例一比七，但是单身男人却最多的地方；

深圳是一个让你时刻在受伤却不得不强装坚强的地方；

深圳是一个许多人每天都想离开，却一直不能离开，有机会离开时又放弃离开，继续想着离开的地方；

在这弹丸之地，一件范思哲衬衫八千多；一支十五毫升的 LAMER 眼霜上千元；一套阿曼尼女装数十万；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也不贵，八万元，不过是美金……

这里富豪云集，是最吸引眼球的地方，当然也招来一些人的非议。不过人家悍马、飞艇，也是凭本事赚来的，不见得就是品性不好，吃糠咽菜的未必就品行高洁，葛朗台还不是有钱的主儿？那个时代，这里是制造富翁和乞丐的工厂。

“你需要重新包装！”

当张胜被带进一幢皇宫般豪华的俱乐部时，在一间宽敞的贵宾包房见到了一个身着名牌西装，腕戴卡地亚名表，一脸严肃的中年人，儒雅的气质，不容置疑的威严。

张胜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他不认得这个人，但是他知道，这个身家很可能早已过亿的中年男人也是他的部下，是文先生的经济帝国控制下的一员。

他们当年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因为文先生的被捕而蛰伏，在这里静静等候着他们新的领导人登基加冕，开启王国的宝库，带领他们重返硝烟弥漫的经济战场。

“先生，您的第一份工作，将是这家俱乐部的一个侍应生，您在这个岗位上至少要干半个月，然后，您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救下受人暗算的俱乐部老板邓先生。”

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肃立起身，向张胜欠身示意，神色在拘谨中带着一些兴奋。

“因为这层关系，您会被邓先生委以重任，掌管财务部。然后，您会展示出您在资本市场上的敏锐和特长，从而全权负责邓先生在证券市场的投资。”

他微微一笑：“邓先生涉猎很广，股票、期货、权证、黄金等交易都有涉及，我们会有一些专门人才辅助您，提供各种意见供您决策。只要成功完成几笔投资，我们就会把成绩夸大十倍向外传扬，然后……俱乐部的许多大富豪会在他们几位的鼓动下，拥护您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那人向后一摆手，立即又站起六七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但是每一个都有一双睿智机警的眼睛。

“这样，‘造神’计划的第一步就完成了。整个过程最快需要三个月，当然，这个速度还嫌快了一点儿……”

那位英国绅士似的解说者莞尔一笑：“不过，深圳速度嘛，这里本来就是创造奇迹的地方。”

秋雨绵绵，空中不断地向下洒着细雨，整个大地像被泼上了一层淡淡的墨，不是很均匀，风也很不知趣地努力探进人的衣领，张胜拉紧外套的领口，随着滚滚的人流，踏上罗湖桥头。

站在桥上，他深深吸了口气，新鲜中透着一丝冰冷。一个穿着黑色风衣、戴墨镜的男子举着伞向他走来。

“甄哥！”

“胜子！”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手在秋雨中有些凉意，掌心却是热的。

两个人站在桥头，低声细语。不远处，有几个身着不同服装的男子在人群中随意地闲逛着，目光机警，始终不离张胜左右。

夜晚，张胜回到了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地处深圳市中心地带，公司财力很雄厚，在当地很有名气。俱乐部的保卫森严，在这里黑社会的势力极大，抢夺场子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夜总会的保安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个扛几个都没问题，自从张胜成为这里的一名服务生，暗中的保卫力量更加强了三倍。

以前，这里是一座不夜城，不过今年刚刚实施了新的规定，晚上两点以

后夜总会必须关门停业，所以想纵情享乐的人在晚上高峰时间特别集中。

张胜一身侍应服，站在吧台的一角。一楼大厅是夜总会，大约一千多平，黑色的主色调，显得幽深而富有现代气息，一大群女服务员们穿着漂亮合体的制服花蝴蝶般翩然往来。

音响台上调音打碟的是几个来自菲律宾的女孩子，都穿着紧身的黑色衣裤，裸露的并不多。张胜前后左右，几个可以举手投足间便空手夺命的搏击高手，将他隐隐环侍其中，这些超级保镖每个人的月薪都有数十万。

现在，张胜是一个侍者，但是他是这世上身价最高的一个侍者。

钱能通神，钱就是神，他就是神的侍者。

张胜站在那儿百无聊赖，除非有客人主动叫他，否则他懒得动，当然也不会有哪位领班会指使他做什么。这些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些人都是惯于察言观色的人，尽管张胜和那些大老板做得很隐秘，他们还是能看得出这个人身上不同常人的气质和老板对他有些特别的态度。

今晚，邓老板会在走进夜总会时遇刺，行刺的“凶手”是由甄哥带领的一班人。然后，他们藉此上位，受到邓老板的重视，为他掌管财务部。之后的一切，他们早有安排，不需要张胜动脑筋，他只需要这些人为他打点好一切，然后坐上那个位置就好。

“‘造神计划’的第二步，你将为你自己赚得第一桶金，然后开始在深圳这块奇迹之地崭露头角。在这期间，我们会把文先生的一些工具交付给您。”

“那么……第三步呢？”

“第三步，就是您的事了。一边登上神坛，一边尽情表演，让全天下都相信，您，就是神！”

灯光闪烁，客人渐多，随着迪士高音乐的震耳欲聋，喧闹声、行酒令声、尖叫声、嬉笑声、吵闹声不绝于耳，而张胜则如一尊泥塑，倚在吧台前神游太虚。

心里想着这番对话，他微微地笑了。

同一个夜晚，唐小爱坐在梳妆台前，正描着两道秀眉。美丽、年轻、精明、聪慧的眼神。

当她站起来时，对镜自照，美丽的身段，容颜如同一块瑰丽的宝石，璀璨夺目，一袭真丝旗袍流畅的曲线让她姣好动人的体态一览无余。

旗袍开叉处隐隐露出一双雪白修长的大腿，足以令所有好色的男人激动、抓狂；后臀部位很窄，把那性感高翘、曼妙无比的半球体轮廓呈现无遗。

她的胸脯稍嫌不够丰满，这多少给她魔鬼般的身材带来了一点小小的缺陷，然而，旗袍前襟上那微微突起的两个诱人樱桃儿似的小点儿却在向所有人昭示：她的旗袍里面可是真空的！

这是她弥补胸脯不够丰满的好办法，收效甚佳。男人见到了，只会去想象它的美丽和掌握时的感觉，只会冲动地想撕开她的衣裳，哪还有心思道貌岸然地去评价它的大与小。

她相信自己是足够美丽的，美丽得足以令大多数男人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徐海生太有钱了，钱多到可以让大多数她这样美丽的女人为他神魂颠倒。

今晚这个舞会，是徐海生离开东北、把总部迁至上海的庆祝晚会，名流名媛皆来祝贺，打他主意的美丽女人一定不少，唐小爱得尽最大可能把自己打扮得不露一丝瑕疵。

因为她太想抓住这个男人了，做他身边的女人，就能成为人上人，永远活在别人崇慕敬仰的目光中，活在荣耀繁华之中。

他有多少钱，小爱并不知道，但是她听人说过，徐海生控制的资本已经过百亿。过百亿啊，太恐怖了，名车豪宅、最名贵的时装、最大颗的钻石……

唐小爱现在已经不在乎上不上班了，她常去接受一些礼仪训练：雪茄的收藏与保养、葡萄酒的鉴别和品尝、插花、服饰及家居布置、烹饪技巧……现在，她真的想嫁给这个男人了。或许这可能很小，可是谁没有梦想，但有一线希望，一个美丽自信的女孩怎么会不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幸福？

唐小爱收拾停当，便喜滋滋地向外走去。现在，徐海生拥有的已经不仅仅是1818号总统套房，整个十八楼都被他包了下来，这一层楼也盛不下他膨胀的野心了，他现在要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

一进入那令人眼晕的巨大办公室，唐小爱就听到徐海生愤怒的咆哮，吓得她花容失色，连忙站住了脚步。

“我的轿子你也敢坐？嗯？吴忠兴，老子待你不薄啊，我还让你当了财务部的一个主管。现在我坐庄，你竟敢做偷仓的老鼠！”

吴忠兴簌簌发抖：“徐爷，我没敢多跟啊，只押进去五十万……”

徐海生狞笑：“五十万？你今天敢跟五十万，明天就敢跟五百万。我问你，我给操盘手们加发的奖金为什么少了三万多？别以为我现在高高在上，就没有人向我报告这些事情，是你他妈的贪了那些钱，是不是？”

“徐爷，我没……我……我只是挪用……”

“我给你的钱还少么？”

“不……不少，只是我刚买了房子、买了车，还……”

“还姘上个漂亮女人，是不是？欲壑难填啊！我徐某人眼里揉不得沙子，我的便宜，谁敢占，我就叫他后悔莫及！”

“徐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你不要赶我走！”吴忠兴情急之下，一下子跪了下去。

“赶你走？”徐海生一愣，然后疯狂大笑：“我呸！你想得美！把他带下去！”

徐海生把手一挥，站在另一道门口的两个保镖便把门打开，早已等在外面的两个保安如狼似虎地扑进来，把瘫软在地的吴忠兴架起来向外拖。

吴忠兴哭叫：“徐爷，念在我追随你这么久，还立过大功的份儿上，您就饶了我吧！”

徐海生怒不可遏地指着他大吼：“你吃进多少，全都给我乖乖地吐回来，老子就饶了你这一遭，从此在这一行，你休想再有立足之地！”

哭叫声在门外戛然而止，唐小爱这才怯怯地靠过去，柔声劝他：“哥，算了，为了这么个人不值得，再说他也没贪多少，别气坏了身子。”

徐海生阴恻恻地道：“谁敢打我的主意，我就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钱不在多少，而在于忠心与否。我的帝国越来越大，这种蛀虫必须严厉处置，杀一儆百！”

唐小爱听得心里一紧，徐海生那扭曲凶残的相貌让她见了有些害怕。她总觉得眼前这个男人随着地位的不断攀高，变得越来越狂妄凶狠，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酷君形象。

他就像一把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脱鞘伤人。可是金钱的魔力毕竟不

可抵挡，小爱坚信一个真理：有钱不一定幸福，但没钱一定不会幸福。为了幸福，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她的初恋男友长得高大帅气，对她既温柔又体贴，把她看作公主一般，可是那又怎么样？数十万元一条的项链，他敢眼睛都不眨地说“给我包起来”吗？一辆奥迪 A6，他有随手便把钥匙甩给她的气魄吗？一套四室两厅的豪华住房，他能提供给她么？

恐怕他一辈子也做不到其中一样，而这一切，在徐海生面前唾手可得。而且，他成熟、帅气，极具男人味，这样的男人，才是女人可以依傍的大树。男人是树，女人是花，一朵漂亮的鲜花，就该庇荫于这参天大树之下。

这样想，她便心中释然了。茫茫人海中，谁拥有过真正价值连城的爱情？她相信没有。

她知道徐海生不会对她专一，哪怕她是徐海生的发妻，她也不奢望这个人只和她一个女人上床。如果他专一就不会跟自己上床了，小爱清楚自己的价值：年轻、漂亮、性感，这是她的标签，一个情人、小三、尤物的标签。

她不在意，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如果徐海生不是她绝对不想放弃的金主儿，她也不会对他专一。他们两个，是一路人。

“走吧，我们去见客人，呵呵……小爱，你今天非常漂亮。”

“我哪天不漂亮呢？”小爱向他嫣然一笑。

徐海生大笑，得志意满地道：“走，明天，我们就去上海，你的工作已经辞了吧？嗯，好，以后就乖乖地陪着我好了，哈哈哈哈哈……”

“老板！”洛菲背着手，蹦蹦跳跳地往屋里走，脸上带着甜甜的笑。

张胜从走势图上抬起眼睛，一见是她，不禁惊喜道：“你来了？这么快！呵呵呵，快快快，快请坐。”

“嗯！”洛菲脆生生地答应一声，在沙发上坐下来。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牛仔褲，一件白色 T 恤，头发束成马尾，活泼、清新。

“什么时候到的，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张胜笑吟吟地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递过一罐饮料。

洛菲撇了撇小嘴：“我哪儿敢呐，要不是我主动给你打电话，你都想不起我是谁了。”

张胜笑了：“当然不会，我还记得当我走进大户室时，有个女孩给我沏的第一杯茶；还记得她第一次教我用电脑；还记得和她一起在路边摊吃烤串、去舞厅打架；还记得她临危受命，把我的敌人迷惑到最后一刻……”

洛菲听得入神，咬着嘴唇，眼睛里闪耀着些什么。

好半晌，她才轻轻一笑：“老板，我现在重归你的麾下了，你要安排我什么工作呢？”

“财务总监！”

两个人同时说出口，然后一齐笑了起来。

张胜身边的人都是文哥昔年的下属，虽然明知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至少在取出财产并顺利移交前对自己忠心耿耿，毕竟不算是自己的人。所以在深圳逐渐立稳脚跟之后，他想带出几个自己的人，这样在完成财产转移之后，可以有个属于自己的班底。

正在这时，洛菲打电话给他，说在那边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公司，家里也同意她南下闯荡一番，问他还需不需要自己。张胜正合心意，连忙答应下来，还让她把董舒、刘斌鸿等原班人马找一下，如果能找过来最好。

不过自公司解散，大家已失去联络，洛菲说她一时找不到这些人，张胜也觉得让一个小女孩去做这些事有些为难，便让她自己赶来。

此时，张胜已经完成了第一、第二步计划，很快，他就要开始第三步“造神”计划，赴瑞士苏黎世银行，逐步接收周氏家族匿藏起来的财富，然后在种种投资途径上采取半真半假的操作方式，把这些钱漂白。

事情到了那一步时，他也就没有必要对徐海生隐藏他的存在了。相信很快他东山再起的消息就会传进徐海生的耳朵，如今愈来愈狂妄的徐海生，还会不会把他当成眼中钉呢？

上海半岛国际酒店，徐海生出手不凡，租下了整整两层楼，他自己就占了半层，办公室近六百平米，装修得富丽堂皇，沙发全部是澳洲小牛皮的，一套几十万；卧室里铺着伊朗手绘地毯，会议室的瓷砖全部从荷兰空运，一块就是七百多；书架上摆着两只灰扑扑的瓷瓶，是康熙年间的精品“紫缠花”，值上百

万；大班台上压着一块玉石镇纸，用它可以买四五辆桑塔纳。他还买了一幢别墅，价值千万；目前正跟奔驰公司联系，要定做一辆加长防弹奔驰。

此时的徐海生志得意满，站在他的帝国里，俨然有种世界主人的感觉。

是的，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只要有钱，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

面前，是一个容颜如花、姿容婉媚的女孩子，二十出头，容颜气质皆属上乘。她是刚刚走红的一位玉女影星，在一部影响很大的青春偶像剧中饰演女一号——一位靓丽动人的都市白领，影片一经播出，立即红遍大陆，成为众多男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小姐，与你共进午餐非常愉快。我非常欣赏你在影片中的表现，你的气质，是很多女孩子不能企及的。”徐海生笑吟吟地道，“我很想和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那位一脸娇羞的女星把玩着颈上的钻石项链，微红着脸轻轻摇头。

这时，手机响了，徐海生拿起电话，听了几句，眉头微微一皱：“他在深圳？哼！成了打不死的蟑螂了。好，帮我注意一下他的动静。”

因为这通电话，徐海生似乎有些烦躁，他扯了扯衣领，把领带松开，然后从衣袋里掏出支票和一支金笔，在支票上刷刷刷地写了一行数字，然后平静地往前一推，淡淡地说：“刚喝了酒，我去冲个澡，如果小姐愿意跟我进来，就收下它；如果不想要，我的司机会送你离开。”

说完，他就站起来，走向豪华套房的内门。

当他消失以后，那个玉女明星下意识地探了探身子，看清了支票上的数字，她漂亮的眸子吃惊地睁大了，她抓过支票，仔细地看了几遍，扭头又看看那半开着的内室房门，轻轻咬了咬薄润美丽的红唇，勇敢地站起来，举步走向内室门口。

离着门还有两三步的距离，她迟疑片刻，然后鼓足勇气快步走进门……

张胜刚刚进入别墅大门。

这是深圳园山风景区的一幢园林式高档别墅，是他刚到深圳时负责向他解说计划的那个中年男人的名下产业，那人姓罗，也是深圳一家公司的老总。

这幢别墅虽环境幽雅，气势非常，看来罗先生也是不常来的。

走进大厅，格调高雅，富丽堂皇，三面是落地的巨大玻璃幕墙，可以环绕院内园林一般优美的景象，在一角还摆放着一架钢琴。

罗先生没有带他上楼，一楼通向二楼的一侧，是一面巨大的墙面，上面是一幅美丽的油画。罗先生走到油画前，扳了开关，油画向上升起，露出一个向下的台阶入口。

“张先生，请……”

罗总微笑着向他示意，张胜看了看那个宽敞的地下室入口，沉稳地举步走了过去。

巨大的电子操纵不锈钢门无声地向两侧滑开，张胜步入一个极大的空间，灯在此时一一亮起，他不禁屏住了呼吸。

这里，就是文先生昔日操纵股市的地方，是他的盘房。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就是在这里发出一个个指令，然后在全国开始进出流动。

这里有点儿像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电子会议室，弧形的空间，对面是电子幕墙，一张弧形的巨大办公桌，桌上摆了三台电脑，五部不同颜色的固定电话，空中还像闭路电视似的悬挂着四台电脑，在前上方。

弧形办公桌后面，放着几台像沙发般舒适的大靠椅，中间那张椅子体积最大，扶手两旁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按钮。

罗先生说明道：“这里已经有几年不曾使用过了，但是这里时刻都做着战斗的准备。这里的电脑，每三个月就全面升级一次软硬件，永远紧跟最新科技潮流；这里的软件，买卖盘各显示十档挂盘，行情显示速度比证券公司大户室快七到十秒。

“这些电脑，分别显示欧美和亚洲各主要国家的股票、期货、权证、黄金走势图，电子幕墙可以随时切换成你目前最想关注的画面，也可以同时切换成十个方块，分别显示个股和全景图，或者自选股、资金流向榜、涨跌排行榜。

“中间那张椅子扶手上的按钮比较特殊，操纵它们，前方会升起一幅液晶画面，你可以用键盘操作，也可以在显示画面上直接按下达命令，比如说下单软件，你一个指令下去，它可以拆解成几千、几万个细化指令，传达到在全国各地开户的傀儡账户上进行买卖。”

张胜屏着呼吸，兴奋地打量着这间最先进的作战指挥室。

“超级机构的一举一动，都是其他机构想要了解的内容。不过在这里绝对安全、保密。任何窃听装备，无论是钢笔式、纽扣式、领带式，亦或遥控、调频、红外激光窃听器，都不能在这里发生作用。除了这几部固定电话，任何通讯设备，在这里也休想打进打出。

“旁边的房间，在开始操盘时，有供这里的操作者需要的一切生活需要品，包括女人，在整个重要操作过程结束前，没有最高领导者的允许，任何人将不能进入或离开……

“所有的电脑画面上，都在闪烁着一组组红色蓝色的数据。特殊的操作软件，在某些股票、权证走势即将暴涨暴跌时，会在盘面上出现红色或蓝色的闪烁箭头，由于显示的是全球行情，所以即便是夜间，这里照样有不少的股市行情活跃着，跳动着。”

这是一间完美的高科技操盘工作室。

罗先生见张胜目眩神驰，似乎有些醉了，不禁微微一笑：“张先生，从现在起，这里属于你了，祝你成功！”

他按了一个按钮，行情画面消失了，电子幕墙处于待机状态，宽阔的电子幕墙在黑色的背景下，出现四只栩栩如生、似乎正向他们猛扑过来的三维立体动物形象。

一只眼神狡黠的狐；

一只展翅翱翔的鹰；

一匹牙齿锋寒、利爪如刀的狼；

一头鼻子漫卷、巨足高扬的象……

“‘东方不败’风云再起！”

“股坛传奇续写神话！”

正如那个几乎被玩破产的小苏愤愤不平骂过的脏话：“有些媒体，不过是有钱人的小三儿，奉献自己，甘被作践。”

就像当初在张胜的授意下，媒体纷纷吹捧徐海生一样，当张胜在南方渐渐崭露头角之后，在有心人的推动下，他在资本市场取得的成绩被十倍百倍扩大吹捧，如今俨然成为南国资本市场上一个风云人物。

“菲菲，帮我收拾一下，我要离开几天。”如今媒体的宠儿，开始备受南方资本市场关注的张胜满面春风地走进洛菲的房间说。

趴在床上正玩着一副拼图的洛菲抬头问道：“去哪儿？”

“去瑞士！”

张胜说完正想出去，忽地瞧见洛菲牛仔裤下绷得紧紧的小屁股瘦瘦削削的，又转了回来，笑嘻嘻地说：“对了，内裤啊，不需要什么太好的牌子，款式并不重要，还得是纯棉的穿着舒服。你这体格，我瞅着还在生长发育阶段，别总穿太紧的东西。”

“啊？”洛菲茫然看着他，忽然回过味儿，脸色顿时涨红：“你……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的内裤啦？”

张胜耸耸肩，不以为然地道：“谁叫你那么堂而皇之地挂在洗手间啦，我不小心就看到喽，难道还是你穿在身上被我看到啊？”

“你去死！”洛菲咬牙切齿地叫，拼图脱手飞出。

张胜向后一跳，一带房门，拼图打在门上，散落一地，张胜开心地大笑而去。

张胜和洛菲相处非常融洽，在这南方只有洛菲一个人曾是他旧日的朋友和部下陪着他，两人的友谊日渐加深。张胜把她看成自己的小妹妹一样，和她一点儿不见外。在他面前，也只有洛菲没大没小，一点下属的样子都没有。

洛菲挂在浴室的那件小内裤他是真的见过的，还是世界名牌CK，不过张胜虽转给过她一百万，看她平时开销还是很节俭，谅她也不舍得买这么贵的内裤，张胜想当然地理解成假冒产品，既然是假冒产品，质量大多不过关，所以忽然想起，便顺口提醒了她一句。

不过想想女孩们为了减肥可以几天不吃东西，大冬天的为了漂亮可以冻得瑟瑟发抖而不加衣服，想必洛菲还是宁可重款式而轻质量。

“要不……我帮她买一打？”

张胜摸摸鼻子，心想：“还是算了，送女人内裤，感觉怪怪的。再说我可目测不出她的臀围是多少。我去瑞士的时候，她在家也没什么事，以奖金的名义多发她一笔钱，让她自己去买好了。就怕这么节俭的女孩，只会把钱邮回家去存起来，可就浪费了我的一番好意了。”

第九章 虚虚实实，将刀尖的舞蹈跳得更加绚丽

张胜不但炒期货、炒股票、炒黄金，为了帮文先生洗钱，他还开始投资办实业，在深圳以钟情的名义开了一家拍卖行，还开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的一些厂家做起了进出口生意。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别墅，常去深圳富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手上的钻戒，腕上的名表都以数十万计。这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包装的需要，他必须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在股市中呼风唤雨，迅速聚敛无数钱财的横财神形象，才能为那源源不断涌入他账户里的巨额财富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张胜带着一大帮随从赶到了瑞士。

要取出文哥在瑞士的存款，光凭文哥交代给他的那句电子保险箱密码是绝对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份证件和钥匙。三件东西先后启用，才能从银行把财产取出来，而这其中关键的一样，也就是证明文件，一直掌握在文哥唯一的宝贝女儿手中。

张胜还一直没有见过这位自己即将公开声明迎娶过门的周家大小姐，在他想来，这位大小姐既然出身豪门，要么是一位气质高雅、睿智聪明的美女，要么是骄纵蛮横，有着一般大户千金的毛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种过于理性，把一切奉献给家族的冷冰冰的女人。

这次去瑞士取出文哥的财富，他本以为可以见到这个将有一年时光成为他名义上的妻子的神秘女孩，想不到临行前却根本没有见到她的身影。她只是托张胜的随行人员罗先生告诉他，有关授权文件她会另外派人携去瑞士，

在张胜到达时配合他使用。

张胜对此有些的不悦，这位大小姐一直隐身幕后，到现在都不见他，在他看来，是对自己的一种轻视。他知道周氏家族的人都受到了监管，他们是无法出国的，不过连见他一面也吝于去做，这位大小姐未免有点儿太过高傲了。

当然，罗先生一行人对他还是毕恭毕敬的，罗先生就是他初到深圳时，负责解说和引见文哥昔日一众部下的那个中年人。张胜在他和一位翻译、四名身手出色的保镖陪同下，乘机飞赴瑞士苏黎世。

苏黎世是位于瑞士东北部的一个州，北接德国。苏黎世城位于阿尔卑斯山格拉鲁斯山北麓，在苏黎世湖西北端、利马特河两岸，大部分地区为河谷地带。

苏黎世湖犹如一弯新月倚在市区的东南端，长达四十多千米，蔚蓝色的天空映着碧绿的湖水，片片白帆摇曳着湖上的云彩；郊区的山谷绿草如茵，林木葱茏。城中处处可见中世纪建造的教堂、古堡、喷泉，利马特河两岸有双塔罗马大教堂、修女院、菩提园等，河上帆船如云，风景秀丽，充满异国风情。

这里人口只有三十多万，还不如我国中等城市的一个区人口多，却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之一。苏黎世城集中了一百二十多家银行，其中半数以上是外国银行，故享有“欧洲百万富翁都市”的称号。

西尔波尔特大街和交易所大街两旁，银行林立，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在西欧交易所中首屈一指，总计西欧百分之七十的证券交易在此进行。苏黎世的班霍夫街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街，苏黎世的黄金市场更是闻名遐迩，六十年代开始上跃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黄金市场。

所谓瑞士银行，如果你到了这里，将找不到一家叫这个名字的银行，它指的仅仅是在这片地理区域上的银行。

苏黎世银行也是如此，这里银行无数，在外人眼中都叫苏黎世银行，彼此之间却各不统属，经营规模有大有小，有的挂着牌子，有的甚至连牌子都不挂；如果仅仅是说一句存钱在瑞士银行，漫说这里的银行有严密的银行保密法，就是没有这项保密法，你想在这无数家银行里一家家地查下去，要查到一个人的银行账户也难如登天。

张胜是知道他要去的第一家银行的名字的，这家银行设在西尔波尔特大街，主要办理秘密存储和保险箱业务，它的办公大楼外面连招牌都没有，只有一块镌刻着经营者姓名的牌子：卡尔·古斯塔夫。

这是一家非常古老的银行，老板和办理秘密户头的重要职员绝对可靠，他们大多是子承父业，世代相传，以学徒制的方式来传承的，根本不对外招收职员。

张胜在两名保镖和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进入银行，这里面不准拍照、不讲姓名，显得十分肃穆。大厅里没有几个人，非常安静，张胜走到保险箱业务办理窗口，交出一枚小小的号牌，里边的工作人员微笑着接过去。

她没有向张胜问过一句话，也没有因为他是东方人而显得诧异，她接过号牌，用专门的仪器验明真伪之后，便按响了一个内部呼叫器。片刻的工夫，便有四名身着西装的高大男人走出来，站在了张胜面前，彬彬有礼地道：“先生，请跟我们来。”

保镖和翻译被请到大厅坐下，立刻有殷勤的服务生给他们奉上香醇的咖啡。张胜在四个高大健壮的白种男人护侍下进入银行内部，通过一道道特工总部般的地下门，进入保险箱C区，把他领到了一排保险箱前，向其中一个示意了一下。

张胜看了一眼，那个号码正是文哥告诉他的，这里所有的保险箱都只是一个号码，没有名字，银行管理人员也是认号不认人的。

四名工作人员向后退开了些，张胜看了看面前的电子密码器，按起了他熟记在心的一串号码。

这里的密码器非常笨重，按起来要用足力气，据说这是因为许多保险箱会被使用数十年不曾打开；为了防止电子数据丢失，密码锁另有一套机械制动，一旦电子密钥丢失或因战争停电一类的事发生，启动备用机械装置，用这粗笨的密码器一样可以打开。

“嚓”，保险箱的门开了，保险箱里只有一串带编号的钥匙，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张胜将那钥匙取出来，把保险箱重又关上，向那四个白种人点了点头，四个人便护侍着他向外走去。

回到车上，张胜向后座的罗先生问道：“罗先生，大小姐的信使来了么？”

罗先生微微一笑，回答道：“大小姐的信使已经到了，她知道你将去的下一家银行，在那儿等你。”

“好，出发！”

车子在前后两辆坐着保镖的车子保护下，离开古斯塔夫银行，驶向班霍夫大街。

真正的财富，藏在这里的荣格银行，要靠张胜取出的那串钥匙和周大小姐掌握的授权文件才能取用。听起来操作程序非常简单，事实上也是如此，它非常简单。严密可靠的是它的操作流程和操作它的人，这些银行家绝对不会被收买，他们的保密措施无懈可击。

007 电影里曾经有一句台词，詹姆斯邦德回答一个瑞士银行家的问候语时说：“如果你不相信瑞士银行家，那么世界将会怎样？”在西方人眼中，一个对所有人都抱怀疑态度的特工，应该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瑞士银行家。

《达·芬奇密码》中的索尼埃把事关基督的最大宗教秘密也是存放在瑞士银行，而且一放就是几十年。这两件事虽是虚构的影视故事，但是由此可见瑞士银行牢不可破的信誉是如何深入人心。

在这里，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政府想查一个银行账户都难如登天，甚至瑞士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法院等都无权干涉、调查和处理任何个人在瑞士银行的存款，除非你有确凿证据证明该存款人有犯罪行为。

然而有些罪名在没有找到属于他的巨大财富之前是无法确定的，这样，你就只能望着银行的保险库大门徒呼奈何了，这就是世上无数的富人都选择这里作为他们的财产存放地的原因。

荣格银行里，张胜在一个柜台前亮明身份，银行工作人员请他们坐下，奉上饮料，然后开始进行调查核实工作。张胜向罗先生看了一眼，罗先生刚刚出去接了个电话，这时匆匆走到他面前，小声说：“张先生，大小姐的信使已经把授权文件和证件交给了荣格银行工作人员，请稍候。”

张胜皱了皱眉，有点儿失望地问：“大小姐的信使……不和我们见面么？”

罗先生小声说：“大小姐……一向谨慎，尽管事情已过去多年，但她还是担心政府方面会派人跟踪，所以在财富转移到你名下之前，她不想贸然与你

接触。”

张胜淡淡一笑，没有说什么，只是不悦的神气已经呈露出来。他当然听得出这是托辞，如果她派出信使已被国安部门跟踪，即便不和自己见面，又于事何补？在张胜想来，这位目空一切的千金大小姐，可能对他根本就不屑一顾。

银行工作人员验过了那位神秘的周大小姐送来的授权文件和相关证明文件，以及指定领取人张胜的身份证件，便派出工作人员引领张胜进入保险库。

几乎是同上一家银行一样的操作程序，唯一不同的是，这家大银行每一道门、每一个保险箱完全采用人工程序，而这正是瑞士所有银行坚持的一个重要安全技术标准。

像电影上描述瑞士银行时提到的什么扫描眼膜、全息指纹或全电脑声控一类的神乎其神的电脑程序，在真正的瑞士银行里是被坚决禁止使用的。

他们认为，储户更希望自己的保险箱程序简易而透明，越复杂的电脑程序越会让顾客担惊受怕，不知道黑客何时会入侵、会破解。因此，只有最原始的锁头和钥匙才更令人放心。

当然，这里的锁头和钥匙的制作工艺是相当复杂的，锁头牢固得连炸药都炸不开，而锁眼则是以瑞士精湛的制表工艺打磨制造的，保证一锁一钥，绝无雷同，而且钥匙一旦插入锁眼，在整桩交易完成之前，会卡死在里面，根本拔不出来，以防止有人确认这柄钥匙后在此期间复印钥模。

张胜把从古斯塔夫银行取出的钥匙插进锁眼扭动了一圈，银行工作人员把由他们保管的另一把钥匙插进去向相反的方向同样扭动了一圈，保险箱开了，里边是一只大皮箱。

依着同样的程序，共十二口箱子被取了出来，张胜没有打开验看，他知道里边是什么，那些东西全是不记名的美国公债、黄金锭、白金锭、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珠宝、钻石等等，此外还有一份薄薄的合同。

这份合同是同这家银行签署的。

文先生当然不会愚蠢到把钱存入银行一放了事，十多亿的美金，放着不用来以钱生钱，那是一种罪过。他把这笔钱委托了瑞士荣格银行代为理财，以做到增值而非贬值。

这些东西被迅速转移，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秘密途径分散转移到其他各地，再通过不同的途径匿藏起来，等待张胜随时取用，将其漂白。

文先生当初把财富向国外转移的方法是非常隐密的，整个转移过程计划异常周密。

首先，文先生与荣格银行通过电话和传真联系，初步意向商定之后，荣格公司便直接派遣一名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员飞赴文先生的公司，与他当面进一步洽谈，并签订匿名存款和授权委托投资合同。

保管、委托与代保管、受委托的合同关系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签订之后，该行经理返回瑞士，文先生开始把需要转移的钱分批分次转账到他在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的户头上，然后由这些合作伙伴再分批次把钱通过国内银行汇入美、英、法、德等几个国家的一些银行账号。

在此之后，他就不需要再做任何事了，而是由瑞士荣格银行的律师和经理人员持授权文件代他办理剩下的事情了。

荣格银行先使用离岸银行，把他在这些国家分属不同注册国家、不同公司的资金合法合理地转入离岸金融中心——英属维尔京群岛。

离岸交易有在任何条件下保守客户信息秘密的章程，即使司法调查，也不能获得客户信息，而且有各种免税措施和法律保护。仅此一步，基本上就切断了循转账途径查找资金去向的可能。

在这个散落在加勒比海中不起眼的小岛上，只需七百五十美元的注册费，不需要前往注册地，就可以在一个工作日甚至一小时内成立一家境外企业，而且不征收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公司税和遗产税，资金还可以在全世界随意转移。

因此，只花了一万多美元，荣格银行就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帮助文先生注册了十八家公司。其中有主公司账号、子公司账号，还有各不从属的公司账号，这些钱会在这些公司之间转移得天旋地转，产生一堆让人一辈子也查不明白的账务，然后这些钱才汇往瑞士，到达终点站。钱款转走后，所有银行账户销户，一切痕迹泯然无形。

至此，这些账户里的钱真正属于谁，公司属于谁，已经没有任何人能调查出来。唯一有权支配它的，只有持有那份授权合同和启箱钥匙的人。

荣格银行有专门针对欧美、亚太地区理财的部门，其中亚太区团队由十五个私人银行专家和十名左右的外围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开始利用这些钱做各种风险投资，近六年来，文先生这十亿美元的现金获得了大量而稳健的投资回报，目前现金增值为十二亿三千万美金。

现在，周氏家族被困在国内，人身受到限制，个人户头受到监控，眼巴巴地望着国外寄存的一座金山无法取用。

剩下的，就要看张胜施展什么神通把这些现金、债券、黄金、珠宝和古玩再一一转回国去，漂白一番之后合理合法地重新归于周氏家族名下了。

当初这些钱妙计频施地转移了出去，如今张胜又有何妙计化整为零、瞒天过海地物归原主呢？

“若男，我现在还在瑞士呢，这里的风光真的好美。”

张胜向窗外望去，巨大的落地窗外，美景一览无余。

不远处，是苏黎世湖畔的“馥劳”大教堂，从这里望过去，所有风光都像是透过水晶看过去的，清澈通透，天是湛蓝的、水是湛蓝的，午后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满湖铺陈金光灿灿，所有的色彩都是那么鲜明，让人看着美丽的风景不由不陶醉。

QQ 视频上显示着秦若男俊俏秀美的脸蛋，她格格笑道：“别臭美啦，你要是不尽快回来……”

当时 QQ 视频刚出来不久，张胜孤身一人远在外地，为了及时了解钟情那边房地产的运作情况，装上了视频，虽说视频不甚清晰，但是因为交谈的都是熟识的人，一颦一笑，十分地熟悉，对方的细微表情变化即便有些模糊，脑海中也自可予以补足。

张胜学习使用 QQ，只是为了联系方便，目前也只有钟情、若男和洛菲三个人的号码。

“知道，知道。”张胜笑起来：“呵呵，你放心吧，我一定尽快了解一切恩怨，尽快回去。”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柔和起来。

“好啦，说了一个多小时了，我得下了，收拾收拾，该睡了。”

“真是个小懒猪，才几点呀，就准备睡觉了。”

“快十点了呀，明天还要办个案子，不能睡太晚了。”

“哦，我忘了，有七个小时的时差的。”

秦若男娇嗔道：“懒得理你，一说就没个正经的。对了！”

她杏眼一瞪，威胁道：“你现在一个人在瑞士，那里酒醉金迷、美女如云的……”

张胜连忙举手发誓：“放心吧，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啐！”秦若男羞红着脸打断他：“我下了。”

秦若男下线了，张胜摸着下巴陶醉地笑起来。方才，他已把回国之后可能做出的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对若男做了汇报，虽然她不明白这么做的原因，但是她知道张胜必有缘故。

这时，他的QQ又闪动起来，张胜点开，是钟情的号码。

“你在线？”钟情先发过来信息。

张胜申请了视频，画面上很快显现出钟情妩媚娇艳的容颜。

他回答道：“刚刚和若男通过消息。情儿，我要开始第三步行动了。”

“嗯，我就知道……你出国一定是办这件事。不需要告诉我太多，也不用担心我，我了解你，也信任你。”

张胜心中一暖。

钟情又说：“对了，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城北有一块地皮我们要不要拿下？我们的自有资金稍嫌不足，如果要拿下这块地皮，恐怕得以地皮抵押向银行贷笔款子。你是一家之主，你拿主意吧。”

说到这儿，她向张胜温柔地一笑。

这个女人，就是这么善解人意。哪怕她心中已经拿定了主意，也一定要征得张胜的同意，张胜如果提得不全，她会委婉地提示，直到整个计划都从张胜嘴里说出来。如果张胜不同意，她会以征询建议的方式说出她的看法和理由，再让张胜重新决定。

两个人的关系亲密得无以复加，但是钟情在他面前从不露出一丝独断专行的女强人姿态。曾经一刀震慑住水产批发市场素质良莠不齐的众多业户，被他们尊称为“钟姐”的情儿，在张胜面前永远是一副温婉柔顺的女人模样。

爱，只是一种感情的开始，而不是结局。懂得小心经营和维护的人，才能始终保持爱的温度而不让它降温。钟情无异就是这种人，哪怕以前她没有这种意识，但是经历的人生坎坷，却让她完全地成熟起来。

她非常注意生活小节，这样一来便是百炼钢在这样的柔情之下也化作绕指柔了，张胜不但越来越喜欢她，而且在事业上也很尊重她的意见，很少否定她的意思。

张胜想了想，说：“买下来，整块地皮全部买下来。”

钟情浅浅一笑，说：“嗯，这样的话，我们自有资金两亿多，还可以再贷一个亿，扣除用来建筑施工的……”

“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不搞建筑，光买地皮。”

钟情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她俏皮地眨了眨眼，嫣然道：“你是说，开发先放在一边，投入全部资金购得土地使用权？”

“对！我相信，我们这次申奥一定会成功。作为主办城市，北京的房价必将坐上火箭一般不断攀升。”

钟情掠了掠秀发，非常有女人味儿。她顾盼生姿地问：“上一次，咱们国家也是信心十足，结果……如果这次失败，我们没有开发资金，恐怕就得转让地皮，那样获得的收益就要小一些了。”

张胜信心十足地一笑：“不会。上一次我们中国前三轮都领先，国际奥委会欠中国一个公道。这次申奥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敢打包票，我们必胜。”

张胜说到这儿微微有些出神，北京申奥那一夜，他正好在单位值班，兴高采烈地看到很晚，却等来了失败的消息。第二天早上，记得来上班的职工们一个个都像霜打了的茄子，没精打采的。那一仗，真的很伤中国人的心。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说：“放心吧，咱们中国人一向最注重的就是荣誉，放在古代说就是名，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面子。我们输过一次了，再输一次，国人情何以堪？这一次如果没有把握，政府不会这么大造声势。我想，台面之下的战斗早就开始了，而且已经有了结果。”

“嗯，我听你的，那我回头就着手去做。”

“好！对了，你最近……能不能飞深圳一趟？”

钟情的脸蛋红了起来，眼波流晕地道：“怎么？”

“想你了呗，还能怎样？”

钟情咬了咬唇：“可是……北京这边要办贷款、要买地皮，怕是一时走不开呢。你知道，你弟弟做生意的时日尚短，虽说他很刻苦，不过许多事还得我来牵头。”

“唉，那算了。”张胜有些垂头丧气。

钟情拿一双眼睛瞟他，昵声道：“要不……你过来呀，伯父、伯母都很想你，我也……想你。我刚买了辆切诺基，车身高、空间大，音响效果可棒呢。我开车陪你去香山玩，香山红叶可是有名得很呢。”

“现在这季节哪有……啊！你……你又挑逗我！”张胜瞪了她一眼，只觉下体如火：“哼，小心我憋不住，在这儿找个金发碧眼的洋妞泻火去。”

钟情吃吃地笑，笑得花枝乱颤。

原来，在省城时，张胜有一次坐钟情那辆桑塔纳回水产公司，车子停下后，他一时性起，想和钟情在车内亲热，还顺口吟了句：“停车坐爱枫林晚……”

只是当时车子停在水产批发市场内，打更老头老胡又是个尽责的人，时常出来踱达巡视，钟情没敢答应，只是欲拒还迎地和他爱抚一番，便飞也似的逃上楼去了。她现在说这番话，分明是用当初这件事来挑逗他了。

张胜被她撩拨得性欲勃然，眼见她妩媚异常，春色上脸，哪里还忍耐得住，两下里开始说起了亲热话，这一晃又是大半个小时过去了，QQ又闪动起来，张胜见是洛菲上线，便道：“好了，我还有事，先说到这儿。”

他顿了一顿，恨恨地道：“抽空我去北京一趟。小妖精，到时你可别讨饶！”

钟情向他扮个鬼脸，格格娇笑着切断了视频。

视频一接通，洛菲便哀鸣一声：“老板，我一个人在深圳好无聊好无聊啊，你什么时候回来？”

只见她趴在桌上，瓜子脸、挺翘的鼻子、小嘴、尖下巴，瞪着一双在镜头下显得异常明媚的大眼睛，像极了卡通片里的女孩形象。

“明天就往回赶，怎么了，不是让你没事逛逛街去吗？”

“一个人逛街有什么意思？”洛菲懒洋洋地道，“你现在在哪儿呀？”

“我呀，现在在苏黎世城的旅馆里，嗯，宾馆前边不远就是‘馥劳’大教堂。”

“‘馥劳’大教堂？”

洛菲一下坐直了身子，眉飞色舞地道：“那儿风光很美呢，馥劳教堂有一千多年历史，是一座典型的罗马式建筑。另一侧是以前的酒业公会吧？那是苏黎世最美的一幢巴罗克式建筑。呵呵，你倒会挑地方，能看到湖对面的苏黎世大教堂吧，那一对尖尖的塔楼建于十五世纪，它可是苏黎世城的标志性建筑。”

“咦？你对瑞士这么了解？”

“啊！”洛菲差点儿咬了舌尖，怎么一时大意竟然说漏了嘴了，她急忙补救道，“呵呵，我会查呀，在网上一搜，详细的介绍啊、图片啊，就都能看到了。因为你说去瑞士，我闲着无聊特意查的嘛。等我看看啊……”

洛菲好像正在查着资料，她眯着眼睛看着屏幕，说：“嗯，对了，这上面还说，苏黎世市政厅是一座华丽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瑞士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也设在那里，列宁曾在那儿从事过研究工作，你应该好好观赏一下那里的风光。”

“唉，我天生劳碌命，没时间啊。”

“没时间？这次到瑞士，你到底做什么事啊？”洛菲好奇地问。

张胜狡黠地一笑：“佛曰：不可说！”

“切！”洛菲做嗤之以鼻状。

张胜豪气地笑道：“不该你知道的事，不要乱打听。你只要记得，我答应过，如果有一天我发达了，有了自己的公司，就聘你做我公司的终身财务总监，我张胜说到做到，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承诺了。”

洛菲嘻嘻一笑，两只眼睛笑得很好看，弯成了月牙，她笑嘻嘻地露出一口小白牙道：“好啊，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张胜也笑了：“你呀，野心真是不小。说起来，你现在已经是百万富婆了，不在家里享福，还跟着我东奔西走的，是不是打算做一个女强人？”

洛菲莞尔摇头：“女孩子也该有事业，闷在家里的女人是最低没有魅力的。不过，我可不做女强人，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如果一定要颠而倒

之，还有什么快乐幸福可言。”

张胜大笑：“看不出……你还挺有思想的呀。”

洛菲皱皱鼻子：“那当然，这方面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有一个身家亿万的女富豪，哦……我是在杂志上看的故事，那个女人就是这样，事业上很得意，可是婚姻生活上却出人意料的‘惨’。”

“事业，工作，牵扯了她太多的精力，她的家成了临时旅馆。她在公司指挥惯了，回到家里也会不自觉地带出颐指气使的派头，但凡有点儿尊严的男人，怎么受得了她的霸道？其实……她很爱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结果……在她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的丈夫断然提出分手，她后悔已经晚了。”

“女人呐，就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强势，什么时候示弱，对什么人强势，对什么人示弱。女人示弱，可是一门高超的艺术！”

张胜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样子，想起在人前威风霸道的母老虎秦若男，在他面前从来都是一副楚楚可怜的乖乖猫形象，惹得他又爱又怜；再想起明明精明强干的钟情，也特别注意尊重他的意见和作为男人的尊严，不禁对洛菲的话深以为然。

他击掌赞道：“说得好，菲菲啊，你能这么想，将来一定能有一份美满和谐的婚姻。是啊，女人就该这样，这样才是女人。你不知道，我这次来瑞士，是为某个大家族办事的，那个家族的千金大小姐……哼哼！”

洛菲眼珠滴溜溜一转，问道：“那位大小姐……怎么样啊？”

张胜给周周大小姐下了定义：“那个女人，目空一切、目高于顶、狂妄自大、不识大体、不通情理、性情蛮横、飞扬跋扈，嗯……”

他看洛菲两眼发直，问道：“怎么啦？”

洛菲干笑两声，吃吃地道：“那位……大小姐，怎么得罪你了？”

张胜摇摇头，有些泄气：“算了，不说这个了，这次来我是为她的家族做事的，可人家自己不见我，连她的信使都不跟我照面，嘿！”

洛菲眼睛乱转，嘴角微微抽搐，似乎想笑又忍的模样。

张胜提起那位将和他保持一年夫妻名分的大小姐，尽管是名义上的夫妻，不过将来难免要在外人面前配合演戏，她这么高傲，到时真不知该如何相处。一想至此，便有些意兴索然，他摆摆手道：“算了，不提她了。对了，我走之

前给你发了笔奖金，让你逛街时用，你有没有买什么东西？”

“啊？没有呀，我就是在楼下四处走走，没买什么呀。”

“你这个只知道攒钱的小财迷，都快赶上葛朗台了，那些假冒伪劣的名牌内衣裤啊，你该扔就扔了吧，要不然我这老板都跟着掉价。该花的一定得花，不要省啊……”

洛菲窘极，红着脸大发娇嗔：“老板！别磨叽啦，你都快赶上我妈啦……”

张胜回国了。

此时在上海站稳脚跟的徐海生充分显示出了他人生历练的老辣和心计。一法通，百法通，他的心术加上一群精通资本运作的高手辅佐，又有早已形成规模的资本基础，这只东北虎在上海一样呼风唤雨。大资本不利进出，他便分拆开来，在权证、期货、股票、黄金……但凡一切能疯狂敛财的地方，都有他探出的魔掌。

同时，本着强强联合、强者更强的原则，徐海生和上海的一些大机构也在合作，正式成为上海帮的一支强大的外籍军团。这些上海本地机构，就包括曾与张胜合作过的靳在笑。这很正常，商人逐利，靳在笑又不是他亲大哥，没理由放着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不接纳。

何况，靳在笑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私人恩怨。商界人物，老奸巨猾，后来他虽隐约听说两人之间似有纠葛，还和那次期货大战有关，觉得事有蹊跷，不过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对此他一字不提。

徐海生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张胜也一跃成为深圳的股坛之神。两人一南一北，在深沪两市的战场上暗暗较起了劲。

张胜一面暗中运作，准备把周氏家族的巨额财产运回来，并通过他设计好的种种途径进行漂白，一面不断打响自己的知名度，作为他将拥有巨大财富的理论支撑。与此同时，他也从文哥昔日的部下们身上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和经验。

虽说按照他的计划安排，他必然在大陆、港台乃至欧美市场上“大赚特赚”，但是毕竟功成之日他将全身而退，现在多学点儿知识，多长点儿本事，对他是大大有利的。

他目前的缺点是没有牛熊周期转换里摸爬滚打的经验，虽然有止损的纪律，但远远不能胜任风险的冲击，第二就是知识结构明显有欠缺，光靠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只能胜于一时而不能长久，仅靠灵感、对资本市场的敏锐感觉和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结构不具备再上一层楼的能力。

经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教训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更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但金融市场有别于其他事业，失败将直接带来财富的缩水和对信心的重大打击。所以，如果有间接路径可以获得同样的经验和教训，那是极为难得的，而文哥昔日手下这批人，正有着他所欠缺的知识和经验。

张胜在罗先生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学习、观摩美国和香港证券市场发展的历程，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到格林思潘的唯生产力论，从彼得·林奇到巴菲特，从道琼斯指数的百年波动到全球经济变迁，他努力汲取着一切知识，渐渐具备了迈向金融世界殿堂的能力。

在自身进步的同时，张胜已经成为深圳这个富豪俱乐部里不容忽视的新星，坊间传说，这个人就像《大时代》里的方展博一样，少年俊杰，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在股市期市屡有斩获，后来一时大意，败在与他齐名的另外一个股坛高手之下，从此远走深圳，不知是痛定思痛，自悟出许多资本市场运作的真谛至理，还是得到名师指点，总之他是奇迹般地东山再起了。

一家小报还把他的事迹写成了一部离奇的中篇小说，连载发表，文中还提到他有一个深爱的女友，但是没有提及这个女孩的身份和姓名，为引出周周大小姐事先打下了一个铺垫。

张胜不但炒期货、炒股票、炒黄金，还开始投资办实业。他在深圳以钟情的名义开了一家拍卖行，还开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的一些厂家做起了进出口生意。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别墅，坐落在园山风景区，毗邻罗先生那处地下有秘密操控台的别墅。张胜的居处是欧式风格，室内装饰选用知名画家的作品和经典的红木餐桌等奢侈物品。

现在张胜已是深圳富豪俱乐部的新贵族，他常去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戴在他手上的钻戒，腕上的名表，都以数十万计。这是他身份的象征，也是包装的需要，他必须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在股市中呼风唤雨、迅速聚敛无数钱财的财神形象，才能为那源源不断涌入他账户里的巨额财富找到一个合理的

解释。

同时，他要在夸富和经营的过程中，将那笔巨额财产化整为零，通过种种途径输送回来，汇入他的名下。

所以，一掷千金、一掷万金，对他来说，不是挥霍，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花钱，要花出水平、花出艺术、花出效果来，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啊。

于是，今晚张胜带着一帮人，前呼后拥如众星捧月一般来到了澳门赌场。

他不是来赢钱的，他和他所有的随从，唯一的任务就是输钱，输到何先生坐立不安。

张胜正在赌梭哈。

赌神的威风气质，他是学不了，不过比比赌圣星爷，还是颇有几分神似的。

因为旁人赌牌，只有桌面上高高一摞筹码，旁边并无人参与，而张胜左右则坐了两个人，左边一个冷眉冷眼，神色严峻，双眼不盯着牌面，却只是微微地四下扫动，他是张胜的保镖。

保镖，是雇主最亲密的人，也是对他的真正核心秘密一无所知的人，没有哪个富豪会和保镖商量事情，所以这些保镖只知道张胜是他们的雇主，对于周氏家族的存在、张胜资金的来龙去脉以及赌钱的目的，他们一无所知。

一个合格的保镖，就要努力做到当一个成功的隐形人，对雇主的一切视而不见，而且必须做到闭紧嘴巴。这个名叫雷甫然的三十出头的汉子，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很出色的保镖，他原来是一名武功卓绝的特警战士，单掌可以劈断七块红砖，他还有一手绝活，用气功口喷绣花针，力道可以把玻璃击碎。

张胜右手边则是洛菲，看这位大陆客的气派，左边的无疑是保镖，照理来说右边的女孩该是他的情妇才对，但是这女孩一身 OL 装，毫无浓妆艳抹的风尘气质，可就叫人摸不清她和中间这位赌客的关系了。

“刘先生的牌面是同花，请下注。”

“两百万！”那个老态龙钟、眼睛都像睁不开的老头儿轻描淡写地甩出两摞筹码。

张胜咬着牙签看看牌面，他是三条Q，一张八，牌面比对方小，但是即便底牌加上再要一张都凑不成四条，比起对方五张同花的概率来，胜算明显还要大上许多，旁边两位赌客都认为他会跟下去，不料张胜只是淡淡一笑，摇头道：“不跟！”

剩下三家继续赌下去，最后，是张胜上首一个姓牛的人以三条六赢了这一盘，刘老先生的底牌是同花，但最后一张却是杂牌，以至整副牌都成了散牌。

如果张胜跟下去，这一局的赢家必然是他，左右两家的赌客都用带点儿鄙夷的神气看了他一眼，张胜不以为然地笑笑，对洛菲道：“今天手气不顺，不想赌了，给我把筹码结算一下。”

说完，他站起身来，保镖替他披上风衣，张胜风度翩翩地走了出去。

他在这家金利赌场一共只赌了三局，每局都是发到第三张牌便放弃不跟，三局一共输了一百二十万澳元，随即便意兴阑珊地离去。

他一到赌场，便用瑞士银行保兑的美元本票兑换了一千万美金的筹码，面额两百万的三十九枚，面额十万的二十枚，当即被金利赌场视为大豪客，立即由散厅直接请入贵宾房，这里一掷千金的豪客并不多，但是其中一个所能带来的利益，就有可能是外面那些散客的总和的几倍。

同银行的盈利结构是大客户、普通客户八比二一样，赌场同样是百分之八十的收入来自于少数大客户，百分之二十的收入来自于小散户，有时对散户甚至倒搭成本，只是维护人气。一旦发现一个生面孔的赌场新贵，赌场负责人员总是不遗余力热情款待，希望他能成为自己这里的常客。

今天这位客人输了钱，不过面不改色，态度从容，又不像个心疼钱的主儿。但凡有钱人大多有些常人没有的怪癖，赌厅经理不敢怠慢，一边满脸赔笑地送他出去，一边找人陪洛菲去兑换筹码。

一千万美金的银行本票已经收下了，澳门赌场当然不可能随时开着各种面额各种币种的银行本票等着找零，经过简单磋商，洛菲同意对方以当日汇率的等额人民币结算，并提供给他们一个张胜的银行账号。只花了十五万左右的美金，便有相当于九百八十五万的美金通过金利赌场堂而皇之地汇进了张胜的银行账号。

赌场的豪赌客来自天南地北，而且大多身份神秘，赌场看的是真金白银，既不会查他们的真实身份，也不会记录每一场的赌局。所以赌客们在这里赢多少输多少，赌场是既没有义务、也没有可能向任何司法部门提供账单和记录的，想查证从赌场流入个人账户的钱财来源，难如上青天。

宝盈赌场，张胜故技重施，又是一千万美金流进了他的个人户头。

接着是凯虹赌场……

三天后，张胜出现在已经去过的这些家赌场的旗舰浦津赌场门口，随行的有洛菲和四个保镖，还有罗先生。

罗先生笑道：“你看，这浦津赌场的造型像不像一个鸟笼子？那是让人进去就休想再飞出来。呵呵……你是北方人，可能感触不是那么深，我们南方人对风水是深信不疑的，为了图吉利，在这些方面很注意。上次去的凯虹，门口的造型就是一只倒挂的吸血蝙蝠，至于浦津……你看出来没有？”

洛菲仔细一端详，呀的一声轻叫，失声道：“是虎口！”

“不错，正是虎口，非常神似吧。”

张胜笑了一声：“既是虎口，那便进去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进入金碧辉煌的大厅，穿过一道形如机场安全门的安检系统，里边简直就是一个琳琅满目的商场，卖彩票的、卖食品的、卖手表的、兑换外币的，一家接着一家，当然，最多的却是当铺。

这赌场生意做得真是服务周到至极，各类风情的表演，让你在赌博兴奋之余调节心情，富丽堂皇的装饰，温文尔雅的服务生，身着迷你短裙的美丽少女，熏醉了赌场里的每一个人。赌场内外遍布的当铺、银行和货币兑换处，使金钱在这里变得一文不值，似乎什么都可以舍弃。

一楼赌博大厅，荟萃了几乎所有张胜在录像中才见得到的赌法。什么百家乐、二十一点、老虎机……每个台前，都坐着一个有赌侠风范的少爷或小姐，熟练地分牌、掷骰，四周则是大群的游客，看新鲜的多过玩的人。

还是老规矩，一千万美金的瑞士银行本票一亮，立刻便有一位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员把他请进了贵宾厅。这里的筹码最少是十万元一枚，最大的是两百万一枚，同其他赌场一样，贵宾厅的客人少了许多，但是每一个一次下注就是几十万，台面一次输赢就过百万。

张胜饶有兴致地走到一张百家乐前，看着在台面上赌钱的人，片刻的工夫，其中一个操上海口音的男子已经输出了五百多万。

张胜淡淡一笑，对洛菲说：“这个规则比较简单，就玩它吧。”

百家乐的玩法很简单，你要尽量让你的点数靠近九、十、J、K、Q 都是 0，A 是一，其他的牌就是它们自己的点值。如果你的总点数大于十，就看减十之后的数，没有像二十一点中的“胀死”。

张胜玩了几把，输多赢少，台面上的筹码已经不多了，他仍面不改色。

三楼一间阔绰的办公室内，正有人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个人汇报着楼下的情形：“怡姐，这三天，那个人去了我们五家赌场，在每个赌场下注都不超过一百二十万，随即便结账走人。现在，那个人又来了，就在楼上一号百家乐的台子上，还是兑换一千万的美金。”

坐在老板椅上的人切换了一个监控画面，然后拉近，正看到张胜笑吟吟地看着自己的牌面。

“就是这个年轻人？”

端详着电视画面的人淡淡地问。

“是，就是他。”

“我去会会他。”

坐在老板椅上的妇人站了起来，举步向外走去。从背面看，她纤腰一束，风姿嫣然，只是一头鬓发，却如雪一样白。

张胜坐在台前，若无其事地丢出一枚筹码，正在继续叫牌，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娉娉婷婷地从楼上走了下来。她的气度十分优雅，虽然头发已经雪白了，但仍难掩当年的惊艳。如果一个年迈的女人还能给人这种感觉，真难想象她当年是何等的美貌。

她细长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烟，看到张胜时无惊无喜，只是莞尔一笑，柔声说：“先生，有兴趣到楼上贵宾厅去玩几手么？”

张胜不慌不忙，似乎早在等她到来，他把手里的牌一扔，微笑着站了起来：“还请前辈带路。”

那满头银发的女人浅浅一笑，转过身，如风过荷塘般的轻盈地去了。张胜整整衣衫，亦步亦趋地随在她的身后。

洛菲想跟上去，肩膀忽地被罗先生压住，她有些愠怒的转过头瞪着罗先生，罗先生微微一笑，轻声道：“大小姐，稍安毋躁。”

“那我做什么？”洛菲愤愤地道。

罗先生指指牌面，笑道：“还剩五个筹码，你何不替张先生赌下去呢？”

楼上过道口，放着一块“闲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有资格到这层楼上的，都是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大豪客。他们可以免费享受浦津酒店最好的套房、最好的餐厅、豪华轿车接送，甚至可以不用拿现金就能先领取巨额筹码。

那白发女人把张胜领进一间阔绰的办公室，再转过身时，脸上浅淡的笑容已荡然无存，她用冷俏的目光盯着张胜，问道：“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张胜镇静自若地笑道：“到这里来，当然是赌钱的人。”

“赌钱？每到一家赌场都带着一千万美金的瑞士银行本票，每次只输一百二十万澳元？”

张胜哈哈大笑，他惬意地坐到沙发上，拿出一支烟悠然点燃，吸了一口，喷出一个烟圈道：“怎么，依您的意思，我带了多少钱来，就得把多少输光，才可以离开吗？天下任何一家赌场，都没有这个规矩吧？还是说，区区一千万的银行本票，就把堂堂的浦津赌场给吓住了？”

“区区一千万美金？你好大的口气！”那妇人冷笑。

“有心开饭店，就别怕大肚汉，既然你浦津赌场吃不下这么大的筹码……”张胜遗憾地摇摇头，起身欲走，“那么我还是去外资赌场看看吧。”

这句话正触到这个女人的痛处，澳门正式开放赌博专营权，使美资和其他国家资本进驻澳门大开赌场是明年的事，但是现在风声已经传出来了，而且澳洲资本背景的赌场早就开始营业了，赌王一家独大的局面即将不保，她怎受得了张胜如此相讥。

老妇人冷笑一声道：“我们日营业额超过一亿的浦津赌场，如果吃不下你一千万美金，你在整个澳门就别想找得到第二家。”

“如此看来我只能在你这家赌场花钱了。”张胜顺势又坐回去，眨眨眼，笑道，“那么就请夫人找几个人，一齐来赌上几局如何？”

那位风度优雅、气质雍容的老妇人也笑了，她在对面侧身坐下来，微笑

道：“我想先生玩上一把两把之后就会意兴索然，或者突有急事需要离开，然后就会要求我们把剩下的巨额资金打回你的账户吧？还有可能会要求我们全部兑换成人民币？”

“啪、啪、啪！”张胜击掌赞赏，跷了跷大拇指道，“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气。”

老妇人脸色一阴，冷冷地道：“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我不想盘问你的出身来路，我开我的赌场，我们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请你马上离开，否则我会报警。”

张胜好整以暇地笑道：“报警？来你们这儿赌钱的，有多少人的钱来路不正？你若报警，岂不是自断财路，把客人都赶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了？呵呵，报警……我看你这场子是不想开了。”

老妇人怒道：“你想怎么样？”

“合作！”

张胜身子向前一俯，脸上带着淡定的笑容：“你这里是赌场，就没有权力阻止赌客进来。如果你不愿合作，我大不了麻烦一些，每天跑一趟你的场子，输个十万八万，然后结账走人，你一样要把钱汇给我。呵呵，说不定哪天手气好，我还能赢上不少钱。”

“你……”老妇人双眉一剔，满头银霜，竟是别具一番威仪。

“你拿我没办法！”张胜一针见血，“游戏规则是你们订下的，我并没有违反这个规则。”

说到这儿，他换了一副口气，非常诚恳地道：“当然，如果你肯合作……我想我们双方都会愉快得多，也安全得多。澳门是世界三大赌城之一，你这家赌场，每天需要四十个人连续工作十六个小时，不停地用点钞机数钱，财源滚滚令人咋舌啊。如果在这堆积如山的财富中鱼目混珠，捎上那么几笔钱，又能给你们带来不菲的收入，夫人……何乐而不为呢？”

由于赌场的规矩不容更改，加上赌场竞争日益激烈，自己钻了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的空子，他们拿自己毫无办法，而一旦暴露，他们名声也要受损，必然受到严格管制，那么他们的收入必然大受影响。

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就有不得不和自己合作的理由，何况从中还能

获得一笔佣金。张胜是用较大把握让对方妥协的，其实他若与那位神通广大的老板是素识，可以直接找上门去请他帮忙，如今只是苦于没有门路与他攀交，才迫不得已用上这招“单刀直入”。

张胜微笑道：“我相信你们强大的线人网络已经搜集到有关我的全部资料了，我既不是毒枭，也不是军火贩子，不会给你们引来滔天大祸，老夫人尽管放心。”

老妇人脸上阴晴不定，看他半晌方向道：“你还有多少货需要我们代汇？”

张胜沉吟了一下，知道全部交给他们，他们也吃不消，便道：“像今天一样，一共四十张。”

“美金？”

“美金！”

老妇人一双犹自美丽的眼睛眯了起来：“我们的抽佣是多少？”

张胜笑笑：“按行规，别人多少，我多少。”

老妇人沉吟起来，四十张一千万美金的瑞士银行本票，那可是四亿美金呐，虽说这儿开赌场的见惯了金山银海，听说是如此巨大的一笔数额，还是觉得触目惊心。她仔细思索半晌，才道：“这件事，我需要请示一下。”

张胜礼貌地道：“您请便。”

他知道，这位老夫人还需要请示一个人，只有那个人点头，这笔生意才算成交。

其实赌场哪怕开在明处，哪怕是合理合法的，始终免不了藏污纳垢，作为赌场，除了赌博收入，一定还有其他灰色收入的，问题是，张胜也好，文哥原来残余的势力也好，几乎都没有涉足黑道，更与澳门赌博业没有牵涉，双方缺乏信任基础。

张胜这几天的表演，对方完全看在眼里，又必然对他进行过相当细致的调查，相信会对他的戒心大为减轻，他到这里公开与对方摊牌，危险是没有的，行有行规，对方不会愚蠢到向警方告发他自毁名声、自断财路。即便不答应合作，他们也会帮着竭力泯灭他来过这里的痕迹，他紧张的是不知道大老板会不会帮忙。

那笔佣金虽然价值不菲，以赌王的眼界却未必看在眼里，他若肯帮忙，

十有八九会是因为张胜表现出来的潜实力和强大财力，愿意结纳他做朋友。

若是以前赌场老板一门独大的时候，这种可能是根本不用考虑的，不过现在小小的澳门马上就要强者云集，明年博彩业开放经营权，拉斯维加斯、蒙特卡洛两大赌场必然想来分一杯羹，但愿老板是个居安思危的人。

张胜轻轻敲击着手指盘算着……

“张先生……”老妇人微笑着走了回来。

察言观色，张胜心中不由一轻，随之站了起来。

“张先生，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会给您最终的答复。”

“二十四小时吗？好吧，那我明天再来。”

老妇人微微一笑：“请自便。”

第十章 赌博猛于虎，谁敢 将赌博变为职业

张胜原打算两年后就退出风险迭起的资本市场搞实业，房地产是一条腿，另一条腿却没想好走什么路，现在侯赛因突然点醒了他，他倒抽一口冷气，立即意识到，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赌博猛于虎，那是对参赌的人说的，开赌场的人是永远不会赔的。澳门赌场是合法经营的企业，明年赌博经营权一放开，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洛等地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富豪们必然会来插一脚，何家既然不能阻止竞争对手介入，他们不需要一个帮手或者一个可以起到缓和冲击力的盟友吗？

“老板……”一见张胜，洛菲便惨叫一声，扑过来拉住了他的衣袖。

张胜吓了一跳，哭笑不得地道：“这是怎么啦？怎么一惊一乍的？”

洛菲用一双楚楚可怜的眼睛看他：“我……我看你桌上还有几个筹码，罗先生说不如我一边玩一边等你，结果……全输了。”

张胜愣了愣，有些不悦地说：“输就输了吧，我们走。”

洛菲低下头不敢看他，嗫嚅道：“可我……我不甘心，想赢回来，结果……又输了好多。”

张胜脸色有点变了，问道：“输了多少？”

“二……二百四十万。”洛菲一边说，一边偷偷看他。

张胜怔了怔，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语气有些生硬地说：“这笔钱我会付的，但只此一次。”

张胜转身拂袖欲去，洛菲一把拉住他衣袖，怯怯地问道：“你……你生气啦？”

张胜一抖衣袖，甩开她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去。

洛菲怔在那儿，一双大眼睛飞快地蒙上一层雾气。自认识张胜以来，她还从未见张胜跟她发这么大的脾气，甚至当着这么多人，丝毫不给她留面子。

她今晚手气相当好，替张胜玩了几把，不但把赔掉的钱全赚了回来，还赢回来一百多万，钱不在多少，这种乐趣却让洛菲开心得有点得意忘形了，所以一见张胜下楼，赶紧揣好筹码，成心跟他开玩笑。

她本想这么说，引得张胜答应为她赔付赌注，然后再献宝似的把赢回来的钱都交回去，让他也开心一下，谁想……碰了一鼻子灰，尤其还有罗叔跟着，全被他看在眼里，洛菲心里委屈极了。

罗先生一见两人闹别扭，就像黄花鱼似的，嗖地一下便溜墙边儿去了。这时眼见张胜拂袖而去，大小姐珠泪盈盈，自己再躲着也不是事儿，才悄悄地凑了上来：“大小姐？”

洛菲把袖子一甩，怒气冲冲地跟着向外走。罗先生摸摸鼻子，讪笑着跟了上去。

张胜回到自己下榻的饭店，刚刚洗浴完毕，走向客厅，洛菲便沉着脸走进来。她的眼睛、鼻子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张胜腰间围了一条浴巾，肩上还搭了一条，正擦拭着水滴，见她进来，脸色还是有点儿冷淡。

“诺！”洛菲双手捧成一捧，伸了出来。

张胜看看她手里花花绿绿的筹码，问道：“这是什么？”

“筹码啊！我跟你开玩笑的，你的钱我一分也没有输掉，还赢回来一百多万呢，还你！”

张胜看看她没有说话，他坐回椅上，跷起二郎腿，拿过香烟点起一根，歪着头用一种很有趣的眼神打量她。

洛菲一见，没好气地把筹码往床上一丢，转身便走。

“站住！”

张胜一声低喝。

“干嘛？”洛菲带着鼻音儿问。

张胜吸了口烟，喝问道：“你以为没输钱我就高兴了？谁批准你赌钱的？”

洛菲生气地转身道：“是，没有人批准，你现在一掷千金，有的是钱，只不过那和我没有关系，我不该擅自自动用你的一分钱。”

张胜挑了挑眉：“你还不服气，对吧？我告诉你，你今天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不该赌钱；第二，我来赌钱是别有目的，就算纯粹是为了赌钱，你也不可以学。我不懂赌博，也不想勤练赌技做什么赌神，这世上没有赌神，按照博彩的游戏规则，赌场才是永远包赚的赌神。”

“赌博业发展到现在，游戏规则经过千锤百炼，几近滴水不漏，运气好的赌客可以赢钱，但赌客作为整体而言永远是输家；赌场的赢家地位在游戏设计阶段就已经决定，不管你出千也好，不出千也罢，要想从赌场赢钱谈何容易？”

“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赌，这就是赌客与赌场之间的玄机。一个年轻女孩子，一旦迷恋上赌博，那么她这辈子就算完啦！所以我听说你赌钱才极为不悦，不管你是输钱还是赢钱！”

洛菲的身子震动了一下，脸上的怒气渐渐消散。

张胜声色俱厉地说：“你做错的第二件事，就是不该擅自自动用我的钱。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永远不要逾越了自己的身份。如果一个女人花男人的钱成了习惯，成了她认为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她离堕落也就不远了！”

张胜郑重地道：“我眼中的洛菲，一直是好姑娘，我不希望有一天你在名利这个大染缸里迷失了自己！”

“我……”洛菲的语气柔弱下来，慢慢抬起眼睛看着张胜。

张胜从来没这么训斥过她，两个人一向嘻嘻哈哈的就像一对好哥们儿。可是现在被他狠狠地训了一通，洛菲却像突然才认识他似的，看着他，有种新奇的、很特别的感觉。

“好了！你回房去好好想想，把我的话想个明白。想得明白，以后就继续跟我干，想不明白，自己辞职，回老家去吧！”

洛菲没再说话，转过身，垂头耷脑地走了出去。

洛菲一出房间，罗先生就在一旁挤眉弄眼地道：“大小姐……”

洛菲扁着嘴往自己房间走，一声不吭。

罗先生陪着笑追上去：“大小姐，我觉得张先生说得对啊，最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得出他对你的关心和爱护。你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态度，就像发现自己孩子有什么不好的苗头时焦急万分的家长，恨不得越严厉越好，只要能扼杀她不良的发展势头。”

洛菲没好气地白了罗先生一眼：“他是我爹呀？”

“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拿你当亲人呐。大小姐，女人都喜欢男人为她一掷千金，来确认自己在他心里的地位重要与否，可是也要分场合、分情况啊。他宁可拒绝你的亿万嫁妆，也不要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哪里是爱财如命的人！可见他的确是关心你啊。”

洛菲站住了，脸红脖子粗地质问他：“什么叫女人都喜欢男人为她一掷千金，什么什么确认地位，你说什么？”

罗先生慌了，支支吾吾地道：“我……大小姐，你误会了，我没说你喜欢他……”

这一说，洛菲更是窘得没脸见人了，她一把推开房门冲了进去。

“砰”的一声，房门险些撞了罗先生的鼻子。他摸摸鼻子，莫名其妙地道：“这是什么什么呀？大小姐怎么怪怪的，不是真的喜欢他了吧？”

张胜一番声色俱厉的话骂跑了洛菲，心中也有些不忍，但还是强忍住了。他是真的不希望洛菲这个女孩子在名利圈子里被金钱击倒，变成钱的奴隶。

看着洛菲离开，房门缓缓掩上，张胜也轻轻叹息了一声：也许今天这番重话就此得罪了她，在彼此之间产生一些芥蒂，被她误解不要紧，只希望自己一番苦心不要白费了，如果她今后不知悔改，张胜是真的会把她送回东北的，绝不让她在自己身边变成一个拜金女孩。

他脱下浴衣，刚刚换好一身出入皆宜的休闲服饰，房门便敲响了，张胜以为洛菲去而复返，忙站起来走过去打开房门。

房门一开，只见他的两个保镖站在那儿，后边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浓眉凹目，挺拔的鼻梁，有点像维族人。

“张先生，这位先生说有重要的事见您。”保镖说完，向他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已经搜过了这个人，身上并未携带武器。

张胜好奇地看了那人一眼，颌首道：“请进。”

那人单手抚胸施了一礼，然后走了进来，两个保镖也跟进来，一左一右站在张胜的身后一步远的地方。

“张先生，您好。”那个西装凹目男子微笑着又施了一礼，“我奉命来邀请您，有位先生非常希望结识您，希望您能赏光见上一面。”

“你是什么人，邀请我的人又是什么人？”张胜冷静地问，同时紧张地思索着，这个时候赶来见他的，当然不会是赌场老板的人，那么是什么人知道他到了这里并想见到他？照理说，这次故意招摇过市，但是也仅限于赌场之中，注意到他的人只能是赌场里的人，外人应该不知道他的存在才对。

“先生，您的身份一定不希望被别人知道，同样的，那位先生的身份，也不希望被太多人知道。不过，他想见您，绝对是善意的，而且是对双方非常有益的一次会面。他是一位非常好客的主人，而且，他的住处并不远，您不需要离开这层楼就能见到他。如果不是担心过于冒失，他会主动上门拜访的。”

这层楼住的全是身份极为尊贵的客人，上楼乘坐的也是专用电梯，普通人根本无法到达这一层，听说那个人也住在这里，张胜对对方的身价起码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如果有人知道他的身份，而且这人就住在他的隔壁，他却对对方一无所知，恐怕晚上连觉也睡不安稳了。张胜想了一下，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点头道：“好吧，我同意去见见他。”

那个人微笑起来，他深深地施了一礼，眼珠凝视着张胜，轻声说：“这次会见，相信不会令您失望的。”

张胜没有通知罗先生，带着两个保镖随着那个神秘的西装男子离开房间，踏着厚软的地毯走向长廊尽头。这层楼每套房屋都在五六百平米，因此房与房之间的距离非常大。

张胜走出大约一百多米，那人在一间豪华套房前停住，按了按门铃，转身对张胜礼貌地欠了欠身，微笑道：“张先生，到了。”

门开了，张胜一看见门里出现的人，顿时愣在那儿。门里站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身穿一领齐脚连帽的白色长袍，头上套了一个黑色头箍，

根本就是一副阿拉伯人打扮。

在他身后，站着四个女人，全都穿着密不透风的阿拉伯女性服饰，脸上蒙了薄纱，只露出一双美丽慧黠的眼睛。

“你是……”张胜既惊讶又疑惑地问。

“你好，张先生，我已经等候多时了。”那人微笑着行了个阿拉伯礼，“我是穆罕默德·阿贝德·阿拉法特·纳比尔·本·阿卜杜拉·侯赛因。”

“哦哦，穆罕默德……阿拉法特……侯赛因……”

张胜只能叫出这么三个比较熟悉的名字，那个阿拉伯人见到他有些发窘的样子，爽朗地笑了起来，用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说：“张先生，你叫我侯赛因就可以了。”

张胜如释重负，忙换上一副笑脸，说道：“侯赛因先生，您好。”

“您好，张先生，请进来谈吧，她们……是我的妻子，我的房间里，再没有其他人了。”侯赛因笑着耸了耸肩，随意地介绍了一下随在他身后的四个女人。

对方这种阵仗，而且还带着女眷，对他怀有恶意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张胜向两个保镖递了个眼神，示意他们等在外面，便走进门去。

门关上了，那个去邀请张胜的西装男子也留在了门外，双方大眼瞪小眼地站在那儿。

一进门，张胜感觉到的就是一种完全的异国风光，虽然他们保留了酒店的主要布置，张胜没有在房间里发现骆驼和阿拉伯人的帐篷，但是地上铺着阿拉伯风格的地毯，还有低矮而装饰华美的几案，案上放着瓜果美食，盛饮料的器皿都是华丽的金色。

热情好客的侯赛因走在最前面，把张胜引向中间那张几案，他的四个妻子亦步亦趋地随在后面，做工精细、质料高昂的黑色长袍发出微微的律动，可以隐隐看出袍上绣着的黑色暗花，还有淡淡幽香。

“请坐，张先生。”侯赛因礼貌地向张胜示意，和他在两张几案后分别盘膝坐下。

张胜按膝坐下，淡定地问道：“侯赛因先生，能在这儿见到远方的阿拉伯朋友，着实令人吃惊。而您约见我，更令我吃惊。不知道您约我来，到底有

什么事呢？”

侯赛因呵呵一笑，说道：“张先生，我注意到，您似乎遇上了什么麻烦，可能……您正为了一大笔钱的安排而苦恼？”

张胜暗吃一惊，脸上却不动声色，只是淡淡一笑道：“侯赛因先生，我不懂您的意思。”

说着，他一只手暗暗抓住几案一脚，另一只手悄悄隔着衣衫捏住了衣兜里的呼叫器。呼叫器一响，他的保镖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侯赛因见他一脸警觉，连连摆手道：“不不不，张先生，请不要误会，我对您绝无恶意，请先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他顿了一顿，说道：“我来自摩洛哥，到神秘的东方，是想在这里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哦？”

张胜眯起眼听着。

侯赛因继续说道：“世界上有三大赌场，分别分布在美国、摩纳哥和澳门。还有一说，把美国的大西洋城也单独分列，那就是四大赌场。而我们摩洛哥，并不在其中，但是我们摩洛哥有五大赌场，其实规模未必逊色于它们，只是地处北非，先天不足。

“摩洛哥五大赌场，分布在阿加迪尔、马拉喀什和丹吉尔三个城市，其中最大的是香格里拉赌场，我曾是那里的主要负责人。”

张胜听到这里，已经知道这个人对自己绝对没有敌意，但他仍不明白这人找上他的原因。他放松下来，听着侯赛因继续自我介绍。

“其实世界三大赌场的赌博方法大同小异，区别只是经营规模的大小和经营理念的不同。我雄心勃勃，一心想把赌场做大做强，就算不能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也要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蒙特卡洛，还有澳门齐名才是。可是，我的老板目光太短浅了，太容易满足了，他不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于是，我离开了他，想到人口最密集、富有程度越来越高的东方来施展身手。在此之前，我已经考察了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蒙特卡洛的各家赌场的经营方法和各自具备的优势，最后一站就是打算大展身手的地方——澳门。

“相对于美国和摩纳哥，澳门的赌场无论是规模还是经营方法，其实都比较落后。明年，澳门特区政府就要对外开放赌博经营权了，我来得正是时候，我相信，以我的经验和运作方法，我可以在澳门大有所为，但是我的资金不足，这是我最大的弱势。”

“在考察中我还发现东方人很重视人脉关系，而我在东方全无基础，我只懂经营。正在我苦于难有作为时，偏偏这时我又遇到了你，啊，这简直就是真主赐给我的机会。”

张胜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侯赛因需要一个合伙人，为他提供资金和人脉关系上的帮助，而他找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张胜双眼微眯，问道：“侯赛因先生，我想，你是打算跟我合伙开赌场，从澳门赌王手里抢块大蛋糕吃，是吗？”

侯赛因咧开嘴笑了起来：“朋友，我正是这个意思。你看着吧，明年澳门博彩经营权一开放，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洛也会不甘寂寞插上一手的，我们先行一步，就会抢占先机。”

张胜微微一笑，道：“似乎，你认定我会跟你合作了？”

侯赛因狡猾地笑道：“张先生，你正好有一大笔钱苦于无法安排，无法让它名正言顺地摆上台面。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跟我合作呢？一来，你可以更安全更稳妥地把它变成合法收入；二来，它可以在变成合法收入的时候，增值很多、很多……”

他舔了舔嘴唇，眼中露出炽热的光来：“你永远不会知道，开赌场，你的利润到底有多大！不过，你必须是个成功的经营者，得让客人肯到你这儿来！”

“你是怎么了解我的事情的？”张胜冷冷地问。

侯赛因的描述令人心动，但张胜最关心的却是自己如何暴露了行踪，一旦这破绽太过明显，他得马上停止行动，把资金重新匿藏起来。

侯赛因呵呵地笑起来：“张先生，你不必惊慌，我保证，除了我和我的四位妻子，没有别人知道你的秘密。事实上，我发现你的秘密，完全是出于偶然。”

他眨眨眼，微笑道：“我是开赌场的，我的四个妻子都是赌术高手，有时

候，她们会去赌场里赌钱，替我了解一些当地赌场经营上的特点。”

他说到这儿，向一个妻子点了点头，那个只露出一双妩媚的眼睛的女人似乎微微笑了一下，然后抬手解下了脸上的面纱，露出一张俏脸。她褪去头上的连衣帽，将头发披散开来，挽了几挽盘在头上，用一只手固定着，带着异国风情的韵味，嫣然瞟向张胜。

张胜定睛看了几眼，忽觉有些面熟。

侯赛因笑道：“这完全是个偶然，我的妻子塞丽雅去本地赌场观察他们的经营，在金利赌场曾和你同台赌过三局，你只赌了三局就离开了，而塞丽雅去赌钱仅仅是为了了解他们的经营而已，所以她也离开了。巧得很，你们又在第二家赌场碰面了，这引起了塞丽雅的好奇。然后，她立刻通知我的另一位妻子，换人尾随你去第三家、第四家、第五家，直到让我基本了解了您的意图。”

张胜听得呆在那儿，他没想到自己的破绽竟是这么暴露的，他的行为在任何一个赌场都不会引起赌客怀疑，只有这些赌场共同的老板何先生才有可能发现他的行径有些蹊跷。想不到，突然来了一个阿拉伯人，他居然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位，阴差阳错地和自己再三相遇。

这真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呀。

张胜暗暗后怕，同时也有些庆幸：“幸好发现这个秘密的是这个想来开赌场的阿拉伯人，而不是国安局混迹赌场的特工。”

张胜赌钱坚持进贵宾厅，宁可多赔一点，就是怕引人注目，特工是没有那么经费充作进贵宾厅的赌客的，在散台就没有这限制，他们哪怕不赌钱，只是扮游客四处闲逛，也不会被赶出去，想不到千防万防，还是百密一疏。

侯赛因说到这儿，非常诚恳地道：“张先生，在今日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不过我可以把我的履历和在澳门开赌场的一些想法说给你听，请你参考一下，看看是否有与我合作的必要。我相信，合作对你我来说，都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这时，那个叫塞丽雅的女人已经重新系好面纱，戴上帽子，和其他三个女人一起静静地注视着张胜。张胜无心一顾，他已陷入紧张的思绪当中。

张胜把玩着桌上的一个酒壶，暗暗思忖着。

这只酒壶是纯金的，他只一掂就知道了，酒壶的把手、壶盖、壶嘴上都镶着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猫儿眼一类的珍贵宝石，这只酒壶已经不能简单地以这些昂贵材料的本身价值来计算，早听说阿拉伯人喜欢华贵优美的东西，他们的日用品不只是简单地达到使用的效果，而是喜欢用它来体现财富和华美，果不其然。

由此看来，这个侯赛因自己就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只是以他一人的财力，还不足以开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赌场罢了。最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东方面孔的人来做他的合作伙伴，在异地他乡，找个当地人合作，是最恰当的做法。

张胜一直在考虑两年之后自己的发展动向，股市没有永远不败的英雄，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一条走在悬崖上的路，他是打算见好就收的，让钟情在北京发展房地产，就是他向实业靠拢的一步尝试，如果成功，那么两年之后，那未尝不是他可以走的一条路。

但是搞房地产是赚钱的好法子，赚钱的好法子却不止搞房地产这一项。“永远别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条教训，在他的汇金公司被充没的时候，他就牢记在心了。文哥的数十亿美金中，有十分之一是属于他的酬劳，这笔钱约有三亿左右。此外用文哥这数十亿美金两年内运作而产生的利润，也全部归他所有，时间紧迫，只争朝夕呀。

他原打算两年后就退出风险迭起的资本市场搞实业，房地产是一条腿，另一条腿却没想好走什么路，现在远自北非而来的侯赛因，却突然点醒了他：开赌场是一本万利的，只要你能头三脚踢开门面，把招牌打响，那是永远不会赔的。

人说赌博猛于虎，那是对参赌的人说的，开赌场的人是永远不会赔的。澳门赌场是合法经营的企业，明年赌博经营权一放开，美洲人、澳洲人、欧洲人，都会赶来分一杯羹吃。大陆却不可能有人跑来开赌场，大陆以前顶多有些小小的地下赌场，同澳门博彩业相比，规模实力悬殊极大，没有人具备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根本无法参与竞争。

这个侯赛因曾是摩洛哥香格里拉赌场的管事，搞赌场的经验是有的。看他相继赶去世界各大赌场取经，显然是个谋而后动、老成持重的人；发现自

己一点儿蛛丝马迹，就能揣测个八九不离十，进而主动联络邀请，无论机警性、主动性，还是冒险精神，都完全具备。

如果与他合作，在澳门有一家属于自己的赌场，那可是永赚不赔的买卖。

他思忖良久，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那只宝石装饰的酒壶，侯赛因耐心等待了一阵，问道：“张先生，你意下如何？”

张胜抬起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问道：“不知侯赛因先生可以投入多少钱开赌场？”

侯赛因遗憾地摇摇头，说：“我的个人财产仅有两亿美元左右，这些钱是不够在澳门这种地方开赌场的，你要知道，建一座气势恢宏的大型赌场，所需不菲。而且，开赌场要向特区政府缴纳保证金，开一个贵宾厅的话，需要的保证金就得一亿澳元。仅这些钱，我将无法争得经营权……”

张胜打断他的话，问道：“那么，你认为投入多少钱才能开一家成规模的大型赌场呢？”

侯赛因的眼睛亮起来：“如果我们想建一座能同浦津抗衡的大型赌场，至少需要九亿美元。”

张胜闻言变色，他没想到开一家赌场居然耗资如此巨大，这哪是建赌场啊，简直是建皇宫啊。

侯赛因见他萌生怯意，急道：“张先生，你知道澳门去年一年博彩业的收入是多少钱吗？二十五亿美元！明年，一旦拉斯维加斯、蒙特卡洛等大赌场进驻澳门，将使澳门一举超越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博彩业之冠。保守估计，只需一年左右的时间，博彩年收入将达到七十亿美元以上，也就是一年收益翻三倍！”

张胜听到这里，立即追问道：“那我问你，如果我们现在合作建一家赌场，规模要小一点儿，大约在四至五亿左右，一年盈利情况如何？”

侯赛因犹豫了一下，仔细盘算半晌，才遗憾地摇摇头：“赌场刚刚建成时，没有熟客捧场，又不是规模第一等的大场子，很难招揽到足够多的贵客豪赌，这样的话，一年的经营利润……”

他面有难色地摇摇头，张胜有点儿失望，方才见他口气挺大，想不到一说拿不出他需要的足够的钱，立即就像斗败的公鸡。张胜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请坦率地告诉我，按照你的估计，这样的场子一年经营利润能有多少？”

侯赛因苦笑一声，摊摊手道：“朋友，以真主的名义，我不想欺瞒自己的合作伙伴。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年时间，我们只能回本而已。”

张胜目光一凝，不敢置信地看着他，好半天才不敢相信地说：“你说……回本……什么意思？”

侯赛因道：“就是说，我们投入五亿美金的话，辛苦一年，只能赚回五亿，收回我们的本钱而已。”

张胜听了倒抽一口冷气，立即意识到，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侯赛因所说的困难对他而言，根本不算是困难，首先，他有充裕的资金，当然，这一点现在还不能暴露，即便侯赛因已经成为他的合作伙伴。

其次，其中种种运作，即便不动用文哥的资金，仅用他名下的资金，他也完全可以用东方式的智慧办得到。特区政府既然决心开放博彩业，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洛等地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富豪们必然会来插一脚。

但澳门赌王在此地经营数十年，根基牢固，人脉势力非同小可。既然不能阻止竞争对手介入，他们不需要一个帮手或者一个可以起到缓和冲击力的盟友吗？

到时只要对赌王示之以弱，再加上自己同为中国人，先天上比较亲近的关系，当两个强大的对手竞争兵临城下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澳门本地赌场对他这个东方人，而且明显力量稍逊一筹的介入者是乐于见到并会提供帮助的，人脉有了、再加上资金，要竞争一块经营权，十有八九可以做到。

这就是借力打力，顺势而为了，与他竞买桥西开发区的土地，并成功建立企业，和上边的大方向不无一致，其实是同一道理，只不过是经营规模的大小不同而已。

第二，即便文哥不同意动用他的资金介入赌博业，凭借自有资金也可以完成第一步，竞争经营权。其后就好办了，完全可以在赌王的帮助下争得一块好地，投入资金签它十亿甚至更多又何妨？一次签十亿也不可能在一年内全部投入，这个时间差大可利用。

前期没有足够的资金，那就先盖一座中型赌场，其他的地方一堵墙圈进园子，我当园林使用，这就是我的经营风格，谁也说不出二话，这可是国内

一些资金不足的建筑企业常玩的伎俩。等到一年后回本，又有了五亿美元的资金，用已有资产抵押贷款是很容易的，有一年回本的成功经营，各大银行甚至会主动贷款给他。加上这五亿美元的盈利，中型赌城就能在一年后扩建为大型赌场，此谓借鸡生蛋。侯赛因在为他的人生主动寻找机会，自己就不能有点儿冒险精神，抓住送上门的机会吗？

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由于外界机遇的存在，自身的努力不过是加快成功的动力而已。成功的关键是机遇，千里马遇不到伯乐，其价值还不如一头骡子。偶然成功的人是幸运的，偶然发现的机遇能抓住，并利用自己的智慧、勇气、能力去实现，才是真英雄，只是不知……我和侯赛因，谁是千里马，谁是伯乐。

张胜注目望去，心想：这一切唯一需要我担心的，是侯赛因先生的确是经营赌场的一位行家里手吗？

侯赛因和他的四位夫人紧张地等待着张胜的回答，张胜深吸一口气，努力做出一副轻松的笑容道：“侯赛因先生，请您尽快向我提供一份投资计划书，在仔细研究之后，我会决定与您合作与否！”

一天后，澳门方面在调查确认张胜没有贩毒和倒卖军火的可能后，与他达成了秘密协议，在一年之内将四亿美金分批次代为划转入他的户头，抽佣是一亿港元。这个代价是可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这一来同澳门赌场建立了一种相互可信任的生意关系，对他在澳门开赌场谋求地头蛇的支持创造了条件。

张胜和侯赛因先生互换了名片和联系方式，等候他拿出具体的投资操作计划书，以论证投资与收益的可能性。同时，张胜把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了手下人进行调查，并派人直赴北非，毕竟，这批投资相当重要，他必须对这个合作伙伴做到最细致的调查，以确保资金安全。

张胜解决了澳门的事回到了深圳。这天是星期日，张胜来到园山俱乐部同商界朋友们见面。这个俱乐部不是这里的会员或者会员引见，是进不去的。十万元的注册费，一年两万的年费，在当地绝对算是极为昂贵的俱乐部了，但是对张胜来说，这种必要的应酬和消费是值得的。

因为他的许多生意是在这里谈成的，同时，他的主要投资领域是资本市

场，这里最多的就是各行各业的富豪，他们的一举一动，谈话中无意间涉及的一个问题，都有可能向张胜透露一些重要的市场信息。在这里，给他带来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付出的年费，花小钱、赚大钱，绝对物有所值。

这里有日式餐厅、意大利餐厅，日式餐厅不仅有寿司吧、烧烤屋，还有几间原汁原味的榻榻米。据说那位日本厨师长曾经为日本皇室服务过，手艺绝对精湛。而意大利餐厅，也是由正宗的意大利厨师掌勺，提供纯正的意大利菜和酒水。

不过张胜对这些菜式全无兴趣，他曾批评说：“所谓的外国菜，实在难以下咽。什么比萨，根本是学习中国的馅饼没学明白，那饼一烙馅全露了，结果就烙成那副德性了。沙拉？那也能吃？生鱼片、寿司，你确信自己不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吗？”

很好，很标准的深圳新贵的嘴脸、一副股市暴发户的形象，他的话引得俱乐部的朋友们一阵大笑，却也因此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在这里，每个人都是生意场上打了几个滚的人，他们不怕你露丑，不会看不起你不如人的地方，只要你能成为这里的会员，已经证明了至少在某一方面，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们讨厌的是在任何地方都城府颇深、隐藏自己的人。

张胜最喜欢去的是中式风格的餐厅“金凤阁”，金凤阁在八楼，气势不凡，富丽堂皇。大厅里有巨幅山水画，还有各色古典家具、古典灯饰，一件件名贵的紫檀木屏风，更将气派和优雅氛围上升到极致。这里穿梭往来的女服务员，穿的都是精心设计的复古式衣袍，一个个身段窈窕、容貌婉媚的女孩儿风拂杨柳般地在中餐厅里一转，也是一道可以佐餐的风景。

这里的中式菜单由南到北，囊括了各地所有的名菜，都是采用最好的原料精心烹制的，当然，它们的价格也不低，有点儿名气的菜，价格从八千八百八十八元到五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不等。

此刻，张胜正在中餐厅里同一位加拿大客人微笑着轻声交谈，大厅一角，一个古装女子素指如兰，正在弹奏一曲古筝音乐《风入松》，音调不高不低，既不会影响用餐者交流，又可以增加气氛。

一个淡绿古装的女子走到张胜身边，礼貌地示意了一下，打断两人的交谈，在张胜耳边低语几句。张胜点点头，又和那个加拿大人交谈一会儿，然

后很愉快地起身，握手，那个加拿大人便转身离开了。

又谈成一笔大生意，这次是进口机电设备和聚乙烯材料。张胜自己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开了一家外贸公司，专门承揽代销代购国内外商品，公司甫一开张，就名声大振，成为深圳商界很有名气的一位能人，许多生意人都知道从他那儿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生产材料，纷纷同他联系，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张胜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是因为他采用了大幅让利的手段，外国商品进价比别人要高一个百分点，外国供货商自然愿意同他做生意。商品进口后，他又比别人正常销售的价格压低至少一个百分点销售，国内购货商自然也乐于从他这儿进货。

这样一来，这笔生意他从中能赚的钱就极少了，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张胜本来就没打算从出口生意中赚钱，他需要的只是利用这种方式尽快同尽可能多的国内外生意人建立关系和友谊。当具备这个广泛的人脉基础之后，他又采用同样的方式，以较高的价格从国内收购商品，然后以外国商人朋友有利可图的实际价格向外出售，但是合同价格却远远高于实际价格，那些外国朋友支付过来的每笔货款中就有百分之十是他自己的钱，由他打到外国购货商户头，通过这种方式再转回他的户头，这些钱就可以见光了。

当他在这些外国商人中找到一些情投意合、合作关系越来越亲密、足以令他信任的朋友时，他就会开始在国外投资，建立外贸公司海外投资机构，投资兴建独资或合资的娱乐场所和其他赚钱的生意，每年的收益如果有百分之五，那么报回国内总公司的财务报表可能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方才那个加拿大人就是他物色的一个肯“密切合作”的生意伙伴。

张胜离开中餐厅，来到了水疗健身池。

这个俱乐部有会员酒吧、图书室等，宴会设施可容纳一二百人同时用餐或是举办鸡尾酒会，一般用于商务午餐会、晚宴、新品展示会和签字仪式等等。康乐设施有室内乒乓球馆、保龄球馆、壁球馆和两个室内空调网球场；此外，游泳池、冲浪按摩池、水疗健身池、健康舞室、小型电影放映厅等设施也一应俱全。

水疗健身池在一楼，张胜乘电梯下去时，沿途的服务人员见到他，都停

下脚步，恭敬地叫一声“张先生”。

这里有五百多名会员，工作人员能准确无误地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光是这一个细节，就可见经营者的智慧。当你在这个会所无论走到哪儿，一个陌生的服务人员都能恭敬地叫出你的名字时，会有一种被重视、被照顾到的感觉的。

水疗室里，裘先生坐在池沿上，正在调制鸡尾酒。他身材不高，看起来非常结实，作为一个四十出头的成功商人，他现在只是稍稍有点儿小肚腩，体形保持得非常好。

张胜走进来时，他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便又专心调制起来。他面前放着两个郁金香形状的香槟杯，他先在酒杯里洒上绿薄荷酒和纯净的汤尼水，再在上面加上碎冰堆砌成的冰峰，然后顺势淋上一些烈伏特加，最后划燃火柴，冰峰上顿时腾起一簇淡蓝色的火焰。

张胜走到他身边，笑吟吟地看着，烈火熊熊燃烧，冰峰慢慢融化，融入绿色的薄荷酒中，清香扑鼻。

裘先生端起酒杯，向张胜示意了一下，张胜也端起一杯，两人轻轻一碰，抬起头来一饮而尽。酒很烈，张胜咬着牙，让那酒力的冲击慢慢扩散，直到完全适应过来，鼻翼才缓缓放松。

裘先生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正宗的喝法，要的就是这股冲劲儿。来，下来泡泡吧。”

“好！”张胜答应一声，把裘先生的手机、手表、雪茄盒等等往旁边推了推，和他一块儿下了水。

裘老板那只不起眼的手机，大多数人并不认识，因为它正式上市发售还是明年的事，这是一款诺基亚手机，内含宝石轴承，价值二十多万，是当时最奢侈的一款手机。

本着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原则，裘大老板闻风而动，迅速抢进一部在小范围内试销售的手机，可惜，因为识者寥寥，除非他自己说明，否则谁也看不出它的珍贵所在，这令裘大老板颇有种媚眼抛给瞎子看的感觉。

有时，抢风气之先就是这样，你想夸富，也得弄一件大家都明白价值所在的东西，否则就白费了一番苦心。几年后，张胜和裘老板再度聚首谈生意

的时候，也拿了一款诺基亚，那是一部十八K白金外壳、镶嵌六百八十粒总重超过二十一克拉的粉钻和白钻的手机。那时候，不需要摆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只要俱乐部里的会员眼尖的扫上一眼，就知道那是一部价值百万的奢华手机了。

“张老弟，怎么样，考虑好了么？”

裘老板眯起眼笑道：“张老弟，我想……你是没和我们合作过，对我们的信誉和能力还不放心吧？我们做这一行的见不得光，所以最重视的就是信誉，一旦没了信誉，我们也就开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对顾客，那是百分百负责。”

“张老弟，我想做你生意，有些事也就不瞒你，实话对你讲，我和香港、澳门、台湾的一些地下钱庄都有业务关系，所以你的资金量再大，通过我来流出进入，也绝对安全。我和境外生意伙伴可以采用在境内用人民币交割，境外用外汇交割的形式来帮你转移资金，这样，只是账务上的流动，根本不需要实际资金输运的物理过程。你想想看，还有比这更安全的么？”

张胜想了想，淡淡一笑，把肩膀向他靠了靠，撩着水轻声道：“裘老板，我可不是携款外逃的贪官，钱存在你这儿，出了国再去你的生意伙伴那儿取出来溜之大吉了事。你这么坦白，我也实话实说，我是要把钱转回国内，要让它变成可以见光的钱。”

裘老板一拍胸脯道：“那没问题，我名下开着二十多家皮包公司，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张胜问道：“你的皮包公司……吃得下这么多？”

裘老板问道：“你有多少？”

张胜嘿嘿一笑。

裘老板也狡黠地嘿嘿一笑，不再追问了。

他从上边台沿上取过手表，向张胜亮了亮表面，笑问道：“看到了么，这块‘江诗丹顿’价格二十八万，我要是替你买一百块这样的手表，然后和香港、澳门、台湾的朋友反复对敲，对敲十次就是一千块，对敲一百次就变成了一万块，钱要漂白还不容易？国内现在还没有反洗钱法，这方面监管非常松懈，绝对没有问题。”

张胜听了颇为心动，他沉吟半晌，微微颌首道：“好，那么……试试看吧。给我个境外账户，明天，我会打进去五百万美金，你帮我操作一下吧。”

裘老板闻言大喜，知道这个大客户终于心动了，这笔钱只是问路石，后边必然还有大笔生意可做。

他欣然道：“好！张老弟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来，我再调两杯酒，咱们喝个痛快。”

张胜一听连忙摆手苦笑道：“慢慢慢，喝酒就不必了，这酒儿劲头太大了。”

裘老板哈哈大笑：“咱们合作愉快，总要庆祝一番才是。既然不喝酒，那么就找个女人乐和乐和吧，今儿晚上……”

张胜连连摆手：“女人也不必了。今晚我还有事，要去参加一个慈善拍卖晚会。”

裘老板眨眨眼，问道：“你说的是在‘一见钟情’拍卖行召开的慈善拍卖晚会吧？呵呵，我也会去的，那就会后咱们一块儿去乐和。”

张胜诧然道：“你也参加慈善拍卖会？”

裘老板一脸正气地道：“当然，这次拍卖收入的百分之五将捐给慈善基金会，救助失学儿童。作为一个社会成功人士，我们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行善不落人后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我觉得很有意义。做人，不能做得穷到光剩下钱了，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张胜：“……”

裘老板说完，攸地又换上一脸淫笑：“老弟，今晚拍卖会后，咱们玩玩去。我知道有个场子，现在有个红姑娘。”

他啪地打了个响指：“那女人艺名苏小小，小小便指的是这女人的妙处，腰小、脚小、口小。腰小嘛，自然该大的地方就大啦，哈哈，丰乳肥臀，偏是腰肢纤纤一握。脚小嘛，你见过玲珑精致、纤美无比、偏又浑然天成，毫无瑕疵的美足么？”

张胜：“……”

裘老板眉飞色舞地道：“至于这口小嘛，嘿嘿、嘿嘿，上下其口……你自己琢磨去吧。”

他挤眉弄眼地道：“我跟你讲，这女人不坐台的，只靠熟客辗转介绍，要

想与她共度春宵，还得先行预约，应不应还得由她决定。便是她应承了，那包夜费也是高得离谱，一宿十万，真是一刻千金。可她越这么自抬身价，男人越是趋之若鹜，钱还越花越开心，嘿，这女人的手段也算了得。”

他一拍张胜肩膀，笑道：“我去松松骨，你慢慢泡着，咱们今晚见！”说完哗啦一声拨水而起，光着屁股出了池子。

张胜：“……”

张胜驾驶一辆奔驰 600 驶向“一见钟情”拍卖行。

这家拍卖行，是张胜用钟情的身份注册成立的一家拍卖行，当然，外人无从知道他与这家拍卖行之间的关系。商品拍卖，拍卖行要从竞买方收取百分之五的手续费，而且对拍卖品的来源进行较严格的考察，自己开一家，那么在处理资金和文哥珍藏品的时候就能大开方便之门。

“拍卖，也称竞买，资本主义制度一种买卖方式”，这是 1979 年版本《辞海》中的解释。

“拍卖，也称竞买，商业中的一种买卖方式，卖方把商品买给出价最高的人”，这是 1989 年版本《辞海》里的解释。

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拍卖行对顾客和经营者来说，已经具备了更多方面的意义。

比如……

比如……

副驾驶上，坐着洛菲。

张胜看了她一眼，说：“快到中秋了，放你大假，回东北看看父母吧，出来这么久还没回去过呢。”

他指指旁边放的一个檀木盒子，说：“对了，帮我带点儿东西。”

“什么呀？”

“你打开看看。”

洛菲依言打开盒子，里边是一盒雪茄，烟斗、雪茄剪、打火机，正好一套。这些东西中，光是那个镀金的专用雪茄剪就得两万多块，这个盒子里的全部东西加起来一共十多万。

“送谁的？”

“一位朋友，我叫他文哥，你见了他，也可以这么叫。”

“哦……”洛菲睨了他一眼，神气有点儿古怪。

“他住的地方有点特别，在市第一看守所，你记得要在工作时间去探视，我这里太忙，回不去，替我向文哥问个好。”

“哦……”洛菲又应了一声，摩挲着晶亮的打火机机身，轻轻叹了口气。

张胜笑起来，他揉揉洛菲的头发，亲昵地道：“怎么了，长吁短叹的。”

洛菲噘起了小嘴，张胜的举动越来越像她的兄长，不但管这管那的，举动也不把她当女人看，这让自认为已经是成熟女人的她自尊心很是受伤。

她整理了一下头发，嗔道：“都说了别摸我的头，讨厌！”

张胜哈哈大笑：“这才对，活泼点儿嘛，老气横秋的叹什么气？”

“唉……”洛菲又是幽幽一叹。

她合上雪茄盒盖，靠在座椅上，想了片刻忽地一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愁什么，就是想叹气。唉……”

张胜乜了她一眼，笑吟吟地道：“想谈恋爱了吧？其实，当初在工作室的时候，我看你和刘斌鸿处得特别好，挺像一对，要不是我这一场变故，说不定你们现在已经‘牵手’了。”

洛菲白了他一眼：“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和他是一对了？”

张胜笑道：“整天形影不离、打情骂俏的，还不是一对？如果时间允许，现在不就是一对了？可惜我没有他的消息，要不然倒是可以帮你撮合撮合。”

洛菲本想反驳，话到嘴边忽又咽了下去，她瞟了张胜一眼，似笑非笑地道：“老板，这事儿呀，您就别操心了，人家已经有未婚夫了。”

“什么？”张胜大吃一惊：“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

洛菲拨了拨刘海，若无其事地道：“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是给你打工的，不用连这个都告诉你吧？”

“啧啧啧，保密工作做的真好。你一个人到这边来工作他放心？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结了婚就该回东北了吧？”张胜一时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这个得力助手。

“快了吧，我也不知道耶，等他决定吧。”洛菲耸耸肩，一副无所谓

样子。

“等他决定？你都没主见的吗？总该一块商量商量吧？”

洛菲道：“有什么好商量的，我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做不得主的。”

张胜惊讶道：“不是吧？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一切由父母作主？那可是你的终身大事。”

洛菲笑了，笑得很好看，还有点儿狡黠的意味：“我这人很孝顺的，父母的话怎敢不听？看他喽，他要是不要我，那我就自由恋爱。”

张胜有点儿生气：“这可是你一辈子的事，怎么这么随意？”

洛菲笑得更开心了，张胜忽然恍然大悟：“你要我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洛菲抱着肚子，笑得非常开心。

张胜又好气又好笑，他抽空腾出一只手，恨恨地洛菲后脑勺上狠狠弹了一下。

“哎哟……”正笑得前仰后合的洛菲一声惨叫。

这回张胜放声大笑起来……

第十一章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 亿元只赌了一口气

徐海生这次来到深圳，参加慈善拍卖晚会是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想到能碰上张胜，又见到他在拍卖宝物，突然决定出面竞拍这柄古剑，折折张胜的锐气，让他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徐海生估计张胜激于意气，必会和他争个高下，到时自己拍下个前无古人的高价便认输，不用掏一分钱，便在深圳打响了知名度。却没有想到，一向宁折不弯的张胜也变得油滑了，居然不与他争风。徐海生打响知名度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却付出了一个亿的代价。这剑说是无价之宝，但真要是出售，又有多少人肯出价一亿元去买？老狐狸的哑巴亏算是吃定了。

今晚的拍卖会是由当地公益部门与“一见钟情”拍卖行联合主持召开的，目的是为西北地区失学儿童募捐资金。拍卖物号召当地有头有脸的上层社会人物自发捐卖，客人有当地名流，也有闻讯赶来的外国商界人士。

富豪们拿出来的当然都是珍藏的宝物，这种场合，正是夸奇斗富、展示财力的好机会，他们都会拿出自己极为珍贵的珠宝、古玩当场拍卖，有些是珍爱之物不舍得脱手，他们还会自己花钱再竞拍回去。如此折腾，自然是为了斗富，夸耀实力，至于那百分之五的手续费，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捐出点儿钱，换个好名声，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

此次赶来拍卖和竞买的社会名流非常之多，济济一堂。许多社会名流都是张胜认得的，只见张胜西装革履，帅气非凡，是这些大腹便便的超级富豪中极醒目的一位。洛菲还是一身中性服装，清水挂面，不涂脂粉，梳个马尾，

就像个刚上初三的小女生。

她站在张胜的身边，如果不是张胜太年轻，简直会被人当成他的女儿。不少富豪见张胜总是形影不离地带着这个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比起来显得太过青涩的小丫头，都会恶意地猜测他是喜欢幼齿的。

洛菲瓜子脸、尖下巴，身材还没发育开，比许多营养过剩、刚上高中就发育完全的女生显得还要小，也确实像个小萝莉，这都是她以前过于挑食造成的，实在怪不得别人。

裘老板和张胜并肩坐着，今天带女伴的富豪极多，他身边也带了一位，还是小有名气的演艺明星。姿容妩媚，身材惹火，晚礼服里饱满的酥胸挤出一道深深的诱人的乳沟，稍一动作里边便弹跳不已，看来极是惹眼。

裘老板甫一坐下，便向自己的女人递个眼色，那女演员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虽然目高于顶，一比胸脯和脸蛋，便自觉比洛菲高上一筹，得了老板示意，还是马上放下身段，凑过去与她亲亲热热地攀谈起来。

裘老板趁机和张胜坐到一块儿，两人轻声交谈了一番合作内容，便把话题转向了今晚的拍卖。

“张先生，我今晚带来一块团龙玉佩准备拍卖的，那可是好东西。你看戏里头，当皇帝的派个亲信的钦差去地方，有时候会解下随身玉佩给他当信物，‘见珮如见朕’，嘿！就是这个玩意儿了，上边雕着一条团龙，那可是只有皇上才能佩戴的。我这块珮是明朝中叶的，对了，你带来什么好东西呀？”

张胜神秘地笑笑：“我带来的东西，年头也都不少了，是我前不久刚淘弄来的宝贝，一会儿你就会见到了。”

这时，一个穿着一袭浅色浅花旗袍，身段极是妖娆的女人挽着一个一套白西装的英俊青年从他们面前走过，在不远处落座。看那白西装青年，比这风情万种的旗袍少妇似乎还要小着两岁。

裘老板在那女人流畅起伏的身体曲线上扫了两眼，最后瞄着旗袍缝内丰腴修长的大腿笑道：“今天这拍卖会，真是三教九流粉墨登场啊，连墨小姐也来了。”

张胜看了那女人几眼，那女人的确很美，尤其那种成熟动人的风韵，绝对是一个哪怕比她还要漂亮三分的年轻女孩也表现不出味道。

“墨小姐？她是什么人？”

“她叫墨妍，以前是个卖的，很有名气。深圳这地方一夜暴富的人多，这些人舍得花钱，墨小姐做了两年就赚了上千万，然后投进了股市。这女人眼光独到，很有天赋，在股市混了两年，赚了几番，便果断退出股市，投资建了几家装潢装修公司，还有一家风水公司，没想到这女人做生意也有一套，现在她的资产该已过亿了。”

“于是她也跻身上海流社会，成了社会名媛了。那个小白脸，和我上次在舞会上见到的不同，应该是才媛上不久。以前是男人玩她，现在她玩男人，嘿，什么上流下流，全他妈钱堆的……”

张胜听了，又看了那少妇一眼，美丽雍容，气质不俗，实在看不出曾经堕落风尘的模样。

宾客越来越多，拍卖会开始了。

首先主办双方代表上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就开始正式拍卖。每件拍卖品，他们都会详细介绍这件东西的来历、价值和鉴定结果，以及它现在的拥有者。

首先是一幅宋代的《寒江独钓图》，起价五十万，很快就喊到了两百二十万，最后被洪老板购得。

随后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一对明代花瓶，也被洪老板购得。

拍卖气氛因之立即升温，洪老板一时也成了众人关注的角色。

张胜在俱乐部和洪老板有过几面之缘，知道这人小学文化，字都识不全，不禁低笑道：“洪老板对古玩字画那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想不到却有收藏癖，出手不凡，果然是财大气粗啊。”

他本来是揶揄洪老板花了大把的银子附庸风雅，裘老板听了笑道：“张先生若是以为洪老板踊跃竞拍是附庸风雅那就错了。你别看他胸无点墨，这个人狡猾得很呢，这其中大有奥妙。”

张胜来了兴致，问道：“此话怎讲？”

裘老板道：“这几件古玩字画，都是他自己的，你以为他捐出来，又高价拍回去，只是为了夸富斗狠么？那可大错特错了，他素有嗜好收藏的名声，

可是他既不懂字画古玩，又怎么舍得花大把钞票在这上面？里边名堂大着呢。

“这些字画古玩，都是他自己从民间淘弄的，东西是真东西，价值却未必有这么高，但他偏要把它炒高。你看刚才跟他竞拍的，价格提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之后，竞拍的都是些生面孔，那可不是外地客，而是他安排的托儿，他们帮着洪老板拼命往上抬价，然后自己再买回去。

“买回去做什么呢？就为了在那竞拍证书上标上它最后的竞拍价。有了这价格，如果有冤大头想买，那就得按这价或者比这价还得高才成。要是没人买呢？那也没关系，可以送银行啊，抵顶欠银行的贷款，抵顶数额自然是写进证书的竞拍价格。”

张胜这才恍然大悟，一场拍卖会，原来也有如此多的玄机。有人为了名，有人为了利，钩心斗角的事真是无处不在。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今天这场拍卖会，原本就是在他暗中推动下促成的。想到这里，张胜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诸位，诸位，诸位请注意，下面将要拍卖的是……”

由于今天的义卖气氛火爆，各种拍卖品成交价都非常高，拍卖师也兴奋起来，提高嗓门介绍道：“下面要拍卖的，是四件国宝级的文物，四件全部是国宝级的文物！”

全场一下子肃静下来，毕竟珍稀文物他们见得多了，但是国宝级的文物，那可不是人人有缘见得到的了，今天居然有国宝级文物拍卖？这是谁的珍藏？

拍卖师兴奋得满面红光，向台下示意道：“这四件国宝，全部是张胜先生捐卖的。现在，我们有请张胜先生，请张先生现场讲一下发现这四件国宝的经过。”

张胜微微一笑，扯了扯衣襟，起身向台上走去。

如今张胜锋芒毕露，本地的富豪大多知道他这么一号人物，大家都好奇地看着这位纵横股市的新晋贵人，洛菲本来正跟那个女演员讨论着化妆品，忽然听到张胜捐卖四件国宝级文物，也不禁狐疑地看着张胜，事先她对此事可是一无所知。

“各位，晚上好。”

张胜一上台便彬彬有礼地向大家打招呼，落落大方地道：“这四件古玩文

物的名字和艺术价值，我就不介绍了，一会儿拍卖师会详细介绍给大家，而我本人对此，其实并不精通，不过是附庸风雅兼善于投机罢了。”

这番自嘲的开场白，引起台下一片善意的笑声。

张胜继续道：“这四件东西的发现，纯属偶然。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德国，在那里的旧物市场无意间发现一样东西，那是一柄中国古剑，剑上还刻有篆书，我就顺口问了一下来历，那个德国人也不懂，只说这东西在他家里已经很久了，比他的祖父还要久，所以拿出来出售。

“我想，在德国人的旧物市场，就算有人造假，也不会用遥远的东方国度的东西来制造假古玩，那里的东方人并不多，他能卖给谁呢？这东西十有八九是件真品，所以我就和他砍价，最后以四百马克的价格买下了那柄剑。”

他说到这儿，台下已是一阵轰然，因为拍卖师刚刚已经说过，要拍卖的压轴古玩是四件国宝级的文物，他们听到这里，已经知道这柄剑必定是货真价实的宝物，而张胜只不过花了四百马克，实在令他们又嫉又羨，还有种莫名的兴奋，急于听他揭开这剑的来历。

张胜笑道：“那个德国人见我如此大方地买下了一块‘废铁’……”

台下又是一片笑声。

“于是，他向我介绍说，他还有几件东方的东西，问我有没有兴趣。我答应了，他便兴冲冲地带我去他家里看。他的住处非常陈旧，是一座破落的古老建筑，在他的家里，我见到了一幅中国画、一只铜壶、还有一件……是当初用来包裹这幅画、铜壶和古剑的包袱皮——一幅绣着龙的东方织锦。”

台下鸦雀无声，洛菲拿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瞪他：“老爸什么都算到了，就是没算到这个家伙只认识真金白银，对古玩字画根本不感兴趣。我看用不了两年，老爸辛苦半辈子搜罗来的这些古玩字画，就得被这个大混蛋败光了……”

大家屏住呼吸，等着听张胜揭开那传奇的一刻，他却突然像西方人似的耸耸肩，双手一摊，说：“没了，我又花了两千马克，买下了那幅画、那只壶，还有他爷爷的爷爷当年用来包这几样东西的包袱皮，然后就回国了。”

“各位，”拍卖师适时接过了张胜的话题，让那些被张胜带进坑里，大脑一片空白的听客们恢复了神志，“张胜先生无心栽柳，却把四件国宝带回了

们的祖国啊。有识货的朋友，在张先生家里见到了这四件古物，建议他找专家鉴定一下，结果是惊天动地。下面，我就来隆重介绍一下这四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第一件，宋徽宗的《桃枝黄莺图》。”

这句话如石破天惊，“轰”地一声，台下讶声四起，那幅画终于被揭开真面目了，居然是宋徽宗的真迹。

“诸位，这幅宋徽宗的《桃枝黄莺图》，经专家考证鉴定，是宋徽宗中后期所做，确属真品。”

随着介绍，两个仕女打扮的女孩走上台，从桌上拿起一卷画，徐徐展开，面向观众，同时投影仪在大屏幕上也投射出了巨幅图片。

“画的内容是翠竹、桃花和三只半黄莺，所题款识是宋徽宗著名的‘瘦金体’，全画卷长一百六十厘米，宽三十厘米……这幅画的起拍价是……一千五百万！”

“一千六百万！”

“一千七百万！”

这幅画的价格节节攀升，最后被一个来本地洽谈生意的加拿大人以二千五百万的价格竞拍下。

裘老板捏着下巴，眼珠子滴溜溜乱转：“这个加拿大人是他的朋友，以这么高的价格买下这幅画，只是巧合吗？他不会打着和洪老板一样的心思吧。”

张胜已回到台下，当他的加拿大朋友戴维先生拍下这幅画时，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一笑。

又是二千五百万可以堂而皇之地划进他的账户了，而且，这件藏品……还是他的，不，还是周氏家族的。文哥的这四件藏品外界并不知道，因此很容易找个由头让它重见天日。

这是今天晚上所有拍卖品中竞价最高的一件古玩，大家的兴致都被调动起来，拍卖师趁热打铁，拍卖第二件文物——春秋四羊铜方壶。这只壶造型优美，装饰华丽，铭文典雅，铸造精巧，壶的厚度仅为一点五毫米，实为不可多得的古代文物。

此时，大多数人已经猜到这四件文物的来历和圆明园那场大火想必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可以想象，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冲进这伟大的东方奇迹所

在，烧杀抢掠，搜刮珍宝。其中一个强盗随意扯过一件皇室专用的织锦，然后把抢来的东西放进去，背着它漂洋过海，回到他的故乡……

春秋四羊铜方壶以二千二百万的价格成交，随后是那块带龙案的织锦，那是一块龙锦，展开近四平方米，是清朝皇帝临朝仪仗中的帷帐，置于皇帝宝座之后。

拍卖师道：“这幅龙锦绣的是一条正面龙，采用的刺绣手法是京绣中的满绣，全部为手工织成。织锦上有十个字，分别藏在角后，绣的是‘内府织造’和‘良记本机纬缎’，起拍价是……”

这幅龙锦也被高价拍出，最高竞价者仍是张胜安排的人。东西是他的，出钱的还是他，除了一份手续费，他没有其他付出，一听是他的藏品，他又参加竞拍，谁敢和他拼价。

这时前三件宝物都有了得主，大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最后一件，也是促使张胜幸运地发现这几件国宝的那柄古剑上。

拍卖师解说道：“这柄剑长五十八厘米，剑身呈暗褐色，铸剑风格是春秋时吴越一带的特点，剑锋锋利，吹毛断发，是一件极锋利的兵器，剑身至今不锈。剑体上嵌有两行篆体的字，字是错金镶嵌技术用金丝镶成的，那两行字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台下顿时一阵骚动，许多人交头接耳，疑声顿起。国家博物馆里可是藏着一柄越王剑的，怎么又有一柄越王剑？

拍卖师道：“古代帝王的佩剑，一向不止一把，但是每一柄都是人间珍奇之物。这柄剑经专家认真鉴定，年代相符，应该是越王勾践的另一柄佩剑。这把错金剑剑身精美，内嵌金丝，花纹细腻，收藏价值还在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那柄越王剑之上，起价三千万元！”

这支越王错金剑是今晚最后一件宝物，价格被叫得很高，有心问鼎的人也很多，但是张胜安排的罗先生把价格喊到五千万时，跟者渐渐稀少起来。

价格喊到五千八百万时，已经没有人同他竞争了。

拍卖师举槌道：“15号，五千八百万一次！15号，五千八百万两次！15号……”

“六千万！”一个清朗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这位先生……六千万……”

“六千一百万！”罗先生赶紧喊了一声，同时扭头向后看，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手笔。

“六千五百万！”

“29号先生，六千五百万！”拍卖师赶紧喊道。

一个身穿英国皇家御用品牌巴宝丽米色风衣的中年男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扔掉手中的号牌，整理了一下衣衫，风度翩翩地向前台走来，旁边一个穿着红色晚礼服的美丽女孩巧笑嫣然地站起来，很自然地挽着他的胳膊。

那个中年男子身材高，容貌俊，极具成熟男性的魅力。他微笑着前行，风度翩翩，目不斜视；挽着他胳膊的女孩儿甜笑着，似乎也没有左顾右盼，可她那双宝石般的眸子熠熠生辉，所有望向她的男人都觉得她似乎瞟了自己一眼。

这一对男女一入场，那气派就震慑住了众人。尤其是那红衣美女，艳丽得像一朵盛开的玫瑰，她的三围玲珑有致，胸部到臀部真的就像可口可乐瓶的S曲线一样，让你觉得女人的腰似乎天生就是邀请人去握着似的，尤其它还是款款摆动的，一些人已经流出了口水，有一种咬她一口的冲动。

张胜也在这时霍然回头，目光凝固在那个人身上。

很久没有听到这个人的声音了，但是那个人的声音依旧是那样熟悉，甚至是终生难忘。

徐海生！他竟然出现在这里！

“六……六千六百万！”罗先生望着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有些不知所措了。

“六千九百万！”徐海生语气淡定，却充满自信。

“七千万！”张胜经过短暂的震惊，一笑而起。

“七千一百万！”徐海生也笑了，一边喊价，一边向张胜走来。

两个人面带微笑，对面而立，眼睛眨都不眨，眼中隐隐泛闪，似有刀剑之光。

裘老板察觉有些不对劲，慢慢站了起来。洛菲也走到张胜身边，看看张胜，又看看徐海生。

“八千万!”张胜加重了语气。

“一亿!”徐海生也加重了语气。

会场快要疯狂了,没有人大声喧哗,可是一股无声的气浪却清晰可辨地波动全场。

“一亿元,一次!”

拍卖师嘶声呐喊:“一亿元,两次!”

“恭喜你!”张胜忽然笑了,他满面春风地走上去,一把握住徐海生的手,亲切地摇了摇。

徐海生愣了愣,忽然也笑了,他从唐小爱臂弯里抽回另一只手,搭在张胜的两只手上,微笑道:“恭喜你。”

“徐哥,我喜从何来啊?”

“东山再起,死而复生,还不是一喜吗?”

“一亿元,三次,成交!”拍卖师一锤子砸下去,几乎把锤柄砸断。

“呵呵,算是一喜吧,徐哥得此越王剑,也是一桩大喜事,恭喜,恭喜。”

“哈哈……”两个人都放声大笑起来,状极欢畅,看不出一点剑拔弩张的气势。

洛菲暗暗放下心来,裘老板赔笑道:“张先生,这位是……”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徐氏投资的徐海生徐大老板。”

徐海生的名头,裘老板在深圳也是听说过的,一听是他耸然动容,连忙伸手道:“原来是徐先生,久仰,久仰。”

徐海生看都没看他一眼,笑对张胜道:“老弟真是奇人呐,三起三落,始终不倒!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有今天。当初,你可真是惨呐,我以为你在罗大炮的追杀之下早已曝尸荒野,喂了野狗。偶尔想起,还为你一掬同情之泪呢,想不到你在这儿却是风光无限。”

裘老板被徐海生如此冷落,心中暗自悲怒,只不过他是主动逢迎的,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也是咎由自取,不好翻脸相向,这时一听二人对话挟枪带棒的根本不像是朋友,这才察觉其中别有隐情。

张胜面不改色地笑道:“起起落落,本就是人生常事。有人说,当过兵、下过狱、离过婚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话虽然有点偏激,其实也不无道理。

男人要愈挫愈勇，不折不回，经过挫折磨砺，才能真正成熟、坚强、强大起来。

“话说当年刘邦曾被人追得如丧家之犬，当年太祖受排挤的时候常常闹便秘，邓大人倒霉的时候差点儿被饿死，这些大人物就不说了，便是如今黑道上耀武扬威的大佬们，也有被人拿枪口指着脑壳装孙子的时候。问题是你能笑到最后吗？谁能笑到最后，谁才是胜利者。新兵刚上战场吓得尿裤子，不算丢人，挺过一场战斗，他照样敢滚地雷堵枪眼，你说不是吗？”

徐海生目光一寒，面泛冷笑。

张胜目光一闪，问道：“徐哥，怎么大老远儿的从上海滩过来了？你是无利不起早的人，莫不是早早听说这儿有一柄稀世古剑出现，所以志在必得？”

徐海生眉毛跳了跳，故作轻松地哈哈一笑，拍拍唐小爱的嫩手，说道：“哪里，哪里，我来深圳，只是考察一下这里的市场，准备在这里建一家投资分公司。过两天事情有了眉目，便和我的女友唐小爱小姐去香港转转，然后去欧洲旅游，放松一下。”

张胜看了眼徐海生那位美丽的女伴，礼貌地点点头：“您好。”

他已经不认得这位姑娘了，唐小爱的变化挺大，高挑的身段儿略有丰腴，肤质更加细嫩，显出几分雍容贵气。伴随徐海生左右，苦苦训练仪态举止的结果是举手投足都透着优雅高贵的劲儿，她现在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上流社会的交际名媛了。

徐海生说到这儿，目光一转，看了洛菲一眼，好像才发现她似的，讶然道：“这位清新脱俗的姑娘是……方才我还以为是钟情，可以在这儿见到两位故人呢，张老弟不向我介绍一下你的女伴？”

张胜听他语带揶揄，有点儿幸灾乐祸，显然并不清楚钟情的下落，还以为自己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了，心中顿时一宽，他也不辩解，便拉过洛菲，介绍道：“这是我的女伴洛菲小姐。洛菲，这位是徐氏投资的总裁徐海生先生和……”

唐小爱主动伸出手：“唐小爱！”

“唐小姐，您好。”洛菲不卑不亢地和她握了握手。

唐小爱一笑百媚，忽然用一种陌生的外国语言说了句话，洛菲马上回答

了几句，语言与她酷似，显然两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张胜没听懂，有些莫名其妙。

唐小爱听了洛菲的话，神色有些尴尬，嘴唇嚅动了一下，勉强笑了笑，讪讪地松了手。

徐海生精通日语，略晓英语，但是两人的对话他也没听明白，这时不好当面问起，便只做未见，拉着张胜到一边坐下，俨然一对多年好友似的继续寒暄。

徐海生这次来到深圳，的确是想在这里开一家分部。即便没有张胜在这里，他也不会放过这片遍地黄金的土地，何况张胜近来的发展实在有点儿可怕，他从不后悔过去，既然已经成了对手，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消灭对手，所以，他来了。

这次参加慈善拍卖晚会倒的确是临时起意，事先他并未想到能碰上张胜，今晚见到他在拍卖自己珍藏的宝物，徐海生才突然出面竞拍这柄古剑，折折张胜的锐气，让他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

这剑是张胜的，他一定不怕叫价，因为不管出价多少，他是自己付给自己。徐海生估计张胜激于意气，必会和他争个高下，到时拍下个前无古人的高价便认输，不用掏一分钱，便为自己在深圳打响了知名度。

想不到，一向宁折不弯的张胜也变得油滑了，居然不与他争风，打响知名度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却掏出了一个亿。这剑说是无价之宝，问题是真要出售，又有多少人肯出价一亿元去买？这个哑巴亏算是吃定了。

拍卖会圆满结束了，拍卖行请徐海生去办交接手续，徐海生顺势起身，一语双关地道：“老弟，不用多久，我就会在深圳拥有一席之地。你我相交已交，故人情深，到时还请多多关照。”

张胜也起身，和他握了握手：“不劳大哥吩咐，那是一定的。”

两个人相视一笑，杀气顿起，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开着车走在路上，张胜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过了一会儿，忽然问道：“对了，你和那个唐小爱说的什么？”

“她用法语说‘小姐，你很漂亮’，我说‘您才是真的漂亮，和您的先生

般配得很呐！我可没有让男人见了神魂颠倒的漂亮脸蛋，也没有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性感身材’。”

“哦？她又说什么？”

洛菲吃吃地笑：“她呀，大概是要去法国旅行，所以学了这么一句客套话，我的话她好像根本没听懂。”

张胜闻言大笑，随即好奇地看了她一眼：“你……懂法语？”

洛菲眨眨眼，狡黠地道：“懂得不多，就这一句，从电影里学来的台词儿，不过足够镇住她了。”

张胜再次开怀大笑，他亲昵地揉揉洛菲的头发，哈哈笑道：“不要自卑，虽然和她比起来，你既没脸蛋，又没身材，不过，我觉得你比她可爱一百倍。”

“讨厌啦！”洛菲赶紧整理头发：“又摸人家的头，人家真的一点儿女人味都没有吗？”

“你本来就是可爱型的女孩子嘛，要什么女人味儿？想学人家性感呀，先吃胖点再说吧。”

“切，你喜欢看胖女人？”

张胜诡笑起来：“起码也得该胖的地方胖才行呀，瞧瞧你那身材，像豆芽菜似的。”

“你……”洛菲气结，撅起嘴不理他了。

她不说话，张胜也不说，闷着头赶路，过了一阵儿，洛菲又忍不住了：“裘老板鬼鬼祟祟地约你出去，一定没安好心，十有八九是去找女人，你怎么不去呀？”

“还不是因为你？”张胜嗔怪地瞪了她一眼。

洛菲吃吃地道：“怎么……怎么因为我了？”

她问着，已浑身不自在起来，脸蛋儿上也悄然涂抹上一层淡淡的红晕，好在光线黯淡，看不清楚。

“我总不能带着你这个电灯泡去吧，我去了，谁送你回家？让你一个人走，这么晚了又不安全。”

洛菲松了口气，轻松之余又隐隐有些失望和空虚：“真的？就这原因？”

“真的，虽说你吧，长得像根豆芽菜似的，可那小模样还挺撩人的，尤其那双眼睛，特别漂亮。这黑灯瞎火的，万一出租司机见色起意，把你祸害了，我找谁哭去？”

“你……哼哼。”洛菲很不服气的样子，心里却忽然感到一阵暖意，那种被人重视和关爱的感觉很舒服、很舒服。

张胜开着车，忽然笑起来，越笑声音越大，洛菲好奇地问：“什么事这么好笑？”

张胜笑道：“我忽然想起一笑话，说有一个小女生，晚上一个人走夜路，突然跳出一个流氓，从后边抱住她，想要非礼她。她吓得正要大喊救命，那个男人突然骂了一句话，转身便走了。这个女孩子站在那儿，气得半死。”

洛菲奇道：“她不赶快跑，站在那儿生什么气，那流氓说什么了？”

张胜不怀好意地瞟着她的胸脯，嘿嘿笑道：“那流氓说，‘他妈的，真倒霉，怎么是个男的！’”

“呵呵呵……”洛菲听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忍不住捂住嘴笑起来，可她刚笑了几声，忽然发现张胜的目光，顿时又羞又恼：“你……你是嘲笑我没……是不是？”

“没有啊，没有啊，”张胜很无辜地道，“我在讲笑话而已。”

洛菲恨得牙痒痒的，只是张胜在开车，她可不敢跟他打闹。

车子突然嘎的一声停下了，洛菲白了他一眼道：“干什么？还没到呢。”

“哎，你看那儿。”张胜兴致勃勃地往车外指，洛菲抬头一看，只见两个穿着风衣的高挑长发美女正自路边姗姗而过，那细腰长腿，的确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不禁没好气地道：“要看美女你就看你的，要是想让人家搭顺风车，还可以叫上来，让我看什么？”

“啪”，她刚说完，又挨了个蹦，张胜好笑地道：“胡思乱想什么呢，你看，烧烤摊子。哈哈，路边烧烤，平时还真看着不着，走走，咱们下去吃肉串去。”

两个人下了车，就在路边树荫下，要了一瓶啤酒，一盘子冒油的烤肉串和脆骨，吃得兴高采烈。

“多沾点辣椒和孜然，这肉串口味淡了不香。”张胜一边吃，一边兴致勃

勃地指点，“来，喝啤酒，吃烤串喝啤酒，那是最佳搭配。”

洛菲一边小口地、很淑女地咬着肉串，一边偷偷拿眼看他：这家伙现在身家何止亿万，走到哪儿，凭他的财富都会引来最名贵的菜肴、最动人的笑容、最美丽的身体、最周到的服务。可他没有变，还是那个坦诚直率、热情质朴的青年。

今晚的情景，一如那晚的邀请，只是因为突然起意，所以显得更加随意而浪漫。

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风发在少年。他现在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是他生命旅途最多姿多彩的时候，因之人便也充满了魅力。洛菲看着他，目光渐渐柔和起来，柔若天边的星星……

两人消灭了三四十串烤肉，喝光了一瓶啤酒，这才心满意足地坐回车子，继续向园山风景区驶去。

车子驶进车库，两人下了车。车库里还停着三台车，这三台百万名车全部产自意大利，是意大利素有“二王一后”之称的法拉利、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

张胜只在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会开着其中的一辆出去兜兜风。平时三辆车让人擦拭得干干净净，打上蜡之后滑得连蚊子都站不住脚，却从不动用。别人只道这位新晋富豪有收藏名车之癖，殊不知张胜买这三辆车，冲的就是“二王一后”这句话去的。

他给钟情打电话时说过他有些孩子气的想法，他深情地说：“这辈子有你，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你的车技比我好，法拉利、兰博基尼，我为你各准备一辆。放心吧，我不能给你一个名分，但是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差的，只是一个名分。”

停好车，两个人步入别墅，别墅一楼是客厅和仆人房。

张胜别墅的装修风格是一种贴心而不张扬的奢华：客厅里一整面墙是用金铂装饰成的一幅“绝顶青松图”，寓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沙发和家具全部是木艺、布艺风格，尽量采用原色，显得素雅而温暖；二楼是书房、会客室、客房，还有两个套间卧房，分别在楼梯两侧，张胜和洛菲各自拥有

一间。

张胜的卧室有一张豪华大床，房屋空间不是很大，张胜不喜欢在一间巨大的卧室里摆一张空荡荡的床。休息空间过大，他会觉得很冷清、无所依靠，这种私密空间还是布置得能够让人的心理感觉安稳、舒适为宜。

卧室的墙壁上贴着真丝布，挂着几幅暖色调的油画。豪华舒适的意大利水床，床头用一根百年榆木瘤做床头饰柱，上边是制作时掺入金粉的威尼斯水晶灯具，旁边是整张马驹皮手工缝制的茶几，舒适而不张扬。

这一切令张胜赞不绝口的设计风格，出自洛菲的手笔，当然，张胜并不知情，他只知道装修时洛菲向装修公司提过建议而已，却不知道洛菲假传圣旨，以他的名义要求装修公司如此布置。

张胜回到房间，稍事休息，便下了楼，拐去了罗先生的别墅。两套别墅是挨着的，到了罗先生住处，进入一楼大厅，张胜打开壁画，按下密码，进入了那间股票证券的秘密操控室。

房间里有几个人，包括罗先生，正在各自的电脑前聚精会神地研究着什么，一见张胜进来，他们站起来和他打了个招呼。罗先生迎上来说道：“你回来了？我听说，有一件收藏品真的出手了？”

张胜笑道：“嗯，那把越王剑，他出价一个亿，我还不卖？”

罗先生也笑了，张胜和徐海生之间的恩怨他是知道的，所以不用张胜吩咐，他已主动说道：“我已经叫人盯着他了。他这次南下，的确还要去香港和欧洲。他特意在深圳逗留，我看一半原因是为了生意，另一半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你来的。不知道他又要玩什么花样，从明天起，你出入还是带着保镖吧。”

张胜笑道：“不用这么小心。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如今的徐海生多大的家业，他会冒那个险吗？他要对付我，也只会资本市场上和我较量，密切关注他的资金投向。

“还有，让那两位投资专家继续向他建议，让他的投资规模继续扩大，投资方向越多，投资规模越大，他的资金链条就会越拉越长，断裂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如果一百个亿还不够他玩，就建议他股票质贷，徐海生这个人野心很大，而且极具冒险精神，他是肯下注的。”

张胜听说徐海生欲迁往上海时，就在上海方面预先做了安排，等到徐海生到了上海，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就安排了两大高手投奔他。为了取信于他，还像投奔水泊梁山似的，献了投名状：帮他打败几个竞争对手，赚上几笔大钱。

张胜这一手，是徐海生曾经对他玩过的，现在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之身罢了。

罗先生点头道：“好，我会通知他们的。”

“嗯，杀人三千，自损八百。他拥有的力量不容小觑，尽可能地做好这些准备，一旦较量起来，我们才能以最小的代价置其于死地。”

“我明白。”

张胜微微一笑，走向另一个人，正在分析当天期货市场走势的周唯智，这也是他智囊团的一个成员。

“怎么样，周哥，郑州那边有消息了么？”

周唯智啪啪啪地敲击了几下键盘，调出几幅走势图，指点着说：“张先生，老姚还没有消息传回来，我这几天着重观察了一下郑州期货市场的行情走势，发现他们的操盘手法非常落后，水平有限得很。我对几支主力机构的背景也进行了一番调查，他们当地这几支主力都是有国有企业背景机构，外地主力还没有涉足过郑州的期货，都是一些当地人自己炒作，买空卖空的很热闹，因为没吃过亏，看起来还没有什么风险意识。”

“嗯。”张胜点了点头，“这样的话，倒是可以做他一票。不过，他们的机构毕竟都是有国有企业背景的，靠山都强大得很，要是让他们反应过来，有了准备，我们能投入郑州市场的钱毕竟有限，那就成了一场苦仗了。所以必须充分准备，出其不意地打一场闪电战，劫一票就闪人，不可久留。”

周唯智笑道：“明白，我一边观察，一边根据当地机构的操作手法特点，拟定了一个详细的操作计划，现在就等咱们派去考察的人传回消息，就可以部署行动了。”

他正说着，身边那部红色电话机的铃声响了，周唯智拿起电话，里边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喂！”

周唯智一听他的声音，便喜道：“老姚？你终于回信了，考察结果怎

么样？”

电话里那个中气十足的声音笑道：“我在这儿潜心观察了三天啊，哈哈，最后就总结出七个字。”

张胜一把抢过电话，笑骂道：“老姚，少玩花样，快点儿说，看出什么门道儿来了。”

“哎哟，张先生，这么晚您还没睡呐？我对他们当地炒家仔细观察了三天，结论是‘钱多、人傻、好对付’。”

张胜哈哈笑道：“够简练，行，那我马上开始部署，下周一开始建仓！”

此时，徐海生坐在他的豪华套房内，正在端详手里那柄古剑，这柄剑，比同等重量的白金还要贵上千百倍啊！徐海生想到这里，苦笑一声：“张胜这小子，变得油滑了。他不容易冲动，恐怕就不是那么好对付了。”

“亲爱的，你还不睡吗？”唐小爱穿着一袭性感的真丝睡衣，站在卧房门口，千娇百媚地唤他。

徐海生笑了，他把宝剑放回匣内，锁进保险柜，刚刚拉开睡袍带子，电话响了起来，徐海生拿起听了片刻，哈哈地笑起来：“果然如我所料，那里油水很足啊。这帮土包子坐井观天，没见过世面。按既定计划办吧，下周一进驻郑州期货市场，建仓扫货，他们不是做空吗？那我们就做多。慎重起见，在现货上也得注意一下，那里是产区，现在又是收成的时候，要用分散的户头大量买进现货，以免发生意外。”

“嗯，好，我这几天会在深圳，有消息随时汇报，日常操作由你负责，摊子铺得太大，需要钱呐，这票买卖做好，我们手头就能宽裕一些了。对！要打闪电战，他们都是有国企背景的机构，背后都有强大的靠山，咱们家大业大，资金分流得厉害，能够抽调的资金有限，务必要打闪电战，毕全功于一役，赚他一票就走人。”

徐海生放下电话，因为被张胜坑了一回的郁闷心情愉悦起来，他一直在寻找着赚钱机会，经过对各地市场的分析研究，很快就发现郑州期货是只肥羊，好好运作一番，能从那里赚到巨额收益，于是立即派员赴当地考察，研究投机的可行性，现在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

徐海生梳理梳理头发，任那真丝睡衣飘然滑落地上，赤着身子昂然向室内走去，胸臆间，颇有一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得意……

洛菲回到卧室，先洗了个澡，她裹了件浴巾，快乐地哼着歌，蹦蹦跳跳地走出来，经过衣柜的镜子时，刚刚走过去，心中一动，又退了回来，歪着头打量镜子里的自己。

一头湿漉漉的长发盘在头上，细长的颈子，圆润的香肩上还洒着水珠，脸蛋因为刚刚洗浴的原因有点潮红。她的两只眼睛水灵灵的，扑闪几下，长长的眼睫毛很是迷人。凑近了去细看，原来的青春痘已经消去，皮肤细嫩光滑，肤色是那种健康的麦色。

洛菲对着镜子扮个鬼脸，自言自语地道：“我这模样也不赖啊，怎么就说没女人味儿呢。”

她转转眼珠，目光瞟向自己的胸口，然后下意识地向右看看，窗帘是拉着的，她咬了咬嘴唇，把浴巾向下拉了拉，低头再看看双乳之间那道浅浅的乳沟，然后用双手托起乳房，努力往中间挤了挤，挤出一道令她很满意的诱人沟壑，但是双手一松开，还是那么娇小。

洛菲有点儿泄气，她拉起浴巾，看看笔直的、优美秀气的两条大腿，又半侧身子，翘了翘屁股，看它的曲线，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该“胖”的地方的确不够胖。

她赤着小脚丫，把灯换成了橘黄色的夜灯，然后又走向镜前，轻轻解开浴巾，把它丢到一边，橘黄色的灯光沐浴下，一个年轻稚嫩、富有活力的女孩身体呈现出来。

她的胴体在微红的灯光下就像一块暖玉，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胸前两团柔软随着她略显紧张的呼吸微微颤动着，她的裸体在暖色色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美丽和圣洁，洛菲一手遮在隐秘处，一手半掩着娇小如倒扣玉碗的酥乳，脸上有点儿难为情的神气。

她匆匆跑到墙边，把灯光旋钮调得更昏暗，然后轻轻走回来，看看镜中，满意地放下了遮掩的手，微笑着看着自己的身体，甜美可人，俏皮可爱，但不失优雅，那种恬静端庄的气质，可不是相貌本身能够形成的，那是发乎于

内、形之于外的一种感觉。

“谁说我是小女孩，现在的我还是么？”

洛菲调皮地笑笑，忽然扯去束发的皮套，一头秀发立刻瀑布般披散下来。

如云秀发间掩映着一张瓜子脸，秀气的眉、盈盈的眼、挺翘的鼻子、小巧的嘴唇，只那秀发披下，立刻就像变戏法儿似的，凭空增添了几分柔媚。

谁敢说，这一刻的她没有女人味儿？

那是十足十的女人味儿，而且有着优雅娴静的气质，一如高不可攀的公主。

端庄高雅的女孩忽而一现的妩媚，比起时刻呈现着性感气息的女人，更能触及男人灵魂深处的悸动。现在，她这年轻美丽的胴体、难得一现的女人韵味，就有着异样的惊艳。

这惊艳，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只是，心既已萌动，花开的时候还不是指日可待吗？

发丝间，星眸迷离……

桔黄的灯光在她光滑的裸体上散布着氤氲的烟霞……

静谧、神秘、诱人……

第十二章 打好算盘，用收购来的企业偿还收购债务

凯旋原来是一家军队企业，从军队剥离变成地方企业后业绩还是不错的，谁知道上市后反而连年亏损。在副市长的要求下，张胜同意接收凯旋公司，并妥善安置军属，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对凯旋公司进行债务剥离，并向市政府和驻军提出了一个要求，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在公司正式易手之前，不得向外透露半点消息。随后，张胜重金聘请了几位在兼并重组方面经验极为丰富的资深注册会计师，在他的豪华别墅秘密办公，办完之前不得离开这幢别墅，不得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为此，他连电话线都切断了，谁也不知道他和这些会计师们到底在干什么。

第二天早上，张胜起床在楼下健身房做了一番运动，又出门在林荫道上慢跑了一圈，回来后沐浴一番，清清爽爽地进了餐厅。

“小菲呢，还没起床吗？去喊她。”张胜一进餐厅，见洛菲没有出现，随口吩咐道。

“是！”负责侍候早餐的佣人还没出去，洛菲就走进来了。

今天她要飞回东北，看她的装扮，已经收拾好了。

张胜看了她一眼，不禁眼前一亮，讶然道：“你今天的打扮……”

“怎么了？”洛菲脸蛋微红，有些忸怩。

“很有女人味！”张胜赞道：“是准备回家见未婚夫才打扮成这样的吧？嗯，漂亮，很漂亮，你平时就该这么打扮的。”

洛菲穿着一套靛青色的女性套装，虽然还是有点儿倾向于中性，但是剪

裁得体的衣裙非常合适，上衣领口内洁白的内衬是绯边的，衬得她小小的瓜子脸儿就像一朵洁白的梨花，气质清新灵动，尤其嫣然一笑时，唇红齿白，被这靛青色的套装衬得更加明媚。

她的小腰很细，大概只有一尺六七的样子，于是胸脯的弧度曲线也明显起来，整个人显得非常精神。她还是头一回佩戴首饰，那两只小元宝似的耳朵上带着两只小小的珍珠耳环，随动摇曳，让那清秀伶俐的脸蛋儿也生动起来。

她的骨架面相本来就不像北方女孩，现在这样一打扮，那娇小玲珑的身段儿，秀秀气气的脸蛋儿，看起来就像一枚香扇坠儿般的雅致。

“好了，赶快吃饭，一会我送你去机场。”洛菲正美滋滋地等他再赞美两句，不料张胜低头看看表，马上便对她小小的自尊心予以了无情的打击。

洛菲立刻沮丧地坐下，看看对面那位似乎对白粥比对她更有兴趣的张大老爷，感觉他方才的赞美似乎也是敷衍了事。她端起碗，拿起汤匙，在心底轻轻叹了口气：“唉，失败，真是失败……”

张胜却没看出她有心事，吃完早餐，亲自开车送她去宝安国际机场。罗先生不放心，尽管张胜根本不认为徐海生这条过江龙敢在深圳干出太出格的事来，他还是让两个保镖开着另一辆车尾随了上去。

这一路倒是顺风顺水，没什么事情，张胜把洛菲送到机场，还帮她买了一堆送给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礼品，看着她进了安检门，这才返回别墅。

今天周日，他要过问一下对郑州期货的操作准备情况，然后，摩洛哥的侯赛因先生将赶赴深圳与他会面，洽谈工作。张胜对侯赛因进行全面调查后，确认他的身份真实无误，便召集自己的智囊团，对他的投资计划进行了认真分析。

在此之后他还请来一位在澳门赌场做过多年管事，退休后在深圳颐养天年的博彩通，请他做参谋，向他询问了许多开赌场的事情，在此基础上，张胜判断认为侯赛因的计划可行性达到八成，如果能够完全实现他的经营方略，一年回本只是保守估计，可能还会有盈余。

于是张胜决定立即与他合作，聘请深圳海博国际律师事务所全面代理操作相关事宜，处理相关法律文件，目前他们双方合作的公司已经注册成立，

对方的资金也已经到位，张胜把属于自己的那百分之十的美元也直接转入了与侯赛因合作的中非合资博彩公司。

此外，他在国内进行期货、股票、权证、黄金炒作以及国际经贸等产业的收入直接与文哥的资产对抵，这边盈利多少，那边就直接扣出来多少，转到属于他的博彩公司去。这样既减少了漂白过程中的消耗，也增加了安全性。

今天，是他与侯赛因的一次定期会晤，商讨一下前期运作和筹备工作。下午，他要与一位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见面，晚上还要和裘老板碰头，向他的境外合作伙伴转过去五百万美元，然后由他的地下钱庄转移回来。这一天的日程安排着实紧张。

此时，徐海生正在拜会当地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和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他这次是有备而来，通过他在上海的合作伙伴，已经与深圳的一些头面人物建立了联系，此次赶来，就是为了拜会他们，为他今后进驻深圳铺路。

昨日上海徐氏投资老总一掷亿万购国宝的消息已经见报，不止深圳，就是港澳方面的报纸也登载了这条消息，许多人都听说了这位一掷上亿的超级富豪的名字，无形中为他打响了知名度。名片一递上去，无论政界、商界，倒没一个人敢小觑了他，这也算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吧。

“容秘书长，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听可仁兄提起过您的大名，这次来深圳，特来拜会。”

他说的可仁兄也是一位商界能人，和这位容秘书长是同学。听到老同学的名字，容秘书长不苟言笑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一些。

徐海生笑道：“我准备在深圳建一家投资分公司，到时可能还要麻烦到容秘书长，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一个简单的饭局，邀请了几位深圳本地的朋友，希望容秘书长也能赏光，如果您大驾光临，徐海生荣幸之至。”

容秘书长微微皱了皱眉：“徐先生来深圳，对本地经济的发展是做贡献嘛，我本人对此表示欢迎，如果有什么困难，应该由我们政府方面来解决的，我们会一力承担的，吃饭就不必了吧。”

“容秘书长……”徐海生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官能做到这一步的，谁没有几分城府，岂是几句恭维的话就能收买得了的？送礼那更不可能了，虽有他的老同学当敲门砖，也不能脑残到送礼呀，尤其昨天刚刚花了一个亿拍下

一柄古剑，现在哪怕送一束花他都未必敢收，谁知道传出去别人会说一掷亿元的徐大老板送了他什么金珠玉宝。

他一个外地人，要和已在当地扎下根基、有一些人追随的张胜斗，哪能没有几个可以依靠的人？可是这次在深圳逗留的时间有限，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和容秘书长交流感情，徐海生思索着，正想着怎么委婉地再邀请一番，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穿着白色网球装的女孩风风火火地跑进了客厅。

“爸爸，买到洛笙寒演唱会的门票了么？”

女孩也不管徐海生在场，便兴冲冲地问道。容秘书长面有难色：“哎呀，你这丫头，我有客人，你先出去吧。”

“爸，你先告诉我嘛，买到票没有呀，她可只在香港演一场，明天一早就回台湾了。”女孩急得直跺脚。

容秘书长苦笑道：“我让陈秘书已经去办了，不过还没有消息。香港那边的观众早在一个星期前就把票订光了，你昨晚才告诉我，我哪有办法给你搞到票？”

女孩一听，眼睛里就溢出了泪水，她气得跺脚道：“我就知道，我的事你从来不关心，让你帮着买张票你都办不成，你还能做什么？”

容秘书长当着客人被女儿数落，有些放不下面子，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你这孩子，对爸爸怎么这么说话，给我出去。追星追星，追得神魂颠倒，太不像话了，不就是一个唱歌的吗！”

“唱歌的怎么啦？人家是大明星，港、澳、台，还有大陆，谁不知道她的大名？你能比吗？”一听爸爸贬低她心目中的明星，女孩立即面红耳赤地争辩起来。

容秘书长气得脸色铁青，当着客人的面又不便教训女儿。

徐海生把这一切尽收眼底，洛笙塞？徐海生也听过她的歌，还看过她演的电影，她最初是一名模特，因为姿色特别出众，很快走红，一跃成为台湾第一美女，此后便开始涉足影视圈，拍了不少电影、电视剧，成了玉女明星。演而优则唱，现在又开起了个唱，拥有相当多的 Fans。

徐海生见父女二人相争不下，忽然哈哈一笑，站起来道：“这位就是容秘书长家的大小姐了吧？哈哈，真是位漂亮姑娘，性情也这么爽直。”

那女孩白了他一眼，没搭理他。

徐海生不以为忤，又笑道：“容小姐很喜欢洛笙寒？”

“关你什么事？”

容秘书长怒道：“怎么跟客人说话呢？”

“他是你的客人，又不是我的客人。”

徐海生连忙打断父女二人的争吵，笑道：“洛笙寒洛小姐嘛，是我的朋友，巧得很，我下午请了她吃饭，容小姐这么喜欢她，不如一起来吧。”

“什么？”一听可以和自己心目中最崇拜的大明星同桌吃饭，那女孩欢喜得傻了，好半天才清醒过来，她欢呼一声，忘形地冲上去，一把握住徐海生的手，结结巴巴地问：“你……你能请到洛笙寒小姐吃饭？我真的可以去吗？”

“当然。”徐海生微笑着看了容秘书长一眼：“如果你不方便一个人去，可以请令尊大人同去嘛。”

容秘书长还没说话，容小姐就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好好好，我和爸爸一起去，一起去，要去哪里能见到洛小姐？”

徐海生微微一笑：“这样吧，下午我派车来接你和容秘书长。呵呵，容小姐不但能和洛大明星同桌吃饭，还能得到她的亲笔签名呀、合影照呀，嗯，也许她还会赠送你一张演唱会的贵宾票呢。”

容小姐心花怒放，激动得脸色通红，连连点头，连连道谢。

徐海生这才对面露苦笑的容秘书长欠身笑笑：“既然如此，容秘书长，那我就告辞了，咱们下午见吧。”

一上车，徐海生就拨通了一个号码：“敬轩兄，我是海生啊，对，我现在在深圳，记得你说过，你和香港影艺圈的曾先生很熟？”

“对对，把他的号码给我，嗯，我提你的名字，他会放心吧？……那就好。什么？不不不，我这次出游，带着一位可心可意的美人儿呢，哈哈，是找他帮忙联系一个女星，不过和你想的可不是一码事。”

两个人说笑了几句，徐海生挂断电话，按照朋友告诉他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接通，传出一个公鸭嗓子。徐海生说明了他的身份，提到了他在上海的那位朋友，对面的曾先生热情起来：“原来是徐先生，久仰久仰，今天的报纸上我还看到了徐先生的大名，一掷亿元购宝剑，大手笔、大手笔呀。”

两个人客套一番，徐海生压低了些声调：“曾先生，香港演艺圈里，你的人脉最广，有件事我想拜托你呀，我想今天下午请洛笙寒小姐来吃顿饭，你看可以吗？”

电话里传出一阵沙哑的笑声：“徐先生，吃饭有吃饭的价码，你……”

“哦，这个我知道，听敬轩兄提起过。您看，能不能帮着促成这件事呢？”

“哈哈，这样吧，我马上联系一下，你等我的消息。”

“好！麻烦曾先生了。”

电话挂断，半个多小时后，徐海生已经回到酒店，香港曾先生的电话到了：“徐先生，洛小姐也听说过您的大名，非常仰慕啊，很希望能有机会与您见面。不过，她今晚要开个唱，这是她首次在香港开个唱，很重视啊，这一来一回，时间上怕来不及，你看，你可不可以过来，在这里设宴呢？”

徐海生道：“曾先生，办一个港澳通行证得两周时间，我的证件还没办下来呀。最重要的是，我邀请的人里有几位是政府官员，不方便过去呀。”

“哎呀，这就有点难办了。徐先生，不是兄弟不肯卖力，如果换个时间，只要你徐先生开了金口，洛小姐一定会欣然赴约的，可是今天她个唱，她是演艺人士嘛，靠这个行当吃饭的，个唱要是开砸了，那是多大影响？我想，她是不会出来的，她的经纪人也不会允许嘛，还望徐先生能够理解。”

徐海生也苦笑起来，他今天不是开了金口，而是夸了海口，他知道行情的，请这种一线女明星吃饭大约需要六十万港币。要赚大钱就要舍得投入，所以他一点儿都没有犹豫。只是当时没有想到她晚上准备个唱，时间是否充裕的问题，现在请不到人那怎么办。

徐海生举着电话，转身望着窗外，心里有些焦躁，忽然，他灵机一动，说道：“曾先生，麻烦你再联系一下，我以我的信誉保证，绝不耽误她晚上的演出。”

深圳地王大厦，亚洲第一高楼，身居世界十大建筑之列。

张胜、罗先生等一些正与分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在一起吃饭。席间偶然谈起当地的几家上市公司，这位孟副市长头痛不已地道：“最惨的就是凯旋股份，凯旋原来是一家军队企业，从军队剥离变成地方企业后业绩还是不错

的，谁知道上市后反而连年亏损。

“它是我们本地的上市企业嘛，考虑到地方形象和大批员工的就业问题，政府是东挪西借地帮他们堵窟窿啊，要不然早被证监会摘牌了。可俗话说帮急不帮穷啊，总这样也不是办法。这家企业挂靠的下属公司当中，还有一家承担着随军家属的就业安置工作，包括一些香港驻军的家属都在这家企业工作，又不能让它倒了，棘手啊。”

他说到这儿看了张胜一眼，突发奇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张总，听说你现在在资本市场上赚了大钱，有心搞些实业，目前已经开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生意红火得很呐，不如，把这家公司也买下来吧，凭你的经营水平，一定能妙手回春，把这家企业做活，也帮政府、帮当地百姓、帮驻军官兵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啊。”

张胜淡淡一笑，他炒作股票，对这家企业是做过了解的，这家凯旋股份现在生产经营很糟糕，这家公司当初就是这位副市长牵头主持、包装上市的，是他上位的一件显著功绩，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千方百计地维持这家公司的运转，不想让它倒闭，所以现在明知道窟窿越来越大，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填下去。

如今他势如骑虎，想换我来吗？

张胜刚想婉言拒绝，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主意，于是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他夹起一片海参，细细地咀嚼一番，然后抬起头，向这位副市长淡淡一笑：“您孟市长开了金口，在下敢不从命？不过，一家身价数亿的上市企业，又亏损得快要摘牌了，不好办呐，这家凯旋……可否容我先考虑一下？”

罗先生急忙在桌下偷偷踩了张胜一脚，张胜只作不知。

孟副市长一听又惊又喜，他本来是半开玩笑，这个赔钱而且是赔大钱的无底洞，真让人家接下了确实有点儿强人所难了，想不到张胜居然有答应的意思。

孟副市长非常欢喜，他连忙举杯，发自内心地说：“可以，当然可以，张总，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能接手凯旋，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一定尽最大可能予以帮助。张总，我先代表凯旋全体员工向你表示感谢

谢了!”

“市长大人，在下受宠若惊啊!”

张胜笑吟吟举杯，阳光照射，杯里光芒四射，就像十足的真金。他仰起头，一口把这金色的酒液吞了下去……

此时落地长窗外湛蓝如洗，空中正有一架直升机迎面飞过，消失在张胜的视线之外。

直升机落到了地王大厦六十九层之上的停机坪上，先跳下来一个矮胖的先生，然后是一个穿风衣、戴墨镜、头上还扣着线帽的高挑女子，她包裹得太过严密，能让人看到的，只有一张嫣红的小嘴和少部分娇嫩雪白的肌肤。

徐海生、容秘书长一行人热情地迎了上去。

徐海生没有夸海口，他联系了一架直升机，用以接送这位玉女明星往返于香港和深圳，自不会耽误她当晚的演唱会。

千金一掷，美人应约而来……

夜晚，张胜从裘老板那儿回来，立刻先赶到罗先生家的别墅。地下操控室内，还有两三个人在分析着数据。

“张先生，老姚那儿有点特别的消息传回来。”

一见张胜，周唯智便起身禀告。

“什么事?”

“很奇怪，我们在当地动用资金控制现货市场时，发现有人和我们一样在大量买进。老姚起了疑心，找到他准备开户的那家期货公司老总，请他吃饭时间出些消息，最近几天，那位期货老总的公司接连有人开立期货账户，老姚套出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并进行了调查。

“这两个人住在金龙酒店，和那里两个很漂亮的小姐过往甚密，老姚今天下午把那两个小姐钓出来玩了一回，从她们嘴里套出了那些人的身份，他们全都来自上海，老姚觉得，这事儿该告诉你，你看，我们的计划要不要改变?”

张胜微微蹙起眉头，在房间里慢慢踱起了步，他解开西装上衣，拉松了领带，坐在椅子上点着一支烟，沉吟良久，缓缓道：“看来，英雄所见略同，

有人和我们一样，也在打郑州期货的主意。”

“嗯，应该是这样没错了。”

“问题是，他们要做多还是做空？”

张胜和周唯智四目相对。

周唯智道：“如果做多，那就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的目标也是当地的那些土包子。如果是做空，那么很有可能是察觉了我们进场的信息，联系当地炒家想打我们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张胜想了想，说道：“打我们的主意，不可能。我们昨天才决定动手，而他们的开户日期，比我们还早着几天，如果他们有这种预见，那岂不是比诸葛亮还厉害？都能未卜先知了，还何必在那儿小打小闹，干脆杀出国门得了。”

罗先生插嘴道：“那么，你的意思是，他们和我们是一路的？”

张胜缓缓点头：“嗯！这个可能是最大的。”

罗先生喜形于色，笑道：“这一来，我们的把握就更大了，有了一个强大的帮手，这一仗一定打得空头落花流水。”

张胜摇头一笑，道：“期货市场就好比春秋战国，许多集团在这个战场上为了自己的利益你砍我杀。这些人中，强者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而弱者如各城邦小国，墙头草般在夹缝中求生存。各种势力之间分分合合再正常不过，谈不上什么道义。

“所以，这条过江龙有可能是我们的战友，也有可能临阵倒戈，成为我们的敌人。败一次，就有可能横死乌江啊！小心无大错，我们的计划要做些变动，现货市场我们放弃控制，以免打草惊蛇，或者被这条过江的强龙发觉，我们静静伺候，看准时机再突然杀进去。”

“好，我马上通知老姚。”

“嗯，告诉他，闻鼓则进，虽刀枪加颈而不退；鸣金则退，虽金银满地而莫停！”

“是！”

罗先生匆匆抓起了电话，张胜则陷入沉思当中：“这条上海来的过江强龙，会是何方高人呢？”

徐海生站在地王大厦六十九层的天台停机坪上，双手揣在风衣里，潇洒而立。

天边亮起两颗星辰，越来越亮，越来越近，隐隐传来风雷之声，那是一部直升机。

徐海生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向前走了两步。

今天下午的宴会非常成功，他想邀请的各界能人济济一堂，尤其是台湾玉女明星洛小姐的出现，更令气氛空前高涨。洛小姐很会说话，把气氛搞得很活跃，宾主尽欢，令徐海生很是满意。

徐海生早知道这位洛小姐是位绝色尤物，可是直到见到真人，才发现这位大美人是如何活色生香。台湾美女同香港美女大不相同，香港美女都市气重一些，无论是在影视片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带着一点儿冷俏。而台湾美女不同，她们很有亲和力，无论是上台演出，还是日常交往，很有生活气息。

徐海生被她打动了，六十万的赴宴费他都拿了，自然舍得再花四百万，同这名满天下的伶人共赴巫山，春宵一度。于是，这位大明星在演出结束后，妆都没卸，便又乘机再次赶来。

这位身高一米七四的台湾美人洛笙寒小姐，身材相貌，绝顶一流。当年她以模特身份做了第一部广告，一炮而红，名满宝岛，其美色令不少富商为之垂涎。刚刚进入影视界，她便和一位娱乐天王传出绯闻，随后被一位电子大亨包养。

此后，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她侍候的政要名流也越换越多，身价自然也越来越高。

狐狸精，从来都是服务于富豪这个群体的。只属于一个男人，而且是只属于一个穷男人的狐狸精，不过是蒲松龄一介穷书生的意淫罢了。

徐海生在地王大厦租了一间豪华套房，作为他与笙寒小姐今晚的幽会地点。

在这里，这位名震两岸三地的知名影星、万人景仰的玉女偶像、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将被他撕下尊贵的晚礼服，扯掉代表贞洁的白纱裙，在卧室里、浴缸内、客厅中央的沙发上、秋风习习一轮明月的阳台上，一丝不挂、

仰卧翘爬，像个最淫荡最下贱最粗俗的妓女一样任他恣意享用。

有些明星，是穷人的明星，富人的婊子，她们不见得就比夜总会的婊子更漂亮、更性感、更会服侍人，她们贵在身价，高不可攀的身价，无数男人欲一求芳泽而不能的身价！

而他徐海生不但得到了这个女人，而且能让这个无数男人恨不得跪下来吻她脚趾的玉女跪下来吻他的脚，以恭顺迎合的态度讨他的欢心。

这就是他要实现的价值，一种凌驾于大多数男人之上的快感。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就是徐海生的人生信条。

天上，正有一轮明月，明月的光影中，那架直升机就像一只蜻蜓，翩跹而来。徐海生望月举手，如举金樽，脸上带着一种优越的笑容……

此后几天，张胜一面派人留意徐海生在深圳的举动，一面抽空去了趟澳门，和侯赛因先生考察当地市场和地理环境，研究投资计划的细节，并再次拜会有关人士，联络感情，为明年初各路豪杰杀进澳门谋求一个强有力的帮手奠定基础。

裘老板不负众望，张胜的五百万美元在他的运作之下，半个月的工夫，就合理合法、毫无破绽地出现在张胜的户头上。张胜也不负裘老板所望，又是一千五百万打进了他在境外的账户，裘老板兴头十足地继续玩起转钱游戏来。

郑州那笔期货买卖张胜大赚了一笔，他的人及时发现另有人也在打郑州期货的主意，于是从主战变成了偷袭，悄然部署兵力，直到确认了那条强龙的阵营和规模，这才不声不响进场扫货。

上海那伙人在当地几家机构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动手了，尤其他们事先控制了现货市场，于是奇袭一开始，就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更惨的是，在他们发动的同时，老姚事先埋好的雷也炸了。两大高手双剑合璧，一下子就把对方打懵了。

胜利来得就是这么容易，这是当地的土包子们第一次缴纳这么大的一笔学费。因为亏损严重，机构的几个老总全部下马，几个粮食局长流放荒野，易地安置。

张胜一战而退，这时上海那拨人也发现有人在郑州期货上打了伏击，幸亏是和他们站在一边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饶是如此，也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只是张胜来得隐秘，退得迅速，他们只知道是来自南边，却不知是哪一路人马。

张胜功成身退后，便开始研究接手凯旋企业的事，由于这家企业有不少驻港部队军官家属在此就业，秘密收到消息的军方派了一位邱中校同张胜见了面，希望他在接收这家上市公司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到军人家属的就业对于驻军官兵的影响。

张胜对此满口允诺，答应接手凯旋公司后一定妥善安排军属员工，绝不让一人下岗。张胜的坦率和热诚给邱中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人在交往中建立了很亲密的交情。

洛菲对此很不理解，私下对张胜说：“你现在可是亿万富翁，他不过是个当兵的，而且只是中校军衔，你何必如此礼遇、曲意结交呢？”

“你懂什么？”张胜教训道，“人脉就是钱脉，关系就是实力。他虽只是个中校，但能代表军方前来接洽，说明还是有些分量的。广结善缘，朋友遍天下，总不是坏事吧？人是社会动物，有谁能脱离别人的帮助，完全凭一己之力成功？古往今来的成功人士，哪个身边没有一群能人相助？古往今来的能人，哪个不是受了别人的重用才体现出他的价值？人的价值，就是在互动之中体现的。况且重组企业的人员安置问题本就是在我的重组计划之中，我不过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而已，何乐而不为呢？”

洛菲发了半天怔，问道：“这就是你在 MBA 企业家培训班学到的东西？”

“然也。”

洛菲感慨道：“唉，男人……活得真累……”

张胜也叹了口气：“没办法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张胜同意接收凯旋公司，同意妥善安置军属，当然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作为交换条件，他首先要求对凯旋公司进行债务剥离，并向市政府和驻军提出了一个要求，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在公司正式易手之前，不得向外透露半点儿消息，一旦有消息外泄的情况发生，他将立即中止重组活动，两方面自然也是满口答应。

随后，张胜重金聘请了几位在兼并重组方面经验极为丰富的资深注册会计师，在他的豪华别墅秘密办公。这些人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他都提供最好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件事办完之前不得离开这幢别墅，不得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为此，他连电话线都切断了。

张胜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安全，这一次却聘用了八位保镖，日夜在他的别墅里巡逻，外不得进，内不得出，连米面菜油都由专人送到楼下，不时有些当地的政界要人还会来到别墅。短短一个半月，光是应酬费就花了一百多万，谁也不知道他和这些会计师们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楼上住了一群大男人，洛菲从东北回来后也暂时搬到了旁边罗先生的别墅去住，把楼上的空间完全让给了这几位会计师。

这期间，徐海生已经离开深圳去了香港，然后由香港转机去欧洲旅游了。

不久之后，圈子里流传开一个故事，张胜也从别人口中听说了。

这件事和他还有点儿关系，说的就是郑州期货的事。他从郑州凯旋之后，那条神秘的过江龙也离开了。不过那伙人只离开了一个月，等当地搞期货的几家机构头头脑脑都换了人，刚刚恢复了点儿元气，那伙上海客突然又杀了个回马枪，想出其不意，故技重施，再大捞一笔。

不料这一次他们却中了陷阱，他们刚刚开满仓单，还没等发动，不利于他们的传言便立刻遍布整个市场。同他们上次洗劫郑州期货一样的手法，也是有预谋、有准备的一场闪电战，只不过这一次主客易位，郑州土包子把上海客伏击了。

那伙上海客亏得吐血，不但上次赚的钱全吐出来了，还倒搭进去几个亿。这件事在资本市场上传开后，众说纷纭，据市场消息灵通人士说，这事不只是一场期货大战，内中另有缘由。郑州期货那几家机构后面有位大老板是太子党。郑州一战，他的人马被打得丢盔卸甲，让他恼羞成怒。经过暗中调查，他发现打了这场很漂亮的伏击战的主谋者来自上海，立即敏感地以为是政治上的势力角逐延伸到了经济领域，这是上海方面有意给他一个教训。

心高气傲的他怎肯甘休，立即从京里调了一位高人去郑州主持大局，想找回场子。偏偏上海那帮人食髓知味，再度杀进了郑州期货。这一来正合他意，那位高人顺水推舟，请君入瓮，用同样的手法打了场漂亮的伏击战，杀

得上海客落花流水，为他的幕后大老板找回了面子，双方因此结下了梁子。

张胜闻言暗自庆幸，如果他也贪得无厌、轻视对手，恐怕在郑州也得栽个大跟头了。

“无论什么时候，不要轻视你的敌人，哪怕你有再多轻视他的理由。”这是张胜从这件事上总结出的经验。

“很抱歉啊，诸位。平安夜还得有劳诸位在此操劳。”张胜一上楼，便满脸笑容连连抱拳作揖。

后边跟着两个佣人，手里捧着一个托盘，张胜道：“我给几位买了点儿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收下。”

两个佣人捧着托盘，依次走到那几个注册会计师面前，托盘里分别是几个小盒子，看起来都不大。张胜请他们每人拿下两个小盒子。

有个会计师手快，先打开了第一个盒子，一只劳力士金表静静地躺在盒子里面，闪着高贵优雅的光芒，令他目光一亮。第二个不用看了，不管是什么东西，相信其价值不会在第一个之下。

张胜搓搓手，笑道：“各位家里，我也以你们几位的名义寄回了一份礼物，各位为我张胜在此尽心竭力，权当我至诚感谢的一番心意吧。”

“张总，您太客气了。”几位会计师非常满意，急忙推开身前一大堆材料起身致谢。

“应该的，应该的，凯旋的事，我可全委托给几位了。”张胜笑笑，“明晚，罗先生会找几位知情识趣、相貌可人的姑娘，陪几位先生开个 Party，大家放松一下。”

几位高级会计师闻言，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这时，张胜的手机响了，他接了个电话，对几位会计师道：“那好，就这样，几位忙着，我先下去了。”

张胜匆匆下了楼，直接从院子里的角门走进了旁边的罗先生家。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大厅里闪灯、射灯、彩灯，交织出一副灯光迷离的舞厅情相。门口两棵圣诞树上，一颗颗小星星闪烁着明灭相间的光。

走到门口，节奏强烈的舞曲便扑面而来，罗先生迎出门来，笑道：“就差

你了，喂，你要打扮成什么样子啊，今晚可是化装舞会，大奇公司的牛总都化妆成印第安酋长了，你总不成西装革履地进去吧？”

“嗨，我对这西洋玩意儿根本不感冒，没办法，就是来应付一下，”张胜笑着说，他看看松树上挂着一个蝙蝠侠的头盔遮面罩，便顺手摘下来往头上一套，咧嘴笑道：“少了件披风，不过还过得去，走吧。”

大厅里，节奏强烈、优美动听的旋律在人们耳畔回响，许多男男女女都穿着形形色色的衣裳，在大厅里舞蹈欢笑。张胜戴着蝙蝠侠面具，昂首挺胸，颇具布鲁斯·韦恩的风采。

他没跳舞，而是穿过舞蹈的人群，走到通往地下操控室的地方，那儿临时放了张披着白餐巾的长桌子，桌上摆着西餐、水果和美酒，以防有客人误入。

张胜拿起一杯酒，靠着墙壁站着，一边呷着酒，一边微笑着看大家狂欢。

今天来的都是张胜的朋友，深圳富豪俱乐部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携来的女伴个个姿色不俗，现在她们都化着妆，看不清脸，身上的穿着也有些夸张，不过肢体的妖娆动人还是感觉得出。

忽然，他注意到一个女孩迷人的舞姿。

那女孩紧身皮夹克、紧身皮裤，腰间一条金属链子，头上戴了一个俏皮的猫女眼罩，下边露出一张宜喜宜嗔的小嘴来。

她正在跳舞，电臀热舞，那纤细的惊人的小蛮腰如蛇为骨，扭出夸张的曲线、迷人的韵律。人有点儿瘦，不过电臀狂筛，热力四射，狂放的激情充满了性感的味道，完全弥补了这些许不足。

臀部，是女人的第二张脸，有时，甚至比上面那张脸更重要，比如，在男人想到性时。张胜被她那得天独厚的翘臀给迷住了，灯光闪烁，使人的目光无法一直注视在那狂热扭摆的臀部上，更为它增添了几分吸引力。

女孩的屁股不大，但是浑圆完美，由于那小蛮腰的惊人纤细，臀部在黑色质感闪着油亮光芒的皮裤里就有了种沉甸甸的质感，真有种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少的感觉。

完美的臀部勾勒出恰到好处的曲线，那力度、美感，颠筛的动作，电力十足，对男人拥有绝对的杀伤力，她脑后的一束长发也随着极具功底的舞蹈

动作飞扬着青春和活力。

“真是不错的小美人儿……”

张胜又呷了口酒，瞄着她令人目眩的电臀：“不知道是哪个老色鬼领来的女孩，跳舞的姿势挺在行的，也许是个正规舞蹈学校的在校生呢……”

洛菲开心地扭着小蛮腰，翘臀摆动，十足马力，已是香汗淋漓。

她今晚很开心，在法国的时候，她和同学在圣诞舞会上曾经大跳特跳，回国以后，因为父亲的事，她身心压抑了好几年，如今时日久了，情绪才渐渐调整过来。

尤其是和张胜在一起这几年，因为家庭破碎缺失的感觉，因为失去父亲的安全感和温暖的感觉一点一滴地又找了回来，她又渐渐活泼开朗起来。

今天的化装舞会，让她又找回了年少轻狂时的感觉，她潇洒地摆动着身体，尽情张扬着年轻的活力，正在自得其乐的时候，忽然眸光一转，看到张胜举着酒杯站在墙边，正带着欣赏的笑意看她。

他头上戴着蝙蝠侠的面具，遮住了半边脸，但是洛菲一眼就认出了他来，洛菲一边舞动，一边向他靠了过去。

“嗨，帅哥，怎么不来一起跳？”洛菲一个急旋，停在张胜面前，一只手顺势搭在他的肩上，轻笑着问。

她的声音故意压低了些，带着点儿磁性的味道。

张胜吓了一跳，女孩戴着猫眼，猫眼中间的眼妆很魅惑。眼影涂上了闪粉，具有透明和光束的感觉，眼线和纤长的睫毛具有夸张的戏剧感。她的唇彩闪亮润泽，衬托出一种特女人的味道。

还有那身猫女装，把性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胜急忙左右看看，生怕这女孩有些暧昧的勾搭会引来一个肌肉男，上演一出庸俗不堪的肥皂剧。

“哦……谢谢，你跳得挺好看的，我不能跳，我……的腰……”

洛菲“扑哧”一下笑了：“老板，你的腰怎么了，我都不知道？”

“你……你你……”这时张胜才突然听出这女孩的声音，他惊讶地指着她，半晌说不全一句话。

洛菲把猫女眼罩抬了抬，把一双慧黠调皮的笑眼亮给他看，然后另一只

手突然也向上搭，搭在张胜宽厚结实的肩部，把他扯进了舞池，身体如蛇一般款款扭动着，说：“来呀，一起 Happy。”

张胜从未想过洛菲会有妖魅、性感的一面。也许，所有的女人都都是双面娃娃，只不过对有些男人，她不肯把自己的另一面展示给他看罢了。

张胜也随着跳了一阵，没多久就一身薄汗了，他忙摆着手说：“不跳了，不跳了，我上楼歇会儿。”

“好，我陪你。”洛菲已经尽兴，也感到有些累了，便和他一起退出舞池，取了两杯加冰的柠檬汁，然后向楼上走。

张胜看到罗先生正和一个大腹便便的半百老者在一旁聊天，便向他打个招呼，做个上楼的姿势，罗先生见到了，向他回了个明白的手势。

张胜到了二楼休息室，坐在沙发上，解开衣领，把松掉的领带扯开扔到一旁，洛菲也把猫女装的拉链拉开了一点，露出一小截性感精致的锁骨痕迹。

“嗯，小菲啊，你还是太瘦了，你得多吃点儿……”张胜一见，马上又过问起她的坐卧行走、穿衣打扮、乃至吃喝拉撒。

“OK，OK，我从明晚开始加餐成了吧？我的大爷，您就别唠叨了。”洛菲哀求道。

张胜满意地笑道：“这就对了，马无夜草不肥……”

洛菲白了他一眼：“谁是马呀，你这什么比喻啊，真够烂的……”

这时，罗先生也上了楼，笑吟吟地向他们走过来。

“罗先生，坐。我有件事，正想跟你商量。阳历年马上就到了，我准备年后就公布与大小姐的‘恋情’和婚事，你看，是不是安排那位还在天外的大小姐尽快出现在我的面前？如果我们婚前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同进同出过，很容易引起别人的疑心，你说是不是？”

张胜话语间，毫不掩饰对那位对家族事宜不尽忠的大小姐的厌恶感。

“哦！”罗先生看看旁边的洛菲，打个哈哈：“这个……那是，呵呵，那么，明天……我和大小姐通个话，嗯……”

“罗先生，不用吞吞吐吐的，洛菲是我的人，这件事我没告诉过她，不过也不用刻意瞒她。你有什么看法，尽管说好了。”

一见罗先生犹豫的样子，张胜有些不悦，马上不耐烦地道。

猫女洛菲双手搁在膝上，规规矩矩，笑不露齿，扮小淑女。

罗先生打个哈哈道：“那好吧，明天我就和大小姐联络一下。”

张胜霁颜道：“那就好，现在一切进行顺利，我最担心的就是引起上层的怀疑和调查，所以，这些小节还是注意一点儿比较好。”

他说到这儿，手机又响了起来，张胜拿起来看了下号码，眼前顿时一亮，急忙拿起电话走到了一边：“喂？”

“胜子！”手机里传出了秦若男的声音，很开心的声音，带着点儿笑音。

“收到我空寄过去的礼物了么？”

“什么礼物呀，我在外面，没有收到呀。”

“哦，我忘了，一到年底是你们最忙的时候。”

“嘻嘻，这次可不是，我和爷爷去英国看望若兰，已经回来了，要在香港转机。”

听到手机里转出的英语广播声，张胜又惊又喜：“你现在香港？怎么不早告诉我？”

秦若男甜甜地笑：“告诉你干什么呀，只不过在机场转机而已。再说，我陪爷爷来的，他知道你是谁呀？你敢来，小心他一顿乱棍把你打将出去。”

“转机又如何？如果知道你来，我一定去，哪怕在机场只见上一面，十分钟、五分钟、一分钟都成……”

“真的？”秦若男吃吃地笑，拖着长音娇声说：“那……你现在来吧。”

“现在还来得及？”

“嘿嘿，老天爷给你机会呀，我乘坐的航班因故停飞，要在香港住一晚，明天上午才……”

“真的？你住哪儿，什么酒店？我马上去……”张胜一听喜不自禁，他忘形地欢呼着，手举电话边说边冲下了楼去……

看着张胜兴冲冲离去，洛菲悄然低下了头，以掩饰她眼底的失落。

这心的沦陷，竟是在不知不觉间。原以为不会喜欢上他，可是一对年轻男女朝夕相处数年之久，情意在不知不觉间便已滋生，当蓦然发现时，却未免黯然神伤。

“我好惨……”洛菲在心底哀叹。

老奸巨猾的罗先生把她的神情看在眼里，眼珠一转，很阴险地道：“大小姐，‘爱的契约’将由我准备，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准备两份，正式签字时动手脚，偷梁换柱，那是很容易的事。”

洛菲抬起头，神情已恢复了平静：“动什么手脚？”

罗先生试探着道：“如果大小姐希望张先生留在你身边，我可以……”

洛菲语气淡淡地道：“干嘛？骗婚？”

罗先生狡猾地笑：“为了爱用些手段，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笑话！”洛菲冷笑一声站了起来：“那我还是周洛菲吗？”

她昂起头，快步走向自己房间。

女儿心思虽难辨，自有高傲在胸中。

……

张胜驾着奔驰飞速行驶在路上，他有港澳通行证，可以随时穿梭往来。分开这么久了，他很思念若男，前些天他去了趟北京探望父母，还和钟情去香山纵情欣赏了红叶，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回东北。

现在，若男近在咫尺，张胜满心欢喜，或许，这是圣诞老人给他送来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吧。

“她陪爷爷去英国？照理来说，过年了，做小辈的该回国探望老人的，怎么她倒和爷爷去了英国？若兰……要结婚了？”

张胜胡乱想着，见前边的车开得过慢，想超过去，想不到那辆车也突然提速，张胜惊叫一声，急忙打轮刹车，却已来不及了，两辆车发出一阵刺耳的磨擦声，紧紧地刮碰在一起。

“你怎么开车的？”张胜和那辆美洲虎的主人同时跳下车，气势汹汹地问。

“你还敢跟我吵？这里可以超车吗？”美洲虎主人是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指着张胜的鼻子怒吼。

张胜一把推开他的手，怒道：“这里可以画着龙往前走吗？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他往美洲虎里看了一眼，里边坐着一个穿白色衣裳的女孩，眉目如画，十分可人。她坐在里面正系着衣服扣子，张胜心里明白了几分。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画着龙开车了？你别走，找警察来解决。”那个年轻人拿起电话拨打起来。

片刻的工夫，一个正在附近的巡警收到消息，驾着摩托车赶来。

他一见肇事的车一辆是奔驰 600，一辆是美洲虎，两辆车都是私家车，车的主人穿着气度都很不凡，气势顿时便矮了三分。拿着个小本在那里左问右问，上记下記，却不敢随便发表意见。

张胜心急如焚，一边接受盘问，一边不停地看表，那巡警喋喋不休着，张胜一颗心早飞到香港去了。

二十分钟后，张胜终于忍不住了，他不耐烦地从车里把包拿出来往肋下一夹，仰天长啸道：“真他妈烦死了，车我不要了，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说完便在那目瞪口呆的巡警和青年情侣面前拦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第十三章 点石成金手，资产 巧增值亏损变盈利

张胜一举吃下了凯旋股份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收购价值近六亿。成了凯旋股份的掌舵人之后，这位新任董事长立即大刀阔斧地改革起来，首先就是资本置换。通过那些资深注册会计师们的努力，张胜把凯旋股份旗下两家严重亏损的加工厂，以比实际价值高十倍的价格卖给了他旗下的另一家企业“胜文国际投资”；接着，把凯旋旗下四家贸易公司合并，重新注册成立了一家由他完全控股的新公司“四海贸易”。由于这家新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原凯旋股份的总公司，于是以十倍价格出售那两家加工厂的利润收入，以及原凯旋旗下仍在盈利的四星级酒店的收入，在财务报表上便合并记入这家公司。这一来，凯旋一下子就从连年亏损中翻过身来。还是原来那家企业，只不过合并合并，换个牌子，盈利就从亏损四毛二，变成了盈利两毛三，每股净资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香港驻军的一位首长是秦司令的老部下，听说老首长要在香港住一晚，于是赶来接驾，为他接风洗尘。秦若男作为孙女儿，便也得陪着爷爷去，席间杯筹交错，她记挂着张胜会赶来见她，正自坐立不安，却接到张胜的电话，说他在路上出了车祸。

一听这消息秦若男吓得花容失色，待问明白人没有事，只是车子刮了，她才放下心来。张胜随即说因为要接受询问，今晚不能赶来了。秦若男有些失望，和张胜又聊了一阵儿，这才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

酒席散得比较早，这里军人纪律要求较严，即便是首长，也不能归队太

晚，加上秦老爷子年事已高，老部下不敢多劝酒，大家兴尽而散。

“小男啊，方才和谁打电话呢？”

到了酒店门口，陪同回来的老部下告辞离去后，秦司令才笑吟吟地向孙女问道。

他迈着矫健的步子走着，当了一辈子兵，此时虽已老矣，走路气度仍有一种军人气概。

“哦，一个朋友。”秦若男换上一副笑脸，岔开话题道：“爷爷，你还没来过香港呢，今天是圣诞夜，我陪您到处走走吧。”

“不走了不走了，不就是灯红酒绿吗？和当年上海滩的十里洋场有啥不一样？”

秦司令拄着拐棍，走得虎虎生风：“走吧，咱们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呢。”

“香港……嗯，是个不错的地方。”秦司令一边走，一边看着周围的建筑，感慨地说：“小男啊，这香港还有咱一门亲戚呢，你不知道吧？”

秦若男好奇地问：“咱家在这里还有亲戚？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

“是啊，有亲戚……”满头白发的秦司令感慨着，他眯起眼打量这光怪陆离的国际大都市，年轻时的一段记忆慢慢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秦司令并不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出身，相反，他出身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纳有一妻六妾，他是五姨太所出。父亲妻妾虽多，却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正妻所出，比他大了二十多岁。

大哥对他很好，父亲死得早，他大哥像父亲一样抚养他长大，又送他到北平上学。在那里，他接触到进步人士，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

他的大哥是个开明士绅，地主阶级并不都是凶神恶煞的人，许多大地主都是真心信奉孔孟之道，讲究“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平素修桥补路、捐资创学、开仓赈粮不落人后，只是弟弟的激进与他的信仰存在着极大冲突。

大哥一心盼望弟弟学成归来，和他一起好好操持这个家，把祖宗传下来的基业一代代传下去，坚决反对弟弟走上革命道路，秦司令最终和他的封建家庭决裂，彻底走上了革命道路。

解放前夕，他的大哥看出局势不妙，于是举家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这件事他是听说过的，不过那时候政治路线不同，简直就是生死大敌。虽是亲兄弟也不例外，跟他撇清关系还来不及呢，怎肯打听他的消息？兄弟二人因政治信仰的不同从此彻底断绝了往来。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秦司令年岁已高，不由得思念起海峡对岸的亲人来。只是当初自己曾做过一件对不起兄长的事，让他一直无颜面对兄长，也一直不敢兴起寻亲的念头。

当初他走上革命道路后，与哥哥分道扬镳，兄长仍是竭力地打理家族产业。在那个炮火连天的乱世，要想保存一份家业何其不易，兄长殚精竭虑，其实所思所想也不过是为了这个家而已，但是已离家而去的秦司令，却在此时又做了一件对兄长伤害至深的事。

那一年秦司令所在的部队在敌人围剿之下物资匮乏，严冬已至，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食不果腹，秦司令眼见战士们惨状，一时忧心如焚。万不得已之下，他想到了自己家离驻防地只有三百里，为了革命，他一咬牙关，带领战士回家取军资去了。

那一次家里的米面钱粮，所有浮资几乎都被他拿空了，他至今还记得临走时兄长说的那句决绝的话：“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兄弟，秦家也没有你这个不肖子孙。”

兄长一家人不知现在如何，想起往事，垂暮之年的秦司令唏嘘不已：“大哥……不是一个坏人，唉，他比我大着二十多岁，现在可能早不在人间了，大哥过世的时候，一定还在伤心、记恨我的背叛。现在我也老了，没几年好活了，心里其实就牵挂着你们这些小辈，盼着你们开心、快乐、过得好，把咱们这个大家族维持好。我现在能理解大哥当年的心情了，大哥对我的失望、伤心，那种悲痛，一定比我听说若兰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更甚……”

“爷爷，别伤心了。往事已矣，说不定大爷爷也早理解了你的选择。不是有句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远忧吗？您年纪大了，就别多操心了。时代在变，人也在变，我们当小辈的，孝敬您安度晚年，让您过得快乐开心才是应该做的事。我们的人生道路，会把它走好的。”

秦若男暗想，等从英国回来，在香港报纸上发个寻人启事吧，爷爷七十

多了，大爷爷如果活着，该有九十多岁，说不定还健在呢，如果能让一家人团聚，解了爷爷的心结，他一定很开心。

“嗯……”若男偷笑起来：“这事儿交给他办好了，如果真能找到我家在香港的亲戚，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嗯，嗯嗯……”秦司令拍拍孙女的小手，满意地说：“还是小男好啊，我这大孙女从小就懂事、让人省心，好啊，好啊……”

秦若男悄悄吐了吐舌头，欣然一笑，一双美丽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儿……

秦若男没有住在航空公司安排的酒店，为了让爷爷住的舒适，她自己选择了一家高档饭店。和爷爷回到酒店，陪他在房间聊了会儿天，秦若男便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冲了个热水澡，裹着浴袍站在镜前梳理头发。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秦若男走到门口问道：“谁呀？”

“您好，有位深圳的张先生，给您订了一束花和晚餐，请接收一下。”

秦若男忙系好浴袍，打开门，一位酒店的侍应生站在门口，推着一辆餐车，餐车顶上还放着一束怒绽的玫瑰花。

“您好，小姐，这是张先生给您订下的，请签收一下。”

秦若男打开门，那侍应生把餐车推了进去，秦若男签了字，侍应生礼貌地点头离开了。

秦若男赶回餐车旁，拿起那束玫瑰看了看，“不屑”地哼了一声，脸上却露出一抹快乐的笑容。

玫瑰花束上有一张香水卡片，秦若男拿起来一看，只见上边写着：“美丽的花，送给你的心，让它心花怒放；美味佳肴，送给你的胃，让它胃口大开。”

秦若男一声笑，娇嗔道：“傻瓜，你不来，又送这么多吃的，人家一个人吃还不吃成小肥猪呀？”

她拿起一瓶冰桶中镇着的红酒看看牌子，又掀开旁边一个餐盒，嗅了嗅里边的芦笋黑椒小牛扒。

“嗯，好香。”秦若男满意地点点头，正想再看看下一道菜是什么，忽然张胜的声音响了起来：“若男，菜合不合你胃口？”

秦若男又惊又喜：“这家伙，花样真多，还在餐车上藏了录音机。”

她弯下腰找着摆放录音机的位置，同时带着笑音儿答道：“只要是你点的菜，我都喜欢。”

她刚说完，就被一双手握住了，吓得秦若男一声高分贝的惊叫，汗毛都竖了起来。幸好随之而起的意念控制了她，她才没有下意识地飞起一脚踢去。

餐车下的布帘动了动，张胜的脑袋从下边钻了出来，愁眉苦脸地跟她说：“哎呀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腿都蹲麻了，谁说这法子浪漫呀，太遭罪了。”

秦若男又惊又喜、又羞又恼，又有点儿好笑。

惊的是突然间的大变活人，喜的是他终于还是在圣诞平安夜出现了，好笑的是，他今天的安排出人意料，很惹人喜欢，怎料最后的出场却如此狼狈。

“小男，出什么事了？”门外传来秦司令有若洪钟的声音。

“啊！爷爷，没什么事，我……洗澡，不小心滑了一下。”

秦若男一面说，一面向刚从餐车下爬出来，正坐在地毯上揉着双腿的张胜扮个鬼脸。

一听孙女正在洗澡，秦司令自觉不方便进来，便道：“哦，你小心些，洗完澡早点儿睡觉，爷爷回房睡了。”

“好，爷爷晚安！”

秦若男喊完，吐了吐舌头，小声地问：“不是车子刮了吗？你怎么来了。”

张胜站了起来：“不要说车子刮了，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得来呀。”

“贫嘴，谁稀罕你来呀！”

秦若男口不对心地嗔道，一时满心欢喜。

浪漫的晚餐，温馨欢乐的圣诞气氛中，听着悠扬的音乐，点上蜡烛，他们坐诉着别离之情。

终于，张胜提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若男，年后，我就会宣布和周大小姐定亲……”

“嗯。”

“然后，我们会签订一份‘爱情契约’，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爱情契约。”

“嗯。”

“若男，不开心了？”

“没有……”

“不许骗我。”

“真的没有。”

“若男，真是对不起……”

秦若男摇摇头，用一双晶亮的眸子深深地凝视他，她的唇边露出温柔的笑意，用一根食指轻按着张胜的嘴唇：

“我不在乎钱，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知道，那些钱几乎可以让你买到一切，包括无数爱你爱到发狂的美女。每个男人对他爱的女人都会说‘我爱你，爱你一生一世，爱到为你可以放弃一切’，可是他们没有机会经受这种考验，不是每个男人说得到，便能和你一样做得到，面对如此巨大的财富还能如此坦然置之的人，这世上有几个？但是你……是这样的人，一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胜子……”

声音很轻，很坚决，张胜看着她美丽的眼睛，看着她嫣红的脸蛋，凝视她那美丽的娇容，像极了她的妹妹……若兰。

张胜心里一紧，一张久违的、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那双眸子幽幽地看着他，在不安和惶惑中，执著地追问：“你……爱不爱我？”

不是不爱，而是那时不懂得爱。不是不爱，而是那爱已经错过……

望着秦若男紧张眨动的美丽眼帘，张胜心里忽然有点儿发酸。

秦若男似乎感觉到了他些许的迟疑，星眸亮亮的，半似含羞、半似调皮地向他的耳朵呵了口气。

或许是圣诞夜的浪漫气氛影响，或许是久别重逢的喜欢，呵气如兰，让张胜迷失在她的容颜之中。房间里两个人正在窃窃私语，互诉情话的时候，夜空中传来很清晰、很悦耳的童声歌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我们滑雪多快乐，我们坐在雪橇上……”

房间里两个人停了下来，静静地欣赏着：“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我们滑雪多快乐，我们坐在雪橇上，那里白雪闪银光，趁着年轻好时光，带着心爱的姑娘，把滑雪歌儿唱……”

空灵的歌声渐渐远去，然后床上有个大男人捏着嗓子学着小姑娘的声音唱起来：“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平安夜，不眠之夜……

新年后，香港各大报纸登载了一份寻人启事，寻人启事上没有详细说明秦司令的身份和姓名，但是注明了他当初的家庭和所在地以及兄长的姓名，这份寻人启事在各大报的醒目位置发表，引起了一阵骚动，按照报上留下的地址，有数百人打来电话认亲。可想而知，有些人见寻亲者如此气势，一定财大气粗，这是浑水摸鱼来了。张胜没想到还有这种效果，于是专门安排了一批人负责接待和甄别工作。

与此同时，国内《财经时报》、《证券报》等主要报纸以醒目的大标题在主要位置登载了一条重要消息“深圳胜文重金收购凯旋股份”，副标题是“深圳胜文国际投资贸易公司借壳上市，凯旋股份旧貌换新颜。”

消息公布时，秘密进行的收购工作已近尾声。

凯旋股份是一家上市企业，旗下有两家加工厂，四家贸易公司，还有一家四星级酒店，光固定资产就有四个多亿，如果算上所持有的凯旋公司的股份市值，剥离债务后总资产超过十个亿，经与市政府讨价还价，收购价定为六个亿。

这笔钱张胜拿得出来，但是他不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任何一家大企业都会充分利用每一分资金去创造更大的利润，谁也不会把多达数亿、十余亿的流动资金闲置在那儿没有用处，再说，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会惹人生疑。

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做，一旦被徐海生获悉，必定会重新评估他的实力，那会令他非常被动。

时至今日，只要张胜能把文哥的资金消化完毕，全部漂白转到他的户头上，他的实力就将超越徐海生，但是那只能让他的实力和地位凌驾于徐海生之上，却不能让他消灭这个毒蛇般的对手。

资本市场的战争虽然残酷，却有一条公平原则，那就是你可以挑战，但是我可以不迎战。张胜就算资金实力超越徐海生一百倍，对方不肯与他对决，他能强迫对手和他做对手盘吗？

所以，他必须不断壮大实力，让徐海生感受到他成长速度的威胁，与此同时，他又得隐藏真正的实力，示敌以弱，让徐海生觉得可以把他打败，这样徐海生才会放手投入资金，与他在资本市场上较量一番。等到对方投入全部兵力，已经无法抽身时，才是张胜撕去伪装，露出锋利的獠牙的时刻。

因此，为了成功收购凯旋股份，既能显示出他在资本市场的扩张速度，引起徐海生的警觉，又不让他发觉自己的真正实力，张胜煞费了一番苦心。

利用凯旋股份入不敷出、已经连续两年亏损，今年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有进一步恶化、马上面临退市风险的现状，市政府方面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人入主来扭转局面的现状，张胜通过谈判，一番唇枪舌剑，迫使对方同意了他的分期付款计划。

张胜一共吃下了凯旋股份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收购价值近六亿，根据合同，分两年四次付清，第一次是一亿五千万，这笔钱一到位，合同就立刻生效，张胜已成为凯旋股份的新主人。

成了凯旋股份的掌舵人之后，他就有权对凯旋做大手术了。这位新任董事长立即大刀阔斧地改革起来，首先就是资本置换。

通过那些资深注册会计师们的努力，张胜把凯旋股份旗下两家严重亏损的加工厂，以比实际价值高十倍的价格卖给了他旗下的另一家企业“胜文国际投资”。接着，把凯旋旗下四家贸易公司合并，重新注册成立了一家由他完全控股的新公司“四海贸易”。

由于这家新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为原凯旋股份的总公司，于是以十倍价格出售那两家加工厂的利润收入，以及原凯旋旗下仍在盈利的四星级酒店的收入，在财务报表上便合并记入这家公司。这一来，凯旋一下子就从连年亏损中翻过身来。

还是原来那家企业，只不过合并合并，换个牌子，“凯旋股份”变成了“四海贸易”，盈利就从亏损四毛二，变成了盈利两毛三，每股净资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在此之前，罗先生等人已经在二级市场上悄悄吸纳股票，而这一段时间里，凯旋公司也配合发布公司有退市可能的风险提示，紧接着又连续发布了些因债务诉讼缠身的利空消息，凯旋股份从三元多的价位一路狂跌到一块多

的市价，配合罗先生等人顺利底部吸筹。

等到消息在市场上流传开来，人们纷纷追进“四海贸易”股票的时候，张胜手里的市场筹码开始逐步派发，一笔巨额利润已经到手。

事实上，这还没完，因为有利润收入就可以转配和增发新股，张胜控制的董事会已经放出风去，将在近期召开股东大会，商议转配增发六千万股新股的问题。

此时，“四海贸易”的股价在市场炒作下已经攀升到十七块钱，在二级市场上，张胜赚了三个亿。增发新股的配股价是九元钱，等到股东大会开完，新股一配发，又将是五亿四千万的进项。

收购凯旋股份，张胜一共投入一亿五千万。通过他的人，他在二级市场上赚了三个亿；通过配发新股，他将融资五亿四千万。三个亿再加五亿四千万，扣去前期投入一亿五千万，收购凯旋股份等于一分钱没花，还立即净赚七个亿。

这就是运作，用收购来的企业付清收购的债。

这就是金融，虽然还没有创造一分钱的价值，却融来了亿万财富。

“各位，经过数月的辛苦，我们终于功德圆满，修成正果了。来，咱们干一杯！谢谢大家。”

张胜家里正在举办一场酒会，参加者是所有参与收购凯旋股份运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张胜举着杯，开心地对大家说。

“过几天，我们去香港，大家到‘兰’去见识见识。”小会议室内，张胜对罗先生等几个极亲近的朋友笑着说。

“兰”是香港的一个秘密会所，名不见经传，就连八卦周刊，也从来没有报道过关于那里的只字片语。

这个会所，只在上层社会人物中口口相传，会员的发展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张胜刚刚取得会员资格，按照规定，他最多可以带四个朋友进入会所。

与这个会所相比，那些公开的夜总会，哪怕是最有名气、档次最高级的，也不过像是一些大排档，这里的消费水准极高，但是能成为这里的贵宾绝对物超所值，“兰”的主人身份神秘，人脉极广，常在超级富豪间穿针引线，帮

助联络。

一个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怎么衡量？翻翻你的电话本就知道了。

你的电话册上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什么档次的人，就代表着你有多大的实力，你有多大的能量。所谓赤手空拳，一切靠自己，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只有井底之蛙才不需要伙伴和朋友，你想扩大你的势力、你的影响，你就得不断结识比你强大的人，并最终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经常出入于“兰”的人，有拥有庞大舰队的船王、有出身名门的地产大亨、有控制着舆论喉舌的传媒巨子、有国际金融领域的投机大鳄，这些人谁都不比张胜钱少，甚至比他还要多得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意味着更多的商机、更大的市场，张胜自然极为开心。

听说要去香港最神秘的会所“兰”见世面，罗先生几个人都兴奋起来，以他们的财力、势力，一直也没有机会去见识那个神秘之地。“兰”，就像是华山论剑的千仞之巅，只有够资格的人，才能收到它的邀请函，能够进入“兰”，就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给身边这些人鼓足了劲儿，大家纷纷到一楼大厅去参加庆祝舞会了，房间里只剩下张胜和罗先生。张胜的脸色沉了下来：“罗先生，现在已经过了很久了，明天，我就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我的婚事。我的新娘呢？”

罗先生有点儿尴尬：“张先生，我已经……通知了大小姐，也提起了你的担心。不过……大小姐说，这件事你不必担心，不会有人怀疑你和她的交往过程，她保证……天衣无缝。”

张胜微微眯起了眼睛：“哦？大小姐这么有把握？我在深圳的一举一动，都落在许多人眼中。在这里这么久，我就从来没有和大小姐同出同入过，她明天从天而降，突然变成我的新娘，你说不会有丝毫破绽？她要是有一只手遮天的本事，还需要我做什么？”

罗先生苦笑道：“张先生，说实话，我在社会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在您和大小姐面前，终究不过是个只供差遣的人，你们之间的事，我实在是没有能力过问。大小姐她……她……嗨，明天一早，你就能见到她，等你见了她，你自然什么都明白了。”

张胜长长地吁了口气，淡淡地道：“算了，我不逼你了，她不着急，我有

什么好着急的。那份合同已经拟好了么？”

罗先生松了口气，忙道：“拟好了。”

“嗯。”张胜点了点头，还是难掩心头不悦。他对那位迟迟不露面的大小姐已经烦透了，虽说不是夫妻，却要共同生活一年时光，如果对方这么难接触，那日子一定不好过。

“老总，客人们都请您下去跳舞呢。”洛菲穿着一件漂亮的白色百褶裙，就像一位小公主似的飘了进来，笑盈盈地道。

罗先生趁机告辞，转过身时冲着洛菲使个眼色，洛菲会意地眨眨眼。

“唉，算了，我没兴致。”张胜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假寐。

“哇，一下子赚了那么多钱，好多人都在羡慕你，一件赔钱的买卖硬生生让你搞成大赚特赚的生意，敬佩得不得了呢，怎么反而不开心了？”

洛菲明知故问，还走到他身边，很乖巧地给他做起了头疗。

“老总，什么事不开心，不会是……是我惹您生气了吧？”

张胜笑起来：“怎么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呢？菲菲现在越来越乖，像个小淑女，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洛菲在他身后扮个鬼脸，皱皱鼻子道：“真的假的？我有那么好吗，你不是诳我吧？”

“当然不是，我从不编瞎话。”

“那……你肯答应我，不管我做什么，你永远不生我的气么？”

“呵呵，你呀，你能干什么让我生气的事？这么狡猾，顺杆爬呀，讨免死金牌吗？”

“你答应了？”

“那有什么问题，我答应……”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啪啪啪！”这句话说完，张胜就很有默契地举起一只手，洛菲的手落下来，和他三击掌。

“嘻嘻，那我就放心了。”洛菲得意洋洋地说。作为报答，她更卖力地为张胜按摩起来。

洛菲十指纤纤，很有艺术感，是双适合弹钢琴的手，做起按摩来也似模似样。

张胜很舒服地闭着眼睛，头随着她手指的动作轻轻摇晃着：“菲菲，你不懂，钱赚得越多，位子坐得越高，劳心费神的事便也越多。我这人挺没志气的，你别看我在拼命捞钱，那是既在其位，要谋其政罢了，多少人指着我吃饭呢。”

“其实……我真想激流勇退，把我的钱搞一支信托基金，再与人合伙投资一部分，当一个真正轻闲的人。我去过‘兰’，在那里，我才知道真正的贵族，真正的上流社会，他们怎样活着。他们过得很自在，从不把赚钱当成自己生命的主题。”

“他们把祖祖辈辈积累下的财富交给一个合格的总裁去管理，或者建一支信托基金，而他们自己，更注意和家人一起快乐地生活。去勒图凯打高尔夫、去马来西亚潜水、去日本泡最好的温泉、去西属加纳利群岛游泳、去阿拉斯加钓鲑鱼、去非洲打猎、在自己家里种菜、亲手去修剪自家门前的橡树……”

他拍拍洛菲的手，感慨地说：“他们真正看透了钱的本质，不做钱的奴隶，我也好想过那种日子。”

“你还这么年轻，不想建立一份霸业？”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浪费在赚钱上，怎么比得上和心爱的人遨游天下，长相厮守？像我现在这么忙，父母亲人都没有时间经常相伴，有什么意思？”

张胜笑起来：“当然，要是我还要靠上班来维持生活，这么想是不切实际，只是，我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想为自己活着而已。什么成就、霸业，欲望无止境，真要无休无止地追求下去，什么时候才是头？等到我想退出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时，已经年华老去，那还有什么意思？”

洛菲想起自己的父亲聪明一世，终不免一场牢狱之灾，张胜所想未尝没有道理，不禁轻轻叹了口气，微笑着说：“能知足方能常乐，老总正是诸事顺利、锋芒毕露的时候，却能这样想，才是真的智者。也不知哪个女孩子有这样的福气，能嫁给你，与你长相厮守。”

张胜也想笑笑，却实在笑不出来，他想起了郑小璐，想起了秦若兰，又

想起了钟情、若男和那个难相处的周大小姐，忍不住长长一叹，心中千回百转，却难再说一字。

张胜西装革履地站在宽阔的后台工作间里，抬腕看看手表，微带愠怒地道：“我们尊敬的周大小姐呢？九点半就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了，她不会姗姗来迟吧？”

这里是租用的新闻发布会场，前边是一个T型大展台，后台是模特们换衣服的地方，所以地方非常宽敞。

“大小姐马上到，马上到。”

罗先生侧耳听听前边传来的记者们的嗡嗡低语声，急得满头大汗，他掏出手机，正想打个电话，旁边的侧门忽然开了，一个女孩用优雅清脆的声音说：“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

张胜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优雅的身影从侧门姗姗而入，就像一只高贵的天鹅静静滑行在碧绿如镜的水面上。

一眼望去，一种妩媚端庄、秀逸典雅的气质扑面而来。随后，张胜才注意到她的穿着，匀称而略瘦的身材，一双法国式的纤秀长腿轻盈地迈动，身上只有一件乳白色的连衣裙像流水似的轻轻律动，裙摆在膝弯以上。

裙子质料极为高贵，柔软、贴身，面料隐隐泛着柔和的白光。裙装的线条柔和而简练，没有任何点缀，只在那细得难以置信的纤腰间有条同色环形的腰带状缝合线，如此简洁的时装却在高贵宁静中把她柔美干练的女人味儿完美地表现出来。

衣服，只是一件道具，重要的是这个女人的步态，她举手投足，都有一种欧式的贵族味道。能把古典与时尚、典雅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如此独特气质的女孩，张胜只在少数几部欧洲历史大片中见过，那是一种贵族式的优雅。

正如人类的五官都是眼耳口鼻组成，却有人美若天仙，有人丑若无盐。同样只是站立行走，小小的差异和不同，你便能感觉得到完全不同的气质，有些人真的能甫一见面，便让你有种贵不可言的优雅感觉。

张胜脸上的神情由不悦变为惊奇，他想象过周大小姐的样子，也想像过

她的美丽，甚至如同影星一样的相貌，唯独没有想到她的气质竟是如此高雅不俗。

周大小姐娉娉婷婷地自侧门走进来，皎洁如同一轮明月，散发着淡淡清辉，相信身材最火辣的模特也无法与她竞争男人的目光。如果她身旁走着一个顶级模特，那就像一轮太阳，人们第一眼总是会注意到太阳的光辉，但是马上就会把目光投注到那轮明月上。

能让他注目欣赏，举杯相邀，能给人神秘和美丽之感的，永远只能是天上的明月。男人并非只能欣赏肉体之美，而是能够表现出那种秀外慧中的独特的女人太少。

“张总，我来了。”洛菲浅浅一笑，神态从容。罗先生吁了口气，悄然退了出去。

张胜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好半天才像触电似的一下子跳起来，指着她惊骇地道：“你……洛菲？”

洛菲微微一欠腰，就像一位晋见国王的贵族，优雅而从容：“是的，洛菲，周洛菲，您的……妻子。”

张胜像一位老年痴呆患者，神情呆滞，目光茫然，过了好半天，他才回过神来，带着一种被蒙骗的惊怒说道：“原来是你？我说你怎么不担心别人会怀疑我们从未接触。你……竟然是你？”

“嘘。”洛菲竖起一根纤秀的手指，触在唇边，眼睛里带着一点调皮的笑意：“一位绅士，不该向女士这么大吼大叫的，你说过，永远不会生我的气，不许赖皮。”

她眨眨眼，有点狡黠而得意地笑。

张胜呼呼地喘了两口大气，震惊的感觉一时还没有消失。

洛菲一身乳白色的简洁裙装，微笑着站在他面前，就像一位气质典雅的公主，她在耐心地等着张胜适应她的新角色。

好半天，张胜脸上的表情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仔细地打量她。她手里提着一只 Lady Dior 手袋，小羊羔皮的绗缝菱形棱格，不懂行的人看着和批发市场上三十块钱的皮革手袋没什么区别，但是那是通过九十五道工序制成的极品，戴安娜王妃用的也是这个牌子。

提着手袋的柔软袖口微微外翻，露出特殊的乳白色修饰花纹，张胜去“兰”的时候，曾经在一位船王之女的袖口上见过类似的花纹，所以他知道，那并不是花纹，而是绣成花纹的法文。这是法国巴黎一家古老的服装店为客人量身定做的衣服，没有牌子，只有袖口绣上服装主人姓名的首字母。

周洛菲一头S波浪状的秀发，乳白色贴身裙装的领口是桃心状的，秀气的小腿下是一双巴黎风格的高跟鞋，质感纯粹，透着学院气质。她全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但素洁中却不失高贵。

她是洛菲，却又不是洛菲，她的相貌依稀带着洛菲的影子，但是那气质却使她脱胎换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张胜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同那个带着谦和的笑容、提着暖瓶满会议室给人倒水的女服务员联系起来；无法把她同那个和他视频时趴在桌子上懒洋洋地打呵欠的可爱邻家小女孩联系起来；无法把她同那个穿着和小甜甜布兰妮一样性感的皮装、大跳电臀热舞的小野猫联系起来。

她……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淑女，一个绝对有贵族风范的高贵淑女。

文哥如果看到这一幕一定非常欣慰，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女儿真的被他打造成了一个贵族淑女。

把女儿送到法国学习，起因于文先生同一位法国生意伙伴的往来。那位生意伙伴没有他有钱，但是两个人的接触，使文先生很快把他当成了好朋友。和这个人交往，他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自身的气质和谈吐，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得优雅起来，他喜欢这样有品味的朋友。

有一次去法国的时候，他去这位朋友家做客。那是乡村一栋略带古堡风格的三层小别墅，在十几亩修葺整齐的绿地映衬下显得有些矮小和老旧，连接这座普通民宅与远处高速公路的是一条弯曲而漫长的柏油马路。

进入“古堡”，一眼就能看到楼梯间和过道的墙面上挂着家族的族徽、祖先的画像、古老的盾牌、长剑，还有各种服饰和人物仪态的老旧图样。朋友告诉他，这些图样是他的家族一代代传下来的，是他们从小言谈举止的礼仪规范。从他咿呀学语时，这些图样就是他的启蒙读物，而他的儿子女儿，从小也要学习这些。

文先生不解地问他，图上的很多服饰打扮早就过时了，这样世代相传有

什么意义呢？

“气质。”他的朋友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在的东西永远都是变化的，再流行的东西也会有过时的那一天，唯有气质来自于数代的积淀和修炼，历久弥新。”

作为一个贵族，他已经没落了，岁月的变迁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但那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依旧令人动心，那是再多财富也买不来的东西。

文先生心有所悟，回国后就把女儿送到了法国，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古老贵族学校接受教育。

他的女儿在那里学习现代知识，同时也学习古典礼仪，包括击剑、马术、高尔夫；包括音乐、雕塑、绘画、舞蹈。洛菲还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赛马赏花、网球高尔夫、看画展听音乐，在社交实践中提升礼仪素养和优雅风度。

在欧洲人眼中，贵族可以没有政治修养，没有生意头脑，但不能没有文学艺术修养，这正符合文先生的想法。

文先生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是有些重男轻女的，他不认为女人有能力掌控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去做那样辛苦的事，成为一个没有女人味，整日周旋在铜臭之中的女人。他希望将来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婿，而他的女儿，将成为这个庞大家族的合格的女主人。

在这种氛围熏陶培养出来的少女，即便她现在出现在伦敦或巴黎真正的上流人士社交酒会上，那衣着打扮、谈吐气质也是无可挑剔的，难怪张胜一见惊心，只觉那种气质优雅到了极点，却无法用语言形容其中万一。

“你跟了我很久了，从我自温州回来……”

“是呀，”洛菲温柔地笑，像个初次见面的淑女，彬彬有礼：“家父那时就看中了您的诚实和正直……”

“咳，你们二位……谈好了吗？记者会要开始了。”罗先生从门口探进脑袋，有点心虚地笑道。

“我们马上就出去！”张胜板起了脸，瞞着他的人，这家伙也有份的。

“好，好。”罗先生答应一声，嗖地一下缩回了头去。

张胜紧紧领带，扭头指着她道：“你……”

洛菲已翩然走到他的身边，款款自然、落落大方地挽住了他的手臂，眨眨眼笑道：“演出开始了，我的先生。”

张胜的火气被这温柔如水一堵，便再难发出来，手臂在空中僵滞片刻，他哼了一声，手指在洛菲鼻子前头点了一点，很没有底气地嘟囔了一句：“回去我再跟你算账！”

“嘻嘻……” 这次的笑声有些调皮，可就少了点儿淑女的味道。

新闻发布会上，张胜正式宣布与周洛菲小姐订婚，并将于一个月后正式成婚。

目前张胜是深圳身价最高的单身贵族，尤其在他成功运作、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之后，更是身价倍增。以前虽有一些小报提过他有一位神秘女友，不过相信的人并不多，以致一些八卦小报因为他单身且没有绯闻，曾暗示性地说他是个 Gay。

想不到他的神秘女友突然浮出水面，钻石王老五宣布订婚了，一时间不知多少上流社会属意于他的年轻女子摔碎了一颗玻璃心。

同时，这样一位年轻富豪，女友既不是节目主持人、电视明星、著名模特，又不是强强联姻的其他富豪之女，这令记者们大感兴趣。新闻发布会后的酒会还在进行当中，一篇篇麻雀变凤凰的传奇报道已经在他们的酝酿之中。

“哈哈，张先生，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啊，原来你的女友就是洛菲姑娘，你做生意，夫人做秘书，这夫妻店开得……佩服，佩服。”

裘老板举杯笑着，又凑到他跟前说：“张先生好眼力呀，平时瞧着洛菲姑娘很是平常，想不到谈吐气质如此出众，大家闺秀，绝对的大家闺秀，这样的女人才拿得出手，才好娶回家做老婆。”

张胜淡淡一笑，向远处的周大小姐瞟了一眼。她正站在一群到贺的富豪妻子中间，浅笑言谈，从容淡定。

一只高脚杯擎在她的手里，杯里是小半杯香槟，她的拇指、无名指和小指握住杯脚下方，中指扶着杯脚，食指轻搭在杯脚与酒杯连接处，虽是随意地站着，手指仍然伸直，手指与手腕呈现着优美的曲线，如同鹤立鸡群。

“她的确是一位贵族。”张胜在心底轻轻一叹，却又有些怅然若失，曾经

可爱的邻家小妹突然变身成了一位高贵优雅的淑女，竟然像一只丑小鸭突然蜕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可张胜依然惜叹于熟悉的她的消失。

“早在我从温州回来时，她就潜伏在我身边了，从那时起，文哥就决心让我帮他办这件事了？好缜密的打算、好深沉的心机！还有她，从小养尊处优的一位大小姐，我真想不到，她做侍候人的活，一干就是几年，居然没有半点儿破绽。人心、人性、人生啊……”

“小张，恭喜恭喜，真是一对璧人呀。”孟副市长笑吟吟地举杯走过来，张胜忙放下感慨，满脸笑容地迎上去……

酒会结束，这对迅速被上流社会认为珠联璧合的未婚夫妻乘车返回园山别墅。

张胜一上车，便靠在椅背上，微微闭着眼睛。

车子走了好久，洛菲有些沉不住气了，她轻轻扯扯张胜衣角，靠近了些，轻轻唤道：“喂！”

“干嘛？”她一靠近，张胜嗅到她身上一缕淡淡幽香，极高的品流。

“累了？”

“嗯！”张胜嗯了一声，一语双关地说：“身子累，心更累呀。”

“哦，那你休息。”

说完便没了声息，张胜好奇地睁开眼一看，只见洛菲靠在座位上，学着他的样子闭眼假寐。只是姿势不尽相同，她的双膝并着，双足挪向外侧，有三十度角的倾斜，一双手搭在手袋上，头微微侧着，从这个方向看过去，波浪状的齐肩秀发遮住了容颜，只看到秀气的鼻子和下巴。

“装模作样！”张胜哼了一声。

回到了家，两个人站在屋子里发怔，互相看时，表情都有点儿古怪。

早上出去时，他们还是张总和小菲，现在回到这幢房子，他们突然变成了未婚夫妻，那种戏剧性的变化，让两人一时之间都有些不适应。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里渐渐露出有趣的笑意，终于忍不住相视一笑。

这场婚姻本来就是游戏，是一场为资产转移打掩护的游戏，对方是谁并不重要。那个人是洛菲未尝不好，至少这几年相处，两人之间情谊非浅，在

这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之后，周家的掌门人是他情如兄妹的朋友，总比形同陌路的第三者好得多。至于一个无害的隐瞒，又有什么好追究的。

张胜因为洛菲如此巨大的变化形成的陌生感消失了，开始变得坦然起来，他已经找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一如既往。

“陪着他们一遍遍地说着同喜同喜，弄得我口干舌燥，去，帮我沏杯茶。”

张胜尽量用一贯的口吻对这个原来的下属加妹妹，如今又冠以未婚妻称号的周家大小姐说。

“我……去？”

洛菲好像还没从少奶奶的身份里清醒过来，她指指自己的鼻子，然后低头看看自己拎着的 Lady Dior 手袋，由巴黎那家专为贵族定制衣服的裁缝店最出色的设计师 Diana 为她个人专门设计、剪裁、手工制作的这件丝制外衣和鞋子，有点儿傻傻地看向张胜：“你……还当我是你秘书？”

张胜正解着西装扣子，听见她问，乜了她一眼，嘴角露出一丝邪气的笑容：“或者，你喜欢以另一种身份，对我尽另一种义务？”

他说着，同时向洛菲慢慢靠过去，脸上带着危险的神气。

“哦……张总，您坐。我去沏茶……”他一面逼近，洛菲一面退后。

陪着笑脸把这句话说完，她便立即转身，一溜烟地逃了。

张胜放声大笑起来：淑女，是扮给外人看的，家里要是真的摆一个高贵的淑女，那日子没法过啦。洛菲这丫头很好，她，还是原来那个她……

湛蓝的海水、清澈的天空、变幻万千的海岸线、安静的海滩、整齐的绿色地，无论如何搭配、无论从哪一角度去看都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这就是位于英国北部的艾奇特岛。

岛上只住了数百人，东侧是一片密林，林中有各种野生动物，海岸上有各种各样的海鸟。这里也是海豹的天堂，海豹躺在岩石上，成双成对，自得其乐，很是惬意。

清澈的海水轻轻荡漾着，海水中有一幢木屋，木屋在离陆地数十米远的海水中，通过一条木桥与陆地连接，木屋顶是细密的稻草，木屋旁还有一个观海的平台，充满了野趣。

秦若男姐妹俩穿着英国传统款式的米色呢子大衣，迎着清冽的海风坐在平台上。

秦若男坐了一张椅子，秦若兰坐在可以电子操控的钢架轮椅上，机械装置正在牵引着她的双腿，做着屈伸的动作。她现在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进行运动，但是物理保健工作一直做得很好，双腿虽不像原来那么矫健有力，仍然浑圆结实，没有因为长期不能落地行走而萎缩。

“妹妹，你在这里已经两年了，家里人都很想你，又不能经常出国来看你。这次来，我想问问你的意见，有没有考虑过回国？”

“回国？”秦若兰重复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她千里迢迢避到国外来，本来是想疗治自己的情伤，想不到却因此误了一生。这两年的时光，如果她在海外健康地生活、学习、工作，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也许她会渐渐治愈心中的伤痛，渐渐淡漠那个人在她心中的影子。

可是她这两年来以轮椅为生，唯一能缅怀、留恋的只有双腿健全时的生活，又如何忘得了过去她生命中那个在心中刻下痕迹最深的男人？一遍遍的怀念，一遍遍的思忆，那个人的身影只能在她心里越来越深。

当初，她因伤心而离开，现在，她因骄傲而不愿归去。那个人因为念念不忘前女友的好而不肯给她一句承诺，她就算是离开了，也希望能把自己最完美时的形象留在他的记忆里，她不愿以现在这副样子回去，和他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妹妹，”秦若男按住她的肩膀，柔声说：“外面再好，总不如自己的家好，雷蒙男爵把你当成贵宾，可是彼此之间毕竟无亲无故，寄人篱下，总非长久之计呀。”

秦若兰笑起来，笑得一如以前的甜美：“呵，姐姐，你以为我在这儿是被别人白养的吗？你的妹妹可不会那么无能。我在这儿学会了很多东西，雷蒙经常需要离开海岛，他那座小城堡都是我在打理呢。

“他的城堡养了一匹纯血种公马，我已经学会了怎么饲养、照料它，它被人借去配一次种要赚十五万美金，现在这座古堡的花销费用全靠它来赚钱，我可是一个大功臣。

“他的家族有几支祖上传下来的名贵猎枪，现在也由我负责保养，还有地

下室的那些古董、酒窖里的美酒、他的小游艇和汽车、果园和草坪，这些都是我在管理，我把他的城堡管理得井井有条。”

秦若兰微笑道：“你知道吗，在英国，一个合格的管家，年薪是多少万英镑？我可不是白吃饭的。在这里，我只是双腿不能行走而已，我还有生存的价值，我创造的并不比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少。可是，回国去……我能做什么呢？”

她唇角漾起一抹苦涩，幽幽地道：“姐姐，如果回去，我只是一个没用的废人……”

秦若男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看着她眉宇间一片萧索，只觉心酸无比，她忽地紧紧拥住妹妹，一时泪如雨下……

“这里的冬天很美，很多时候阳光都是灿烂的，草还是绿绿的，花还是盛开的，如果不是看到原本满树金黄的叶子开始在风中飘落，我都不会察觉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冬天……日子过得好快……”

秦若男推着妹妹，听她说着岛上的点点滴滴。

“姐姐，你看，那里有家超市，是岛上唯一的一家小超市，是布莱恩先生开的。这里住的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的人，彼此像家里人一样熟悉。有时候布莱恩先生外出，或跑到海边去钓鱼，超市也照常开着，进去买东西的人会自觉把钱留在他的柜台上。”

一片平坦如绒的草地，草地中间的小路上有原木长椅供人休息，远处，能看见教堂的尖顶。此外一切建筑都是低低的，休闲写意。那家超市外面挂着一块颜色陈旧的招牌，整幢建筑是古旧的棕色，上面还长着绿绿的青苔。

“嗯，这里的确如同人间仙境。”秦若男附和着妹妹，赞同地说。

一棵大树下，仿佛童话王国似的出现一个树屋，很难想像，这里竟是一家咖啡店，英国传统的方格子桌布，简洁的黑白两色，从吧台到咖啡勺，没有一点杂色，轻松简单。咖啡店里有几个老人，树下有几个荡秋千的孩子，生活在岛上的年轻人不多，所以这里的生活很简单，节奏很慢。

咖啡店里的几个顾客看到了她们，都微笑着向这两个美丽的东方女孩颌首示意，其中一个很有几分军人气质的老人还站起来，非常绅士地邀请秦若兰姐妹坐下喝两杯，秦若兰摘下头上有羽毛饰物的帽子，欠了欠身子，微笑

着还礼，用英语回答说：“谢谢您，尊敬的国王陛下，我要回自己的城堡了。”

秦若男推着妹妹继续在林荫下往前走，斑驳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妹妹，你刚刚是称呼他……国王陛下？”

“是啊。”秦若兰笑吟吟地道：“他的确是一位国王。”

秦若男吃惊地道：“他是哪里的国王？英国国王……好像是伊丽莎白吧？”

秦若兰笑起来：“他的王国在这座海岛更外面大约六英里远的地方。那里有几个人工岛，都是一些由两根粗大的金属和混凝土巨柱支撑起来的海上平台。人工岛的面积最多不超过二百平方米，但上面有直升机机场，插入海面的两根中空的巨柱内有七层房间，可以居住数百人。

“二战期间，英国人为了对付德军战机，建造了它们。战后，这些远在海面上的人工岛被遗弃了，成了海鸟们栖息的天堂。三十多年前，刚才那位巴茨先生，哦，他当时是一名退役的陆军少校，登上其中一座人工岛，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自封国王，并封妻子为王妃。

“他写信给英女王，愿意做她的附属王国，他还发行自己的纸币、邮票、护照和汽车牌照，尽管他的岛国根本没有汽车。当时包括‘王室成员’在内，他的王国一共不到十人。”

秦若男吃惊地道：“英国政府不管么？”

秦若兰耸耸肩，说：“当然会管，巴茨少校宣布国家主权之后，英国政府立即派出海军舰队把他的王国包围了，巴茨国王则挥舞着手枪准备捍卫他的领土。英国政府最终没有宣战，因为当时英国法律规定，英国的领海范围从陆地向外延伸三英里，而这座人工岛却在离海岸六英里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它不属于英国政府管辖，所以英国政府无权干涉。

“巴茨先生在那儿站稳了脚跟，他的王国一直存在到今天。而且，这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王国现在给巴茨先生赚了很多钱，他的人工岛已经全面现代化了，世界各地的顶级黑客、还有网上赌博公司纷纷向他交纳租金，在岛上建设服务器。因为这样的话即便他们犯了法，国际刑警追查到这座人工岛也就没有办法了。巴茨岛主可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王，他可以不接受任何国家、包括英国警方的传票。”

秦若男听完妹妹的话，越想越觉荒诞，忍不住失笑道：“世上怎么会有这

么古怪的事？如果……不是方才亲眼看见那位国王陛下的举止神态非常正常，我会以为这人神经有点儿问题。”

秦若兰莞尔道：“一开始我也这样想，后来和他接触多了，我才发觉他很正常。我才理解了他的行为，他只是活得比别人潇洒自在罢了，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活着：别人笑我疯也好，笑我傻也好，管他们做什么？自己开心就好！”

秦若男推着妹妹一边在林间漫步，一边细细咀嚼着巴茨国王的这句话，过了好久，她才轻轻一叹：“其实，人人都这么活着，可是……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目光，大多数人只有在小孩子的时候才做得到，稍稍懂事些之后，又有几个人不是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真要做到那么洒脱，难呐。”

前边草地上，出现了一个穿着苏格兰传统裙子的男人，他正在吹着风笛自娱自乐。苍凉古老的曲调，听见的时候让人心里凉凉的，不过没有悲伤的感觉，只有思绪的飞扬。

秦家姐妹静静地欣赏着他的曲子，风吹过，那个男人满头的白发便在苍凉的风笛声中扬起，树上金黄的叶子便在苍凉的风笛声中飘落，绕着他飞舞。

阳光清新得似乎能用肉眼看得到，绿地、黄叶、蓝天、白云，吹风笛的男人，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

一首曲子吹完，沉溺在音乐魔力中的秦若男苏醒过来，秦若兰偷笑着说：“姐姐，你知道吗，传统苏格兰裙子的穿法是不穿底裤的，这里的老人都很坚持传统，所以每次看见格林先生在这儿吹风笛，我都会有很好奇的想法，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穿内裤。”

秦若男看看那个白发苍苍的老男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在妹妹肩头亲昵地拍了一下，嗔道：“你呀，在国外待了两年，什么疯话都敢说，这么一位老人家你也敢调戏。”

秦若兰仰起脸笑道：“咦？还跟我装淑女呐，是谁说过要赤身裸体在阿尔卑斯山攀岩的呢？那个女人可比我大胆得多，起码我就不敢。啧啧，光着屁股爬山耶，想想看，要是蚂蚁爬到身上，然后钻到……”

她吃吃地笑起来，秦若男红了脸，以前和妹妹私下开什么玩笑倒还大方，可是现在刚刚领略了爱情滋味，一说点儿什么，总不免有些羞涩。她搔着妹

妹的痒：“让你说，让你说。”

秦若兰咯咯笑着讨饶，秦若男才住了手，她直起腰，整理了一下凌乱的秀发。

秦若兰看着姐姐嫣红如花的俏脸，心有所感地道：“姐姐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你什么时候才肯找个男朋友啊，年纪也不小了，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等你有了儿子，就把他送到国外来，由我负责把他教育成一个小小绅士。”

听妹妹提到男友，秦若男脸上露出一抹既羞涩又幸福的笑意，秦若兰见了先是一呆，然后忽有所悟，兴奋地叫起来：“你已经有男朋友了是不是？好呀你，跟我还保密，快招快招，我的未来姐夫是什么人！”

第十四章 是时候了，激怒那条毒蛇， 让他在金融市场应战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张胜不想整日活在对一个阴险对手的提防之中，当他和徐海生还不能在资本市场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时，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直接的战斗；当他们成为统帅级的人物，二人之间才有可能有一场殊死搏杀。徐海生像极了一条毒蛇，打击对手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张胜就是挑起战端，主动掀起一场恶战，把这个可怕的敌人彻底打垮……果真，徐海生脸色铁青一片，他这些年来何曾吃过这样的亏，张胜原是任他摆布的一枚棋子，后是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的一个股市新贵，如今被他如此挑衅，轻易不动怒的徐海生忍无可忍了。

秦家姐妹在阳光灿烂的艾奇特岛上漫步的时候，正是香港时间晚上十点多，张胜刚刚把自己的准新娘周洛菲送回六国酒店。

这次来香港，是到香奈儿珠宝服装工作坊香港分社定做结婚礼服和钻石项链的。结婚虽是假的，过程却不能草率，钟情即将伴着他的父母从北京赶来，而深圳方面，也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准备工作。香港方面的报纸也报道了大陆亿万富豪张胜陪同小娇妻赴港订制婚衣的消息，这场婚事注定要轰轰烈烈。

香奈儿香港分社创意总监亲自为周洛菲小姐量身打造了三套高级订制礼服，香奈儿珠宝工作坊根据她的气质、肤色、身材设计制作的由三百二十颗钻石镶嵌而成的一条项链。

素洁神圣的婚纱礼服是婚礼中不可或缺的幻觉元素，对于女人而言，更

是促使其进入新娘角色的心灵与感官世界最重要的“道具”之一。

周洛菲知道这是一场戏，尽管她心中渐渐有了张胜的影子，但是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用理智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维持得一如既往：人前，是未婚夫妻；人后，是朋友，是大哥和小妹。至于她心里到底怎么想、怎么看，张胜是完全没有察觉的。

可是当洛菲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以她的三维立体图像为蓝图，勾勒出披上特别为她设计制作的婚纱礼服时，还是被那种令人震撼的美丽触动了心灵。

呈现珠宝质感的白丝绒、轻盈飞扬的羽毛滚边，加上完美剪裁的深V线条，把她衬托得像一位天使。拖曳、滑动在红地毯阶梯上的裙襞曲线效果，更是这套婚纱礼服设计上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创意总监以电脑模拟，并与伦敦总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远距离一起研究，尝试过三次以上的剪裁线条，达到所有人都认为的完美效果。

整件礼服预计将由十位顶级裁缝师耗费七百小时完成。光是一条华丽耀眼的四公尺长的拖襞就将花费三百五十小时，当年黛安娜王妃的经典白纱裙襞也不过七公尺长。整件婚纱所有的素材包括了一百四十公尺的绢纱、十公尺的乌干纱、十公尺的乔琪纱、二百五十根鸵鸟羽毛，以及超过三千颗的银色水晶。

而另一套如黎明曙光般的粉红色礼服，则在纤细、合体的上身之下，形成一朵涌动的红色莲花般的裙摆，走动时如泉涌浪翻。

第三套是为了适应国内酒宴的需要，礼服得体大方，线条简洁却不失优雅高贵。三套礼服，所有的设计、制作过程，全部是百分之百的香奈儿高级订制服工法、品质，这套款式是为专人定做，因此一旦制成，款样立即入档保管，永远不会再用于第二人身上。

穿上这礼服的那种美丽和感动，令洛菲隐隐有些害怕，她不知道当她真的披上这件婚纱，满脸幸福地笑对无数羡慕和祝福的目光时，会不会触景生情，“入戏”太深。她不知道一年假凤虚凰的生活，面对着的又是令她心仪的一个男人，她能不能真的守住她的心。

当她温文尔雅地向未婚夫道过晚安，看着他的房门轻轻关上的那一刹那，盈盈的泪水开始在她眼眶里打转，她恨自己身为一个大家族的继承人，必须

得用自己的婚姻来为家族争取些什么。如果……仅仅是如果，如果这婚姻是真的，如果陪着试制礼服的他，真的是她即将托付终身的心爱男人，那是一种什么心情？

张胜离开六国饭店，在保镖的陪同下来到了会所“兰”。他现在已是这里的常客，经常在这里会晤、约谈一些生意伙伴，结识了不少国际商界的大亨级的人物。

不过今天他是一个人来的，来了之后也没到会所的公众空间露面，而是要了一间包房，独自站在窗口，看着一楼大厅里四个西洋顶级美女在表演的优美舞蹈。她们的身体像蛇一样宛转起伏，高雅中不失性的诱惑挑逗，身材完美无可挑剔的女服务生们穿着性感诱惑的内衣为贵宾们端送饮料、传递香烟。

张胜看着这酒红酒绿，落寞地摇头一笑，端起酒杯，另一只手提着酒瓶，为自己又倒了一杯每盎司三百英磅的“罗曼尼·康帝”，这价格已经超过了伦敦外汇市场目前的黄金价格。具体地说，这瓶罗曼尼·康帝的价钱，在伦敦差不多可以买一辆奔驰新款轿车。问题是，一辆奔驰可以开好几年，而一瓶罗曼尼·康帝最多只能享受一两个小时。

世界著名酒评家、美国《葡萄酒倡导者》主编罗伯特·帕克曾经说过：“罗曼尼·康帝是百万富翁喝的酒，但只有亿万富翁才喝得到。”因为它的产量实在太少，它的产地位于法国勃艮第金丘产区的一面山坡上，总面积只有一点八公顷，全部种植世界上最名贵、最难栽培的黑比诺，平均每三株葡萄才能酿出一瓶酒。

关于它的味道，著名酿酒师奥贝尔·维兰曾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形容说：“有即将凋谢的玫瑰花的香气，令人流连忘返，也可以说是上帝遗留在人间的东西。”如此甘美浓郁的酒，甚至在放下酒杯数分钟后依然齿颊留香。如果谁有一杯在手，轻品一口，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会有一种帝王的感觉。

张胜并不怎么喜欢这种液体黄金，但是到了这里他必须点这种酒。在深圳的富豪俱乐部，他有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乡巴佬、一个暴发户，那是为了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在这里，他必须注意饮酒的品味，那是因为这里来

往的都是世界顶尖富豪，他们不会同一个乞丐做生意。

不过今夜张胜撇下名义上的未婚妻，独自来到这里，既不是为了寻欢买醉，也不是为了同某个超级富豪洽谈生意，他是收到秘密消息，为了一个男人而来。

那个人，是徐海生，他从欧洲回来了。今夜，他也在这里。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这一年，张胜有太多的事要做，包括了结他和徐海生之间的恩恩怨怨。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今晚，就是张胜挑起战端，主动掀起与徐海生之间必有一战的开始。这个人像极了一条毒蛇，两个人之间的恩怨，至今日已经说不出到底为了什么原因而形成，但是这个人打击对手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张胜完成文先生的嘱托之后，他不想整日活在对一个阴险对手的提防之中。

他要把这个可怕的敌人彻底打垮，拥有一份真正温馨、平静、甜蜜、幸福的生活。

楼下，徐海生同一位希腊客人一边欣赏着歌舞，一边轻笑言谈。许久，两个人才站起，互相说笑着什么，然后一起上了楼。

张胜端着酒杯站在窗口看着，二人上楼之后，一个漂亮的女服务生迎上去，微笑着询问了几句，把他们分别引到了对面的两间贵宾房里。

张胜呷了口酒，刷地一下拉上了窗帘，他已经看清了那间贵宾房的牌子“焚花”。

徐海生坐在沙发上，微笑着拿起遥控器，按开了眼前硕大的电脑屏幕，神态潇洒而自然。

他还是头一次到“兰”这种高级会所，这里比起国内的高级会所的确更胜一筹，不过初次到来的徐海生并没有紧张窘迫的心态，他从不相信什么高雅与品流，在他看来，这一切说到底，不过是金钱的堆砌罢了。

他身上有六张会员卡、四张信用卡，还有几张花旗银行见票即付的现金本票，这些东西可以让他身无分文地走遍全世界。他的一副钓竿价值上万元，一支高尔夫球杆相当于一个白领全年的收入，他在“天上人间”一个晚上的消费可以买一辆轿车。有钱就是爷，他觉得很踏实、很从容。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不是电视节目，而是一份特殊的菜单，上边罗列着欧美、日韩、阿拉伯、俄罗斯、希腊风情等中英两种文字。徐海生看了看，选择了本土，下一层菜单是妩媚、清纯、火辣、娇艳、性感等字样。

徐海生再度做出选择，优美动听的乐曲声中，一幅幅搔首弄姿的美人相片出现在屏幕上，停顿三秒钟，就会幻化成另一个美女，每一个都各具风情，美丽得无可挑剔。徐海生笑吟吟地看着，忽然发觉一个美女非常令人心动，她的相片一闪就翻过去了，徐海生连忙按了下返回键，把她定格在屏幕上，仔细看了看，按下了按钮。

美女的相片放大了，充斥了整片屏幕，然后又突然缩小了一圈，由平面相片变成了三维立体图像，立体图像不停地旋转着，展示着她的正面、侧面、背面，以及穿着不同风格的衣裳和完全裸体时的样子。旁边出现一行中英两种文字的介绍，她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三围和擅长的技巧。

张胜坐在电脑前，和他欣赏着同一个女人。

和几位商界圈的朋友在这里饮酒作乐时，张胜就发现了电脑程序目前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已经被选中正在服侍客人的女孩，电脑上是不显示的，待选女郎正被哪个贵宾房的客人正在挑选当中，上边却有个特殊的符号予以注明，仍然可以选择。

程式这么设计，显然是提醒客人们在挑选女孩时，既可以避开别人正在挑选的女孩，如果其中有他中意的，还可以按关注按钮，一旦其他客人没有选中，可以对他给予提醒。这里各色美女应有尽有，在这里消费的客人，当然不会有那种急色儿，为了同一个女人争得不可开交。

不过今夜却有了例外，在这一晚之后，“兰”的电脑程序对这个 Bug 做了修改。

徐海生看中的女孩很漂亮，身高一米七五，五官酷似港姐竞选历史上最靓的那一位。身材凹凸有致，完美得无可挑剔。身价每小时三百五十英镑，也可以用美元和港币结算，这是陪聊价，如果需要其他服务，身价十倍。

张胜笑吟吟地看着，看到“焚花”包房的客人选择箭头停在“选中”按钮上时，他和对方同时按下了按钮……

“妹妹，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还在警校学习时，立过的那件大功吗？”

“记得呀，那一回，你把三个大毒枭人赃并获嘛。怎么忽然提起这件事了？”秦若兰娇嗔道。

秦若男想着当初被张胜推倒在地，他在自己耳边关切而飞快地一句提醒的情景，笑得甜甜的：“你记得吗，我回家后对你说：今天好惊险，如果不是一个男孩子装着喝醉把我推倒在地，告诉我有人对我下药，我就惨了。一旦服了药昏迷，我就无法向外面发出动手讯号，等我被那个大毒枭占有，真是没法活了……”

秦若兰呀的一声惊呼，吃惊地道：“你说的是……那个救了你的青年？我的天，这是多久的事了，你居然连一点口风都不露！”

秦若男白了她一眼，娇嗔道：“急什么急呀，你听我说嘛。那天我想向他道谢，可是已经找不到他了嘛。我是在你出国后才遇上他的，哎呀，你听不听，不听我不说了。”

“听听听，姐姐快说，我不插嘴了。”若兰急忙拉住姐姐的衣袖，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女孩子本来就是喜欢八卦的一种生物，何况又是她们最感兴趣的爱情故事。

“后来，我和你在公安俱乐部攀岩的时候……”说到这儿，秦若男突觉不妥，担心妹妹想起四肢健全时候的往事心情不好，待见妹妹正颇感兴趣地听她讲恋爱故事，这才放下心来：“我出门时先去了趟洗手间，结果手机遗落在洗手盆边被人捡走了。”

“我呀，晚上打电话找捡到手机的人。”说到这儿，想起自己气冲冲地和张胜吵架、拌嘴的事，秦若男忍不住掩嘴一笑：“结果，捡到手机的人婆婆妈妈的，把我气死了，我还以为他不想还我手机呢，就和他吵架。结果，第二天表弟给我买了一部新手机，嘿！他倒主动打电话来要还手机了，被我骂得狗血喷头。”

秦若兰恍然大悟，格格笑道：“我明白了，他曾经救过你，对不对？呵呵，好传奇啊，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嗯，是他……”秦若男悠悠地想着，眼前几只鸽子悠闲地在她们脚下走来走去。

“唉，其实……他有女朋友的，当时……我只是和他在手机里聊天，根本没有想过见面啊。我们聊天……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他和我讲创业的艰难，讲他和女友间的感情纠葛，后来，他因为酒醉和一个女性好友上了床，女友因此分手，他还对我谈起他的痛楚，那时的他，真的好可怜……”

秦若兰脸色突然苍白起来，呼吸困难，眼前金星乱冒，一颗心跳得快要蹦出腔子，一种莫名的恐惧让她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时，我还是当他是朋友的，还安慰他、开导他，可是没过多久，我再打电话，他便不接电话了，我当时还想，大概是创伤太深，他想选择切断过去的一切吧，当时还挺失落的。没想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因为经济犯罪蹲了看守所……”

听到这儿，秦若兰才又活了过来。方才，姐姐所描述的一切，与她的经历是那么相似，她怕死了，还以为姐姐说的朋友居然是他。听到那人蹲了看守所，这才放下心来。

不会是他，当然不会是他，她……曾经向哨子隐晦地打听过张胜的情形，知道他一直过得很好，他和身边那个姿容娇艳的女秘书钟情过从甚密，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大，最新的消息是……他发了大财，离开了省城，据说去了南方，而姐姐说的这位朋友当时正在蹲监狱，当然不会是同一个人。

“妹妹，你怎么了？”秦若男忽然发现秦若兰的脸色有点儿难看，不禁吃了一惊，连忙握住她的手问，这才发觉她的手冰凉，掌心还有汗迹。

“哦，没有什么，今天活动得太多，有点乏了，咱们在这院子里晒晒太阳，一会儿就缓过来了。姐，你继续说，你是警察，他是犯人，你们最后怎么会……怎么会……”

秦若男从轮椅后面抽出一条毯子，给妹妹盖在身上，又细心地把毯角掖好，这才握着她的手，继续说：“是呀，我没见过他嘛，所以在审讯室里第一次看到他，还不知道他就是和我打电话的人。不过，我这人过目不忘的，我认出了他是当初救过我的男孩。当时，为了获得他的口供，队长对他进行连续审讯，他扛不住了，为了解脱，他诳我过去，然后……”

“然后怎么样？”

秦若男抚着嘴唇，有点儿害羞地笑了笑：“然后他……吻了我一下！”

“哇！”秦若兰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听着姐姐的故事，她瞪大了眼睛：“犯人亲女警察，太刺激、太浪漫了，后来呢？”

“哼！”秦若男在妹妹手臂上拍了一下，说道：“还有什么后来？我一脚抽射，就把他送进了医院。”

秦若兰咋舌道：“不是吧？你那么大力气……他的肋骨没断掉吧？”

“呵呵，当然没有，我这人知恩必报的，不管怎么说，他救过我我不是？”

“嗯嗯，后来呢？”

“后来，他出了狱，我们又失去了联系。不过这时，我却和那位打手机的朋友取得了联系。过了好久，在狱里和他非常要好的一个犯人越狱了，我们怀疑那个人会去向他救助，所以我带了几个对他实施监控……”

秦若男把跟踪张胜、同时和手机哥哥约会，结果发现两个人居然是一个人的乌龙事说给妹妹听，听得若兰娇笑不止。

最后她兴致勃勃地问：“你们之间的恋爱故事真是太离奇了，这样很好啊，等到老了以后，夫妻两个坐着摇椅，回味年轻时这些浪漫有趣的事，多温馨呀。姐，听你说的他好像很有钱的样子，还跟黑道上的人有关系？”

秦若男吐吐舌头：“他在看守所里欠了一个人的大人情，那个人救过他的命，他现在正在帮那个人做一件事。唉，但凡在押的人，多少总有些见不得光的事，为了掩盖他和那个人的实质关系，他现在正冒充那个人的女婿，他现在很有身份的，经常见报，又有一个所谓的‘妻子’。”

秦若兰翻翻白眼，说：“看吧，看吧，从小爸妈就说我不是个叫人省心的孩子，我老姐如何淑女、如何懂事、如何不让他们操心，嘿！你这乖乖女呀，认识的这人……我猜……他一定是个帅到掉渣的大帅哥吧，要不把你迷成这样。”

“去你的，就知道取笑姐姐。”

“呵呵，有没有他的照片，让妹妹欣赏欣赏。”

“嗯！”秦若男左右看看，从轮椅后取出了自己的手袋，从里边拿出皮夹，秦若兰迫不及待地伸手要抢，秦若男连忙把手举高，有点腼腆地道：“我……我皮夹里只有他一张照片，跟我的合影。”

“没关系没关系，我看他，又不是看你。”秦若兰急不可耐地道：“嗯嗯嗯，好啦好啦，我的亲姐姐，我的胃口都被吊得天高了，亲姐妹，你老人家

怎么变得这么害羞啊，我快受不了了。”

秦若男被她说得不好意思，她没好气地把皮夹往妹妹手里一塞：“成成成，你看你看你看。”

秦若兰翻开皮夹一通找：“哪呢哪呢，照片呢？”

“夹层里啊，你拉开拉链，轻点儿呀，不要扯坏了。”

秦若兰嘻嘻笑：“心疼啦？一张照片而已，扯坏了你还打我不成？嘿嘿……”

照片拿在了手中，只看了一眼，就如晴天一个霹雳，重重地轰在若兰的头顶上。

照片里的他，坐在金色的椅中，伟岸如一位帝王。恍惚间，秦若兰好像跨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两年前……

“兰子，两情相悦，是一杯好酒；心仪一方，也是一杯好酒。如果把两个不合适的人硬放到一起，就坏了两杯好酒。你说，如果把这杯‘螺丝起子’和‘轰炸机’混在一起，那成了什么啦？”

“你说它成了什么了？现在……它是一杯新酒，你怎么就知道这酒的味道不好喝，嗯？‘螺丝起子’配‘轰炸机’，我给它起个新名字，叫……叫‘爱情机修师’，不错吧？”

半冷半暖秋天，熨贴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那风中一片片红叶，惹心中一片绵绵。半醉半醒之间，再忍笑眼千千，就让我像云中飘雪，用冰清轻轻吻人脸，带出一波一浪的缠绵，留人间多少爱，迎浮生千重变，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像柳丝像春风，伴着你过春天，就让你埋首烟波里，放出心中一切狂热，抱一身春雨绵绵……

“原来是他，怪不得……怪不得我远走他乡，他竟然如此决绝，一封信不写，一个电话不打，原来……原来他进了监狱……浩升他们骗了我，一定也骗了他。他知道了姐姐的名字，难道还不知道她是我的什么人？”

风中，树叶在抖，秦若兰的身子和手中的相片就像树叶一样在抖。

风起，树叶在落，她手中的相片也像树叶般飘落。

秦若兰心中那段难忘的记忆全部被唤醒，海岛的阳光、湛蓝的天空、朵朵的白云、澎湃的浪涛声和着那风的呼吸，在她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若兰，你怎么了？”秦若男蹲下来，握着她的手惊惶地问。秦若兰脸白如

纸，她想说话，却怎么也吐不出一个字，她想呼吸，胸口却像压着千斤巨石。

望着姐姐关切的眼睛，秦若兰头晕目眩，一时只觉天旋地转……

“徐先生，请您另外选择一位小姐好吗？林小姐已经被张先生定下了。”

女服务生敲开门，神色有点儿尴尬，两位客人利用电脑系统同时点中一位姑娘的事情以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兰”向来以精雅细致周到无比的服务，获得大亨们的青睐，这种失误实属首次。

张胜和徐海生都是“兰”的会员，考虑到徐海生刚刚加入，或许沟通起来比较容易，所以女服务生敲开了他的房门。

“张先生，哪位张先生？”

徐海生笑了笑，顺口问道。

一个女人而已，当然没必要坚持。只是他一时没想到姓张的哪个商界名流，所以拿起遥控器的时候顺口问了一句。

女服务生见他有答允的意思，不觉松了口气，脸上也露出了甜美的笑意：“是胜文国际投资的张胜先生，他也来自国内，徐先生认得他？”

“张胜……”徐海生按向遥控器的手指一滞：“真是冤家路窄，他也进了这个超级富豪会所？不容易呀，张胜这小子，势力蹿得也太快了！”

“先生，如果您同意，那么我就通知林小姐……”

“谁说我同意了？”徐海生冷冷一笑：“很对不起，我就相中林小姐了。贵会所的电脑系统显示她还没有客人，现在你让我把她拱手让人，当然，让个女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可是生意场上的人，丢得起这个面子吗？”

女服务生为难地说：“先生，您看……”

徐海生一摆手，道：“去，告诉姓张的，就说林小姐我徐海生定下了，让他另外选人。”

女服务生犹豫了一下，无奈地道：“好的，先生。”

她在张胜那里，自然也遭遇了同样的结果，消息迅速反馈上去，妈咪急忙赶了来。

“兰”这个会所，除了门口的保安人员，里边所有的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全部都是女性，再说她是来排解纠纷的，又不是驱赶打架斗殴的人，所以身

边也没带什么人。这个妈咪年纪不大，看来就二十五六岁，也是个明眸皓齿的大美人儿。

她亲自赶来了，好言斡旋了几次不见结果，两边都不肯让一步，火气反倒越来越大。

“张先生，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个芬兰女孩，才十六岁，最鲜嫩的金丝猫，而且生了一对豪乳，童颜巨乳，特别诱……”

“没兴趣！”

“徐先生，您看我给您介绍一位重庆玉女好么？生得娇小玲珑，皮肤好得不得了，如丝如缎……”

“我就要林小姐。”

“张先生，有个很妩媚的阿拉伯少女，她可还是处女哦。”

张胜打个哈欠，懒洋洋地问道：“林小姐还没来么？”

“徐先生，这回介绍给您的一定让您满意，她们可是一对孪生姐妹哦，不但容貌俏丽，还有极高超的舞蹈底子，曾经多次给黎天王伴过舞……”

“呵呵，很好，那么……下一次吧，下一次让她们来服侍我！”

妈咪使尽浑身解数，仍是无可奈何。这一番奔走，已经惊动了一些深港两地的富豪叼着雪茄出门观望，笑看这一对来自国内的大富豪斗法。其中不少与张、徐一方相熟，见是熟人不免打声招呼，这一来徐海生更是骑虎难下，他现在已经不是争女人，也不是意气之争，真的成了面子攸关的大问题了。

“徐先生，张先生也点了林小姐……”

“什么张先生，他是个什么东西？想当初，不过是我徐某人驱使之下的一个小卒子！”徐海生勃然大怒，站在包房外威风八面，他看了眼站在两人中间的走廊上，打扮得娇丽无俦的林小姐一眼，冷笑道：“今晚我要定林小姐了，多少钱，你开价！”

张胜也已经出了房间，就站在对面，听见这话哈哈一笑，说道：“不错，妈咪不用为难，你让林小姐开个价吧，价高者得。”

冲突愈演愈烈，林小姐的身价不断攀升，在两个人竞拍一般的喊价下，站在两人中间的这位林小姐身价一路飙升，从五十万到一百万，从一百万涨到五百万，现在陪宿一晚的价格已经超越了真正的一线影视明星。她长得酷

似那位李姓港姐，现在比那位真的港姐身价还高了。

两个人隔栏叫价，不断攀比，徐海生听到张胜把价格喊到了六百万时，突然想起上次买古董被他阴了一回的事，不禁又怒又笑，他指着张胜道：“哈！六百万？好，人归你了。你根本就是一个白痴，这个价钱够我找几个黑道一枪干掉你了！”

张胜揽过那位受宠若惊的“港姐”，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满面春风地道：“承让，承让。徐大哥，你可不要吓我，这里是香港，不是你的老巢。”

徐海生叼起烟，阴冷地一笑：“香港？哈，香港又如何？有钱能使鬼推磨，小子，看来你是忘了仆街的滋味了。”

说完，徐海生拂袖而去。张胜仰天大笑，狂妄无比地拥着那位身段迷人的林小姐进了包房……

徐海生上了车，脸色还铁青一片。今晚刚刚成为“兰”的会员，就被张胜折了面子，他这些年来何曾吃过这样的亏？张胜原是任他摆布的一枚棋子，后是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的一个股市新贵，被他如此挑衅，轻易不动真怒的徐海生忍无可忍了。

“香港？香港又如何？狂妄的小子，你大概以为长江以南已是你的天下了，今天得给你点儿教训。”

他冷冷一笑，拿起电话打给艾戈，口授机宜一番。艾戈是投靠到他门下的一个黑社会人物，地盘在东北地区，不过他交游广阔，通过他的门路联系本地黑帮也不难。一接到徐海生的指示，艾戈马上同香港的黑社会同道联系起来。

“有钱，不一定有道。我徐某人根基深厚、手眼通天，岂是你这个捞了几文小钱就狂妄自大的小子比得了的？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段！”

徐海生恶狠狠地说着，往座椅上一靠，摆手道：“开车！”

车子启动了，徐海生仰坐在位置上，车子开出好远，他意念一转，忽地转怒为喜起来：这个小子，如此意气之争，不过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罢了！嘿，如此没有城府，怎么配做我的对手？

听说，他在深圳发生交通事故，把一辆奔驰都扔在了警局，从此再不过问。现在那辆车的真皮座椅里已经住进了耗子，轮胎都快长蘑菇了，很好，

越狂妄越好，你越狂，死得便越快！

经过两位富豪这一争夺，那位林小姐在“兰”的地位急剧飙升，以后再有贵客豪富登门，听说了这件事，必定对她极有兴趣，徐、张二人等于给她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广告，以后不愁生意不火。

所以那位林小姐欢喜万分，陪着张胜进了包房便曲意逢迎起来。不过张胜进了包房兴致反倒淡了下来，和这大美女聊了会儿天，喝了几杯酒，又在她自告奋勇之下看她跳了段艳舞，便留下一张支票，起身告辞了。

一上车，他的保镖便紧张地对司机道：“车速加快，路上小心点儿。”张胜不以为然，但是保镖可不敢大意。

路上很平静，回到酒店，张胜刚刚打开自己的房门，旁边周洛菲的房门便“嚓”的一声打开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真丝吊带睡裙，身形有点摇晃，睁着一双半醉半醒的眼睛问道：“你……去哪儿了？”

一见老板的准夫人穿着性感的丝质吊裙，裙摆只到大腿根上，赤着一双光滑的大腿，四个保镖连忙垂下眼睛，跟张胜和夫人道了晚安，赶紧地退了下去。

“怎么还没睡？”张胜皱了皱眉，见她脸蛋嫣红，头发蓬松，站也站不稳，便过去扶她，这才嗅到一股酒味：“你喝酒了？”

“嗯！”洛菲甜甜地笑：“一个人……闷，自斟自饮，喝了几杯。”

说完俏脸一板，又问：“本想找你一起喝的，你去哪儿了？”

“快回去，小心着凉！”张胜把她推进屋子，顺手捎上了房门，训斥道：“你呀，从来不见你喝酒，怎么今天喝成这样？”

洛菲挎着他的胳膊，执著地问：“你说嘛，去哪儿了？”

张胜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摸出香烟，忽地想到这是周大小姐的芳闺，此时吸烟不免一屋子烟味，便顺手扔在茶几上，笑道：“没什么，到‘兰’去逛了一圈儿。”

“‘兰’是什么地方呀？”

“一家会所。”

“会所？”洛菲嗤之以鼻，神态就像一个吃醋的小妻子：“什么会所呀，说得好听，还不是……那种地方？”

张胜哭笑不得地道：“你呀你，你懂什么，看你一身酒味，快去洗漱一下早点儿休息吧，明天一早咱们去香奈儿拍定一下最终方案，就要赶回深圳了。”

“不洗，啊！你回来就好，来，陪我喝两杯。”

周洛菲雀跃着跳起来，拿过小半瓶红酒，斟上两杯：“来，干杯！”

张胜道：“好啦好啦，天很晚了，不要再喝了，早点儿休息。”

周洛菲乜着眼睛睨他，妩媚得很：“这么早，睡什么觉呀，你去那儿做什么？”

张胜不想把自己对付徐海生的详细计划告诉她，那是他的事，与接手和移交周家财产无关。他笑笑说：“没什么，去见一位生意上的朋友而已。”

洛菲一屁股坐到了他旁边，裙裾上卷，两条白晃晃的大腿都露了出来，那双大腿还带着种少女般的感觉，缺少成熟女人的丰腴感，但是大腿结实光滑，尤其是大腿根部白色的内裤也露出一角，张胜不禁心里一跳，急忙移开目光，说道：“你呀，醉得厉害，快去睡吧。”

“我不！”洛菲娇憨地摇他的手：“你说，只是和朋友聊天？有没有叫小姐？”

“嗯……有！”张胜开始笑，洛菲喝醉的样子挺有趣的，至于叫小姐，他也不会避讳告诉她，两人又不是真正的情侣关系。

洛菲眼珠转了转，然后微微眯起：“叫小姐……都做了什么？”

张胜耸耸肩道：“没做什么呀，就是喝喝酒，聊聊天，听听歌，还看她跳了段舞，然后就回来了。”

“真的？”

“真的。”

洛菲星眸半醉，想了一想，又问：“跳得好吗？比我还好？”

张胜终于笑出声来：“当然没有，你跳的舞比她好看多了。”

洛菲的语气有点酸了：“那你为什么看她跳舞，陪她喝酒，却不陪我？”

“我的大小姐，我总不能让你跳舞给我的生意伙伴看吧？”张胜无奈地摊手道。

洛菲启颜一笑：“现在没有外人了呀，我跳给你看，你陪我喝酒，好不好？”

张胜开始感觉有点儿不对劲了，吃吃地道：“你……你跳什么舞？”

洛菲骄傲地一扬头：“绝对比她会得多，比较有名的舞蹈，就没有我没学

过的，你以为上流社会的女孩子就只学交谊舞吗？”

她抱着张胜的胳膊，发烫的脸蛋贴着他肩头喘息着笑：“肚皮舞我都跳得很出色呢，你要不要看？”

张胜吓了一跳，连忙摆手道：“算了算了，有机会吧，有机会再说。”

洛菲蹙起眉想了想，自语道：“也是，肚皮舞很耗体力耶，那我跳别的，你等着。”

她不待张胜回答，就跳起来走到桌面打开电视，然后在菜单上找了一首舞曲，点了播放，按熄了大灯，换了橘黄色的台灯，然后蹬上高跟鞋，很开心地站到张胜面前。

面对一个酒鬼，还是一个女酒鬼，张胜除了苦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洛菲随着舞曲轻轻摆动起身子来，双手伸在头顶，手臂交叉，手腕和手摆出很优美的姿势。

她的吊带短裙领口开得很低，随着身体的扭摆，浅浅的乳沟在桔黄的灯光中若隐若现。裙摆因为纤柔腰肢的扭动开始收缩，刚好把臀部包裹起来，配上她起码高达三寸的银色细高跟鞋，一双玉腿显得分外白皙修长……

音乐节奏很诱惑，洛菲扭动着水蛇般的腰肢，双手缓缓垂落，交叉搭在肩上，一点一点地将两根吊带从肩上往下褪……张胜看得目瞪口呆，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好在她只是做了个诱惑的动作，那两只手又向下滑去，贴到了两瓣后臀上，张胜不禁暗暗抹了一把冷汗。

优美的舞姿的确是最曼妙的肢体语言，张胜忽然发现，洛菲的身材虽然略瘦了点，不过还真是挺不错的，尤其是那极优美的舞姿，似乎向他发出了极尽诱惑的邀请。

音乐的旋律越来越简单，几乎只剩下原始的鼓点。本已酒醉的洛菲一番舞动，醉意更浓了，眼神迷离，檀口微张，房间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呻吟。张胜一时都分不清那种呻吟般的呼吸到底是传自舞曲中的配音，还是真的由洛菲所发出来的。

张胜感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开始有了反应，忙换了一个坐姿。洛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满意而魅惑的一笑，手指又慢慢从后臀滑向纤腰，再滑向玉腿，极尽能事地挑逗着他的视觉感官……

“好啦，我跳完了，有没有比她跳得好看？”变身性感小妖精的洛菲笑盈盈地问。

“啊！好，很好。”如闻大赦的张胜听说跳完了，不禁松了口气，连忙使劲鼓了两下巴掌。

洛菲被张胜一番赞美，少女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她像是争回了一口气似的，开心俏皮地笑道：“嗯，你喜欢就好。本宫要沐浴更衣，上床就寝了，你可以回去睡了。”

张胜一呆，眼睛看向桌上那半瓶红酒，干笑道：“我……可不可以把酒带回去，睡觉喝两杯，休息一定好。”

“可以呀。”

张胜连忙拎起酒瓶，很自然地垂在身前，遮住他的自然反应，快步向门口走去。

小菲好像没有看见。张胜用眼角瞟着洛菲的神情，走到门口时，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切，大色狼！”

身后传来俏生生的一句断语，张胜的神圣伪装立即被剥个干干净净。

张胜心里这个郁闷啊，在这样的声色诱惑下，能没有反应么？没有反应的那是阳痿。男人能控制自己的理智，要是谁能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那才见鬼了。

张胜回头，恼羞成怒地瞪了她一眼。

洛菲正抿嘴偷笑，张胜轻哼一声，终于放弃辩解，狼狈不堪地走了出去。

望着关上的房门，洛菲脸上故作纯真的笑容消失了，她痴痴地看着门口，好半天，终于幽幽一叹，轻轻地说：“你要是喜欢，我以后可以经常跳给你看，你喜欢么？”

没有人回答，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橘黄色的灯光映着她落寞的神色……

因为徐海生撂下的狠话，保镖们没有大意，果然，一点多钟开始，保镖便发觉楼下开始有人逡巡，张胜的保镖一直有四人，两人留在楼上，两人装

作出去买消夜，到楼下逛了一圈，发觉不止楼下，连停车场上都有人围着老板的车游走，腰里鼓鼓囊囊的，明显是硬家伙。

这些人也眼看向他们，面色不善，听他们偶尔对答，都是香港本地人。两个保镖匆匆上了楼，把张胜叫起来，紧张地说：“老板，姓徐的果然找了人，是本地的黑社会，听他们的切口，是和字头的兄弟。”

张胜听了神色微微一紧，他穿上睡衣，走到窗口拉开窗帘向外看了看，沉思片刻道：“放心，他们不敢冲进酒店，那样的话事情就闹大了，他们未必惹得起六国酒店。”

一个保镖紧张地道：“老板，问题是他们现在把咱们围住了，停车场有他们的人，我怕他们在车子上做什么手脚，这里咱们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不慎，很容易出问题的。”

张胜苦笑道：“明天上午，我和菲菲还要去香奈儿一趟，总不成连夜灰溜溜地逃回去吧？”

一个保镖赶紧道：“不能走，不能连夜走。他们不敢冲进来，却在楼下示威，焉知不是为了把我们吓出去？现在，连车子也不保险了，我们的意思是，老板是不是同深圳那边联系一下，找朋友弄辆车来，再多带些人过来。”

另一个保镖解释道：“老板，我们干的就是这一行，倒不是怕死，不过对方人多，一旦打起烂仗，老板和周小姐都是斯文人，我们怕照顾不来。您和周小姐要是受点儿伤，我们可担待不起。”

张胜蹙了蹙眉，点头道：“嗯，我知道。好，你们去休息吧，我和朋友联系一下。”

“是，今晚情形紧张，我们就不睡了，我们在您和周小姐门口守着，老板请休息。”

说完，那个保镖走过去，先把张胜房间的窗帘拉得密不透风，这才和其他三人退出去，把房门带好。

“徐海生真的找了黑社会的人？”

张胜想想，哑然失笑：“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时刻不忘玩些阴谋诡计，这个人，穿上龙袍也不像皇帝。今天这场戏，本来只是为了让他轻视自己，想不到还真的激怒了他，倒是意外收获。”

他满意地笑了两声，又想起保镖的担心也不无道理，香港首富的儿子，黑道上的人都敢动手绑架呢，何况是自己？万一对方真的悍然动手，身边带着周大小姐呢，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想到这里，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早上，张胜和周大小姐在房间里用了餐，整装已走出了房间，四个保镖立即把他们夹在中间，警惕地四下观察着出了六国酒店的大门。

一个保镖低声道：“老板，您联系了国内么？如果来不及派人过来，我建议咱们打两辆出租车离开。”

周洛菲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听这话立刻警觉地问：“阿胜，出了什么事？”

张胜向她笑笑，安慰道：“没什么，不用担心，我们的车应该到了。”

他抬腕看看手表，抬头向远处看去，两辆挂着军牌的黑色奥迪轿车疾驰而来，戛然停在他们面前。车门一开，一个戎装整齐的军人英姿飒爽地走出来，扯扯武装带下的衣襟，以一个标准的军人站姿站在张胜面前，说道：“张先生，我的车已经到了，请上车吧。”

“谢谢你，邱中校。”张胜笑吟吟地和他握握手，扭头吩咐保镖道：“照顾小姐上车。”

四周一步三摇慢慢逼近的几个黑社会分子见此情景都怔住了，有人一转身摸出手机打了起来，看来是向上面请示如何处理。

张胜轻蔑地瞟了他们一眼，和邱中校一起登上了头一辆车，两辆军牌奥迪疾驶而去。

他们先到香奈儿拍定了礼服款式，然后离开香奈儿，车子汇入大道车流的时候，两辆军用卡车突然出现，一前一后把两辆奥迪军牌轿车夹在了中间，徐徐向新界方向驶去。两辆军用卡车上满载的都是荷枪实弹的战士。

后面，一辆面包车乘坐着六七个不三不四的人物，眼见如此情景，他们摸摸腰间的短家伙，再看看那些训练有素的战士胸前乌森森的冲锋枪和自动步枪，不禁面面相觑。

车里，张胜对邱中校笑着说：“邱大哥，今天真是麻烦你了，在这儿惹了

点儿小麻烦，得罪了几个黑道分子，哈哈，所以……借你的军威，保个平安，只是……这么大的阵仗，这人情可太大了，让我有点儿不安呐。”

“张先生，您别客气。您对我们军方家属十分照顾，部队官兵对您非常感谢。这件事我一说上面就同意了，礼尚往来嘛，您也不用太在意。本来……我们就要派人回去执行任务的，只是顺路而已，哈哈……”

张胜从后视镜里看看那辆原本一直紧跟着的面包车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欢快地笑起来……

深圳蛇口码头，一艘二百一十二英尺长的纯白色豪华游艇上，张胜和周洛菲小姐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除了双方的家人，来宾还有当地政府官员代表、深圳工商界大亨、影视界名人和一些私募基金经理。

在庄重神圣的乐曲声中，身穿深色西服、洁白的衬衣上打着浅蓝色领带的张胜，喜气洋洋地走出船舱，在他身边的新娘子周洛菲穿着由香奈尔为她独家打造的华丽婚纱礼服，全身数百颗水晶映着阳光，放射出无数道迷离的光芒，让她整个人都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宛如仙子下凡。

她的一举一动，让她无论站在哪里，都非常抢眼。一支大型管弦乐队演奏着莫扎特的乐曲，豪华游艇开出了码头，驶向公海。著名影艺界人士轮番登台，演唱成名歌曲，特聘的美国舞蹈家在游艇上把新郎新娘夫妇簇拥在中间，伴着他们翩翩起舞，意大利著名歌唱家登台高歌……

狂欢庆祝一直持续到夜晚，在晚九点十七分，豪华游艇上的乐队奏起了《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我把我的心交给了你
我就是你最重的行囊
从此无论多少的风风雨雨
你都要把我好珍藏
你把你的梦交给了我
你就是我牵挂的远方
从此无论日落还是沉静

我日夜盼望你归航
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把最亮的星写在天边
迷茫的远方有多迷茫
让我照亮你的方向
我会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把最亮的你写在心间
寂寞的远方有多凄凉
让我安抚你的沧桑……

由电脑控制的焰火在歌声中燃放九百一十七秒，这场令深港两地津津乐道的豪华婚礼才正式结束。

周家来宾的代表是在两个年轻人陪同下的周书凯，现在新闻界对于周洛菲的真实背景还是不甚了了，一方面这是由于张胜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时过境迁，找不到知道内幕的人爆料，记者们很难挖掘出一个和七八年前的风云人物有瓜葛的消息。

优雅的圆舞曲中，各方面头头脑脑的人物济济一堂，在游艇大厅中杯筹交错。张胜换了一身洁白的西服，胸口插着一朵鲜艳的玫瑰花，正满面春风地周旋在见证婚礼的贵客们中间。

新郎新娘的豪华卧房内，一直扮健忘症的周书凯周老爷子待侍候的人一出去，迷茫的眼神便恢复了神采。他是洛菲父亲七拐八绕的远房堂叔，是洛菲的远房堂叔公，同时也是周行文经济帝国的开国元老、中兴名臣。但是在周行文功成名就之后，他就已经退居幕后，安心做一个珠宝匠了。

他笃信中国哲学，尤其重视“赵普之学”和“赤松之术”，赵普是赵匡胤的宰相，有句名言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就是中国官场历来秘而不宣的“从龙术”，伴君如伴虎，所以要始终谨慎，身居高位，尤其要注意低调从事，万万不可夺了老大的光彩。

“赤松之术”是道家的学问，讲究的是无为而治，是及时地功成身退，所以周书凯退得早，却也因此最得周行文宠信，同时周行文倒台的时候，因为他早

已退出周行文的领导圈子，没有受到牵连和重视，也因而被周行文委以重任。

“菲菲啊，你今天的样子，是叔公见过的最漂亮的时候。”

周书凯赞叹着说，周洛菲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女人第一次隆重地穿上婚纱，就像第一次做爱，不管有没有结果，总是让她难忘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天之后，如果有一天她再次披上婚纱，还会有今天的感动。

所有的人都只注意了这场婚姻游戏所代表的金钱利益，没有人注意她也是个渴望温情的女人。女人更在乎的是感情，可是没有人想到这场婚姻对她感情上的影响，她是周家大小姐，这是她必须承担的，谁知道她心底里的黯然神伤。

似乎她的这种付出，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她不但不能说出自己的感觉，甚至对张胜，也不敢表现出来，宁可在半真半假的打情骂俏中，让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口无心的小妹子，因为她心底里的骄傲。

周书凯不知是否看清了她眼底的落寞，但是这种成了精的老家伙即便看出来也不会说出来的。他微微一笑，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册子，郑重地道：“菲菲，成了亲，周家的基业很快就会转回你的手上，咱们周家出头之日快到了。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的是你父亲多年苦心经营，结交的黑白两道的人脉关系，这是咱们周家不亚于那笔财产的另一份宝贵财富。”

他用苍老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小册子，轻轻一叹道：“可惜呀，你父亲锋芒太露了，我当年就劝过他的，可是那时他正志得意满，哪里听得进去。事发之后，惊动了最高层面，没有人保得住他，不过……他也没有供出任何人。这些人不少现在还身居高位，不管是因为以往的关系，因为你父亲的保护，他们都欠着周家一份人情。即便没有这些，因为曾经的关系，重新和他们建立联系也容易得很，你是一个女孩子，要操持这份家业不易，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有了它，等你成了咱周家的掌舵人，要办什么事就容易多了。”

周洛菲接过那小册子，眼圈有点儿发红，周书凯又道：“这小册子，是你父亲用特别的方法记载的，他说过，你是读得懂的。”

“嗯！”周洛菲轻轻应了一声：“谢谢叔公。”

“咳，都是一家人，都是为了咱们周家，有什么好谢的。”

周书凯说：“你该出去了，和你先生向大家敬杯酒。”

他走到门边，握住门柄，轻轻地又说了一句话：“菲菲呀，如果你真的喜欢了他，这样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喜欢他……就去争、去抢、去把握他。女追男，隔层纱，焉知不会弄假成真？”

舞会在子夜时结束了，一对新人回到了他们花团锦簇的新房。洛菲坐在柔软的婚床上，脸蛋有点儿发红，眼前的男人……还是以前的那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看着他，她的心里总有种特别的感觉。

他是她的夫君，可是法律上名正言顺的丈夫啊，现在共处一室，一种暧昧的感觉油然滋生，她想装着若无其事，可是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却挥之不去。

“你……你睡哪里呀？”洛菲红着脸问，眼神闪烁着盯他的脚，不敢看他一眼。

“我睡沙发就好，也很宽，很舒服呀。”张胜喝了几杯，脸有点儿红，他解着领带对洛菲说。

“哦。”洛菲的嘴唇蠕动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张胜忽然坐到了她旁边，臀旁一陷，洛菲紧张了一下，心口不争气地急跳起来。

“洛菲……”张胜忽然握住她的手，郑重地看着她：“婚姻不是儿戏，我们必须得通过一场婚姻游戏来逃避法律的追索。这件事，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你的责任，人是无法跟天斗的，有时候……生活想开我们的玩笑，我们毫无办法。可是……你不是希尔顿那种游戏人生的豪门千金，无论如何……我对你有一份歉疚，对不起……”

洛菲看着他，隐忍许久的委屈突然全部涌上心头，她眼中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突然一把抱住张胜，扑到他怀里放声大哭。

她哀哀地哭着，肩头不住耸动，眼泪濡湿了张胜的衬衣。

“别哭了，乖……”张胜轻拍她消瘦的肩膀：“你可是一个小淑女……”

洛菲忽然握起小拳头，在他胸口狠狠捶了两拳，哽咽道：“去他妈的淑女，人家哭一哭都不行吗？”

张胜苦笑：“好好，你哭，你哭，哭出来，就开心了……”

夜深了，张胜侧卧在沙发上，已经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洛菲躺在柔软的婚床上，大张着双眼，毫无睡意。

每个少女都幻想过她最浪漫的洞房花烛夜是何等风光，而现实却击碎了她心中的梦想。这样的夜晚，实在是她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

躺在沙发上的那个男人，不止是她合法的夫君，还是她……真正喜欢的男人呀。

她咬咬唇，悄悄地从床上爬了起来，赤着双脚踩着暖绒绒的波斯长毛地毯走到舷窗边，轻轻向外望去，漫天星斗，海面如墨，近处，有游轮上的灯火映出的万道金蛇。

出神地看了一会儿，她又蹑手蹑脚地走回来，走到张胜身边，悄悄地蹲了下去，歪着头打量他的睡姿。

他睡着的样子很可爱，性感的嘴唇、直挺的鼻子、浓眉下一双闭起的眼睛，眼睫毛居然很长，好像比她还长。

洛菲嫉妒地皱了皱鼻子：“男人长这么长的眼睫毛做什么！”

张胜的睡毯滑落了，洛菲小心地帮他往上提了提，然后托着下巴看他，眼波流转，看着看着，她那俏脸便不知不觉地红了，她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想去抚摸张胜的嘴唇，可是快要沾上他的嘴唇时，却被他鼻子里喷出的气息给吓着了，刷地一下又缩了回来。

她歪着脑袋仔细看看，张胜睡得很香，一点儿都没有察觉。

洛菲想了想，忽然扶着沙发小心地跪下，这一来她的身高就与睡着的张胜平齐了。然后，她侧着脑袋，小心地往上凑，离张胜的脸越来越近时，她犹豫了一下，然后闭上眼睛，鼓起勇气凑上去，用她柔软的嘴唇飞快地吻了张胜一下，然后跳起来就跑。

她跳上床，拉过一床被子，把头整个都埋了进去，心跳得咚咚直响，她忽然发觉脚丫还露在外面，急忙也缩进了被子，逃避似的躲了半晌，没有发觉有什么动静，这才像只小鼯鼠似的探出头来，悄悄抬起看向张胜，见他还在熟睡，这才放心地把头枕到了床单上。

过了好久，那种甜蜜、兴奋、紧张的感觉才渐渐消失，让身体松弛下来，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床上好冷，真想有个温暖的怀抱靠靠……

第十五章 图穷匕首现，你的对手必须是我

资本市场的战争虽然残酷，却有一条公平原则，那就是你可以挑战，但是我可以不迎战。张胜就算资金实力超越徐海生一百倍，若是对方不肯与他对决，他也不能强迫对手和他做对手盘。所以，他必须不断壮大实力，让徐海生感受到他成长速度的威胁。与此同时，他又得隐藏真正的实力，示弱以弱，让徐海生觉得可以把他打败，这样徐海生才会放手投入资金，与他在资本市场上较量一番。等到对方投入全部兵力，已经无法抽身时，才是张胜撕去伪装，露出锋利獠牙的时刻。因此，张胜走的每一步，既要显示出他在资本市场的扩张速度，引起徐海生的警觉，同时又不让他发觉自己的真正实力，为此他煞费了一番苦心。

澳门博彩经营权正式开放了，几十年来赌王一家独大的局面结束了，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洛两大赌城的经营者都看到了东方这个赌博圣地的巨大商机，纷纷赶来争夺。

张胜即便倾其所有，也未必能和这两个地方的世界级博彩巨头竞争，但是笨鸟先飞，他和侯赛因的前期运作产生了效果，再加上他是大陆人，给赌王的危机感远不如来自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洛的人，仅仅考虑战略缓冲的目的，他也希望有张胜这样一个人参与进来。

最后，张胜和侯赛因的博彩公司击败众多对手，成为与拉斯维加斯赌场、蒙特卡洛赌场同时获得澳门博彩业经营权的一家。

澳门特首官邸门前张灯结彩，地上铺着红地毯，各方贺客如云，参加观

礼的主要是各方赌界高人，四周观光客更多。

澳门特区在官场中是省部一级的级别，可特首官邸的规模却小得赶不上国内县里的一个局，正所谓小政府、大社会，诚不虚言。

特首正在向公众致辞，对加盟澳门博彩业的美国、摩纳哥、摩洛哥与大陆四方代表表示欢迎，张胜与新婚妻子周洛菲也站在人群中，夫妻二人衣着光鲜，态度雍容。

周洛菲举止气度十分不凡，和人低语笑谈令人如沐春风，同不同客人交谈时，都能流利地用英语、法语、闽南语、粤语和普通话交谈，使人对这位张夫人刮目相看，大赞她有旺夫之相。

此时，特首已经介绍完了来自拉斯维加斯和蒙特卡洛的客人，正介绍到中摩合资、以大陆传奇股市大亨张胜为董事长的胜文博彩公司。

特首介绍道：“张胜先生是我们大陆的一位成功人士，年轻有为、青年俊杰，在资本市场上，是一位极成功的投资家，他的成长经历实为当代青年之楷模，同他合作的来自摩洛哥的侯赛因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博彩业行家。我们相信，他们两位的合作，一定是珠联璧合，非常期待他们的博彩公司能够在强者如云的澳门博彩业界脱颖而出，独树一帜。下面，请张胜先生上前，同大家说几句话。”

张胜和周洛菲低语几句，周洛菲嫣然一笑，向丈夫投去鼓励的一瞥，笑看他走上台去。

“谢谢铎哥，铎哥的赞誉，小弟愧不敢当。”

张胜上台，先开玩笑地和特首说了几句。一句“铎哥”出口，四周人群立即发出一阵笑声，掌声四起。特首在当地极有人望，当地人都亲切地叫他“铎哥”，方才两位博彩公司代表都尊称他何先生，张胜这一句“铎哥”，不但立即拉近了和他的关系，也令四周观礼的本地人顿觉亲切。

“鄙人张胜，谢谢大家的支持，一直以来，张某都在股票期货市场上博弈，不过……股票期货市场同样做为赌场，远不如博彩业的精彩，张某把全部身家押在这儿，是因为……我相信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澳门博彩业会做大做强，最终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博彩市场，我相信澳门博彩业的前途似锦，我相信澳门特区的前途一片光明，我相信我会和澳门特区的百姓们一样，财

源滚滚、事业发达。”

台下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张胜一边演说，一边频频挥手示意，他的目光从澳门赌王、合作伙伴侯赛因先生、妻子周洛菲的脸上一一扫过，人群中，他突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她穿着一袭玄衣，黑衣黑裤，雪白的肌肤欺霜赛雪，神情冷俏生艳，恰如一朵雪中寒梅。她戴着墨镜，遮住了眼睛，可是张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张胜手挥在空中，声音停滞了片刻，眼中露出惊喜无限的光芒。他没想到，若男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这儿。她是来恭喜我的么？脸色有点儿不对劲……我明白了，她是看到我刚才和洛菲的亲密，有些吃醋了。

张胜眼中露出一抹笑意，他匆匆结束了致辞，和特首亲切地握了握手，然后退到了台下。侯赛因先生整了整袍子，昂首阔步地上了台，一串郑重其事的阿拉伯语通过麦克风传了出来，正在大家听得云山雾罩的时候，他突然又用纯正的汉语讲起话来。

摩洛哥素有“北非花园”的称号，是海与沙的幻景天堂，风景之美无以伦比。该国历史上曾一度被法国和西班牙所统治，因此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也同样为大多数国民所熟悉，所以该国民众很有语言天赋，侯赛因的汉语说得就十分地道。

侯赛因先生在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张胜已经走到台下，他先赶过去和洛菲低语几句，洛菲向秦若男的方向看了看，轻轻点点头，脸上露出微带涩意的笑容。

张胜在她点头时，已迫不及待地向秦若男走去。

“若男，你怎么来了，事先都没告诉我。”张胜满眼欣喜。

秦若男抬起手，慢慢把墨镜摘了下来。

“若男……”张胜一怔，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眼前这个人长相与秦若男一模一样，但是秦若男不可能是这样的神情，一种陌生极了的眼神，难道有人和她长得如此相像。

“张胜！”她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

“嗯……真的是你？”张胜惊喜道。

秦若男嘴角慢慢绽起一丝笑容，很凄艳的笑容：“不然，你以为我是谁？”

“我……你怎么了？若男，发生了什么事？”

“你还敢问！”

秦若男突然爆发了，她一甩墨镜，一把抓住张胜的胸口，伸腿一勾，垫步拧腰，“嗨”的一声旋身把张胜抡了起来，一个七十多公斤的大男人竟被她风车似的抡了起来，狠狠地掷了出去。

侯赛因先生站在只有两步高的小高台上正讲得眉飞色舞，忽然看见他的合作伙伴张牙舞爪地从眼前飞了过去，不由一愣。

地上虽然铺着红地毯，可张胜这一跤要是摔实了，起码也三天下不了床。好在吉人自有天相，侯赛因先生四个身手不凡的老婆就站在旁边，一见张胜被人摔了出来，四个静若处子的蒙面女子发一声喊，齐心地跳了出来，抓手的抓手，抓脚的抓脚，在张胜落地的一刹那，一下子把他抓住了。

秦若男厉喝一声：“张胜！你这个无耻的混蛋！”

她纵身一跃，扑过来还要施以拳脚，那四个阿拉伯女人哪肯让她把老公的亲密战友打成残废，顿时放下张胜，一下子把她围在了中间。

现场顿时大乱，戴着黑墨镜的各位大亨的保镖扯着主子就走，生怕有人趁乱害了他的老板；十多名特警也一拥而上，把特首围在中间，架起来就往特首官邸里跑，看热闹的老百姓却一窝蜂地往前冲，把四周挤得水泄不通，想跑的谁也跑不了。

现场一片混乱，张胜坐在地上，一脸雾煞煞地喃喃自语：“发生什么事了，若男为什么这么对我？”

侯赛因先生匆匆跑下台，问道：“张先生，你没事吧？”

“我没事……喂喂喂，告诉你老婆，不要伤了她。”

秦若男身手不凡，可这四个赌场上的女高手人人不在她之下，一对四她可不是对手，其中一个女人还突然掷出了一副扑克牌，扑克牌划破空气，呼啸着漫天飞舞，真比拍赌片还精彩。四下各家电视台的记者们此时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素质，没有一个人扛着摄像机逃命的，全都紧紧抓拍着现场实况。

侯赛因先生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左看右看了半天，才伸手一指道：“在这里，没有人伤他。”

此时，洛菲正好跑到张胜面前，问道：“阿胜，你怎么了？”

张胜跳起来顿足道：“我说的是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

侯赛因恍然大悟道：“啊，原来是家务事，阿依莎、艾乃哇尔、塞丽莱、依丽哈姆，不要动手！”

四个女人听到丈夫的命令，收拳退了回来，娉娉婷婷地站在那儿开始整理衣衫。张胜走过去问道：“若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这时，张胜的保镖也冲到了跟前，把他紧紧护住，秦若男眼见不能再狠狠揍这丧尽天良的小子一顿，冷哼一声，转身就走。这时，一大群特警已经持枪把她包围了起来。

“铎哥，请不要动手，她……她是我极亲密的朋友！”张胜急忙高声叫道。

这时，特首和赌王在一大群保镖的保护下也走了回来。

赌王有些不悦地问：“张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胜是他力向特首举荐的人物，现在他却搅了一场盛事，作为举荐人，赌王也觉得脸上无光。

张胜苦笑两声，无奈地道：“实在对不起，她……是我的朋友，今天的事，纯属误会。这是我个人的一件私事，请……不要难为她。”

周洛菲见状也连忙帮腔：“实在对不起，这位小姐，的确是我先生的朋友，她并无意搞乱典礼……”

见此情景，特首、赌王、侯赛因先生都明白了几分，三个男人一脸同情，同时大摇其头，一脸的不以为然。

赌王先生老婆一群，那就不用说了，侯赛因先生也是，至于这位特区首长，他的父亲娶了五个妻子，育有六儿七女，他自己虽然正式的妻子只有一位，不过在外面也并非没有情人，为此竞选时他就公开承认“做过几件对不起太太的事”，对这种事自然司空见惯。

特首摆摆手，让特警把秦若男放走，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张胜道：“张先生，你在投资和经营方面的能力，我是很欣赏的，不过很显然，你在家庭方面还需用点儿心思。我的父亲妻室很多，但是没有吵吵闹闹的，彼此亲如姐妹，相处融洽，几十年来都是温馨和睦的大家庭，家和方能万事兴。”

“是的，哦……多谢教诲！”

赌王瞟了他一眼，用一副长辈的口吻说：“张先生，我想你应该好好管教管教她，女人，不能太宠着！”

“是是是……”张胜汗都下来了。

侯赛因摇着一蓬大胡子，好心地规劝道：“张先生，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应该对她的丈夫绝对服从，这样霸道的女人，你应该在她面前树立绝对的权威……”

张胜眼看着扬长而去的秦若男，心急如焚，可是又不便抛下他们拔腿就追，洛菲适时解围道：“何先生，我想……还是安抚一下观礼的宾客，继续我们的典礼吧，我可以代我先生向大家道歉，并做个解释。”

她向张胜使个眼色，张胜会意，忙道：“是啊，还是先把发布会继续下去吧，我……去追她，把问题搞清楚。”

说完，张胜挤出人群，向秦若男追去……

张胜追到海边，秦若男正临风而立，张胜停下车子，缓缓走过去，后边尾随而来的几个保镖互相看看，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双手插在风衣里东张西望。

今天天气有些阴沉，整个海面弥漫着一股妖异之气。张胜站在秦若男背后，嘴唇张合了两下，却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站着。

他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却直觉地知道一定是他无法解决的大事。想到这里，张胜脸色一白。

“若男，怎么了？”张胜提着心问道。

秦若男拭了拭脸上的泪痕，慢慢转过头来，看着这个曾经让她深爱过、如今又无比痛恨的男人，脑海中不禁想起了若兰对她说过话：

“姐姐，对不起……”

“你乱讲什么呀，你哪有什么对不起我？妹妹，不要再哭了，你说话呀……”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他是我以前的男友，我就是因为他……才出国的。他应该知道……你是我姐姐，可他却一直不告诉你，我没想到他的心胸如此狭窄，他一定是因为我才报复你，是我害了你，我该早点儿告诉

你的……”

秦若兰哭着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姐姐，姐妹俩相拥哭泣……

秦若兰唯一担心的，就是他是不是有目的地接触姐姐，是不是在利用姐姐，所以才叮咛万嘱咐，又说如果他没有恶意，她希望姐姐能和他共结连理，千万不要因为她和张胜之间的过去，伤害了姐姐和他之间的关系。

想到这里，秦若男又是一阵心酸。

路上，她曾仔细回想过和张胜交往的点点滴滴，记起张胜曾经和她打电话说过的心事，她终于知道张胜在手机里说过的那个让他矛盾不已的女孩到底是谁了，他……和妹妹上过床……

她知道，张胜对妹妹是没有玩弄之心的，那时候，他们彼此还不相识，手机里的交流一定是他真正的心声。可是，他为什么后来追求自己？当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谁吗？也许……正如妹妹所说，他是因为报复妹妹的离去……

想起妹妹因他的不幸，秦若男悲愤欲绝，也许他完全是把自己当成打击妹妹的工具，她心如刀绞。秦若男强抑住暴打他一顿的冲动，噙着泪，脸上带着惨淡的笑容，质问道：“你还追来做什么？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妹妹一生的幸福都葬送在你的手里，你还不满足吗？你还要怎么样？”

张胜恍然大悟：“你……已经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了，你能瞒我多久？我……真该一枪崩了你！”秦若男咬牙切齿地道。

张胜脸色有些发白，他突然愤怒起来，大声嚷道：“若兰，她想怎么样？是！我和她之间是有过一段情，但那已经是过去了，我没有一丝恶意，为什么我不能开始新的生活！”

秦若男的脸变得古怪起来，她定定地看着张胜，慢慢地问：“你……不是因为报复妹妹的决然离去？”

“不是！我没有那么蠢，牺牲自己的婚姻和爱来报复一个人吗？不错，刚刚知道你是她姐姐的时候，我是犹豫过，但是因为我们早就谈得来了，你的确是个值得爱的漂亮姑娘。我们接触越多，我对你的好感就越多，这些杂质早就淬炼得干干净净。我敢说，当我离开省城的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儿依恋，

仅仅是因为你，和她没有半点儿关系，张胜若有半句假话，必遭横死，尸沉大海！”

秦若男的脸上有片刻的迷惘，她喃喃地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和妹妹曾经的关系？”

张胜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苦涩：“若男，我曾想以后告诉你，可是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

他低下头，轻叹道：“我本想……等解决了周家的事，再原原本本告诉你的。”

秦若男长长地吸了口气，摇摇头，轻轻闭上了眼睛，两颗泪珠挂在了她的睫毛上：“现在不用说了，一切都结束了。”

张胜不可置信地张大了眼睛：“什么？若男，你说什么？”

他一把握住秦若男的双臂，摇晃着，追问道：“结束了？我们结束了？就因为我和她曾经的关系？你为什么这么迂腐，只因为她是你妹妹，你就要和我结束友情？”

“你还敢说！”秦若男柳眉一竖，眼中突然迸出凌厉的光芒。

张胜下意识地松开了双手，随即同样恼怒地吼起来：“我为什么不敢说？当初，的确是我的感情左右摇摆、无法决定，才伤了她的心，才失去了她。可是我们已经结束了，她离我而去，在我入狱的时候，她已另结新欢，她找了个英俊富有的外国男友，还是一位男爵。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我为什么就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

秦若男惨笑起来，泪水又潸然而下：“她幸福吗？是啊，她真的好幸福、好幸福啊。”

她突然嘶声吼道：“你知道她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她这两年来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王八蛋！”

她突然挥手，一掌掴在张胜的脸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因为你，才伤心出国！她因为你，才骑上烈马排遣寂寞！她因为你，把自己摔成了残废！两年多了，她日日以轮椅为伴，双脚再也不能踏上地面！她曾经是个那么健康、可爱的女孩，全都是因为你！”

秦若男捂着脸啜泣起来：“天呐，我的妹妹，我的亲妹妹，被你害得缠绵

病榻，要被人抬上床才能休息……”

张胜整个人都石化了，嘴里反复只说着一句话：“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秦若男哭泣了好久，才瞪着他，咬着牙说：“她为什么没有再回国？因为她残废了，她不想让你看到她的样子，她宁愿在你心里永远保持最完美的印象；她为什么对你入狱置之不理？因为她根本就不知道，浩升和哨子他们不想用你的事再去烦她，他们根本就没有对她说过！”

张胜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呆呆地站在那儿，眼神呆滞地看着若男。

秦若男伤心地转过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向码头方向走：“我今天……根本不该来见你！”

“若男！”张胜失控地扑上去，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秦若男冷冷转头，目光如刀：“放手！”

“若男……”

“我妹妹……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我要什么样的心肠才能坦然地面对你？你告诉我！”

“我……”

“张胜，给我一个理由，你给我呀！”

“我……”张胜拉住她的手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无力。

秦若男挣脱了他的手，迎着海风，在呜咽的海浪声中说：“如果……你对她还有一点情意，那就去看看她吧，她还……一直爱着你！”

周洛菲的车到了海边，她一走下来，几个正在周围闲逛的保镖便立即迎上去，恭谨地道：“夫人。”

“先生呢？”

“张先生在海边。”一个保镖指了指海边，张胜坐在一块礁石上，双肘拄在膝上，正俯视着海浪吸着烟。

周洛菲点点头，向他走过去。

洛菲穿着一套高档白色香奈儿女装，她的高跟鞋踩在沙滩上有些吃力，走到岩石边，她借了把力才爬上去，坐到了张胜身边，拍拍手说：“方才的事

已经平息了，没有引起什么后果，不过……可能明天会有一些媒体把这事发布出去，你要有点儿思想准备。”

张胜望着一起一伏的海浪没有说话，洛菲看看他的神色，低声问：“怎么回事？”

张胜张开一只手把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柔滑的秀发，把自己和若男姐妹俩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说给她听，包括小璐和钟情。从他开小饭店失败，一直讲到方才……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天空却晴朗起来，残阳如血，海面一片暗红。

“菲菲，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也没想到，会有一天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她们每一个，我都欠了一身还不清的情债，我该怎么办才好？”

“菲菲呀，如果你真的喜欢了他，这样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喜欢他……就去争、去抢、去把握他。女追男，隔层纱，焉知不会弄假成真？”

叔公的这句话陡地在耳边响起，洛菲心中一动，忽然发觉，如果她想争取张胜，那么……现在最好的时机已经来了。

她抬起头，看向张胜。张胜正茫然看着她，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哪怕是一根稻草，绝望中的他也想抓住。

周洛菲看着他痛苦忧伤的眼神，原本的想法一扫而空，她不由自主地说：“人生无常，一切皆空，唯有因果不空，如果把现在看成果，那么若兰小姐就是因。于情于理，你都该去看望她。如果要解开，可能一切都要着落在若兰小姐身上。”

张胜听了她的话，望着海水又出了会儿神，然后紧了紧她的肩膀，低声说：“谢谢你，洛菲，我们回深圳。”

“回深圳？”

“嗯！”张胜笑笑：“该做的事要做好，善始善终才是正道，我可不想在事业上也惹下一屁股债。”

他站起来，看着大海的尽头，轻声说：“英国，我会去的！”

“纯血马很难饲养的，如果照料不周生病是经常事。得经常跟它聊天，给

它一些喜欢的零食‘贿赂’它。马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你爱护它，它都记在心里，听见你的脚步声，它就会欢喜地伸出脑袋来迎接你，老是见不到主人，它就会焦虑不安，像小孩一样闹脾气。”

秦若兰亲昵地拍拍马首，转动轮椅，灵巧地从马厩里滑出来，刚刚聘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跟在她后面，听着她的解说。

“照顾马匹是个要有爱心才干得了的活，必须每天给它洗澡，一天最少喂四次料，尤其是晚上十一点和凌晨两点喂料最重要。你只负责照料它就好，我不会安排别的事给你……”

“秦小姐……”一个女仆出现在马厩门口：“有位从东方来的先生要见你。”

“从东方来的，什么人？”秦若兰疑惑地问。

“他说，他叫李浩升。”

“浩升，他怎么来了？”秦若兰脸上露出一丝喜色，自从姐姐离开，她们沟通并不多，打过几次电话，姐姐都简短地告诉她，她现在过得很好，叫她不用担心，至于和张胜的关系则闭口不谈，把若兰急得不行，她已经动了一次回国的念头了，只是雷蒙还没有回来，她现在就相当于小岛的女主人，实在无法脱身，想不到表弟突然赶来了。

她急忙推动轮椅，问道：“他在什么地方？”

“在客厅里，小姐，他正在喝茶。”

秦若兰推着轮椅，急急赶进客厅，从边门一进去，就看到两个西装男子正坐在椅上，背对着她，身旁桌上放着一杯茶。

“浩升，你怎么来了？”若兰叫道。

那个男人应声站起，转过身来。

秦若兰一眼望去，脸色刷地一下变得雪白，再也不见一丝血色。

“若兰！”张胜看到秦若兰时有刹那的失神，她的容颜还和以前一样俏丽，只是眼神多了几分成熟的沧桑。她坐在轮椅上，看到自己时脸色惨白如纸，那神情看得张胜为之大恸。

他来之前已经知道若兰现在的情形，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这一刻看到了她，看到这个曾经牵着一只小狗、穿着一双松糕鞋，从他面前走过的可

爱女孩如今只能以轮椅代步，那种强大的视觉冲击，还是一下子把他击懵了。

“不，我不认识他，请他离开，请他马上离开！”秦若兰仓皇地说着，忽然调转轮椅，逃也似的往后走。

“若兰，你停下，听我说。”张胜急忙追上去。

“先生，请您离开！”那个女仆及时挡住了他。

“我认识她，她是我的女朋友，请不要阻拦我。”张胜急急地说。

旁边一个西装男子叫罗伯特，是张胜聘请的翻译兼向导，他迅速把话翻译给那个女仆听，那个年轻的金发女孩遗憾地摇摇头：“对不起，先生，秦小姐不想见你，一个绅士，不该强迫一个女孩的意志。”

张胜眼见秦若兰的轮椅已将拐过壁角，急呼道：“若兰，你不想知道你姐姐现在怎么样吗？”

秦若兰一下子定在那儿，过了许久，她忽然转了过来，像一个俘虏，垂着头，很艰难地推着轮椅，一寸一寸地挪了回来。

当她走到张胜身前时，张胜深深吸了口气，压抑住心头的激动，对那位女仆说：“小姐，我想和秦小姐单独谈谈。”

听了翻译说的话，那个女仆看看他们，耸耸肩膀，悄然退了出去，在张胜的示意下，他的翻译也退到了外面。

“若兰！”张胜轻轻走过去，单膝跪在若兰面前，抓起了她削瘦冰凉的小手，仔细打量着她。她的容颜清丽如昔，黑发柔亮，鼻梁翘挺，一对晶亮的黑瞳仿佛冬夜的星辰，闪动着迷离的泪光。

她还是那样美丽，但是她从来没有显得如此柔弱，站立对这个美丽的女孩来说，已是一件最奢侈的事，张胜再也忍不住泪水悄悄落下。

“我……不需要你为我哭泣，不需要你怜悯我，那比杀了我还难受……”秦若兰僵硬着嗓音说道。

“我不是怜悯你，我是心疼……若兰，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完全不知道……”

“我姐姐怎么了？”

“你听我说完。若兰，当初听说你离开的时候，我就后悔了，那时我才明白自己的心意。我开着车追到机场去，我想对你说，说出应该对你说却一直

不肯说给你听的那三个字。我赶到机场时，你的飞机刚刚飞走，我快急疯了，我当时甚至想对机场诈称飞机上有炸弹，好把你诳回来。”

秦若兰吃惊地抬起头，这些事她一样完全不知道。

张胜哽咽道：“你走的第二天，我为你点了曾经唱给你听的那首《一剪梅》，还有那首《流光飞舞》，所有的电台在那个时段都在唱，我知道你听不见，可我就是想唱给你听。”

秦若兰听得泪流满面，如果她早知道张胜为她所做的一切，她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经过对感情懵懂无知的磨合碰撞期，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张胜道：“当时，公司经营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忙得我焦头烂额，本来……我想等事情一解决，就飞来英国找你，谁知因为公司注册时虚假注资的事，我被拘押了。在看守所里，浩升他们来看我，还拿了你的照片，说你已经有了男友，他叫雷蒙，还是一位世袭男爵。那时……我还能怎么想……”

秦若兰听得心都碎了，一切都是阴差阳错，现在真相大白了，可是那又如何？破镜难圆、覆水难收。即便她想回心转意，可是她能改变自己已是一个废人的事实吗？她能抹杀张胜和姐姐的恋爱事实吗？

她咬紧牙关，抑住自己的泪水，艰涩地说：“你……告诉我，你和我姐姐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因为我……因为我一怒而去，所以迁怒我的姐姐，是不是？”

“若兰？”张胜茫然片刻，苦笑一声说：“我和她相识的经过，想必她已经说给你听了。那时候我刚刚出狱，意外地联系上了以前常在手机上聊天的她，对她萌生了好感。后来，我知道她的名字时，便知道她是你姐姐了，可是我想……即便如此，我和你……分手已是事实，我和她交往总没错吧……”

秦若兰心里一痛，她紧紧地看着张胜，追问道：“你和姐姐交往，没有任何不良目的？”

张胜犹豫了一下，勇敢地抬起头：“是，那时，你和小璐都已经离开了我，我是真心地和她交往。”

秦若兰听到这里，仰起头来，深深地吁了口气，好像呼出了满腹的辛酸：“那就好，胜子，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我的命，我认了。我……已经这样了，

也不再奢望什么，只希望……”

秦若兰一下子伸手捂住嘴，掩着扑簌而下的泪水。

“你说得轻松，若兰，你这个样子，你姐姐会原谅我吗？”

“我的伤，不关你的事，我是因为你负气出国不假，可是没理由把我骑马摔伤的责任算到你的头上。”

张胜苦笑一声，说：“感情上的事，如果都能用理智来解决，我们两个也不会走到今天，是不是？我们做不到，又如何奢求别人做得到？而且，今天看到你这样子，我才理解若男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会以为，我所拥有的幸福，是建立在你的牺牲和痛苦之上。”

秦若兰忽然抬头看着他，问道：“你什么意思？”

张胜又道：“若兰，我做过太多的混账事，现在是混账得一塌糊涂，不管我接受谁、离开谁，都要有所辜负。换做是你，换做任何一个人，会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吗？没有！所以……我决定……混账到底了！”

“你……什么意思？”

“我要继续两年前没有完成的心愿：追回你！”

客厅里静默了很久，才传出一声愤怒的惊叫：“你混蛋！”

“我承认！”

“你无耻！”

“我承认！”

“你去死吧！”

“总有一天会的。”

张胜和他的翻译及向导罗伯特、四个保镖并排站在海边沙滩上，看着九百英尺外的那座海岛，为数众多的海鸟在他们周围盘旋不已，仿佛他们是下凡的天使。

“罗伯特先生，如果我们再上岛去……”

“千万不要！”罗伯特先生急忙道：“那是雷蒙男爵的封地，他有权利驱逐不受欢迎的外人，除非你是政府公务人员，否则强行登岛，他的人完全可以开枪。”

“这样啊！”张胜蹙了蹙眉，苦笑不已。

追回自己的女人，有时候光凭一颗真心还不够，男人追女人，就像一场猎人和狐狸的游戏，有时候，必须要用些手段的，他现在情劫缠身，无论怎么做，都不免要有人被辜负、被伤心，所以，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只是，这想法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虽抱着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可以不在乎任何人的目光，但是追求目标他却不能不顾及，问题是他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真正打算，就已经被愤怒的若兰赶了出来，现在可如何是好？

他游目四顾，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山丘上露出一座美丽的塔尖，便问：“那儿是什么地方？”

“哦，那是公主城堡，正好与艾奇特岛隔海相对。”

“公主城堡？是一座纪念馆么？”

“不，那是尼古拉斯伯爵的城堡，风景优美，被誉为公主城堡。伯爵住在伦敦，这儿只在避暑的时候才会来。张先生，您要知道，城堡的维护费用太高了，而伯爵大人目前收入有限，听说城堡的许多地方已经彻底关闭，一切都是为了节省费用。”

张胜说：“走吧，反正没什么事，我们过去看看。”

他们沿着海滩向那边走去，爬上山丘向下望去，张胜立即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那是一个天堂般的所在，城堡依山而建，鳞次的尖塔状建筑就像童话故里描述的空中楼阁。城堡三面环山，山谷气势磅礴，草木葱郁。

城堡前方是一个小湖，湖水湛蓝成碧，一座梦幻般的小桥架于水上，通向城堡的大门。小湖四周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环境十分优雅。

张胜赞叹道：“好美的城堡，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

罗伯特先生笑道：“当然可以，一座城堡的维修费用可不低，拥有城堡的贵族都想申请‘文化遗产’，那样能免税和获取政府补贴。不过申遗可不容易，所以许多城堡都对公众免费开放观光，每年至少开放五十二天，这样他所有的个人所得税都可以减免，用来维修自己的城堡。”

“减免所有个人所得？”张胜听了心中怦然一动，兴趣更大了，他一摆手道：“走，我们去看一看。”

尼古拉斯城堡一身清风，飘逸灵秀，城堡周围是大片的草坪，他们一路

走去，成片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前方的湖水清澈而平静，在风中荡起波光粼粼，几只美丽的黑天鹅在湖面上悠闲地飘袅着，所有的一切都会让城堡显得梦幻而美丽，让人意荡神驰。

古堡果然是对外开放的，但仅限于部分空间，城堡古色古香，富丽堂皇，一进主客厅的门廊，便看见一个巨大的桌面，是用一个巨大的树根做成的，底下虬结如龙，桌面平整如镜，旁边高高的窗子旁挂着精美的壁毯，一路走去，墙上挂着盔甲、长剑，美轮美奂的各类艺术品和收藏品，精致的壁炉上悬挂着一位古装丽人的画像。

罗伯特先生显然不是第一次陪同客人来此了，他介绍道：“这是一幢十四世纪建造的城堡，有四十五个卧室，四十七个浴室，还有一个二十米长的舞厅，主建筑的墙上都装饰有豪华的镶板，地面铺的是橡木地板。城堡前的湖泊和城堡后的这座山，都属于城堡范围，目前对外开放的是花园、鸟舍、草药园、观景台。这处城堡设施很齐全，还有工具房、看守房、马厩和车库，以及网球场。地下室还有酒窖、洗衣房等等。”

张胜在富丽堂皇的古堡舞厅中站定，看着四周浮雕的骑士和仕女雕像，深吸一口气道：“罗伯特先生，方才你说尼古拉斯伯爵住在伦敦，而且这古堡的维护费用不菲，是吗？我想知道，这座古堡大约需要多少钱才能买得下来？尼古拉斯伯爵是否有意出售？”

罗伯特先生先是一怔，随即狂喜起来，向导兼翻译马上变身为资深房产经纪，他兴奋地对张胜说：“张先生，您想买下这座古堡吗？我想……这件事完全可以商量，如果有二千五百万英镑一定能拿得下来。”

他说完马上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作为一个尽职的经纪人，我会尽可能地让您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位得到。”

他舞姿优雅地旋转了一圈，单手掐腰，一手扬在空中，摆了个标准的骑士起手舞姿，眉飞色舞地道：“得到这位高雅、尊贵、美丽的公主殿下。”

清晨，秦若兰在林间一边做着扩胸运动，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不远处，格林先生仍然如痴如醉地吹着他的风笛。苏格兰风笛的曲子风格大同小异，都带着点儿苍凉的感觉，曲调也有些相似，但是他似乎永远不知厌倦。

真情像草原广阔
层层风雨不能阻隔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万丈阳光照亮你我……

秦若兰忽然停止动作，侧耳听了听，没有错，的确有歌声传来，格林老人也停止了吹奏，侧耳倾听着。

“这个混蛋！”

秦若兰又惊又怒，打开电动装置驱使轮椅向歌声方向驶去。

“布莱恩先生，你见到有人登岛吗？是一个东方人。”

布莱恩正解着他的小艇缆绳，听见秦若兰的问话，笑道：“美丽的小姐，在这岛上，我只见过您一位东方人。”

这里是海岛唯一的码头，四周停放的船只都是属于岛上居民的，秦若兰只扫了一眼就全都认出来了，她纵目远眺，歌声竟是从陆上传来，清晨有雾，也看不清远方。

“老天，这儿距陆地九百英尺，他是怎么把歌声传到这儿的？”

秦若兰恨得牙痒痒的。

真情像梅花开遍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最冷
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歌声挺有磁性的，秦若兰冷哼一声，拨转了轮椅的方向向她居住的城堡走去。

雪花飘飘北风呼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
只为伊人飘香……

歌声阴魂不散，越不想听越听得到，这歌一放就是一天，等到中午的时候秦若兰才收到消息，对岸那座美丽的公主城堡被一个东方人不惜巨款从尼古拉斯伯爵手中买下来了。这位有怪癖的东方人在城堡里安置了几个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同一首歌，幸亏古堡周围没有其他住户，否则这么巨大的声浪，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抗议。

歌声萦绕不绝，秦若兰无论吃饭、洗澡、安排古堡的日常事务，那歌声似乎都无处不在。

傍晚，秦若兰打通了姐姐的电话，询问她和张胜目前的情况，两人聊了很久，临撂下电话时，秦若男突然说了一句：“若兰，他有没有去找你？”

秦若兰心中一跳，矢口否认：“没有，当然没有，我和他……早已经结束了。”

秦若男苦笑一声：“妹妹，你……不要骗我了，你如果忘记了他，怎么会还在不断地听这首歌？记得你说过，你们结合的那一晚，在酒吧，听的就是这首曲子，是么？若兰，你们的分开，只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如果你还没有忘记他，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祝你们幸福。”

电话挂断了，秦若兰怔怔出神，耳边正回响着那首令人黯然伤神的《流光飞舞》：

半冷半暖秋天
熨贴在你身边
静静看着流光飞舞
那风中一片片红叶
惹心中一片绵绵……

歌声悠扬，声调不高，但是听在她耳中，却如唐僧在孙悟空耳朵吟诵的

紧箍咒。

“卡罗琳，请给我一杯红酒，还有……两片安眠药。”秦若兰头痛地说。

第二天，秦若兰无意间发现马厩新来的那个皮特在喂马时正在哼唱《流光飞舞》，他还兴奋地告诉秦小姐，他发现那匹纯血马在听着这首歌时神态非常悠闲安静，也乐于进食。

第三天早上，秦若兰在林中晨练的时候，看见那个穿裙子的苏格兰老人格林先生正在用风笛试着吹奏《一剪梅》。

那个该死的张胜简直是无孔不入，让她想忘都忘不了，秦若兰快被逼疯了。她赶回城堡，从墙上取下一杆古董猎枪，双筒猎枪保养得非常好，性能完全没有问题。她拉动枪栓，检查了一下，便气乎乎地向外赶去。

一艘快艇劈波斩浪，最后在一个巨大的海上平台前停下，平台下是一根根由钢铁和混凝土建造的巨型圆柱，里边是中空的，可以居住数百人，平台上面在战时是直升机起落平台，现在也建起了一幢幢房屋，不过从外边看，这些建筑只是为了有效利用这里的空间，完全谈不上美观。

一架半截浸在海水里的铁梯通向平台上边，张胜和身边几个人沿着铁梯爬了上去。自封的巴茨国王的次子萨顿王子煞有其事地要过张胜的护照，在上边盖了一个巴茨王国的印章，然后才露出笑容，亲切地陪着客人走进他父亲的王宫，向客人介绍这里的一切。

一个头发像火红鸡冠的年轻人大大咧咧地迎上来，他穿着一身有些油渍的牛仔服，显得有些邋遢。萨顿王子介绍说：“这是我弟弟杰米王子。”

杰米王子嚼着口香糖向张胜笑了笑，一只油污的大手在自己屁股后面蹭了蹭，才伸向张胜。张胜不以为嫌地笑了笑，同他握了握手。

萨顿王子笑道：“他可是世界顶级黑客，负责帮助博彩公司维护服务器，测试安全系统。如果张先生有意在此注册成立网上博彩公司，我弟弟将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当然，网上博彩对我来说是个很新鲜的东西，我想请杰米王子向我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可能，我不止会聘请杰米王子做我的程式师，还可能聘请杰米王子担任我的网上博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张胜笑吟吟地

说道。

听了翻译说的话，杰米王子眼睛一亮，原本有点儿轻浮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他礼貌地说：“张先生，请跟我来，我带你参观一下几个网上著名博彩公司的网站服务器。”

他按动墙上一个按钮，墙壁向两边闪开，一个钢化玻璃的电梯出现在眼前，张胜和他走进去，电梯垂直向下沉去。

“这里的电脑服务器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各大博彩公司在这里建立服务器后，在他们所在的国家和其他地区通过终端连接登录后台来管理，他们留在这儿的只有一些安全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著名博彩公司什么都赌，足球、篮球、网球、赛马……一切有名气的比赛。

“这个世界上有能力赶到几大赌博胜地直接参赌的毕竟是少数，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流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通过网络来参与赌博。他们现在是年轻人，十年后他们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二十年后他们就成为世界财富的主要掌控者，我敢断言，网络博彩的模式终有一天取代世界四大赌城，成为全世界交易额最庞大的地方。”

张胜微笑着说：“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当我听说贵国主要以出租地方给博彩公司，并且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软硬件服务设施之后，我便想来看看，并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电梯停住了，杰米王子走出去，打开了最近的一道门，仿佛太空舱一般的房间，屋子里到处有各种细小的提示灯轻轻闪耀，就像一群萤火虫，各种线路像生物体内的血管延伸向各个方向，网络服务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杰米王子站在门口，一双海水般湛蓝的眼睛凝视着张胜，信心十足地说：“衷心欢迎。你懂得经营，而我懂得科技，我相信先进科技与传统经营模式的结合，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

秦若兰屏息看着面前的景色，有些迷醉地道：“这……就是尼古拉斯古堡？”

卡罗琳推着轮椅，也一脸陶醉：“是的，秦小姐，这就是素有公主城堡之称的尼古拉斯城堡。”

她推着秦若兰轻轻踏上那座凌驾于湖面之上的桥，就像踏上一道彩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从古至今，女人的公主情结从来不曾减灭一分，而王子住在城堡里，这里是公主城堡，人间仙境。有多少女孩子小时候梦想过自己是城堡里面的公主？有多少女孩子希望自己就是童话故事里那个被王子带到城堡里幸福生活的灰姑娘？相信百分之九十的女孩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城堡情结，都会觉得城堡是世界上最华丽、最幸福、最浪漫的地方。

雷蒙男爵建在海岛上的城堡同这座城堡的规模和美丽是无法相比的，那鬼斧神工般的杰作，让任何一个不懂艺术的人看了，都要惊叹于它的无穷魅力。

原本盛怒而来的秦若兰也被这城堡的美丽吸引住了，满腔的怒气似乎也因这风景的吸引而消失，直到她踏进城堡的大门，才清醒地想到她今天赶来的目的：那该死的噪音还在继续。

“把张胜给我叫出来！”

秦若兰横枪膝上，怒气冲冲。

“是一个坐轮椅的中国漂亮女孩！”

一见她的样子正符合主人的嘱咐，穿着女仆装的一个金发姑娘吃惊地看了秦若兰片刻，提起裙裾转身就跑。

消息立刻传到了正在“巴茨王国”做投资考察的张胜那儿，与此同时，一大帮男佣女佣在一个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走路昂首挺胸活像企鹅般的管家威廉先生带领下赶出来迎接秦小姐了。

“夫人，先生出海去了巴茨王国，我已经通知了他，我想他很快就会赶来，夫人请进厅。”

这时，那该死的高音喇叭也适时停止了，秦若兰怒气勃然：“这分明是张胜故意的行为，他是有意激怒我，引我过来。”

她愤怒地问：“先生，你叫我什么，什么夫人？”

威廉先生微微一笑：“一切我只是遵从这城堡主人的吩咐。夫人，您看，我们站在这门口谈话是否方便呢，那边有几名游客。”

秦若兰往旁边扫了一眼，看到几名长相颇有日韩特点的游客，她忍着气，

示意卡罗琳推她进大厅。

要进入大客厅，有七八级台阶，轮椅刚到门前，便有几名男仆冲上来，殷勤地抬起了她的轮椅，叫人难堪的是他们一边按住她的双臂，一边还礼貌地叫夫人小心一些。

秦若兰进入城堡的主客厅，第一眼就看到富丽堂皇的客厅尽头呈 V 字形通向二楼的阶梯，中间那一堵石壁上整个绘着一张巨幅油画，一幅足足两层楼高的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

画中是一个年轻可爱的女孩，穿着一件肥肥大盖过臀部的 T 恤衫，同样宽松有些邋遢的裤子，裤腿松垮垮的，脚上一双松糕鞋，头上戴了一顶黑白两色的街舞帽。她的腿边，蹭着一只浅粉色、满脸褶皱酷似小猪的宠物狗。

女孩脸上带着浅浅的、甜甜的笑，笑得神采飞扬，正踏着轻快的步子向秦若兰迎面走来。

秦若兰一下子怔住了，她有种正在照镜子的感觉，那画中的女孩，正是她自己。

看到那个自己，那些往情往事从她记忆中的角落里一一被捡起，仿佛走马灯般在脑海里打转。她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看到了以前的他，感觉他就在自己的身边，正在对着她笑，跟她说话，可是只一眨眼，他又倏地不见了，飘回到过去的时空里。

于是那过去依旧如梦，眼前却像幻觉，秦若兰的意识从刹那的记忆虚空中回到现实里，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自己，心里空空落落的，有种想哭的感觉。

往事如梦，岁月如风，她紧紧抿住嘴唇，唇齿间就像噙着一抹诱人的红酒……

秦若兰痴痴地看着她的画像，往事在脑海中纷至沓来，如果……不是因为心里一直想着姐姐和他这两年的相爱，她坚拒的态度已经被彻底瓦解。

管家威廉先生走过来，欠欠身，彬彬有礼地说：“夫人，我想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您在大厅里已经坐了很久了，要不要进房间休息一下？”

这些人一直把她当成女主人来称呼、对待，秦若兰抗议过，但是他们一个个只知道装聋作哑，秦若兰也懒得计较了。

听到威廉先生的询问，秦若兰一拍膝上的猎枪，双目圆睁道：“什么房

间？我就在这儿等他！”

“好的，夫人！”

威廉先生微笑优雅地笑着，掏出怀表看了看，然后那戴着白手套的手很优雅地摆了摆，立刻走过来两个身材健壮、高大的制服男，把秦若兰的轮椅抬了起来。

“喂！你们做什么？”秦若兰愤怒地叫。

威廉先生充耳不闻，只是很有礼貌地对欲上前阻止的女仆卡罗琳说：“小姐，请到偏厅喝茶，我们不会伤害这座城堡的女主人的。”

他说着，另两个制服男已经很礼貌地把卡罗琳姑娘请去了偏厅。

秦若兰被强行抬上了楼，她快气疯了，胸口不断地起伏。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张胜的授意，这个该死的家伙让所有的人都尊称她为女主人，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尊重她的意见，他们完全是在按照张胜的要求在一丝不苟地做事。

秦若兰满脸冷笑，张胜一再的行为加上他避不见面的表现，把向来外柔内刚的秦若兰激得已经到了临界点，现在张胜敢出现在她面前，她十有八九会毫不犹豫地先给他一枪再说。

“一定！我不会放过你，该死的混蛋！”

秦若兰咬牙切齿地吼着，被两个男仆强行推进了二楼的一间卧室。秦若兰看那房间的位置，就知道这里应该是城主夫妇的卧室。

一进卧室，原本满脸愤怒的秦若兰忽然惊呆了，她屏息看着房间里的一切，双手紧紧攥着枪管，半天没有一点儿反应。两个仆人轻轻替她带上了房门，消失在门外。

这间屋子布置得极具新房情调，衣柜、大床、床柜、梳妆台，清一色的意大利家具，水晶漆的床头和梳妆台一尘不染，床上粉红色的被褥铺得平平整整，美观大方。可是，这些放在其他地方本该很奢华的家具和这古堡房间的情调格格不入，同这尊贵的古堡相比，这些家具一下子就落了档次，就像一位雍容尊贵的公主，却涂了过于艳俗的胭脂。

可是这里的一切，比大厅里与真人一般无二的肖像画给秦若兰的冲击还要大得多，她无法忘记这里的一切，她的第一次就是这个房间里，没错，就

是这个房间，房间里所有的一切完全是比照张胜当初在玫瑰小区那套房间的布置。

这一刻，秦若兰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要不是双手触到的冰凉的轮椅扶手提醒了她，她会以为自己踏破时空回到了过去。

她推动轮椅，悄无声息地向前滑动，静静地看着房间里的一切，往事如涌，让她有些难以自控。窗户开着，窗帘半阖，落日的余晖把这个石头城堡镶上了金边，窗外有大片大片的藤萝和紫色的花朵，从这里可以看到前方如同仙境般的小湖和湖上如同飞月的小桥。

秦若兰却只凝视着那屋中的陈设，久久不能自己。

“若兰……”

身后一个男人柔声唤道。

秦若兰如受电击，她迅速拨转轮椅，提起了手中的猎枪，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墙边是一个落地的海景观赏鱼箱，鱼箱上方不远挂着一幅美人鱼的油画，此时那张油画向上徐徐升起，墙壁上出现了一幅液晶电脑屏幕，屏幕上张胜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温柔地俯身看着她。

秦若兰等了这么久，惹了一肚子气，好不容易见到了张胜，却只是他的视频录像，一时之间，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发泄自己的愤怒了。同时下意识的，她又松了口气，自她变成一个废人，她骨子里是有些自卑的，她不愿意让自己现在这副样子难堪地落入张胜的眼中，现在这样子，让她的心理比较从容。

“若兰，当我在澳门被你姐姐狠狠揍了一顿，然后从她口中知道你的情况之后，我当时真的茫然了。我在海边待了很久，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那一刻，我只觉得人生是如此虚妄、如此的不真实，一切如梦幻泡影。说起来，我们的分离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但是当我知道了真相的时候，我们还能重来吗？”

“我茫然地想，努力地回忆那个牵着小猪邂逅在馄饨馆的可爱小女孩，那个在我发烧时被我非礼过的俊俏女护士，那个在酒馆里偶然重逢的拼酒姑娘，那个眼睛里总是带着点儿怯怯的、讨好的神情期望我对她说一句‘我爱你’的你！”

“想起这一切，我就心如刀割！造化弄人，过去的明知是错，但是我可以

重来吗？不可以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女友，我可以潇洒地放下过去，与我的新女友一起开创美好的未来吗？不可以了！因为你和她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和亲情，你的不幸将永远笼罩在我们头顶，不管是若男还是我，我们的心都没办法坚强到无视这压力……”

秦若兰泪水潸然而下，扑簌簌地打湿了她的衣裳。

电脑屏幕里，张胜也是一脸的苦恼和痛苦：“若兰，当我知道这真相后，我能怎么做？我必须只选择一个，不是因为我不爱另一个，仅仅是为了迎合婚姻制度的需要，好吧，如果这样我也认了，但是可能吗？我即便肯选择，你或者你的姐姐能坦然无视另一个吗？”

他一下子跳起来，一脚踢开椅子，困兽似的转了两圈，压抑着沉重的呼吸，低沉地道：“因为生活对我的戏弄，我将注定失去你，也将注定失去她，而这一切痛苦，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感情！”

屏幕上，张胜的面孔有些扭曲起来，好像被一种沉重的压力压得愤懑不已：“因为生活的阴差阳错，我先后遇到了你们，与你们结下了一生一世都解不开的缘。现在我必须要从其中取舍，而无论如何取舍，都注定要全部失去，生活对我公平吗？”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仓央嘉措曾经如此问天，他可以选择的，起码可以选择一个，要么成为活佛，受万千信徒膜拜。要么，选择和他心爱的姑娘在一起长相厮守。而我呢，完全没有选择！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吗？你告诉我，若兰，如果你是我，你能怎么做？”

“不是我贪心得想同时拥有你，而是命运的捉弄，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里，让我无从选择，我无法舍弃你。如果无论怎样的选择都是痛苦，难道我们就注定该承受这痛苦么？如果有能力改变这一切，我们又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痛苦？我在来找你之前，曾经认真思考过！”

秦若兰睁大惶惑的泪眼，努力想看清屏幕上张胜的容颜，她不明白张胜到底想说什么，可是又没明白他的苦恼所在，秦若兰心如刀割，双臂的肌肉都绷紧了起来。

屏幕上，张胜站得越来越近，他站在那儿，头微微侧着，脸上带着一抹不甘屈服的神气，微微看向天空的方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

死，死者可以生……”

他深深吸了口气，慢慢低下了头，眸子里像是闪烁着两团火苗。他伸出一只手，有些霸道、有些蛮横，但是在片刻的犹豫和颤抖之后，那手却完全坚定了下来，他的手伸向秦若兰，一字一句地说：“我决定了！我要你！”

“什么？”秦若兰惊得一跳，当张胜说出要继续两年前的恋情，向她展开追求的时候，她又气又恼地把张胜赶出了海岛，现在听到这个石破天惊的主意，她受到的惊吓更大。

屏幕上的张胜脸上露出一种向权威挑战的神气：“你可以说它是我的‘无耻宣言’，反正我是想开了，任他千夫所指、唾沫横飞，卫道之士上蹿下跳，能碍我鸟事！”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秦若兰下意识地反驳：“因为……因为……”

她犹豫着，正不知该如何措辞，忽然醒觉方才那句话不是从电脑屏幕的方向传来的，秦若兰霍地扭过头去，只见张胜正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她。

“你终于回来了，你在这儿搞什么鬼，为什么整天骚扰我？”秦若兰先是愣了愣，才想到她今天赶来兴师问罪的目的，立即端起枪怒喝道。

“不要打岔，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是因为感情上坚决不能接受？”张胜无视她的枪口，一步步走过来道：“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我为什么要嫁给你！”秦若兰的火气又升了起来，她端起枪，怒指着张胜。

“那你要我怎么做？”张胜定定地看着她问。

秦若兰无语了，她自然了解姐姐的脾气，姐姐怎么可能无视她现在的样子？想到这里，秦若兰暗暗懊悔，后悔不该在听说了姐姐和他的关系之后，那么不沉着，当时只想着他是不是利用姐姐来打击自己，以致说漏了她和张胜以前的关系。

秦若兰的眼帘垂了垂，幽幽地道：“我……已经是个废人，求求你，不要再纠缠我好不好？以前的一切，我已经全都忘记了，不要再提那种荒唐的想法。”

“全都忘记了？你说谎！”

张胜向前一走，秦若兰的枪口立刻一顶，张胜停下，苦笑道：“怎么和你姐姐一样，她……也曾开枪指着我，你们不愧是姐妹！”

秦若兰一听他提起姐姐，不禁一阵心酸：“不要再说了，无论如何，我不答应，我是个废人。废人，你懂不懂？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不能！”

她捶着自己的大腿，痛苦地吼道。

“一种快乐如果太美，就成了罂粟，尝过之后会沉沦，不能自拔。当我知道你并没有抛弃我，我就记起了你全部的好，这一世，我不想再放弃你了。我说过，如果你不接受，那我就只要你！”

秦若兰绝望地叫：“你冷静一点，我求你了。”

“这事由你来决定，我不是耍无赖地逼迫你，我真的不想，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因为我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又如何可能若无其事地放下你，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是个残废！”秦若兰几乎要崩溃了，歇斯底里般大叫：“张胜，你这个混蛋，你听懂了没有，我是个没用的残废。”

“谁说你是残废？不就是不能行走么，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嫁给我，为我生儿育女，我已经从医院调阅了你的全部医疗档案，了解你的病况，履行一个妻子的义务，总不成问题吧？”

秦若兰绝望地调转枪口，喃喃地道：“你疯了，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你一定是疯了，好！我死了吧，我死了，你就可以放过我了。”

张胜来不及夺下她手中的枪，眼见她的手扣在扳机上，张胜不敢硬抢，他急忙说：“是的，你要是死掉，你就不再是任何人的拖累障碍了，那你就先走一步好了，我会被你姐姐一枪爆头，然后你姐姐会被枪毙，我们慷慨赴死，阴曹地府再做夫妻吧！”

秦若兰一下子僵在那儿，绝望地看着他，一脸的不知所措。

张胜慢慢伸出手去，小心地、一点一点地从她手中把枪拿出丢在一边，然后蹲在她膝前，握住她的手，低声道：“如果……你有接受死亡的勇气，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感情？比死更让你难受，是么？那么，我不勉强你……”

秦若兰忽然双手捂脸，痛哭失声：“你要我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办？”

“我只要你做我的妻子，即使你这一生都不能站起，这是我的责任。”他

托起若兰的腰和腿，把她从椅上抱了起来，秦若兰娇小的身子比以前轻了些，身子软绵绵的，她用手紧紧抓住张胜的肩头，紧张地道：“你放下我，你做什么？”

“若兰，你将是这古堡的女主人，将是我的妻子，这张床是我从国内空运过来的，是我们曾经睡过的那张床，今天，它是我们的婚床！”

“我不要，我不要，你疯了，你快放开我，我是个残废啊！”秦若男拼命地捶打他的胸口。

张胜不理，他托着秦若兰的身子，将她轻轻放在大床里边，关好窗子，回来把挣扎着正逃向床边的若兰又抱回来，温柔地说：“你瘦了，其实……你还是丰腴一点儿才好看。”

秦若兰泪流满面，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

“老婆，要不要吃点儿东西？”

秦若兰一声不语。

张胜暗暗叹息一声，重症用猛药，今天秦若兰送上门来，他就绝不想再放她回去了，他从后边轻轻搂起秦若兰的纤腰，双手托住她的酥乳，在她耳边柔声说：“那么，我就让你知道，其实，你还是可以做一个好妻子，履行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的。今晚，我带你去湖上，咱们一边游湖、一边进餐，好不好？你喜欢喝酒，老公就陪你喝，一醉方休。

一个曾怀着刻骨铭心的爱，与她所爱的男人倾心缠绵过的女孩，在他们曾经欢爱过的新床上，如何能够抵御他的情感攻势？

受伤的公主，在古堡中沦陷……

一番缠绵之后，张胜没有一秒钟的停歇，更加细心地亲吻她，屏住呼吸去感受秦若兰的每一丝颤动。

他的手轻轻抚摸着秦若兰的腰肢和大腿，她的肌肤细腻光滑，富有质感。

秦若兰侧身背对着他，犹在低声饮泣，但哭泣着的身体已经无限柔顺，任他轻薄。张胜怜惜地从她腋下伸过手去，轻轻抚去她颊上的泪痕，手指触到她的嘴唇，秦若兰牙齿颤抖起来，张胜知道她在犹豫要不要狠狠咬一下。

张胜耐心地等待着，他知道他追求幸福的方法或许有些荒唐，但是实现它的可能还是有的。他曾经怯懦过、犹豫过，面对所爱没有用尽全力地去追

求、去珍爱，以致情海生波、坎坷不断，现在，他不想重蹈覆辙了。

“若兰……”

秦若兰没有说话。

“老婆，我爱你……”

秦若兰压抑着饮泣：“别叫我老婆，我……我不敢听这两个字。”

张胜轻轻叹了口气：“你想听我叫你什么？”

秦若兰更加悲伤，她痛哭起来：“我今天不该来……”

张胜苦恼起来，他轻轻扳过若兰的身子，低声道：“说来说去又绕回那个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能接受，我不管用多久时间，用什么方法，都要求得你的原谅，我们从此生活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那么……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时间能抚平一切伤痕，总有一天，你会放开自己，重新接受一份感情。

“若兰，请不要恨我说得轻松，在这件事上，我还能怎么做呢？事情因我而起，但是所有的责任都能算到我头上吗？在命运的拨弄下，你以为我比你轻松、快乐？可我除了试着去接受它，还有什么办法？但是你知道我想到这个方法，并且带着这个办法来见你时，我耗尽了多少勇气？”

秦若兰一时不知所措，眼神有一些迷离。

张胜趴起来，用手肘支着身体，俯视着她的脸，看着她微启的双唇和有些散乱的眼神，认真地说：“你现在思绪很乱，先不要想那么多了，这本来就是一团乱麻，万能的上帝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案。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要走到哪里去，我只知道，不管怎么选择，我都要把你追回来。你休息一下，一会吃晚餐，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去想。”

秦若兰望着她苦思经年的情人，一瞬间的目光交汇，泪光中竟然看不清他的脸。秦若兰忽然张开双臂环住他的脖子，使劲地吻着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张胜感觉脖子被她箍得喘不上气来，紧接着，嘴唇传来一阵痛彻心扉的痛楚，一股腥咸的味道溢进了他们两个的嘴里。张胜一动不动，强忍着痛楚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他的心里甚至升起一抹淡淡的甜意，他知道这一咬，不是恨，不是恼怒，而是一个希望……

第十六章 高处不胜寒，明里接近 财富，暗中接近风险

张胜重金物色的这两个人是原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的操盘手，他们最擅长以强大的财力和凶狠的操作手法，对相对弱势的对手做毁灭性的打击。张胜向两个高手面授机宜，开始策划对咄咄逼人的徐海生展开全面反击的计划。期货市场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低潮，这时做多，而且是大举建仓，已经风险很大了，他们又把对徐海生的致命一击放在大豆上，更是险之又险。但此番一搏，如果赢了，他的财产至少要翻两倍，更重要的是，中国期货市场将在几年内完全进入寡头市场，再无人有资格同他们过招。

夜凉如水，秦若兰偎在张胜怀中甜甜睡去。饱经折磨的心力交瘁，重新回到爱人怀抱的满足，让她今晚睡得特别香。

张胜轻轻拿起她搭在自己胸上的手臂小心地放进被底，然后轻手轻脚地下了地，披上睡袍，悄悄走出了房间。

另一间房间，他坐在可视电话前，荧屏上显示着洛菲的样子。她现在不再是一副小秘书的职业装了，着装非常有品味，你完全看不出什么品牌的一套服装，颜色通常只是黑白两色的搭配，但是穿在她身上，总有一种贵不可言的高雅。

她的脸上也显出几分成熟的韵味，虽然生理上她还是一个未经人事的小女孩，但是披上婚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在心理上她不能不受到已为人妇的暗示影响。

“菲菲，那边怎么样了？徐海生开始动手了吧？”

屏幕上，周洛菲浅浅颌首：“是的，他已经在深圳建了一家投资分公司，并且亲自赶来坐镇，说是要力促公司尽快打开局面，其实他的目标就是我们。在资本市场上，他正在试探我们的实力，股票、权证、期货、黄金，各个方面均有涉猎。”

“还有，他对你成功收购凯旋企业的事很感兴趣，觉得这是一种迅速增值的投资模式。而且，他以前好像搞过类似的投资，做过企业的兼并收购工作，所以对这种事驾轻就熟，他目前正在同两家企业接洽，想收购它们，其中有一家上市公司。”

张胜微微笑了笑：“徐海生这个人好走偏锋、捞偏门，他敛财一直是这种风格。这样做，聚集财富的速度是比常人快了不知多少倍，但是风险同样大了无数倍。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徐海生越来越狂妄，不是那种权衡利弊而得之人，由得他去，毕竟我们才是地头蛇，注意搜集他的所有情报资料，不一定哪条消息，有一天就能送他走上黄泉路。”

“嗯！”洛菲浅浅一笑，掩口道：“这个人上次在香港吃了你的亏，一直想争回颜面，为了在深圳迅速扩大影响，想竞拍一块土地，建一座高档综合商务楼。我估算了一下，这个项目连地皮带建楼投入，大约需要十亿元上下，所以暗中帮了他一点儿小忙，让他成功地拿下了这个项目。”

张胜蹙眉想了想，疑道：“怎么事先不和我说？徐海生虽然贪婪、狂妄，但是商业眼光非常老到，他不会胡乱挥霍他的钱，这个项目一旦建成，我相信他会获得极大收益。”

洛菲嫣然道：“这么大的项目从投入到产出，全部完工最快也得一年半的时间，你会给他那么久的时间吗？”

张胜先是一愕，随即恍然，不禁赞道：“我懂了，你是想把他的资金锁死一部分，这样我们反攻的时候，他的力量才会更弱。”

洛菲笑道：“正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徐海生最大的错误就是知己不知彼，所以才敢放胆投资，也便注定了他的失败。”

张胜欣然道：“厉害，你不学投资真是可惜了。”

洛菲指指自己的头，调皮地说：“有些东西呀，是天生的。就算我没有特意学过，耳濡目染之下，也别想拿我当门外汉看待。”

张胜也笑了：“你呀，我知道你是个天才，成了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有你这个女诸葛，我就更有把握了。”

洛菲笑了，笑得妩媚。

两人又谈了一会儿事情，洛菲抬腕看看手表，抱歉地说：“呀，拖着你聊了这么久，你那里已经是深夜了吧，早点儿休息吧。”

“别，不急，我现在……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张胜连忙阻止。

洛菲目光一凝，问道：“怎么了？”

张胜沉吟了一下，说：“今天，我把她引出来了。”

洛菲神色一动，目光变得复杂起来：“哦，她……她有没有原谅你？”

张胜苦笑一声，说：“我不知道，她的表现很奇怪，一会儿像是接纳了我，一会又对我冷若冰霜。我现在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说实话，菲菲，我不能再丢开她。”

洛菲幽幽一叹，轻声道：“你呀……这辈子注定要做段正淳了。”

她的声音不无幽怨，张胜却没听出她的情意，只道她身为女性，不齿于自己的行为，不禁脸上一赧：“菲菲，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少不更事、年轻冲动时犯下的错已经无法重来，我只想让自己爱过又伤害过的女孩子能够幸福。你说，我还有第二个办法解决大家的痛苦么？当我想到这办法时，我的确有了贪心，但我不只是想占有，我是真的爱她……”

说到这儿，他有些垂头丧气：“算了，不管我有多真心，我知道……和你解释起来也苍白无力。唉！你就当我花心、无耻，尽情地鄙视我好了，说实话，我现在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了。菲菲，你一直是我的好妹妹，你是女人，应该了解女人的想法，只求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该如何让她回心转意？”

洛菲脸上的神色有点儿古怪，虽看不出悲喜，但那眸子里却有一点儿淡淡的幽怨和失落。她和张胜大概是这世上最古怪的一对合法夫妻了，他们在地球的两端，一方是丈夫，一方是妻子，丈夫在向妻子讨教哄其他女孩子开心的办法，而她连拒绝的理由都没有。

洛菲蹙起秀气的眉毛，仔细想了许久，才说：“她现在心情矛盾，时而顺从、时而冷淡，也是正常的。你不要着急，这事得慢慢来。”

张胜喜道：“对啊，菲菲，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你简直就是我的月下

红娘！”

洛菲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红晕，嗔道：“好啦，少给我灌蜜水啦，一会儿女诸葛。一会儿月下红娘，再夸两句我飘呀飘的都找不到落脚的地儿啦。女孩子都喜欢一点点浪漫，像她现在这种情形，更需要一点浪漫的东西调剂。你就说带她去旅游散心，殷勤着些，嘴甜一些。”

张胜恭而听之，频频点头：“嗯嗯，一定，一定，还有么？”

洛菲一瞪眼，道：“没啦，这还不够？她又不是拜金女，不然好办多了。”

说到这儿，她语气一缓，幽幽地道：“其实我们女孩子很傻的，你给她一份浪漫，她就能马上给你一切。一顿肉麻的烛光晚餐，就能让她觉得自己像一位公主；一束俗不可耐的玫瑰花让她抱着招摇过市，她就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孩，那时候你跟她提什么要求，她都答应。”

“不会吧？真的这么容易解决？”

洛菲板起脸，郑重地说：“张胜同志，你要知道，狗也有眼泪，人也有软肋，女人一浪漫起来，就没心没肺。”

“OK，我懂你的意思了！”张胜兴冲冲地道了晚安，挂断了电话。

深圳，周洛菲用富有艺术感的纤纤手指轻轻抚过平滑的荧幕，好半晌，才深深一叹……

拜现代发达的视讯设备所赐，张胜不用回国，也可以遥控指挥他庞大的经济帝国。他同多个国家的经济贸易、他在国内资本市场各个层面上的投资、他在国内的上市公司、他在澳门的赌场、正在筹建的网上赌博王国……

因时差关系，张胜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在深夜里完成，白天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伴若兰了，根本不给她多加思考的机会，更不给她拒绝的机会。他蛮横地通知雷蒙男爵，从今天起，他将是唯一照顾若兰的人，在知道他们的过去之后，雷蒙男爵欣然接受了他的安排。

张胜带着若兰在属于他们的童话王国一般的城堡森林里采摘蘑菇，在湛蓝美丽的大海上驾着游艇钓鱼，在夏威夷海滩上亲手为她换上游衣，抱着满脸红晕如同美丽新娘的她去海上漂流，在巴黎卢浮宫前一同喂鸽子，在吉隆坡富有南洋雨林特色的丛林中漫步，在暹罗环着她的腰肢骑着大象去摘树上

的椰子……

他们就像一对全球旅游的蜜月新人，张胜全心全意陪着若兰到处观光旅游，秦若兰却越来越惶惑，他们走的地方越多，路线越长，系着她的心的那根丝线就缠得越紧。

和自己所爱的人浪迹天涯，原本是梦寐以求的事，现在却在不断加深秦若兰内心的折磨。当张胜抱着她游览名胜古迹、山山水水的时候，她会感到甜蜜和满足，当他们在床上欢爱的时候，她能真切地感受到那销魂愉悦，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却像白天过去黑夜到来，一种无形的孤寂和焦虑立刻笼罩了她，她的心始终无法安静下来，她无法坦然地享受这一切。

撒哈拉大沙漠里夕阳如血，地中海上海天一色，张胜说，他要考察摩洛哥的投资环境，于是他又顺理成章地带着若兰来到了这座北非花园。

摩洛哥街头中国人会感到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因为这里的交通秩序比中国还糟糕，出租车、公交车像是赛车，司机无论男女开车都横冲直撞、如狼似虎。行人绝不跟着红绿灯走，自行车道和人行道没有明显的界线，年轻人跨越栏杆横穿马路胜似闲庭信步。

空气中有一股烤羊肉串的味道，张胜推着若兰悠闲自在的漫步街头，可以看到印度的舞蛇人、出售香料茶叶的阿拉伯人、讲故事算命的摩洛哥老人，各种卖艺的，还有数不清的买卖食品、饮料、服饰、地毯、摆设、皮革、手工艺品的小摊位。

街上行走的青年男女多是帅哥美女，这里的姑娘都是美丽动人的。按照宗教规定，女子必须穿长袍、戴头巾，但是许多年轻姑娘现在只戴头巾。由于曾先后被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多年，摩洛哥人中有不少混血儿，而且北非民族本来就是白种人，所以摩洛哥女子有点儿像法国美女，五官标致、身材比例极好，要不是宗教的限制，相信其中一定会产生不少世界小姐。

帅哥们大多身材削瘦高挑，许多人都有一张明星脸，时而又能见到一些中年男子领着三四个脸上戴着轻纱、身段窈窕迷人的女人逛街购物，身后跟着七八个孩子，不断地追嬉笑闹。

傍晚，张胜带着秦若兰入住在一家白色石头房子的旅馆中，这家旅馆的档次不算高，住在这里只因经过这里时若兰脱口说了句：“这家旅馆的造型

别致。”

张胜把她宠得像个公主一样，若兰很贴心，但是情绪却更加焦虑不安。

张胜给她身上裹了一条阿拉伯风格的浴巾，把她放到了柔软干净的床单上。一路上，都是张胜亲自给她洗澡沐浴的，若兰由最初的抗拒、羞怯，现在已经适应了他的这个举动。

“来，看看今天买的东西漂亮吗？”张胜笑吟吟地说着，提过了购物袋。

一双绣着闪闪发光的花朵的靴子，一件丝绒花朵手包和一件装饰着一朵浅色玫瑰带褶皱的花边装饰长袍，任何一件都足以用惊艳来形容。

“喜欢么，要不要现在穿上试试看？”张胜柔声问。

秦若兰忽然扑到了他怀里，把头深深地埋进去，含糊着说：“不要对我这么好，胜子，我受不了。”

“怎么了，若兰？”张胜明知故问，他轻轻抱住她，一只手轻抚着她隆起的圆翘臀部。

张胜停了停，才轻描淡写地说：“我想……时间总能抹平一切伤痕的，总有一天，你能重新振作。”

秦若兰刚刚张嘴，张胜的手指便按在她的嘴唇上：“别跟我说傻话，如果一定要我有取有舍，我也绝不会再舍下你！别的人、别的事，我们都不要理了，只要你好好陪着我，我好好陪着你，一生一世，好么？”

秦若兰抬头看着他，眼睛里流动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神采：“你……说的是真的？”

不待张胜回答，她已长长吸了口气，抱着他腰肢的手紧了紧，嘴唇向他迎來。

两双唇紧紧地贴在一起，她两片香香软软的嘴唇噙在张胜嘴里，就像是含了两片嫩嫩的桔瓣，似乎稍微一用力就要融化成一口甘甜的桔汁。

张胜也动情地用臂膀轻轻环绕住她，若兰的腰肢依然那样酥嫩娇柔不盈一握，轻轻一抱就有一种水一样的感觉在心底里荡漾。轻轻掀开她身上的浴巾，刚刚浴后的臀部，纯净得像刚剥了皮的蛋清。两处浑圆的圆锥弧线，越发突出肩头锁骨的妩媚，胸腹间隐隐呈现的一排肋骨，支撑出纤细柔和的腰身，整个身体如玉质般均匀，这是一个几乎令男人喷血的身体，就像一颗熟

透了的蜜桃，美得如此精致，不知道上帝需要犹豫多长的时间，才能狠下心制造这样一份精美。

张胜已经多次鉴赏、享有过这美丽，每次见到仍有一种迷醉的感觉，他爱抚着若兰，亲吻着她胸前的樱桃，直到她嚤吟出声，然后才把她轻轻放倒在枕上，继续吻着。很快，若兰娇小粉红的乳头就被他吮吻得无比坚挺，白皙的胸腹间浮起一片诱人的红晕。

若兰动情地喘息，嘴里是一团化不开的柔腻，但是她的双腿软软的，仍是使不得力，记得当初两人欢好时，她有力的双腿曾经盘上了张胜的腰肢，催促他快些与自己合为一体。抚着她柔腴的大腿，张胜心中不由一酸，握住她一双细致的脚踝，轻轻把她的膝弯起。

秦若兰羞叫一声，掩住了自己的脸，张胜却没有觉得这个姿势有什么淫荡，反而有种神圣的感觉，若兰展开给他的是身体，呈现给他的是毫无保留的爱。他何德何能，修来如此福气？

他轻轻跪在若兰双腿之间，移动了一下身子，缓慢而坚定地进入了她的身体。

若兰很快就呢喃促息起来，她今天进入状态特别快，那欲仙欲死的样子让张胜感觉十分快乐。从男人的角度看，一个好女人首先就应该是个容易满足的女人，若兰无疑就是这样的女孩，他只奇怪为什么直到现在他才发觉这一点。

性爱不只是射精那么简单，性感也是一种恋爱，它是互动的，是肉体 and 心灵的融合。如果你的女人在你身下高潮迭起，情欲激荡直至满足，那你心中的快乐，远比仅仅是射精的快感强烈百倍，张胜心里的感觉就是这样，带着愧疚和感动，他的动作越来越激烈……

“啊！”若兰像孩子似的低叫一声，紧紧抱住了张胜的身体，嘴唇使劲地吻他，像小鸟啄人似的，张胜感到自己的嘴唇麻麻的。

她秀发凌乱，脸蛋又红又烫，额上满是细汗，一双星眸迷离狂乱，身体也难以自制地痉挛起来，下面似乎变成了一张小嘴，在一收一缩地吮吸着，一阵一阵难以言喻的律动快感猛地向张胜袭来。

张胜的动作更加猛烈起来，当秦若兰一声尖叫，变成一摊烂泥的时候，

张胜也喷着灼热的粗气结结实实地压在了她的身上。

许久，她推了推张胜，张胜没动。

“压死人啦！”秦二小姐终于开了玉口。

张胜扑哧一笑，翻身从她身上下来。

秦若兰轻松地喘了口气，拉过被单遮在身上，若有所思地看着明亮的月光。

“在想什么？”张胜刮了一下她的鼻子。

“这里的月亮……和我们那里的一样……”

“傻瓜，当然一样，天涯共明月啊，不管在哪儿，还不是同一轮月亮？”

秦若兰轻轻叹了口气，又默然半晌，才说：“等离开摩洛哥，你回国一趟吧。”

“回国？若兰，我要让每个我爱过，且同样爱我的女孩子幸福，远离痛苦，让彼此的人生不留遗憾。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来去不过匆匆百年，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心灵与情感受到重重的束缚？我也希望只是陪着所爱的女孩子慢慢变老，无论当初和小璐、和你，我都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曾经的错误，我欠下你们太多的感情，是我一生的愧疚与遗憾，所以，我只能请求你接纳一个不完美的、但仍不失真诚的我。”

若兰默默地听着，默默地看着窗外的月亮，默默地把头靠在他的臂弯里，默默地叹了口气：“算了，木已成舟，不要说出来了，有些事……说得太明白了，就没意思了。以你今时今日的地位和财富，唉……我当然明白你对我是真心。”

张胜心中又喜又愧，他抱着若兰，两个人不再说话，只在静静的呼吸中感受着彼此的存在。

许久，秦若兰没来由地又叹了口气，微微扭头问道：“睡了？”

“还没。”

秦若兰幽幽地道：“抱抱我，你是完全属于我的。”

张胜满怀歉疚地向前靠了靠，把她轻轻拥在怀里，秦若兰感觉柔软的臀部被顶了一下，她反手摸了一把，吃惊道：“你……怎么又……”

张愧红着脸道：“我不知道，你一答应，它就这样了，我控制不了。”

秦若兰推了他一把，恨恨地道：“花心大色狼，一肚子歪歪心思，你当然开心了。”

张胜忙不迭赔笑：“没什么，没什么，我们睡吧。”

天光大亮的时候，秦若兰带着一脸倦色春睡迟迟，张胜却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他已洗过了澡，正站在阳台上打电话。

郭胖子在电话里深沉地道：“我个人建议，你还是过一阵子风声平息了再回来好些。”

“为什么？”

“你和秦若男在澳门那一出，娱乐小报已经登了。现在她单位的同事还有其他人知道你们之间的一段情了，说是亿万富豪始乱终弃、另结新欢，女刑警冲冠一怒，澳门大佬东奔西走。事情传得很邪乎，你如果现在回来，我担心就你那小样儿，她一巴掌下去，你也不是她的对手呀。”

郭胖子嘟囔道：“那该死的小报要不转载，事情可能还有转机。这一来人要脸树要皮不是？我说，要不你给我个授权，我帮你打官司吧。”

“打什么官司？”

“跟那家小报打官司啊，我告它个倾家荡产。”

“你……郭大哥，你多大了，怎么还这么不着调哇？我跟它一个八卦小报较什么劲啊？算了，我尽快赶回去，自己来处理吧。”

挂掉郭胖子的电话，张胜马上又给洛菲打了个电话，向她安排事情。他已决定尽快回国，把徐海生和周氏家族的事一并解决掉，然后远走高飞……

张胜回国了，他没有带若兰回来，他得考虑若兰的感受。他也不怕若兰一个人在外面会寂寞无聊，他在英国买下的尼古拉斯城堡刚刚到手，许多原来关闭的区域还没有重新维修开放，招聘来的许多工作人员还不能进入自己的角色，这一切当然需要一个细心的女主人去打理。相信若兰对她今后的新家、对这座属于童话世界的美丽古堡一定会尽心尽力，在这过程中，她也会对这城堡、对他们的家有了感情。

张胜没有带着若兰回国，却同美国方面联系，由他在美国的赌界朋友帮忙，物色了两个期货权证操作方面的高手，双方约在深圳机场会合。

张胜重金物色的这两个人是原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的操盘手，他们最擅长以强大的财力和凶狠的操作手法，对相对弱势的对手做毁灭性的打击。索罗斯在香港败北以后，接连出现操作失误，损失达五十亿美元，被迫在2000年结束了量子基金这一世界著名的对冲基金，手下不少干才流失，张胜礼聘的安德鲁和韦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洛菲赴机场迎接丈夫，然后一同赶回了园山别墅。在罗先生家地下室的电脑操控间里，张胜向周氏家族的亲信以及新招募来的两个高手面授机宜，开始策划对咄咄逼人的徐海生展开全面反击的计划。

洛菲流利地用英语向两位美籍智囊传达张胜的意思：“安德鲁先生、韦恩先生，我丈夫说，中国国情与美国不同，所以有些事项你们必须要注意。”

她说到这儿微微一笑，自己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们无法让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了解这个东方国度的人行为处事的方法和资本市场的全部特征，我丈夫所说的只是一些主要事项，在制定具体计划时，我将代表我的丈夫参与其中，会和你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两个四十岁上下、神态沉稳的美国人微微欠了欠身，微笑着向夫人颌首示意。

洛菲继续翻译张胜的话：“这次狙击行动的主要计划，将由你们两位先生负责设计。你们是专业人士，我不敢妄加指教，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你们挑选的博弈品种必须是小品种，也就是产量、存量都相对较小，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品种因为只有这样，它的价格高一些或低一些，都不至于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否则我们的对手可能突然会增加一个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的帮手——政府。”

韦恩先生眨了眨蓝眼睛，笑道：“夫人，我想我明白张先生的意思了。张先生的建议与我们不谋而合，在答应张先生的聘请之前，我们调阅了大量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料，我和安德鲁也认为，应该从小品种着手，它的现货存量小，对期货的价格影响力也差一些，我们将很容易控制仓单，容易形成逼空行情，同时可以暂时操纵现货价格而影响期货价格。”

洛菲嫣然笑道：“很高兴能和你们达成共识。”

她微微侧身同张胜低声交谈几句，然后对韦恩和安德鲁说：“好吧，我们

现在看看可供操作的几个品种期货的走势圖，首先共同确定一点：做多，还是做空。分析趋势、确定战略目标之后的具体战术，就要看两位先生大展身手了。”

房间里的人都轻松地笑了起来，洛菲示意了一下，房间的灯光稍稍暗了一些，电子屏幕上出现几幅期货走势图，周洛菲用清晰悦耳的声音向他们解说着：“到目前为止，各个期货市场的主要趋势仍处于熊市。Z交所的天然胶、H交所的红小豆和S交所的胶合板，以及DL交易所的大豆莫不如此。

“这几个品种最短的也已经在底部震荡整理了一年之久，还在不断创下新低。去年底，DL大豆创下了每吨一千七百元的新低，年后虽有回升，不过市场观望气氛仍旧比较浓。这里请容许我插一句，自从三年前大豆期货市场成了我国黑龙江大豆产区的现货批发市场之后，多头就一直没有取得过优势。下面我们再来说说Z小麦和L铜……”

张胜坐在一侧，静静地吸着烟，注视着侃侃而谈的洛菲，脸上流露出隐隐的笑意。洛菲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气度和神采非常令人着迷，她优雅的谈吐和自信的神情，能很快地感染别人。张胜仿佛已看到她坐在周氏家族掌舵人的宝座上，指点江山、从容大度的气派。

操持周氏家族的财产这么久，每一笔钱都是他绞尽脑汁从国外不同渠道一点一滴地汇进来的，他不希望做无用功。能把它交给一个可信赖的人，那不止是对文哥负责，也不枉他一番心血。

洛菲不再是那个跟在他身边端茶奉水、调皮捣蛋的小丫头了，她稚嫩的肩膀一定能挑起这个担子，甚至比她做得更好！

洛菲解说着，妙目一转，忽然看到张胜坐在旁边正望着她微笑，不禁脸上一热，向他羞涩地回了个笑容。张胜轻轻呼了口气：“这小丫头，真的有种成熟女性的韵味了。”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生活了几年的黄毛丫头，忽然长成了一个妩媚端庄的大家闺秀，虽非自己之功，张胜心里还是由衷地升起一种满足和自豪感。他伸出手去，轻轻拍了拍洛菲的小手，鼓励地点了点头。

“菲菲，徐海生手下有一群智囊，我们的人就算有几个这一行当的高手，我感觉彼此的实力也相差悬殊，所以特意从美国网罗了两个投资高手，现在

就等他们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了，不过用不用、怎么用，还要再和我们的人做详细研究。”

“嗯，好啊。你当家，你说了算。”

一回到卧室两人独处，洛菲就非常不自在。两个人的名分，她无法做到完全无视。只是，她用理智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在张胜面前，她永远都是那个快乐的、没有心事的小女孩。

“在此期间，我想回东北一趟，这边的准备工作要交给你了，反正联系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哦？”洛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刹那，然后又露出了那轻松的笑容：“你还没跟我详细说过呢，她……接受你了？”

张胜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是，这事真的要感谢你。”

洛菲沉默片刻，轻轻地道：“唉，你……尽人力而听天命便是。”

张胜苦笑着点点头，想了想，又说：“有件事我要和你商量，我想在此期间，把财产控制权转移到你的手上。”

“什么？”

洛菲心里有点儿发慌，期期艾艾地道：“这事……着什么急呢？还……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她和张胜之间一纸婚约、一个名分的联系，全维系在这财产的控制权上，哪怕只是假凤虚凰，起码也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满足感，现在张胜要把财产转移到她名下，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缘要尽了。

张胜摇摇头，说：“不是的，我不是急于解决这件事，而是忽然想到可以把几件事互相利用起来，这样财产的转移过程才更加自然，不会令人起疑。而徐海生呢，他正在积极筹备对付我，想把我再次打败，吞并我的势力，我‘不务正业’一点儿，容易让他起轻视之心。同时这么做，对我此去东北的事情来说，也会产生相当的助力。”

他苦笑道：“在澳门，若男搅了特首的会场，八卦小报把这事登载的乱七八糟，事情已经传到若男的家人耳中。我的计划，若男一开始就知道的，我没瞒她。”

洛菲慢慢低下头，模糊的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忍着心中的委屈，轻轻

地说：“好，你来决定好了，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配合你。”

一家银行营业大厅门前，一辆面包车疯狂地横闯过来嘎地一声停下，四名持枪劫匪头蒙黑巾跳了下来，快速地冲进大门。营业大厅内，为首者手持一把军用五四式手枪，砰的一枪打爆了监控摄像头，对满大厅乱跑的顾客厉声高喊道：“趴下，趴下，谁他妈乱跑我毙了他！”

然后又揪住大堂经理，挥枪对柜台内众职员歇斯底里地嚎叫：“把钱拿出来，快点、快点，别逼老子杀人！”

在枪口的威慑下，柜台内的工作人员战战兢兢地把一捆捆钞票递了出来，与此同时，悄悄按响了柜台下的无声报警器。

歹徒把钱装在一个编织袋里，仓皇撤退，大厅里的人见他们要离开，蠢蠢欲动起来，一个歹徒砰地射了一枪，只听一声惨叫，也不知打中了什么人，大厅里的人吓得立刻又趴了下去。歹徒们上了车，快速向市郊驶去。

但是接到报警，警察已自四面八方这里赶来，匪徒刚刚驶出不远，迎面就被一辆警车拦住，双方以车为掩护，开始对射起来。

“小秦，注意保护自己，堵住他们就好，咱们的人马上就到！”刘队抬手射出一枪，马上又避到车门后。

另一侧，秦若男没有回答，她侧身站在警用吉普车后，双腿立定，耳边枪声呼啸，她恍若未闻，“砰砰砰”地射光了一匣子弹，把歹徒压制回面包车，打消了他们试图四处逃窜的意图后，她不慌不忙地举枪，退弹夹，上弹夹，枪口冲地，打开保险，上膛，眼神冷峻，手指缓慢而有力。

她重新举枪，窥了一下对面歹徒的动静，道路两旁是商场，由于他们的火力压制，对方的歹徒不敢冒险离开遮蔽体，但是她只带了两个弹夹，没有充足的火力一直压制他们，如果让他们闯到正在两旁商场门廊下战战兢兢的群众中去，那事情就麻烦了。

战友们还没有赶到，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刘队长在另一侧与歹徒你一枪我一枪的对射，秦若兰举枪，屏息等待着。

突然，一名歹徒向这里射击时跨出的幅度大了些，秦若男立即单臂举枪，三点一线，砰的一声，子弹呼啸着飞过去，把那名歹徒的膝盖骨轰飞了，鲜

血四溅。

那名歹徒惨叫一声栽了出来，秦若男一个箭步跃了出去，抬手又是一枪，那个手里握着枪、瞪着一对血红眼睛的歹徒眉心赫然出现一个小洞，后脑喷出一团血雾。秦若男趁他坚守的这一翼暂时的空缺，立即平举手枪，快步向前走去。

“小秦，你疯了，快回来！”刘队长见她玩命似的往上冲，急得连声高喊，他见秦若男充耳不闻，只得跺了跺脚，举枪连续射击，掩护她的突击。

对面包车后突然又冲出一个歹徒，一见秦若男正冲过来，不禁大惊，两个人同时闪身、开枪。

“砰！”秦若男垫步侧移，平举的手枪与对面突然冒出来的歹徒一枪对射，枪的后力震得她的肩膀向后一挫，一颗子弹呼啸着擦腮而过，子弹没有擦着她的肌肤，但是子弹破空的疾风却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痕，渗出鲜红的血丝。

对面的歹徒像半截破麻袋似的仰面倒了下去，又是一枪毙命。

刘队长趁秦若男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在对射中一枪击中一个歹徒的手臂，枪掉在地上。那人藏在车后不敢捡枪，这时秦若男已冲到面包车前，穷途末路的歹徒首领突然矮身从车后闪了出来，与刚刚冲过来的秦若男隔着五六米远举枪对视。

那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壮年男子，他眼睛里透出愤懑的凶光，满脸狞笑、一副亡命徒的模样，叫嚣道：“他妈的，你真舍得给王八蛋们卖命啊，好！来啊，来啊，我怕你一个臭娘们儿？老子的子弹也不是吃素的。”

秦若男笑了，她冷俏地一笑，漂亮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用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淡声调道：“好啊，那我数一二三，我们一齐开枪！”

“—！”

秦若男慢悠悠地说着，枪口直指他的眉心。

“二！”

秦若男脚下迈动的步伐非常稳定。她的眼神，就是白痴都看得出那种对生的淡漠和坦然，没有人会怀疑她说出的话。

“三！”

秦若男刚刚张口，那个络腮胡子突然松开手指，任那手枪以自由落体的方式摔到地上，同时双手张开，拼命地伸向空中，像天线宝宝似的，痛哭流涕地喊道：“别开枪，别开枪，公安大姐，我服了，我他妈的服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我的警察姑奶奶，没你这么玩人的……”

宾馆里，张胜心惊肉跳地看着报纸，只看了一半，就抓起了电话：“孟市长，我是张胜，对，你好啊，有点儿事麻烦你，不知道你在L省省城认不认得什么人？”

“什么，市委乔秘书长和您在中央党校是同室同学，太好了，是这么件事……”

……

秦若男站在局长办公室里，脸上漠无表情。

丁局长笑容可掬地道：“小秦呐，这次劫匪抢劫银行案，你表现非常好啊，许多市民目睹了你的神勇，打出了咱们警察的威风 and 声望，局里一定要给你召开一次隆重的表彰会。哦……不过，我注意到，你最近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经过研究，局里决定给你放个大假，回去好好休息，再精神饱满地回到工作岗位，啊！”

“谢谢局长！”

秦若男一个立正，敬个军礼，转身离开了局长办公室。丁局长松了口气，他摇摇头，抓起电话说道：“喂，乔秘书长吗？您好，事情办妥了……”

外面正在下雨，雨不大，淅淅沥沥的。

秦若男没有打伞，她竖起了皮夹克的领子，双手揣在兜里，游魂似地走在大街上。

后面，不远处有一辆轿车悄悄地跟着她，开车的是张胜。

东北春天的雨是很烦人的，没有诗情画意，只有一种萧索的寒冷。雨虽不大，仍是把车窗打得模糊一片。雨刷器的沙沙声中，行人匆忙的身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不时有一辆车擦身而过，像极了无数电影中看过的画面，喧嚣而宁静。

张胜开着车，有种被整个世界摒弃在外的感觉。

“郭依星那个死胖子，没学问还跟我玩深沉。若男憔悴了！”

张胜心疼地看着秦若男被雨淋湿的背影，好想冲下去。

秦若男在街头走着，忽然在路边停了下来，站在一棵枝叶稀疏难遮风雨的小树下，削瘦的肩头轻轻挨着树干。

“若男。”张胜走到秦若男身后，轻轻叫了一声。

“嗯？”秦若男先是朦胧地应了一声，然后惊跳起来，猛地转身看着张胜，一对眼睛瞪得溜圆。

“看你，怎么瘦成这样，下巴尖尖的，脸上就剩下一对大眼睛了。”张胜故作轻松地笑。

秦若男惊容未褪，已是满脸敌意：“你怎么来了？”

张胜咳嗽一声，摸摸鼻子说：“我……去看过若兰了。”

秦若男闻之动容，急道：“妹妹怎么样了？”

“哦，”张胜四下看了看，已经有路人好奇地看着这对在雨中聊天的青年男女了。他说：“上车再说好么，这里……不太方便。”

秦若男不语。

张胜干笑一声，说：“放心吧，我不会对你怎样。”

秦若兰冷哼一声，不理睬他的滥笑话，自顾走过去，拉开车门坐到了后车座上。

张胜也连忙跟过去，从另一侧上了车，殷勤地说：“把上衣脱了吧，别着了凉，我打开暖风。”

秦若男冷冷地道：“不用你献殷勤，我妹妹怎么样了？”

张胜叹了口气，黯然道：“她……很不好……”

秦若男神色一动，张了张嘴，却没再说话，只听他说下去。

张胜塌下肩膀，说：“自从知道她留在国外的原因，我满心歉疚，我不想抱憾一生，立即赶到艾奇特岛去见她，但是她……不肯答应。”

秦若男心里满不是滋味，可是她无法狠心不去考虑妹妹的感受，做姐姐的怎忍心再剥夺她唯一可能得到的幸福？

她咬了咬嘴唇，冷冷道：“所以，你就回来了？”

张胜苦着脸道：“当然没有，我天天去求她，却被她赶出来，不许我登

岛，我开着船在海上天天用高音喇叭喊话，结果……她拿着猎枪到海边赶我。”

秦若男冷冷地瞟他一眼，哼道：“你不是一向很有办法，就不能哄她回心转意？”

张胜直视着她，说：“也许我不该去见她，就让她活在回忆之中，一点点苍老了她的容颜……我去见她，解开了彼此之间的误会……”

秦若男心中大恸，嘶声道：“如果不是你，她怎么会这样……”

张胜忙道：“后来，我把她诳出了艾奇特岛，当面向她求婚，用尽了办法，使尽了心机，可是……她要我答应她一个条件，才肯接受。”

秦若男心中一紧，急忙问道：“你答应了？”

“我答应了。”

秦若男心中一松，同时一股巨大的失落感也袭上了她的心头，她神情轻松了，眼中却没了神采，只是低声道：“那不是很好？”

“问题是，这个条件和你有关系，你也得答应了才成。”

秦若男诧然道：“我？和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张胜低声说着，轻轻凑近她：“若兰说，要你答应了，她才肯跟着我。”

料峭小雨中，一台标致轿车急剧地颠簸起来，尤其是里面还传出一阵阵男男女女的叫声和若有若无的喘息声，很容易让路人想象到比较淫邪的方面。

虽然正下着雨，街上行人比较少，还是很快地聚集了一群看客，远远地站着，对着车子指指点点。

街对面一条胡同口停着一辆车，两个穿风衣戴礼帽的男人像特务似的站在迷离小雨中，缩着脖子。

“我说，咱们要不要过去？”

“还是不要了吧？张先生不是说过他不会有生命危险吗？”

那保镖把烟头弹出去，说：“话是这样讲，不过女人发起脾气来是不可理喻的。”

另一个叹道：“说的也是，其实凭张先生的人才、权势，什么样的美女搞不到，何必被她如此欺负？”

头一个保镖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说：“有钱人都有点怪癖，说不定张先生就好这一口。咱们怎么理解了，猫王坐私人飞机从田纳西州飞到科罗拉多州，然后马上再飞回来，就为了买个普普通通的三明治，说给你听，你信吗？”

“我原来侍候那个老板，钱多得不知多少年轻貌美的女人愿意爬上他的床，让他三百多斤的体重给活活压死，可他呢，就喜欢拿个红外望远镜蹲在酒吧最昏暗的角落里偷窥，为了不被人赶走，他点一万二一瓶的 XO，顶多就喝一杯，有钱人的脑子跟咱们不一样……”

两个保镖正聊着天，对面的标致轿车突然停止了颠簸，一个冷俏的女郎从里边钻了出来，秀发凌乱，脸庞潮红。她整了整夹克衣领，便怒气冲冲、旁若无人地离开了。

两个保镖互相看看，正犹豫要不要过去看看自己的饭碗破没破，那虚掩的车门又被推开了，一个两眼乌青的男人从里边爬了出来，垂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捂着头，凄惨地叫：“送我去医院……”

公安医院高等病房的病床上，张胜脖子套着脖套，腰椎做着牵引，稍一移动就痛得龇牙咧嘴。

若男的这一顿痛揍，本在他的意料之中，如果这一顿揍能抹去若男心中的伤痛，那也算值得了，可是……有那么容易么？

此时，他正乜着眼睛看放在旁边的手提电脑。

视频画面上，洛菲歪歪脑袋，问道：“你怎么不开视频？”

张胜干笑道：“好像摄像头坏了，我还没来得及修理。”

“哦……”洛菲恍然大悟地点头，聪明地不再追问了。

“韦恩和安德鲁拿出了行动方案？”

洛菲甜甜一笑：“是的，我现在把他们的方案传过去，你一边看，我一边讲给你听。”

“好。”

张胜吃力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计划书，一边听着洛菲的解说。

听完她的陈述，张胜想了想，说：“这个计划会不会太大？期货市场已经连续三年处于低潮，我们在这时做多，而且是大举建仓，已经风险太大了；

把我们对徐海生的致命一击放在大豆上，更是险之又险。许多做这个品种的机构，可都接连走了华容道啊。”

洛菲调皮地笑：“怕啦？他们可是你请回来的高人，你也知道，他们原来跟着索罗斯做事嘛，以前的狙击对象都是谁呀？在欧洲，他们攻击英国国家银行、意大利国家银行；在美洲，造成墨西哥金融危机；在亚洲，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体系和股市为之崩溃。他们大手大脚惯了，你早该有思想准备的。”

张胜苦笑一声说：“可是……我们的资金实力较之量子基金相去甚远，大豆已不算是小品种了，韦恩和安德鲁推翻原定计划，风险实在大了些，有充足的理由么？”

洛菲耸耸肩，说：“事实上，他们不打算放弃原来的计划，只是在主攻方向上，放在了这一个品种上。”

洛菲道：“首先，是国际大环境的支持。韦恩先生说，根据他搜集来的资料，由于天气影响，今年美国乃至整个南美大豆预计将大幅度减产，而它们正是整个世界大豆供应的主要产区

“其次，是国内环境支持，我国工业对大豆的需求持续增长，而持续低迷的大豆收购价格严重影响了产区农民的种植热情，国家想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客观上也需要改变期货市场上大豆低迷不振的局面；

“第三，是战略战术的需要，你不敢想在这么容易自置死地的地方伏击他，徐海生更想不到你敢冒这种风险。”

张胜注意地听着，又问：“以前每次空头大败多头，都是利用现货供应价格的支持，韦恩和安德鲁先生怎么保证现货不会拖期货的后腿？”

洛菲一字字地说：“接下现货！”

张胜倒抽一口冷气：“那要接下多少货？”

“不用太多，一百万吨应该差不多了。”

张胜匆匆一盘算，脱口道：“那就是说，我们仅在现货市场上，就得投入三十多个亿？”

洛菲优雅地点头、微笑。

张胜没好气地道：“喂，你太沉得住气了吧，这可都是你的钱！”

洛菲扮个鬼脸，笑道：“有什么关系？利润总与风险相伴的。如果赢了，我们的财产至少要翻两倍，更重要的是，中国期货市场将在几年内完全进入寡头市场，再无人有资格同我们过招。”

“洛菲，我们很有钱，但我们还搅不起这么大的一场腥风血雨。”

洛菲浅浅一笑，轻声说：“阿胜，这一场战斗，不止是我们的战斗，只要有利润，就会有为了利润不怕生死的人闯进来。我们赌整个市场的大趋势，就必然有相同意见、相左意见的机构不断加入双方阵营，我们也会主动邀请志同道合的机构加入，参与这场战争的不只是我们，黑白两道、满天神佛都将因为我们这个导火线云集于此。”

张胜的目光敏锐地一闪，只是他没有开视频，对面的洛菲看不到。从洛菲的话里，他已听出了什么，他意识到文哥一定还留了一手，他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交给自己，而这件东西，就是洛菲自信的来源。

他沉默了许久，静静思考这件事的可行性。对面的洛菲并不打扰他，她就那么好整以暇地坐在那儿，温柔地注视着画面，好像看得到张胜似的。

许久许久，张胜问道：“韦恩和安德鲁的方案，你和我们的智囊团研究过了么？具体的行动方案是什么？”

洛菲回答说：“韦恩先生说，他很抱歉，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我们能制定的仅仅是战略，是保证战略的正确与否。而战术，是必须要任意发挥的。战略要寻求必然性，战术则必须寻求偶然性，随时根据实际战场错综复杂的情形来制定应对方案。”

张胜想了想，虽觉这计划太过大胆，终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叹了口气说：“既然如此，那么……就按你们制订的方案办吧。”

“不！”洛菲伸出食指，按了按屏幕，就像按在他的鼻子上：“我只是把我们的想法和意见告诉你，你才是统帅，你来决定：战还是不战？”

张胜苦笑道：“投入你全部身家的一场战争，这担子太重了……”

洛菲俏皮地笑：“所以，你来担啊，赔光了我就要你负责……”

早上，徐海生在自己的花园别墅草地上打了一阵太极拳，神清气爽地走进客厅，明媚的阳光透窗而入，室内一片明朗。庄航和郑重已经等在那儿，

一见他进来，两人从椅上站了起来，微笑颌首：“徐先生。”

“坐，坐。”徐海生客气地笑。眼前两个人都是他手下的大将，都曾是期货市场上的传奇。庄航曾在期货铜炒作过程中获得惊人的收益，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当初投入八十万元，一年的工夫就达到了惊人的近二十万元。

郑重更加了得，他是浙江人，曾以九万元资金进入期市，不到一年就炒到了五千万，这种情形在国际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不过他们两个的炒作风格十分相似，都是不断加仓，每笔投资成功，立即把收益追加进去。收益虽然惊人，但是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倒金字塔加仓的结果是他们用一年时间成为期市之神，然后又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徐海生招募人才，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认为一个人能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功，就一定有他的成功之处，至少他敛财的速度虽如此惊人，也做不到以九万元资金一年滚动运作变成了五千万的可能。在这两个风云人物穷困潦倒的时候，徐海生把他们招聘到了自己门下，成为他的重要幕僚。

“我们准备得怎么样了呵，两位，我刚来到深圳，要打响知足度，吸引深圳的成功人士加入我的徐氏基金，这第一仗可是相当重要呵。”

庄航笑道：“徐先生，我们试探性地和对方交过手，不出徐先生所料，张胜这个人外强中干，资金实力有限得很，他是没有实力同我们正面抗衡的。不过资本市场博的是智慧，以小胜大的事情并非没有，我们并不敢大意。根据我们了解的情报，张胜的投资方向主要在一些操纵起来进退比较灵活的小品种上，我们想抓住他并不容易，一旦被发觉我们在下手，他随时可以抽身而走。”

徐海生一挥手，轻蔑地道：“那就想办法不让他走。我们的资金量太大，一味投资在小品种上，未免有点尾大不掉。抽一部分资金与他在小品种期货上纠缠，主要资金还是要投注在大豆、小麦等期货品种上。同一板块是有联动作用的，大趋势若能为我所控制，他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郑重笑道：“徐先生说的是，这样可以降低他的警觉性，而且这小子太爱走偏锋，大势缠绵于熊市已有数年之久，如同一个缠绵病榻的垂垂老朽，至今许多品种还在底部折腾，屡创新低，人气尽失，他偏要做多。顺势而为才

是王道，他逆天而行，必遭天谴！”

徐海生听得浑身舒泰，仰天大笑起来。

逆天而行，必遭天谴。这句话他喜欢听，他一直觉得，在张胜面前，他就是天，天威难测，天意不可违！

仆人给他和两位来客端上了早餐，徐海生笑容满面地让客人享用，自己却先拿起了报纸。他习惯先看娱乐小报，从那些八卦新闻中了解一些名人动向，然后再看正经的经济类报纸，研究市场动向。

翻开报纸，看到报上报道他昨日在酒店宴请深圳商界名流，豪客如云的事情，他微微一笑，再翻开另一版，赫然看到“大富豪东北泡女反被殴野蛮女警再显神威”的大标题。

往下细看，写的却是张胜抵达东北，追求那位曾在澳门神龙一现的女刑警的事，那天雨中发生的事，这位记者如同目睹，写得栩栩如生，细节十分生动。徐海生不禁哑然失笑：“这个不成器的小子，女人在他眼里，永远比事业重要，这样的蠢材，如何能成大事？”

他把报纸往桌上一拍，胃口大开地享用起丰盛的早餐来……

第十七章 剑拔弩张扑朔迷离， 云山雾罩高手过招

徐海生紧急调度一切能够调运的资源，开始部署反击。有人建议他趁张胜立足未稳，立即发动反扑，但徐海生所图甚大，半途而击虽然稳胜，可是对方的另一半实力就会逃掉。徐海生过于自负，只迷信于自己的实力，对方的实力根本没有摸清，如此举动，就算是神也有一跤失足摔落凡尘的时候。这一来正合张胜之意，连续两天，他投入重兵做多，市场气氛活跃，人气开始恢复，部分嗅觉灵敏的冒险家开始试探性进场，大机构也开始异动。

秦若男休假在家，这种铺天盖地的娱乐小报消息她根本就不知道。

难得睡了个懒觉，等到日上三竿，她才懒洋洋地起床，梳洗打扮，慢腾腾地走出房间。

秦老爷子穿着跨栏背心，正在自家院子里侍弄着菜地花圃，看到孙女儿出来，他呵呵笑道：“小男起来啦，来来来，快来看看，你拿回来的玫瑰花种子已经发芽了。”

“什么？”秦若男一呆，慢慢地走过去。

秦老爷子拄着铁锹，得意洋洋地献宝：“你爷爷这手艺可不是盖的，这种子愣是让我侍弄发芽了。嘿嘿，你说这花是七种颜色？啧啧啧，我还头一回听说玫瑰还有不是红色的。等它们开了花，咱这院子多漂亮，到时我把李军长、刘副司令他们全叫来，让他们开开眼。”

秦若男听着爷爷的话，看着肥沃土壤上冒出的嫩绿新芽，心中茫然若失，饭也没胃口吃，躲回自己房间，捧着一袋零食，懒洋洋地偎在被垛上看电视。

电视换了一圈台，忽然看到南方某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提到了张胜，秦若男已经把台调了过去，赶紧又按了回来。

电视新闻上，张胜的夫人周洛菲自驾银灰色宾利车出席一个慈善酒会，谈吐仪态雍容大度，旁白正在介绍着这对年轻富豪夫妇的一些花边新闻。

秦若男跪坐在床上，看看周洛菲雍容华贵的模样，再扭头看看衣妆镜里自己一件格子衬衫、一件发白的牛仔裤，清汤挂水邻家小妹的扮相，不禁轻轻叹了口气，论起这种大家风度，她真是怎么比都比不了。

电视新闻里周洛菲的形象没几秒钟便消失了，秦若男却更没了胃口，她把小食品丢在一边，趴在床上，双手托着下巴看着电视里令人反胃的广告，幽幽若思。

说起来，张胜肯为感情抛弃数十亿美元的财产和成为中国顶尖富豪的机会，单是这一点，怕是世上许多未成亲的、成了亲的男人都做不到的。别的不说，报纸上报道过多少起贫贱夫妻百般恩爱，一朝中了彩票，只拥有了五百万便立即吵着离婚分手的男人。不曾有过这暴富的机会时，谁又知道他的心呢？张胜，起码经过了这试金石的考验。

秦若男并没有痛恨张胜如何无耻，如果他是纯粹抱着享尽齐人之福的目的，天下肯嫁他的美女不知有多少，保证个个年轻貌美，既知情识趣又会哄男人开心，他何必委曲求全地来娶一个半瘫的残疾女人？可是，妹妹答应了吗？

秦若男坐起来，咬着嘴唇痴想半晌，迟疑着拿起电话想打给妹妹，电话号码拨了一半，又颓然放下，在床头坐了片刻，她再次拿起电话，电话号码拨通的刹那，她再次飞快地放下了电话。

她拿起外套，正想出去散散心，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秦若男拿起电话，只听了一句便失声叫道：“若兰？！”

张胜终于下定决心，给洛菲打电话同意了韦恩和安德鲁的操作计划，命令迅速传达下去，一张大网铺开了……

场内红马甲，在人们眼中曾经是一群神秘的人，如今他们的地位却已是一落千丈。

自从1997年上交所推出无形席位以来，越来越多的股民通过电脑方式进行交易，大机构更是如此。坐在自己的公司里，手里一动，便可轻松操纵行情，谁还会到场内委托？已经越来越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作用了。

这些代表各个席位所属公司下单的红马甲工作量骤减，偌大的交易厅，一千五百多个红马甲的位子，每天只有不到一千人在场内就座。

他们大多只是悠闲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再见不到当年紧张热烈的工作气氛。这里目前还留下的，大多是些已失去了拼搏斗志的中年人，年轻人不多，女红马甲更少。曾经，场内女红马甲是这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她们大多年轻貌美，又有气质，随着红马甲生意日渐萧条，工资待遇陡降，但凡有些姿色的女红马甲大多另寻出路了。

但是今天，各个证券公司的红马甲们似乎忙碌了许多，大家在一起工作，彼此之间互行方便，通风报信大家发财的事当然并不新鲜，为了做得隐秘，同时也更方便，他们之间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些互通暗号的规矩。

交易所内是不准吸烟的，但是可以喝饮料，各家公司的红马甲们约定的暗号就利用了饮料：喝统一冰红茶，就是看涨、多头；喝康师傅绿茶，就是看跌，空头；如果是喝咖啡，那就是没行情，盘整。

这一天，所有席位的红马甲，人手一瓶统一冰红茶！

张胜动手了，由他的首席助手制定的这项计划第一招就是借东风。

战争，有时要示敌以弱，有时要示敌以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一次，张胜一动手就示敌以强，要的就是一鸣惊人的效果。

他拥有一间最先进的电脑操控室，在英伦小岛那个国际上不予承认的巴茨王国的领土上，他还联系到全球网络速度最快的指挥网络，但是这一次，他却利用了最原始的交易方式，安排他分布在全国各大证券公司的人手工下单，通过早已被人冷落的场内证券交易席位进行交易。

之所以利用红马甲，目标就是他们背后代表的各家交易公司，这些公司连着许多机构和大户。如此统一的行动，不会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利用红马甲之间的潜规则，更是能在所有交易机构间传递同一个信息：有人大举做多，从而引起跟风和联动。这一招，叫借东风。

死气沉沉的期货市场果然被惊动了，这一天收市，所有的机构都闻风而

动，到处打听消息，各种自己杜撰的离奇谣言和张胜的人有意散布的消息满天飞，许多人认为，一次重大行情可能即将启动，开始纷纷研判起大势和投资品种。

当然，第一流的期货分析家们是不会轻易出手的，以“追风之羽”的笔名发表分析文章的期评家余安花了半晚上工夫先写一篇进可攻、退可守，类似“桃源三结义，孤独一枝”的“算命”文章提供给报社，然后又点灯熬油彻夜不眠，写好两篇分析文章，一篇坚决看多，一篇坚决看空，当然，其中许多伏笔在他刚刚投给报社的分析文章中都有隐晦的提示。

他把两篇分析稿件分别揣在左右上衣口袋里，准备见机行事，再决定发表哪一篇，这才揉揉发红的眼睛，上床休息片刻。这世上，做什么生意都不容易，像他这种专以忽悠可怜小散谋生的所谓“砖家”学者，自然也不例外。

徐海生的智囊团也是彻夜不眠，紧急分析所有数据，一早给老总拿出了分析报告。他们认为，此前对张胜的实力估计有所保留，同时，对于徐氏投资的悄然建仓，对方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对方昨天突然启动行情，明显是要抢先下手，但是分析结果，对方的实力虽超过他们的预计，总资金量仍无法与他们相比，大可一战。

徐海生紧急调度一切能够调运的资源，开始部署反击。有人建议他趁张胜立足未稳，立即发动反扑，徐海生只是冷冷一笑：“我们是做空的，有人做多，我们才有得赚。半途而击虽然稳胜，可是他的另一半实力就会逃掉，依照这个战场的游戏规则，我们是没办法穷追猛打的。放他进来！”

徐海生所图甚大，这一来正合张胜之意，连续两天，他投入重兵做多，市场气氛活跃，人气开始恢复，部分嗅觉灵敏的冒险家开始试探性进场，大机构也开始意动。

张胜满意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只要有人进场做多，就不会轻易出局或反水，这是由人的惯性思维决定的。他对这一战很有信心，早在他逃离东北、亡命天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部署对付徐海生，而且他的真正实力对方根本没有摸清，徐海生就算是神，也有一跤失足、摔落凡尘的时候。

战场上，他有十足的信心，情场呢？

情场如战场，张胜要挽回美人心，第一招同样是大造声势。

首先，他要把人们对秦若男的鄙夷和不屑，变成羡慕和佩服。能控制舆论机器，要做到这一点，就一点儿不难。

报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披露报道深圳富豪张胜新婚不久，便另结新欢，疯狂爱上一位女警的故事。随即，开始有人采访他的夫人，有关张夫人周洛菲愤怒至极，与丈夫发生摩擦，双方纠纷不断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随后各种娱乐报刊开始对双方进行深度挖掘，并重金征集知情者的秘闻消息，开启了中国人肉搜索之先河，很快就根据“知情者”提供的消息，发表了一篇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故事把三角恋的三位主角的过往历史全部挖掘了出来，大意便是张胜原是东北股坛的一个高手，当时便与这位女警两情相悦，彼此爱恋。后来，他在一次期货交易中败北，远走深圳。在深圳，他东山再起，这个过程中，周洛菲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对他助益很大。

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记者乎？在重金酬劳之下，他们编出了一个很合理的误会，使这对有情人因误解而分手，张胜冲动之下和自己事业上最得力的女助手成了亲，但是不久他便发现真相，想追回自己的真爱。

一个滥俗的都市爱情故事，在琼式风格语言的描绘下，写得催人泪下。文字，可以让黑成白，让白成黑，原来爱情的美好，因为误会分手产生的遗憾，一旦催眠了人的感情，就很容易影响人们的感观。第三者不再是第三者，人们对这位女警开始渐渐产生同情。

随即，张胜再度抛出一颗重磅炸弹，这一下对爱情故事不感兴趣的人也开始注意起了这一事件的发展。

报上披露说，张夫人周洛菲是天主教徒，坚决不同意丈夫协议离婚，在试图挽回丈夫感情未果的情况下，她愤然提出，如果要她同意离婚，张胜须把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九十割让给她的苛刻条件，以此来要挟丈夫不许离婚。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所有人的通病，在这种情形下，舆论开始向张胜和秦若男这对苦命恋人倾斜，人们开始感兴趣的是：张胜做不做得得到像温莎公爵一样，舍江山而就美人？

如果他做得到，毫无疑问将获得所有男人的钦佩，而秦若男这个可以让男人为她舍弃亿万家产的女人，也将获得所有向往浪漫爱情女孩的羡慕，两

个人的形象将彻底颠覆，那将成为一段浪漫的现代爱情佳话。

张胜为了挽回若男，用尽心思，终于扭转颓势，现在已没有人谴责他对婚姻的背叛，人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是要亿万财富还是要心爱女友，他的取舍，无疑将左右人们对他和若男的感受。

徐海生发动反击了，同时行动的还有一些见有利可图迅速入场斩一票的短线炒家，猛烈的攻势在人气尚未回暖，做多欲望还不够旺盛的底部盘整局势下，很快打退了张胜的嚣张气焰，张胜偃旗息鼓，开始退守。

此时，有一些机构认为市场屡创新低，做空动能已经不足，再加上张胜首先入场发动行情，于是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大小之后，这些机构也留了下来，同张胜一道像猎豹那样潜伏着，等待着机会重来。

徐海生没有得意忘形，一时的胜负算不了什么，很难说张胜发动这次行情，是不是仅仅抱着试盘的态度。在期货市场上，你赢一万次，只要输一次狠的，也足以全军覆没了。不过，既然胜了，总是要庆祝一下的，他便约了几位同好去夜总会开心放松。

素素小巧玲珑，眼睛最好看，狭长而妩媚，跟她玩的时候，让人舍不得离开她的眼神。小玉的皮肤最水灵，冰雪晶莹，尤其穿着极薄的黑色丝袜时，那一对小脚丫特别可爱，让人很喜欢把玩。

萌萌最会说话，一张天生的娃娃脸，小嘴甜甜的，你做生意赔了，看出你心情不好，她就会挽着你的胳膊柔声相劝：“哥，别不开心，我们也老赔。”你要是赚了，她好像比你还开心，蹦蹦跳跳的取了酒杯来，一定要跟你喝个痛快，她不是千方百计地劝你喝酒，是非常高兴地为你喝酒。

小姐做到极致，也是一门艺术！以为长了一身好肉，就能哄得男人流连忘返的女人根本不入流。

豆豆在唱《笑红尘》，这女孩个子极高，听说原来学艺术的，脸蛋很俏，只是总带着种冷艳，有点让人敬而远之的样子，不过小姐就是小姐，扮得再冰清玉洁，还是小姐，只不过是吸引男人的另一种手段罢了。徐海生呷着酒微笑着看她，见多了小爱那样的甜妞儿，他今晚挺想受用一下这个冷美人的滋味。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醒时对人笑，梦中全忘掉，叹天黑得太早。来生难料，爱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

徐海生微醺地饮了杯中酒，眯着眼睛看着朋友们和小姐们耳鬓厮磨、逢场作戏的模样，忽然觉得正如歌中所言，心中有点儿腻味。

歌唱完了，徐海生向豆豆勾了勾手指，女孩便坐到了他身边。徐海生又指了指面前的几案，豆豆便拿起上边的香烟，点燃一根，吸了一口，再送到徐海生嘴上。

徐海生吸了一口，从鼻子里喷出一股烟雾，烟雾缭绕中，他脸上的笑也像戴了面具，落寞而无聊……

一杯香馥浓郁的咖啡轻放在眼前，张胜端起来抿了一口，微烫、略苦的甘醇缓缓入喉，半颗砂糖的甜美在舌尖绽放，韵味还有几分鲜牛奶的温柔。

洛菲秘密到了L省城，此刻，这对“夫妻”正坐在一家咖啡厅里，空气中轻轻飘荡着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很少有这首曲子配上歌词演唱的，这里播放的却是配了歌词的，一个柔和的男人声音用英语轻声演绎着这首优美忧伤的曲子。

“菲菲，我们的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了，以我对徐海生的了解，只要我们再适时地挑战几次，他会在这张网里越陷越深，终至不能自拔。”

“我喜欢你的自信，筹备了这么久，我对你有信心。”洛菲嘴角洋溢着温柔的笑。

张胜微微向前俯了俯身子，轻声说：“菲菲，此事一了，我想离开国内了。财产转移的事，也要提上日程了。我和若男的事，炒得沸沸扬扬，这很好，你父亲的事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有关领导层都换了届，没有人一直盯着你的家族不放，我们再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合理的资产转移，相信不会有什么麻烦。”

洛菲嘴角的笑容有点儿苦涩，她低下头搅拌着杯中的咖啡，轻轻地说：“谢谢你……”

张胜摇摇头：“不，我该谢谢你，谢谢你的父亲。我能有今日，全是拜文

先生所赐。我也要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两人之间的气氛有些庄重和生疏，张胜不喜欢这感觉，他笑了笑，打趣道：“你是一流学府毕业，拥有多种技能，工作能力突出，办事认真负责，由你负责的事永远没有任何闪失，而且，无论什么场合，你都能游刃有余，永远保持一个淑女应有的仪态与气质。呵呵，要不是你是周家大小姐，做我永远的财务总监这个承诺，我一定会坚持。”

洛菲也笑了，她的容色并非完美，可是气质超佳，尤其眼神的灵动妩媚，足以弥补一切不足。这一笑，豆蔻少女般的清丽搭配上成熟女性的妩媚，构成一种特殊的诱人气质。

两人是感情融洽的工作伙伴兼密友，成熟的男女互相的吸引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光是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无论工作、生活态度方面都有着自然的共鸣，彼此单纯的情谊便会产生一种令人微醺的暧昧，无论男女，没有人不着迷于这种发酵的男女关系，更何况两个人又有着名义上的夫妻关系，此时要说出分手的话，张胜也不免有些怅然若失。

但是该说的，还是要说，该做的，还是要做。

张胜也垂下眼睛，轻轻说出了正式协商离婚、分割财产的事。

两个人久久都没有说话，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

洛菲无意识地搅拌着咖啡，凑到嘴边喝了一口，好苦，好苦……

她吸了吸鼻子，站起来，露出一个轻松的笑脸：“明天一早，我会让我的律师把离婚协议给你送去。我在这里不方便，还是赶回深圳坐镇吧。阿胜，祝你成功，顺利抱得美人归。”

张胜也站起来，向她递出自己的手：“我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洛菲眨眼的淘气动作流露出女性的妩媚姿态：“好啊，到时请你做伴郎。”

张胜握住她的纤纤素手轻轻一握，说：“结过婚的男人哪有资格做伴郎？”

洛菲朝他扮了一个可爱的表情，轻松调皮地说：“我不管，我要你做伴郎，你就是伴郎。他敢不答应，我休了他。”

张胜笑了，洛菲也格格一笑，向他颌首示意，高跟鞋叩出清脆的低音，摆动修长的双腿，飘然闪向门口。

空气中残留着一抹余香，张胜心弦微动，他站在那儿，看着洛菲美丽的

背影袅袅娜娜地消失在门口。

洛菲脸上一直带着浅笑，她上了车，用优雅的姿态对司机和保镖轻轻说：“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要一个人静一静。”

司机和保镖退了出去，轻轻关上车门，洛菲的眼泪在车门关上的一刹，如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张胜坐在咖啡厅里，对面的咖啡犹有余温，那深褐色的液体还在轻轻荡漾着。

《致爱丽丝》还在浅吟低唱，张胜不懂英语，但是洛菲听得懂：

车开了，
同行的没有你。
夜里，
孤独伴我同行。
穿过这最熟悉的城市，
穿过记忆到现实。
曾几何时寂寞时开始，
梦醒了，该甘心放手了，
却为何看不到你的快乐？
如果分手是种解脱，
我愿意为你唱这首歌曲，
听着，听着，也许就会忘记了。

在人前，她永远尽责地扮演着一个雍容优雅的淑女，而在人后，她只是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小女孩。洛菲哭了个畅快淋漓，才用纸巾拭去脸上的泪痕，示意司机和保镖上车。

车子开走了，音乐余音袅袅……

“凝固的记忆留给自己，
带不走的是你。

落幕的感情若是天意，
但至少还有过曾经，
伤感的钢琴最后一次，
为你上演这支曲，
感动的旋律，
打动不了这最后的结局……”

张胜答应妻子的苛刻条件，舍弃亿万家产，准备协议离婚的消息见诸报端，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现代爱情童话诞生了。

六十六年前，爱德华八世向全国宣布退位，他在逊位讲话中说：“没有我所爱的那个女人的帮助和支持，我感到我不可能承担肩负的责任。”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从此传为佳话。

六十六年后，张胜在报上公开说：“没有我所爱的那个女人，就算给我全世界的财富，也没有幸福可言。对洛菲，我只能说一声抱歉，感情，不由自主。”

事前，一些小报开出了民意测评，讨论张胜是会答应这个条件离婚，还是会和妻子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战争，想不到他为了尽快把爱人解脱出困局，竟然真的答应了这个条件。所有关注这件事的普通百姓都为他们开心，但是最不开心的，除了洛菲，就是地下赌场的庄家们，他们咬牙切齿地咒骂张胜，这一次张胜让他们赔惨了。

张胜亲自登门，来到了秦府。

他的保镖很悲哀地发现，跟着这个大老板，他们永远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他们老板惹的人，全是得罪不起的，比如，老板未来老婆的爷爷。

老头子见了报纸上的八卦新闻，见张胜还敢登门，气得暴跳如雷，恨不得一根拐棍抽得张胜头破血流，但是听说了张胜这些日子为若兰所做的努力，否则，他真会一枪轰掉张胜的脑袋。

在老头子的心里，不管他的孙女儿是健康还是残疾，是美丽还是丑陋，那都是他心尖上的肉。张胜知道，事情得分轻重缓急，一步步来，等到生米煮成熟饭，老爷子这里才好过关，万事开头难。

当然，他同时还有一张底牌，那就是秦老爷子的大哥。他已经找到了，巧得很，他加入的那个会所“兰”，就是秦老爷子大哥的长孙所创办。秦老爷子的大哥还活着，已经九十八岁了，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已经成了昨日云烟，获悉幼弟登报寻找自己的消息，老头子老泪纵横，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在儿孙和张胜的劝说下，他已经意动，想认回自己的弟弟，让他重归宗门。

张胜正在努力获取这位老人的认可和喜欢，秦老爷子一生负疚最大的，就是他的大哥。只要获得他的支持，将来秦司令这儿的阻力必可减至最低，这枚底牌现在当然不急着想亮出来。

“滚出去！我秦家的女孩儿，不会嫁你这种一身铜臭的浪荡子！”

“老爷子，我是真心爱若兰的，我求你，让她嫁给我！”

“滚！你滚不滚？”秦司令劈头盖脸又是一通打，张胜站在那儿躲都不躲，头上挨了几棍子，又麻又胀，他舔了舔嘴角，咸咸的，已经有鲜血淌下来。

秦若男在一旁，看得心尖儿一颤一颤的，她和妹妹已经通过几次电话。若兰嘴里说着不帮张胜，又怎么可能真的不帮？爷爷要是不同意，她又怎能安心留在张胜身边？

这些日子，独自操持属于自己的家，既劳累又充实，可偌大的城堡，现在却只有她自己，若兰已经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报上关于张胜的报道天天不断，他一直都没有登门，没有再和若男见面，若男也知道别人现在对她是一种什么感观。

就在这时，张胜突然登门了，眼见爷爷的拐棍一下下抽在他的头上、肩上，若男感觉就像抽在她的心上，心里一抽一抽的隐隐作痛。

秦司令又是连续两棍子敲下去，秦若男再也忍不住了，她急忙冲过去，张开双手拦在张胜面前，噙着泪道：“爷爷，不要再打了。”

秦司令的拐棍带着风声呼啸而下，一见孙女挡在前面急忙收手，但还是来不及了，棍子抽在她肩上，虽说已收了几分力，仍是疼得若男一哆嗦。

“小男，你这是做什么？是谁害得若兰那么伤心？是谁害得你在同事、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你……居然还护着他？”

张胜见秦若男替他挡在前边，又惊又喜：“若男，你……你肯原谅我了？”

“你给我滚！”秦若男也说不出自己是什么心理，见他被打着实不忍，比

打在自己身上还疼，可是听到他说话，却又气不打一处来。她转过身，使劲地往外推张胜，把他推出门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张胜心中难过，抬手欲扣门，却没有勇气再拍下去。

郭胖子重重一拍他的肩膀，满脸沉痛地劝道：“老弟，与人谋事，须知其习性，以引导之；明其目的，以劝导之；知其弱点，以威吓之；察其优势，以钳制之。出其最不当意之际，不可存一蹴而就之想，惟徐而图之，以待瓜熟蒂落。”

张胜抹了一手血，咬牙切齿地道：“胖子，我不知道你小子现在长了多少学问，你再跟我之之之的，我让你比我还难看！”

郭胖子捏捏肥胖的下巴，立即改口说道：“哥们，咱先去医院吧……”

沉寂几天之后，多头再次发力，这一次，不止是张胜，对大势研判之后，认为市场已经见底的众多机构纷纷加入进来，不过好笑的是，挑起这场风云的战争导火索源于深圳，迅速加入双方战团的大机构却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

北京机构看多，站在张胜一边，上海机构看空，站在徐海生一边，其他各地的机构各有所依，但是气势上与他们就无法相比了。

多头的这次反攻，再次收复失地，把前几天的阴线一举吃掉，其中几个小品种在开盘十分钟后，就被几笔大单子直拉涨停，场内欢声雷动，跺脚的，拍案子的，起哄的，各种嘈杂的声音从报单电话里迎面扑来。

徐海生暗自得意，眼看参与进来的机构越来越多，他无法想象这一仗打赢之后，他将获得多么巨大的力量。但是由于期市数年的沉寂，这一番骚动吸引了太多蛰伏已久的势力，加入双方的势力集团越来越多，徐海生也不敢大意，他知道，有时候实力过于强大，是能暂时背离现货走势，走出一波完全不同的大行情的。

为保险起见，徐海生在发动力量，与其他空头把多头势力再度打回原形后，立即飞赴上海，开始同各方势力洽谈合作。黑白两道、政界背景、商界背景，来自方方面面的资金开始在期货市场云集。同股市不同，期市做空一样可以赚大钱，所以巨量资金的云集，对多空双方来说，只是意味着风险越来越大，却无法确定大盘的走势。

期货交易所重现辉煌，许多中小散户也闻风而来，加入这场豪赌。

这天中午，交易所眼见多空双方不断创设，立即发出紧急通知，所有新单子的保证金上浮到百分之十五，尽管如此，也无法阻挡暴利产生的无可阻挡的诱惑，大起大落的行情锤炼着人们的意志，许多人今天盈利三倍，明天就连本都赔光；有能力追加保证金的，第三天看看账面，又赚得钵满盆满，而被迫平仓离场的则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心跳的感觉不是那么好玩的，当地警方大为紧张，明里暗来派来了许多警察维持秩序，期交所大楼对面的公安派出所里，警力加强了一倍，人人手枪子弹上膛，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这场残酷战争的统帅之一徐海生，却在灯红酒绿中调兵遣将，招兵买马，筹备着进一步的行动。这个大型酒会，到场的都是与他有志一同看空市场的资本金融界大亨，尽管大厅里放着轻松的音乐、可口的食物，还有他们携来的个个妖娆美丽的女伴，不过大亨们很少把注意力放在酒和女人身上，他们聊的是下一步的合作，以及对空方能量的分析研判。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政治影响、经济影响、中央高层某个部委尚未公开宣布的一些决定，在这些大亨们中间并不是绝对的秘密。某种程度上，这些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就是中国经济的一股主流力量，一言可以令人生，一言可以让人死，可是在这场诸侯争霸的战争中，他们自己同样是别人狩猎的目标，一个不慎，照样是家破人亡。

铺着洁白餐巾的长条桌上，摆着令人微醺的顶级红酒，几块香浓的起司，切片的法国面包，新鲜多汁的水果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黑色珍珠般的鱼子酱在水晶盘里闪闪发亮。唐小爱和几个美貌少妇站在桌旁，一边进食，一边轻声谈笑着。

一位贵妇提到了她新买的海景洋房，古希腊的建筑风格，在她的描述下引起众女子一阵羡慕，唐小爱动了心思，她也想拥有这样一套别墅。

扭头寻找着她的男人，她看到徐海生端着酒杯正同两个男人窃窃私语。很面熟，应该是电视上经常可以见到的人物，但是唐小爱对财富感兴趣，却对创造财富的经济运动完全没有兴趣。她一直觉得，这世界该由男人来打拼、

创造，而女人只要拥有男人就行了。

随着徐海生的势力和财富不断扩张，他拥有的女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知名影星、歌星，这些事唐小爱都知道，但是她并不介意，她清楚徐海生需要什么，她自己需要什么，她不在意只当一个储存精液的器皿，即使是徐海生使用的无数器皿之一，至少到现在为止，她还是徐海生最长久的床伴。

她现在对成为徐夫人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尽管徐海生已经和国外的妻子离婚，但是徐海生和她越来越大的差距，使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成为徐夫人的希望非常渺茫。

但是她仍不舍离去，用青春赌明天，有时并不是坏事。徐海生能给她的，是一个一辈子只守着她的男人八辈子也赚不回来的财富，这才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

女人，要么要真情，要么要物质，五千年男权文化的氛围影响，使她们不稀罕男人的贞操。

“海生。”唐小爱巧笑嫣然地向他走去，踏着雪白温柔的地毯，头上的水晶挂灯点缀得如梦似幻，极尽奢华与舒适的氛围中，一个大美人娉娉婷婷地走来，很是赏心悦目。

“江先生，那先生，这位是唐小姐。”

徐海生微笑着挽住了唐小爱的纤腰，唐小爱整片裸背光亮平滑，没有半分瑕疵，摸上去富有弹性的娇嫩肌肤手感非常舒服。

那件礼服剪裁得非常合体，性感优雅的颈子、高耸诱人的胸部、秾纤合度的腰肢，甚至直到腰间的开衩把美丽女体的妖娆性感显露无遗，尤其是高档丝绸包覆下的盈盈美臀，隆起充满了原始野性的诱惑。

“江先生，那先生，你们好。”唐小爱浅浅一笑，顺手抚弄了一下柔顺的长发，乌黑笔直的秀发从肩头泻下，一枚镶着闪亮细钻的水蓝色蝴蝶发夹在她的发丝之间，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徐海生微微低头，听她悄声耳语几句，不禁微微一笑，在小爱的硕臀上轻拍一记，笑道：“没问题，你明天就约人去看好了。我和江先生、那先生还有事谈，你去陪陪我们尊贵的女宾。”

“知道了。”唐小爱嫣然一笑，向江、那两人嫣然一笑，转过身又摇曳生

姿地去了。

三个男人不约而同地盯着她扭腰迈腿的性感动作，眼中露出欣赏和贪欲混合的目光。

徐海生看着她摇曳生姿的美臀，不由联想她在床上像小狗似的风骚颠筛时的模样，下体有些亢奋。他刚刚已经和这两个比他的实力更加强大，而且拥有浑厚政治背景的大亨达成了一致意见，生意上的成功，让他的性欲显得特别强烈而易冲动。

“徐先生对女人很有品味啊。”江先生扶了扶眼镜，微笑道。

徐海生带着些矜持和得意，畅声笑道：“哈哈，看雪思高士，因花恋美人，赏月吟诗曲，煮酒论英雄。咱们一杯在手，今夜不谈女人，来来来，到小包厢去，咱们三个人再好好聊聊……”

若男这一阵成了风云人物，无论是上班还是回家，同事、邻居都要凑上来说几句。以前，看了报上的小道消息，大家只在背后议论她，没人当面说什么。现在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什么丢人事，反而觉得对她而言，这是一件非常光彩荣耀的事，自然少不了恭喜几句，劝导一番。

若男快要疯了，她连晚上都不得安宁，同学、朋友的电话也是接二连三，恭喜者有之，吐口水鄙视者有之，若男越来越郁闷：那个混蛋这么欺负我，但是好像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占了莫大的便宜似的，这是什么世界啊？

秦老爷子最近的火气也小了许多，一方面是受到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儿子、儿媳劝说的结果。秦父两口子比老头子开明得多，张胜虽说是商人，又结过婚，但是在这世道中，能如他一般舍万贯家产诚心穷追女儿的男子并不多，这小小瑕疵他们觉得完全可以忽视。

秦若男是有苦难言，更让她受不了的是秦若兰的邀请。秦若兰总是诉说过对姐姐的思念，请她去英国陪伴自己。亲情攻势最是很难敌，渐渐的，若男开始动摇了一直坚持的想法，可是，需要一个人来鼓励、坚定她的想法的时候，张胜偏偏不见了踪影，也不知是不是被爷爷一顿揍给吓破了胆，再也不敢登门了。

一轮残阳红光满地，“爱心幼儿园”放学了，家长们推着自行车在门口接孩子，也有开着小车来的。看得出，幼儿园的规模不小。

张胜坐在夕阳下的车里，阳光斜射进来，虽然玻璃贴着膜，还是有些晃眼，他眯着眼，任那残阳照在有些落寞的脸上。

幼儿园园长小璐站在门口，亲切地同家长们打招呼，有时还会抱起可爱的小孩子，咯咯笑着让他亲亲自己的脸。

她扎着蓬松的马尾辫，穿着一套休闲牛仔装，整个人显得青春而富有朝气。春日的阳光淡淡地洒落她的发上，肩上，她脸上的神情祥和而从容，一如这春日的阳光。岁月，仿佛在她脸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她还是像个邻家女孩一样，清纯、稚嫩。

张胜坐在车里，看着小璐的笑脸，脸上渐渐露出一丝温暖的笑意。

小璐的幼儿园办得很成功，洛菲办事就是让人放心，她当初安排的一切滴水不漏，让小璐无从怀疑这从天而降的一笔“遗产”另有缘由。现在看到小璐真心的笑容和自信开朗的神情，张胜觉得一切苦心都没有白费，这个从小过苦日子的苦孩子，应该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阴影吧？

尤其是看到她身旁站着一个看起来阳光帅气的青年人，两个人说笑着，非常的亲密，张胜心里酸酸的、暖暖的，就像大口地喝下一杯老酒，它在心里流动的，便有另一种液体在眼睛里流动……

他抿着嘴唇笑了笑，发动车子，悄然驶了开去。他来过，看过，却不想让她知道，正如他为小璐安排的这家幼儿园。有时候，你为别人做了什么，不需要让对方知道，只要达成了你的心愿就好。

“小璐姐，我姐姐要生了，明儿我想请假回去一趟。”

小璐开心地笑道：“好啊，要做舅舅了啊，恭喜恭喜。明天下午再走吧，上午我去买点东西，给你姐捎上，等你姐再回城里打工的时候，把孩子也带来，就住我的幼儿园好了。”

“哎！谢谢你，小璐姐。”郑璐的弟弟腼腆地笑笑。

“嗯，从幼儿园建起，你就没有好好休息过，这次索性多休息几天吧，把你手上的工作给同事交代一下，在家里陪陪你姐，我先回办公室了。”小璐说完，走进了屋里。

夕阳穿过窗户，窗台上有一盆月季，两个花骨朵已欲开放。淡绿的叶子，普通的花盆，因那绿叶中绽放的两抹鲜艳而显得生动起来。

小璐欣喜地看看鲜花，提起水壶又淋了几滴清水，然后在办公桌前坐下。桌上有一份报纸，报上登载着张胜的大幅照片，以及轰动全国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

“如果他这样追求的目标是我，我会不会答应？”

人的一生最宝贵的，是知道所求何物，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女人的心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是会渐渐改变的，花季少女要浪漫，青年女性要爱情，成熟女性要一个稳定、富裕的家，但是小璐却始终不知道自己执著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手指轻轻在张胜脸上抚过，许久许久，她才幽幽地叹了口气，把那一页报纸翻了过去，用女儿小雨笑逐颜开的照片压在了上面：我们早已越走越远，完全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了，这一生，怕也再也没有机会见上一面了吧。

也许，所求何物，这辈子不一定必须得到，但求凡事尽心，一生坦然。如同千百年来朝拜路上的人一样，漫漫之路，磕头长跪，而最终仍不能成佛，但身体得到历练，心灵得到净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份纯净。成不成果，已经不重要了。

人生之苦，在于所求不得。但是，人生之幸，也在于所求不得。因为那样，她会在执著与期待中，永远抱着一线希望。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钟情在电话里说：“胜子，你交代给我的事都办好了，北京和深圳的房产都出售出去了，全家人的护照也都办好了，你要一起离开吗？”

张胜说：“不必，你带他们先过去吧，等我处理好了这边的事情，我就飞过去。”

“好！”

“情儿。”

“嗯？”

“谢谢你无怨无悔地帮我。”

“你呀，说这个干什么？要谢，我该先谢你，无怨无悔地接受我。”

张胜轻轻笑了两声，然后说：“情儿，当初是山重水复，如今我被逼得反倒是柳暗花明了。我不要你这么委屈地跟着我，给我三两年时间，等一切按部就班，我要给你一个交代。”

钟情的声音柔和下来：“胜子，只要你对我好，我就知足了，最近的事，已经很伤脑筋了吧？我还指望你多活几年呢，可不想你为了我费尽心机。胜子，你有这心就够了，真的不用为我……”

张胜放下了电话，心中感慨万千。这三个女人，都是为他付出良多，此生此世不能辜负的人。

和小璐恰恰相反，他觉得，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到头来只是一场空，空手而来，空手归去，曲终人散，人走茶凉，什么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但空的应该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人永远只是少数几个所谓圣贤。古往今来的墨客骚人常求明明白白度一生，然而醒又何哉？浊又何哉？人生之苦，在于所求不得，得到了，便不留遗憾，这个过程便也是果，终此一生岂不快哉！

秦若男感觉今天队里的气氛有点儿古怪。

这几天，总有人跑到她耳边不断聒噪，问她和张胜之间的进展，尤其是档案室的那个内勤女警宫丽，挺清秀的小姑娘，大概是言情小说看多了，一提起张董事长和她这个灰姑娘的爱情故事，脸上便带着对张胜花痴般的向往和对她的鄙夷，责备她不懂得抓紧机会。

秦若男大吼：“你喜欢你去追他好了！”

宫丽听了不以为忤，满眼桃心地道：“我倒想，他也得喜欢我才成。”

气得秦若男直翻白眼。

而今天，连最饶舌的宫丽也没有跑来烦她，着实有些古怪。

“若男，外面有人找你。”小李打开门，探头朝里边喊了一句。

“在哪儿？”秦若男抬起头问道。

“楼门外。”

“切！”秦若男根本不信，今天是什么日子，当她不知道吗？

过了一阵儿，传达室的老刘也拉开了房门：“小秦啊，外面有人找你。”

“嗯？”秦若男有点儿奇怪，老刘师傅这么大岁数，不可能和她开这种年轻人的玩笑，她合上案卷，起身向外走去。

走到大门外，秦若男左右看看，没有发现有人站在那儿等她。

刑警队在十字路口的一边，对面，是一幢高十二层的商业用楼，朝向十字路口的一面是内凹半圆形的山墙，直到最下面两层才有门窗，整个楼从这个方向看过去，就像一艘迎风破浪的战舰，据说这建筑是请教过风水大师的。

以前，东北的房屋造型大多都是四四方方的鸽子笼式，这幢建筑还算比较新颖。早晨来时，秦若兰直接骑车从单位后门进去的，没有看到前边，此刻才发现那幢楼的山墙整个儿都被一片巨大的白幕拦上了，好像里边正在施工似的，下边还站了一些人，也不知仰着脸在看什么。

而单位旁边还是一如既往，完全没有什么不同。秦若男左右看看，正想抽身回去，张胜突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静静地站在她旁边。

“若男，我又来了。”

秦若男紧张地回头看看，喝道：“你来这儿做什么，不要来我单位闹事。”

张胜道：“这儿安全一些，去你家里，我怕被你爷爷又是一顿好打。”

不知道是不是痛已麻木，秦若男听了竟有种想笑的感觉。她放松语气，说：“你不用上班，我还要啊，你在这里闹事，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若男，退一步海阔天空，若兰应该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吧？你也了解她的心意，我知道迈出这一步有多难。”

秦若男想起妹妹和她说过的那些体己话：“不要跟我提若兰，不知道你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让她答应你。”

“若男，你担心的，我来扛，好不好？”

他忽然拉着秦若男的手腕，大步向街对面走去，秦若男本想挣脱他的手，可是看到他额头还有一块乌青的淤痕，那是爷爷下的手，心中不觉一软，便任他握着，随着他走过去。

张胜扯住那片布幔的一角，回首看了看若男，然后奋力向下一扯，拉起秦若男向后跑了几步。

巨大的布幔呼呼猎猎地飘下来，慢慢在地上聚成了一堆，那面内凹半圆的巨大墙体上有一颗巨大的红心，十六米宽，二十二米高的一颗巨大红心，张胜拉起若男的手，向前走了几步，站到了高楼下。

身子一阵摇晃，秦若男急忙抓住张胜的手臂，这才发现自己正在渐渐升起。原来张胜拉着她站到了一个蜘蛛人使用的横板上，起落架是电动的，正载着他们徐徐升起。

他们渐渐升到了两层楼高的位置，秦若男这才惊奇地发现，那颗巨大的红心，竟是用一朵朵鲜艳的玫瑰花粘成的，她的身子徐徐上升着，这一辈子她还从没见过可以在上面随便翻滚跳跃的玫瑰花的地毯。

这时，起落架经过那行大字，秦若男才看清那行蓝色的美术字，是用蓝玫瑰花拼成的。两个人在玫瑰花心的位置停住了，脚下只踩着一块板子，手里抓着一根绳子，身子一侧有保护栏，由于有风和脚下受力不均，踏板在空中轻轻地摇荡着。

张胜沙哑着嗓子道：“我知道，那些小报胡说八道，让你很难堪。我做这些举动，不是为了学那些毛头小子玩浪漫，而是为了弥补你受的伤害。我让你这么伤心，是天意弄人，但是只能由我来弥补，我一腔赤诚，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秦若男眼见张胜脸色苍白，握着她的手攥得紧紧的，因为用力，指骨部分都绷得发白，心中不觉一软，语气有些软弱地道：“你……你真的这么……在乎我？”

“当然，你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还要这么问？”

秦若男轻叹一声，瞄了眼下边围观的人群，轻叹道：“唉！你……我现在心里好乱。”

秦若男呆了呆，忽然忍不住放声大笑，她的心真是要多苦有多苦，可是张胜一直以来想弥补她的方式，费尽心机学着肥皂剧和一些年轻大学生的浪漫作法，结果总是学得似是而非，充满笑料。她就是有想哭的心，想怒的意，也只能付之一笑了。

“你别笑！”

她一笑，踏板晃得厉害，秦若男赤手攀岩都丝毫不惧的人，这样站着当

然不怕，可张胜没那本事，他松开若男的手，双手抓着绳子，蹲下来，慢慢跨坐在了横板上：“别笑了，被你同事看着，就这么开心？”

“什么？”秦若男大吃一惊，她扭头一看，可不是，刑警大队办公大楼许多窗子都开着，许多人趴在窗口，指指点点，谈笑风生，自己分明演了一出好戏给对方看。

“快，快放我下去。”秦若男的脸也白了，她又窘又羞，连忙低声喝道。

张胜一见，忽然抓住了她的软肋似的，语气强硬起来：“你答应我，我才放你下去。”

“放屁！”秦若男用喷火的眸子狠狠瞪张胜：“快，快放我下去！”

“你先答应，我就放你下去。”

“你不放是不是？好！”秦若男发起狠来，使劲荡着踏板，就像秋千一样，踏荡先是轻轻晃动，然后幅度越来越大，张胜吓得脸色苍白，却就是不肯讨饶。

他的两个保镖叼着烟卷站在下面，看着上面两个孩子气的情侣，齐齐摇头：“咱们老板真是不让人省心呐。”

另一个仰着脸说：“我靠，这要是出事，想救也救不了啊，用不用马上打119、110、120啊？”

那短短一条板子越荡越高，秦若男不怕，张胜却快吓疯了，他咬咬牙，趁着板子荡起，重又荡向若男方向时，忽然抓着横护栏的绳子站了起来，一下子猛扑过去，连若男带她身后的绳子抱在手中，另一边的板子顿时翘了起来。

底下围观的群众轰然一阵骚动，待见有惊无险，立即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一个保镖一见，立即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我靠，110怎么打不通啊？”

后边那保镖抬腿给了他一脚：“警察就不用叫了，对面就是警察局，打120好了。”

“你疯啦？”秦若男怒叫一声，手肘狠狠拐了他一下。

张胜闷哼一声。

秦若男又羞又气，却不敢用力击打张胜，生怕他脱手真的摔下去。

也许是因为女人骨子里都天生有种喜欢被男人征服的感觉吧，方才张胜

软语肯求，这时张胜霸道起来，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她反而生出了一种屈服的念头，而且，很喜欢这感觉。有种女人，是吃硬不吃软的，秦若男无疑就是这样的女孩。

在如潮观者的热烈掌声中，起落架徐徐降下，两个人顺利着陆。

秦若男满面红霞，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张胜却得意洋洋，像只打了胜仗的公鸡。他终于号准了秦若男的脉，知道怎么才能降服她了，若兰吃软、若男吃硬，这丫头骨子里大概是有点儿受虐情结的。

若男一双秋水似的眸子带点儿古怪地看他，在张胜伸手拉她时，突然出手握住张胜的手腕，一拧一压，一个漂亮的擒拿动作，牢牢地把他摁住了。

“喂，你做什么？”张胜痛得直叫。

秦若男斥道：“4月1号跑来跟我说这些，你还说是真心的？”

张胜求饶：“我已经被命运愚弄过多少次了，从此不过愚人节！”

第十八章 硝烟散尽，折戟沉沙 淘尽多少富豪

在这个传奇的时代，许多几年前还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人成了亿万富豪，命运的轮盘现在似乎有把他们送回出发点的打算。张胜微笑地看到：空方机构们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徐海生如果此时抽身尚能逃走，但是财产将缩水一半以上，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损失。而且，由于同盟关系的建立，他不能自由退出，于是，在猜忌和互相监控的情形下，徐海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市场做空散户消失殆尽，当初倾向空方的千万元级机构灰飞烟灭，独撑危局扮擎天柱的只剩下徐海生和以上海集团为首的超级主力，可是他们的财产也在不断缩水，百亿机构变成十亿机构，亿元机构变成千万机构。

期货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波澜壮阔，这股巨大的洪流，让张胜和徐海生从发起者变成了两个参与者，高手如云背景下，就连他们也已无法左右局势。

同张胜站在同一阵营的主要是北京帮，他们做多，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分析形势、进行研判的结果，他们也认为数年的期货熊市该结束了，做期货，看准趋势，便有暴利可赚。其中当然不乏一些其他原因，比如和不同派系利益集团的角逐、竞争。

当初同徐海生在郑州期货上交过手的那位太子党，就坚定地站在多方，成了张胜的战友，如果说其中没有一点儿个人感情因素，似乎也不可能。

5月初，张胜派往东北产区秘密收购大豆现货的人基本完成任务，足是一百万吨大豆现货被他们吃下，牛市气氛初现端倪。大豆价格突破横盘三年的箱体底部，开始逐步上涨。

而此时锋头最健的是小麦，由于当年5月一场倒春寒，处在抽穗期的小麦遭遇一场严重的冻害，受供需关系影响，小麦价格从一千一百元每吨起步，在连续几年减产、政策利好和周边品种上涨的刺激下价格迅速攀升。它的崛起掩盖了大豆稳定的、如同爬楼梯似的坚决上攻态势，没有引起徐海生对大豆的足够重视，还以为是板块联动效应。

此后，美国乃至整个南美地区大豆减产的消息传来，进一步刺激了大豆期货品种的上涨，大豆和小麦成为两只领头羊，以波浪式进二退一的稳健方式反复上涨，坚拒回调，空方不断加大保证金投入，增仓打压，仍不能遏制这一态势。

徐海生开始有一种成为猎物的惊悚感觉……

空方主将们注意到了事态的严重，他们在上海召开会议，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空方阵营的寡头大亨，仔细研判大势，订立攻守同盟。徐海生当仁不让，成为会议的发起者之一，眼见来自全国各地的期货业界实力强大的众多机构老总，徐海生心中大定，这海上，他不再是孤独的一条船，而是一支庞大的舰队，鹿死谁手，尚未可料呢。

多方不甘示弱，随即在北京召开会议，同样召集坚决看多后市的机构主力，制定了统一行动计划，并推举几位教父级的人物担当首领。

双方阵营在期货市场上资金过亿的主将摩肩接踵，数千万元资金的小兄弟更是不计其数，至于百万以下资产的小户，就算高呼口号宣誓效忠，也没资格进入会场，更无法得到双方会议的详细内容，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市场上选择一方作为投效对象，与之共进退。

这一仗的惨烈，不亚于真正的战场！

参与其中的，不只是各大财团，还有他们背后的政治势力，财力庞大的黑帮组织。如今，徐海生已被自己牢牢地绑在这辆战车上，想退都不可能了。

一条庞大的战争线，任何一个堡垒被攻破，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怎么办？攻守同盟起了作用，做空做多双方的势力集团，即便明知必败的也不敢脱身出局，或者反水投靠对方，每个机构当家做主的大人物身边，总有几个若有若无的身影二十四小时尾随，谁敢背弃同盟，立有黑枪加身。

没有硝烟，却枪林弹雨，在这场战争中，首先充当炮灰的就是跟风散户，

他们资金量有限，哪里打得起这种消耗战？

屋漏偏逢连夜雨，期铜也跟着凑热闹了，在连续创下几年新低之后，期铜在全球电信网络系统升级、需求量大增的国际利好消息刺激下，铜价也开始震荡走高，彻底突破自1999年以来形成的一千四百至一千八百美元的震荡箱体，报复性上涨，到8月末已经上涨到二千六百美元每吨的几年来的历史高位，而且仍在继续上涨，不断创下新高。

至此，大部分人都已看出形势逆转，整个期货市场已经变成了多方市场，中小机构和散户开始纷纷加入张胜这一方的多方阵营。聚沙成塔，这些散户资金量虽少，但是全国有这么多个散户，蚁多咬死象，一旦团结起来，那是很恐怖的一股力量。

空方机构们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如果此时抽身，他们能走，但是每个机构的财产都将缩水一半以上，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损失。而且，由于同盟关系的建立，他们不能自由退出，又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发生内斗，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在猜忌和互相监控的情形下，他们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他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突变，或者将多方能量耗尽，从而逆转期货市场之势，强行反向运行。这个时间虽短，但是足以让他们反败为胜了。

所以，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悲壮地继续投入，当一个本来是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神一般的存在只能寄希望于连他也无从预测的命运时，那悲剧还会远么？

大豆涨到了三千七百四十元每吨，小麦涨到了一千八百二十元每吨，其他品种也不断上涨，市场做空散户消失殆尽，当初倾向空方的千万元级机构灰飞烟灭，独撑危局扮擎天柱大哥的只剩下徐海生和以上海集团为首的超级主力了。

可是他们的财产也在不断缩水，百亿机构变成十亿机构，亿元机构变成千万机构，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他们将成为历史记录上的一个符号。在这个传奇的时代，许多几年前还蹲在路边吃盒饭的人成了亿万富豪，命运的轮盘现在似乎有把他们送回出发点的打算。

“徐先生，我们平仓吧！”艾戈心惊肉跳地说。

他是黑社会，可是黑社会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眼见投资就要全军覆没，艾大哥心痛如绞。

没有玩过权证和期货的人，永远无法想象财富增加和缩水的速度就像吹个泡泡糖那么简单，这个赌场，才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比世界四大赌场的交易额加起来还要庞大的赌场。

“清仓？”徐海生从电脑屏幕上慢慢收回目光，抬起头来。他一向最注重形象，可是一向风流潇洒的他，现在也满眼血丝、颌下有寸长的胡茬。

艾戈脸上显出一丝酷厉之色：“徐先生，我也是混黑道的，我就不信，那些大人物的手下就有三头六臂？现在明摆着是送死，咱们不能再拼了。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他张胜能东山再起，咱们就不能？徐先生，清仓吧，我护着你走，保证不会让你挨他们的黑枪。”

徐海生一声怪笑：“我的钱现在已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你叫我清仓？清了仓怎么办？向我投资的，有些是签了保本协议的，我的钱要全部拿去偿还他们？被打回原形，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他按着桌子，目光呆滞地移回屏幕，喃喃道：“就算是妖精，也不喜欢被打回原形。”

“那……那把我的钱抽回来！”艾戈咬咬牙，不再那么恭敬了：“我不想赌下去，能回来多少算多少，把我的钱还我。”

徐海生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大吼道：“混蛋！老子给你赚钱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要求抽资？人人都像你这样，一盘散沙，成得了什么气候？”

这时电话响起来，徐海生看了一眼，直接将话线扯断，要求撤回投资的，何止是艾戈一个。

他困兽似的在房间里走动，说道：“大家都在坚持，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就不信，他们拉一两个品种容易，他们拉到整个期货市场上涨，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单边上涨，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资金量？不走，不能走，对方一定和我一样就要崩溃了，狭路相逢勇者胜，谁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的。”

艾戈看着他，冷冷地扯扯衣领，淡淡说道：“我是粗人，我不懂得期货，不过……我听你说说过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逆天而行，必遭天谴！现在的走势，我觉得继续做空，就是逆天。”

“你懂个屁！”徐海生狞笑：“我命在我不在天，只要我的力量够强大，我想呼风唤雨便起，我想唤雨雨便来，我，就是天！”

电脑发出了提示，徐海生赶紧扑到屏幕前，拿起了耳机。

他们这些超级机构主力为了行动一致，随时交流意见，是开着网络会议的。

“你出去吧，我徐海生大江大浪见得多了，险死还生的事也不是没有过，这一次，我还是不会败！”

艾戈犹豫了一下，眼见徐海生一脸的倨傲自信，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最终，他还是重重地跺了跺脚，转身走了出去。

同别人交流了一下意见，彼此眼中都有一些恐惧和绝望，却互相说着鼓励打气的話，他们除了坚持、等待，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徐海生交流完毕，关闭视频，想打电话给期交所继续增仓，可是他已经抽不出钱来交保证金了，现在形势如此，期交所的领导虽是他的哥们儿，怎么可能敢押上身家性命陪他冒险？

仔细想了半晌，他终于颓然叹了口气。

这时，QQ突然闪动起来，一个陌生人，只有一句话：“徐哥，是我！”

徐海生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已意识到这个人是谁了。

“他怎么知道我的号码？”徐海生倒抽一口冷气，迟疑一下，才按了接受。然后是视频申请，两个人，隔着网络遥遥相望。

相视凝望片刻，张胜深深吸了口气，脸上露出轻松的笑意。徐海生从桌上摸到一盒烟，拿出一支点上，脸上也是满不在乎的笑意。

“徐哥，好久不见了啊。”张胜感慨地一叹：“一别经年，物是人非。往昔种种，如在眼前啊。”

这话有点儿耳熟，徐海生突然脸上胀热，有种被羞辱的感觉。他记得，这话他曾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张胜说过，在他逛出钟情，诱来张胜时，对他说过。

“徐哥的万里江山，即将不保。作为兄弟，我很好奇，不知道像你这样眼中只有利益，从来不曾在乎感情的人，失去了你最重要的东西，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是么？”徐海生一扬眉：“胜负尚未可料，老弟，你高兴得早了点儿。”

张胜笑笑：“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徐海生扫了一眼盘面，目光微微一缩。张胜看在眼里，嘴边露出一丝耐

人寻味的笑意：“徐哥，今天坐在这儿，遥想当年，真是如在梦中啊。我们在小饭店门口下棋的时候，恐怕都不会想到有今时今日的境遇啊。”

徐海生面噙冷笑，一言不发。

“来，徐哥，咱们再下一盘。一面下棋，一面博弈……”

张胜传过来一个网址，徐海生点开，是一个在线象棋游戏。

画面打开，还有一阵节奏优美的音乐传来，徐海生并不知道那是1996年吕颂贤版《笑傲江湖》中的琴箫合奏，只是觉得那乐曲轻松中隐泛杀伐之气。

“请长者先行。”

“好！”

徐海生也不客套，“啪”的一声架上了当头炮，张胜立即起炮相迎。

徐海生一诧，竟是以攻对攻。

平常的习惯和行为，和一个人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性格决定命运，张胜竟然一改旧习，以攻对攻？

“啧啧啧，呀，老弟啊，你这棋艺不止没有进步，而且舍长取短，以你所不擅长的方式下棋，好不凄惨啊！”

徐海生惋惜地摇头，张胜只剩下一马数卒，而他却是军马炮俱在，这盘棋闭着眼下，张胜也输定了。

他没有继续下棋，而是抬眼看着张胜，淡笑道：“还要继续下么？”

张胜笑笑：“不用，我输了。”

徐海生得意一笑，张胜道：“下棋，我输了。没关系，可以重新来过！”

他点了一下“认输”，棋子飞快地落回原位，整个棋盘复原如新。

张胜又道：“而人生，你输了，你还有机会重新来过么？”

徐海生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张胜，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自信，来自于准确的判断！你现在却已完全是赌博。徐兄，你一向喜欢摆布别人的命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沦为命运的棋子时，是何等的无奈吧。”

张胜点起一支烟：“我败了，有人扶我保我、有人随我跟我，你呢？你的心里从来没有过别人，以前是孤家寡人，以后也是孤家寡人，永远都是。一个孤家寡人，你高高在上的时候，还有奴才像狗一样供你驱使，可是当你从权力宝座上摔下来的时候，你连狗都不如。”

他悠悠地喷出一口烟，烟雾缭绕，模糊了面容：“徐海生，大局已定，我要出国，开始我新的人生。我的路刚刚开始，你的路却已到尽头，棋已下完，生者生，死者死，各安天命吧！”

张胜微笑着合上手提电脑，旁边的秦若男轻轻道：“现在就走么？”

“现在就走！”

张胜笑着说：“这架‘首相一号’不错吧？我跟长沙的张先生借的，同宗同祖，兄弟一家嘛。国内对私人飞机的限制太多，飞机我买得起，用着却一点儿不方便。等出去后，我也买一架豪华喷气式飞机周游世界。”

“用的频率又不多，不要花那钱了，光维护费就不知要多少，需要时乘坐航空公司的飞机就成了。”

“呵呵。”张胜眨眼笑，“放心吧，虽然我把周氏家族的财富交了出去，不过这一次财富大洗牌，不知多少亿万富豪折戟沉沙，同时也不知有多少新的亿万富翁站了起来。而我，目前的全部收益都归我所有，我财产的增幅说出来会让你兴奋得一晚上睡不着觉。”

秦若男被他一说，脸蛋儿有点红，她不好意思地掠掠头发，又道：“事情还未完全结束，现在就走好么？”

“放心吧，大事已成定局，现在只是等结果而已，洛菲完全处理得来。”

秦若男撇撇嘴，有点儿醋意地道：“她还真是你的红颜知己呢，你们……你们朝夕相处，同床共榻那么久，真的没碰过她？”

女人太爱吃醋男人伤脑筋，女人完全不吃醋男人会更伤脑筋。不伤大雅的醋意，反会增加女人的风情和男人的兴趣，张胜见她娇俏的模样不禁失笑：“当然没有。”

“去去去，当你是香饽饽呢，都抢你是不是？”

张胜得意洋洋地笑：“你知道每天有多少美貌女大学生周旋在富豪俱乐部，盼着有机会得到男人的青睐？你知道我在报上公开宣布放弃巨额财富后，有多少女孩寄写真照片给我，愿意做我的生活伴侣？”

飞机启动了，短暂的冲刺后机体一轻冲霄而起，机体呈三十度角倾斜向上，阳光耀眼而入。

飞机进入了平稳飞行状态，张胜站起来，把房间的门关上，挂上锁，然后走回来。

“我还真是不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啊！”徐海生瞪着一对血红的眼睛看着盘面惨笑。

他早该知道，张胜挑这个时间与他联络，向他摊牌，今天就必然有所举动。

果然，下午一开盘，就像是吹响了冲锋号，所有期货品种发动了全面进攻，如同绑在了火箭上，涨停的比比皆是。还未闭市，他就收到消息，申万宏老总眼见大势不妙，顾不得当初订立的攻守同盟，立即指令清仓，随即调走公司六千万巨款，拿上护照想逃之夭夭。

但是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出了“意外”，座驾被一辆大型机动车辗成了废铁，他不但没有逃走，还把家人也连累了，妻子和十六岁的女儿同车丧命。

徐海生失魂落魄地站起来，行尸走肉般向门口走去。

楼下负责监视所有同盟者的那些神秘人已经消失了。

这一仗，他们已经败了，即便那些具有黑道或政界背景的几个强大人物，也没有本事力挽狂澜，因为多方的主力在黑白两道的影响并不逊于他们。

更可怕的是，当一切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许多在经济领域涉足较少的神秘人物这次也异乎寻常地参与了进来，并且明里暗里，在政策、舆论等方面为多方大开方便之门。

这些大人物败过一次并不要紧，只要手中有权，他们就能东山再起。他们不理解的是这些以前或保持中立、或不太关心资本市场的势力因谁而来，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他们感到似乎多方有人比他们来头更大，或者动用了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人脉关系，所以在大局已定之后，他们立即召回了自己的人马。

徐海生推开门，发现走廊里站着几个黑西装的男子，他们是艾戈的人，一向跟着徐海生，身前身后供他驱使，为他奔走。但是这时看到徐海生，他们脸上却没有了以往的恭敬，一见他出来，一个刀疤脸便迎上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徐先生，外边不怎么太平，艾哥说，你还是待在里边安全一些。”

其他几个人也凑了过来，目中隐隐泛着残忍的凶光。

徐海生全明白了，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重新关上了门。

徐海生走进浴室，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打扮得利利索索的，穿上西装，对镜一照，仍是风度翩翩。

徐海生默立良久，苦笑一声，拿起领带想打上，终是没了心情，他长叹一声，拎着领带出来，往桌上一丢，点上了一支烟。

这时房门一开，唐小爱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她知道最近徐海生正在做一桩大买卖，具体情形她没打听，她正忙着自己的事呢。她已经相中了一套海滨别墅，徐海生付了款，名字落的是她的，徐海生又慷慨解囊让她大肆装修，如今新居装修好了，她特地赶来让自己的男人分享喜悦。

“海生！”唐小爱兴奋地叫，见徐海生穿得整整齐齐地坐在桌面，笑道：“怎么，今天又有酒会应酬么？”

徐海生轻哼一声，没有说话。

唐小爱走过去，站在他椅后，轻轻环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吻了一下，喜滋滋地说：“海生，我们的滨海别墅已经装修好了。”

“唔……”

“你不开心？”唐小爱俏皮地往他耳朵里吹气，用性感诱惑至极的语调低语，“人家还特意为你买了一张进口大床喔，床上有机关的，可以摆好多种性爱姿势。”

“哼，”徐海生笑了，“你这么喜欢被人干？”

“瞧你！”唐小爱娇嗔地推了他一下，“干吗说得这么难听啊？”

“难听么，这叫直接。”

“真是的，人家……还不是体谅你嘛，工作忙，年纪毕竟也不比当年，这样你轻松些呀。”

徐海生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欲火，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把唐小爱摁在桌上，也不脱她的上衣，便去撕扯她的筒裙。唐小爱又羞又笑地扭着浑圆结实的屁股：“你做什么呀，又不是没见过女人的愣头青，这么急的？”

徐海生把她的裙子扯开，蕾丝内裤使劲往下一扯，露出圆润饱满的丰臀，

“啪”地使劲拍了一巴掌，在唐小爱的娇呼声中喘着粗气说：“你是老子的女人，我喜欢什么时候搞，就什么时候搞，不满意么？”

“别……不是……”唐小爱稍稍感到自尊受辱，她咬了咬唇，说，“我没关门，外边……有人的。”

“他们？”徐海生大笑，“他们不过是我养的一群狗，丢根骨头给他们，就得向我摇尾巴。人做什么，需要看狗的脸色么？”

说着，他扯住唐小爱的头发，像骑着一匹牝马，狠狠地刺进了那销魂的腔体。

许久之后……

“海……海生……唐小爱气喘吁吁地叫，脸上一片嫣红，“你今天……怎么……怎么这么勇猛，啊，快受不了啦……”

徐海生抓起桌上的杜松子酒，狠狠灌了一大口，头有些晕眩，下体却更加膨胀了，他狠狠地撞击着，下体撞击臀肉，发出“啪啪”的声音：“老子哪天不勇猛？嗯？！”

他又狠灌一口酒，酒瓶丢开，摔到柔软的地毯上，滚出好远，眼睛瞥见桌上那条领带，他突然恶念陡生，拿过领带便勒在唐小爱细嫩的脖子上，象勒着马缰，更疯狂地耸动起来。

“一起死，让她陪我一起死！”这个疯狂的念头，在徐海生的脑海里久久盘旋……

唐小爱乘着电梯下到一楼时，仍有点儿头晕眼花的感觉。她揉揉脖子，嘴角有抹满足之后的春情和妩媚。

方才徐海生太疯狂了，差点儿勒死她，可是她喜欢，她相信是个女人都喜欢。

女人天生长就软骨，她是相信这一点的。男人在她身上如此疯狂地运动，会令她产生一种莫名的满足和冲动感，那是女人身体价值的体现，是她的男人对她身体的迷恋。被强悍的男人征服，谁说不是—种快感？

不过，他今天真是古怪，疯狂地发泄完了，还赤裸着下体呢，就扮起了道学先生，一本正经地告诉她什么女人当自强，不要用身体来换取幸福，不要把命运寄托在色相上。

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喝多了，他平时不就是用钱买女人么？我唐小爱要是不图钱，又怎么会让他这种年纪的男人尽情享用我的身体？

唐小爱好笑地摇摇头，掏出自己的宝马车钥匙，走出大厦门口。

她正想穿过马路，走到对面自己的停车位去，耳边突然传来一声“砰”的巨响，碎玻璃片到处飞溅。

唐小爱愕然抬头看去，只见楼下停着的一辆奔驰车顶都被砸凹了，一个西装男子摔在上面，鲜血沿着车体蜿蜒如蛇，向下缓缓爬动。

许多车子响起了警报，不少目睹此景的人惊讶地跑了过来，唐小爱愣了一下，也马上跑过去，她觉得那人的衣服有点儿眼熟。

片刻的工夫，人群中响起唐小爱尖锐疯狂的叫声：“啊！”

张胜和若兰的婚礼在世界十大婚礼城市之卡萨布兰卡举行。这座白色经典之城是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好莱坞电影《北非谍影》让这座白色之城世界闻名。

在摩洛哥举行婚礼，国内根本没有传回什么消息，再加上张胜送了秦老爷子一份大礼，把他的大哥从香港接回去，这个老头子对张胜也慢慢有了好感。

想想若兰已是残废之身，一生孤苦，能够嫁给张胜这个超级富豪也算终生有靠，一家人也就默许了。

无怨无悔任从张胜摆布的钟情，始终亘在他的心里，寻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张胜把他和钟情一直以来的故事说给若兰听，希望她能够原谅和接受。

婚庆宫，外表很普通，类似中国的礼堂，而里边却装修得很考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非常漂亮。宫殿院内有宽阔的大厅，大厅四周均设有走廊和配殿，摩洛哥人的婚礼大多在这种宫殿举行。

门口，有一口喷泉，池水清澈见底，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五彩斑斓。入口处竖着二座由水果盘堆成的水果塔，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盘盘精美的摩洛哥小点心。身着金黄闪亮纱丽在门口迎接宾客的是四位纤腰一束、明眸善睐的阿拉伯姑娘。

大厅内气派非凡，金碧辉煌，宴席五十桌以上，密密麻麻地坐满身着五颜六色华丽无方的服饰的阿拉伯美女。金银饰物，尤其是大大的耳环、柳叶似的项链，本来因为粗大而显得俗气，但是配着特别的民族服装，戴在这许

多可以媲美世界小姐的阿拉伯美女身上，却显得无比合适。

这里全是女宾，没有一个男人，因为男宾女宾是分厅就座的，男宾们都在另一个房间。不过女宾明显比男宾还要多，因为张胜的客人大多是极有社会地位的官员、酋长、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而由于这些男人大多有财有势，妻子自然也大多漂亮迷人，所以大厅里处处可见人比花娇的美人儿。

五个阿拉伯妇女拿着羊皮鼓在大厅一角敲打，偶尔有几声和唱，很奇怪一张简单的羊皮能够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前方舞台上布满鲜花、白纱，中间有张类似于中国龙椅的金黄排椅，那是新娘新郎的位置。往宾客区延伸的T型台上，几名衣着鲜艳的阿拉伯美女正在激烈地舞动着，还有几个小姑娘也在即兴表演，舞台下也有好几位在扭动着腰、摆动着手。

阿拉伯人好舞，在这种完全是女宾的环境里，她们自由自在，很放得开，脸上也没有人带着面纱，满是莺声燕语，如同置身女儿国中。

这是晚上，因为当地习俗是晚上成亲的，十一点钟，聚光灯突然指向大厅入口，全身素白，面蒙白纱的高挑女子在两个年老妇人的陪同下缓缓走进来。由于质地极好，那全身素白的服装闪着银色光华，沿途彩缎飘飘，音乐换上了奥斯卡金曲《卡萨布兰卡》。

专业摄影师也是女性，她认真地将新娘美丽的影像纳入镜头。美丽不可方物的新娘在舞台上环绕一周后入座龙椅，双手搁在膝上。三个年轻美女走上台去，拿着麦克风开始大声尖叫，据说尖叫声越大，代表新人越幸福。仪式礼成，众宾客开始一一上前献上祝福。

忽然，灯光突然变暗，大厅里发出一阵阵轰隆隆的声音，那是无数桌椅同时移动的结果，片刻之后，灯光重又大放光华，只见大厅里齐刷刷的只剩下黑白两色，这些女人换衣服、戴头纱真是训练有素，方才还有人在台上奔放地摇摆着臀部、腰肢，跳着性感的阿拉伯舞蹈，唱着动听的欧美金曲，突然之间她们就像是回到了几百年前。

结了婚的妇人穿黑袍，未嫁人的姑娘穿白袍，面蒙黑纱，一眼望去，满屋子都是大得吓人的眼珠子，除此之外全部罩于纱袍之下。其实这里的年轻女性很多不是那么严格遵守教规了，但是今天主持婚礼的都是德高望重的族中老人，成亲又是神圣场合，因此一律按照最神圣的教规从事。

然后，鬼子进村了……

在浪漫的《卡萨布兰卡》主题曲《时光流逝》的曲调中，花僮白纱入场，随即新郎官张胜身穿金色长袍入场，在教中长老和许多男性朋友的陪同下缓步来到新娘处，颊吻三下，落座，供大家拍照。

随后，歌舞起，穿着白色上衣和黑色裤子，领系蝴蝶结的侍者们开始忙着向来宾们敬献各种饮料和点心。客人们可以下场跳舞，虽说方才艳丽的衣服全变成了宽大的黑白两色长袍，但是她们起舞时的姿态，仍能看得出腰身的柔软和苗条。

年长者则在领跳“颈脖舞”进行庆贺，像骆驼一样脖子动来动去，瞧来别有一番味道。

新郎新娘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好像大家的欢乐和他们全无关系。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吃东西的吃东西，人人都比他们快乐。

张胜看着他们吃东西，不禁悄悄咽了口唾沫，这几天，他的主食一直是葱烧鸡蛋，吃得他都反胃了，看见品种如此丰富的点心，不免有些腹饥。新婚前吃葱烧鸡蛋，是当地习俗，因为这东西壮阳强肾，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新婚之夜新郎新娘性爱的美满。张胜倒不太相信这个，可是侯赛因那家伙太实在，请了一个八十多岁头发如银的教内老人提前好几天就来指导他的一切，帮他安排婚事，连一日三餐都在老人的安排之下，他只能任人摆布。

看着这种场面，张胜心中也不禁一阵激动：“苍天笑我痴，明月笑我狂，一腔思念枉断肠；和落花同醉，共明月徘徊，真爱苦尽甘来。无论以前吃了多少苦，从今以后，我是幸福的，这一生，还复何求呢？”

族中老者向他们走来，开始进行下一步仪式，把一根带有玉珠和金币的红绸拴在新娘的手腕上，另一根两端打成结后拴在新郎的脖子上。随后，老人端来一碗牛奶，新郎新娘各自饮下一口，牛奶洁白融合，表示新婚夫妇心心相印，永不分离。

然后，若兰掀起面纱一角，又抿了口牛奶，张胜已经尝过两次这滋味了，一见若兰翘着嘴向他递来，只好苦着脸端过牛奶，也抿了一口，然后两个人面对面的……

“噗！”一口牛奶像雾似的喷在对方的脸上，两个人都闭着眼睛，任那牛

奶流淌，然后才闭着眼睛伸出手，接过别人递来的毛巾，把牛奶擦干净。

若兰看着张胜，不觉甜甜一笑，这时她仍掀着纱巾，脸若春花，眉似远黛，本就说说不出的迷人，这轻轻启齿一笑，唇红齿白，一种少妇的妩媚娇羞，着实迷人得紧。张胜一见，顿觉两眼一直，新娘的娇羞，永远是最独特的，谁能让自己的女人永远如新娘般的娇羞？喷一口，值了……

婚宴上，张胜还在受着不亚于国内婚礼的复杂程序的折磨。

舞台上，正演奏着一首节奏优美的阿拉伯舞曲，他的投资专家韦恩和安德鲁，很 High 地随着阿拉伯音乐翩翩起舞，动作时而深情时而奔放，呈断背状，张胜很窘……

他的合作伙伴侯赛因先生则和四个老婆手牵着手正在跳着圆圈舞，一副全家和谐、其乐融融的大团结局面。

一张张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酒宴上有三大盘食品是不可缺少的：布期蒂勒的千层饼，其实就是带馅的酥饼，做馅的原料丰富，有鸡肉、核桃仁、杏仁、葡萄等；第二道菜是杏脯羊肉配杏仁、面包；另一大盘叫做卡斯克斯，一种摩洛哥有名的民间食品。

若兰已经换了套绿色的阿拉伯民族服装，美人就是美人，穿上什么样的衣服就有什么样的感觉，张胜很是欣赏了一番若兰带给他的各种不同的风韵。

紧接着，又换一套。这一次，张胜也跟着换衣服，两人暂时退场到更衣室更换服装，客人们依旧在大厅和配殿里吃喝、舞蹈和歌唱。

按照摩洛哥人的风俗，在整个婚礼过程中新郎和新娘至少要更换五次服装，有钱人家十次左右。女人的衣服比较丰富和讲究，主要有民族装、婚纱装、公主装、非斯装、梅克纳斯装、欧洲装和晚装等。

新娘的这些服装各有特点，颜色各异。新郎的服装主要是西装和民族服装。一会儿，若兰穿着色彩艳丽、用金银练绣成的长袖长袍，披一件柔软光洁的真丝罩衫、再配上一条价格昂贵、做工精细的金质腰带，外加一双也是用金银练绣成的闪闪发光的鞋，风情万种地出来向客人敬茶。

一会儿又换上中式古代喜服，凤冠霞帔，珠帘遮面，妩媚曼妙。转眼的工夫，她又穿着象牙色长袖宝石领的西式礼服优雅地出来，礼服从腰部向下逐渐展开，像一朵翻涌的浪花，把她窈窕的腰身、丰盈的臀部，衬托得如美

人鱼般优雅迷人。此时的她，简直就是一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时装模特。

最后，她和张胜换上了隆重的婚纱和燕尾服，若兰穿着一袭由九十八码薄纱、二十五码丝绸、三百码花边裁成的长裙，披着由成千上万颗鱼卵形珍珠串成的面纱，同她的新郎款款走向一人半高的宝塔式大蛋糕。两人共持一把刀，把蛋糕切好分开，由侍者分别送给客人们享用，每人一块。与此同时，侍者还给每个客人献上一杯摩洛哥的热茶。

婚礼结束了，女人们喊起了“呼噜噜”的愉快呼声，这是对新婚夫妇的祝福，然后簇拥着新郎新娘，把他们送入洞房。这时，天已经亮了，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今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

“啊！”秦若兰攥着双拳，银牙紧咬，正在使尽吃奶的劲儿想把自己的小宝宝生出来。

医生在一旁，观察着她的血压、心跳和孩子的情形。她毕竟是半瘫的人，虽说只是淤血压迫了运动神经，而神经过于纤细又不能动手术，其实下体还有部分知觉，比如痛感、冷热等等，只是不能指挥肌肉运动而已，但是腹部和腿部肌肉毕竟因运动量小而有些松弛，如果一旦她无法独自完成生育过程，就得及时开刀了。

幸好，若兰的物理康复没有白做，在盆腔肌肉不断地收缩挤压下，“哇”的一声响亮的啼哭，张家长子长孙闪亮登场了。

“妹妹，生了，生了。”秦若男握着妹妹汗津津的手，眼见妹妹受的苦，不禁眼圈发红，鼻子酸酸的。

秦若兰心里却充满了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那诞生的是她的骨肉。

她好想抱抱儿子，可是医生正在做着剪脐带、消毒、清洗等工作，而且她也没有那个力气，她只能幸福地握住姐姐的手，感受着来自于她的体温，盼望着医生尽快把儿子抱到眼前，让她看到儿子第一眼。

用力过度加上失血过多，让她有种眩晕感，一阵阵困意袭来，眼皮越来越重：“不行，我一定要先看看儿子再睡！”

听着儿子嘹亮的哭声，若兰握紧姐姐的手，虚弱地说：“姐……你……扶

我一下……我想看看儿子……”

秦若男没有回答，秦若兰奇怪地扭头看看姐姐，只见秦若男双目圆睁，惊愕地盯着她的下体，脸上也不知是惊是喜，好半天，她才惊叫出来：“天呐，你……你的腿……”

澄澈碧蓝的湖水，在微风中荡起阵阵鳞波，阳光照射在湖面上，泛起无数颗星般明灭不断的亮光。湖边，椰树与芦苇交相掩映，风姿婆娑，而湖的对面，却是曲线柔得像丝绸的万里黄沙，美丽无法言喻。

这是撒哈拉大沙漠里的一片绿洲，像是天的影子，是沙漠的眼，也是星星沐浴的乐园，更是张胜一家人幸福的所在。

湖边，支着五六顶白色的帐篷，旁边还停着一辆四轮驱动越野车，帐篷前铺着华丽柔软的阿拉伯地毯，地上支着大遮阳伞，伞下有个小几案，案上摆着几盘水灵灵的葡萄和其他时令水果。

旁边一个美丽的阿拉伯少女正轻轻摇着一个摇篮，里边睡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宝宝，藕节似的小胖手抱着脑袋，两条白白胖胖的大腿半蜷着，睡得十分可爱。

张胜张大老爷穿着肥衫短裤，躺在湖边，跷着二郎腿，一张宽大的树叶盖在脸上，懒洋洋地听着 MP3，身旁支着一副钓竿，好一副羡煞旁人的悠哉垂钓图。

他把在澳门的赌场进行了调整，由侯赛因担任了董事长，他的目的只是赚钱而已，侯赛因经营赌场确实比他在手，那何必不肯放权？多给他一些权力，就会多给他一些赚钱的能力，似乎此坐享其成，有点儿厚颜无耻。所以，张胜担负起了两人开在摩洛哥的赌场管理工作，此外，他的工作重心就放在了网上赌场，他相信巴茨王国二王子的话，总有一天，网络博彩将成为全球博彩业的主流。

此外，他还有许多实业和投资，其余的钱则创建了一支委托投资基金，交给专业人士去打理，他则成了银行之后的银行，放贷赢利。

尽管已经尽可能地把繁杂事务全推了出去，其实他还是非常忙的。别的大家族早就形成了一条家族工作流程，家族内部谁负责什么，都有一定的分

工，而他成为亿万富豪的时间太短，家族内部没有可用的人才，于是，这庞大的担子就落到了秦若兰身上。

此时，秦若兰姐妹正坐在帐篷里，一人一台手提电脑，算账算得焦头烂额。

“唉！这家伙，他倒悠闲，说带我们出来散心，累的还不是我们姐俩？”秦若男捶着小蛮腰道。

秦若兰苦着脸说：“没办法呀，真要不管你放心啊？这可都是咱们家的产业。唉，又是基金、又是债券、又是房地产、又是珠宝生意，老姐，我只是一个护士好不好！”

秦若男翻翻白眼，说道：“你不懂，我就懂了么？让我抓贼没问题，我哪会打理这种家务啊？对了，你的双腿已经痊愈的事，可以告诉老公了吗？”

秦若兰甜甜一笑：“过几天吧，刚恢复的时候，走路好难看，而且也没力气，还不如不会走呢。”她伸出一条粉光致致、毫无瑕疵的修长玉腿屈伸了一下，小脚丫俏皮地扭了扭，咯咯笑道：“姐，你看，全恢复了。唉，真是折磨人啊，要是早知道怀孕生孩子对脊柱的挤压能把那淤血挤散恢复正常，我早就生孩子了，哪会一坐两年。”

秦若男笑道：“那时老公还没和你联系上吧，你跟谁生？”

秦若兰哼了一声，翘起下巴道：“人家借种……成不成啊？”

“什么，你说……你说若兰的双腿已经恢复正常了？”张胜不敢相信地叫，刚刚钓起的一尾鱼扑通一声落回湖里，溅起几颗珍珠，然后在火红的夕阳下摇头摆尾地去了。

秦若男笑盈盈地说：“嗯，她想痊愈后再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去吧，她在帐篷里等你。”

张胜立刻丢开钓竿，拔腿向若兰的帐篷奔去。

“若兰！”张胜扑进若兰的帐篷，立即看到了令他惊喜万分的一幕，她穿着件薄如蝉翼的绯色阿拉伯风情内衣，宽松的袍内，娇艳欲滴的胴体妙相隐现。最重要的是，她是站着的。

张胜心怀激荡，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秦若兰站在那儿，让老公放肆的目光任意在她身上流连，然后背起手，

向他调皮地歪头一笑：“老公，我的身材……没走样吧？”

由于背着手，她的胸夸张地向前挺起，在她踮了脚尖愈发显得修长的身体上呈现出一种妖异的美丽。

绯色薄纱包裹着一双玉雕似的乳房，若兰轻轻旋转了一圈，柔媚地瞟着张胜娇笑。张胜遏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一下子扑了上去，在她一声娇呼声中，两人一齐倒在了软绵绵的榻上。

只这一碰，便觉那酥胸分外柔嫩和饱满，而且由于哺乳，更显成熟圆润。她被张胜揽在怀里，那漂亮的乳房便在一呼一吸间微微弹动，还有淡淡的乳香。

张胜忍不住把脸贴上去温柔地触觉着，爱恋无限地抚摸着妻子的娇躯，柔声道：“若兰，你居然站起来了，居然站起来了，这是上帝……啊，是真主赐给我最好的礼物，是多少财富都换不来的最珍贵的礼物。”

秦若兰被丈夫爱抚，脸上红晕顿起，眼睛里却有一抹小妇人的温柔和妩媚。

张胜使劲顶着若兰柔软的小腹。在性上，若兰主动而奔放，但是自她分娩之后，两人还一直没有亲热过，今天她穿成这样，明显是在暗示从今天开始禁令解除，可以扬帆远航了嘛。

德国汉堡的一家造船厂，一个造船码头，工人正在忙碌地建造着一艘名为“星光号”的豪华游艇。这艘游艇的设计规模极为豪华，配备两个直升机停机坪、几个热水浴盆、一个游泳池、三条快艇和一艘私人潜水艇。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游艇还将配备动作感应装置和一个特殊的导弹侦测系统。

这是华裔摩洛哥赌界大亨张胜订制的一艘超豪华游轮，游完了撒哈拉大沙漠，他准备带全家人去地中海玩两个月，同时，他还邀请了情同小妹的周洛菲。

张胜和钟情赶到造船厂，听厂家介绍了游轮的建造进程，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要求在后期配备设施上予以改造。离开造船厂，两人便赶去一个拍卖会，听说拍卖会上有几件中国珍品，中国古玩在世界上正逐渐受到重视，价格渐渐攀升起来，如果能买到几件真正的珍品，无疑是保值的一个好手段。

在场的，只有张胜和钟情一对东方人。张胜一身西装倒也罢了，倒是钟情，穿了一件湖水蓝的旗袍，简约的线条，把她窈窕的腰身、丰盈的臀部、

修长的大腿，勾勒出最完美的曲线。这种东方女性特有的柔美一亮相，便吸引了许多男士欣赏的目光。

也因此，较晚赶到的两个人得到了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台上，正在拍卖几幅油画，张胜不太感兴趣，趁隙给秦氏姐妹打了个电话，两姐妹已经带着儿子去了尼古拉斯城堡，她们在那里等着张胜，准备汇合后回国一趟，带孩子去见见秦家长辈。

打完电话，钟情瞟了张胜一眼，迟疑一下，问道：“胜子，等回国，你要不要去看看小璐？”

张胜怔了一下，答道：“我上次……去过了，她现在生活得很好。”

钟情幽幽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阵儿，反倒是张胜忍不住了：“怎么……突然提起她？”

钟情瞟了他一眼，低声说：“前些天，我母亲生病，我不是回国一趟吗？在省城，我恰好碰到她了，两个人聊了几句……”

“怎么？”

“没怎么，就是……你们两个……毕竟是我当初亲眼看见，你们患难之中是如何互相支持、互相扶助，感情是如何恩爱。我自己苦过，推已知人……重见旧人时，有些黯然神伤罢了。”

张胜深深吸了口气，沉默不语。

台上，正在拍卖一柄中国古剑，拍卖师解说道：“这柄剑经专家鉴定，为越王勾践佩剑。这柄错金剑剑身精美，内嵌金丝，花纹细腻；剑长五十八厘米，剑身呈暗褐色，铸剑风格是春秋时吴越一带的特点，剑锋锋利，吹毛断发，是一件极锋利的兵器，剑身至今不锈。

“剑体上嵌有两行用错金镶嵌技术、用金丝镶成的篆体字，写的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它的收藏价值还在 1965 年中国湖北江陵出土的那柄越王剑之上，这柄剑曾在中国深圳拍卖会上拍出一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后辗转流失出国。此次，本拍卖会有幸得到这件宝物，起拍价格六百五十万美元，加价五十万美元，现在开始！”

张胜举了下手中的牌子，台上拍卖师喊道：“Z-18 号客人，七百万美元！”

钟情端庄优雅地坐着，看着台上的越王剑，像耳语似的轻轻又说了一句：

“她还一直单身呢，不知还有多少青春可以在等待中供她蹉跎……”

张胜专注地看着台上的越王剑，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有人喊价，他又举了下牌子。

只是不经意地，他颊上的肌肉飞快地抽搐了几下：那个冬夜、那一天的焰火、那冰糖葫芦、那人生初吻……

他突然觉得眼睛鼻子有些发酸，急忙站起来，一边掏烟，一边快步走向侧面的吸烟室。钟情凝眸前视，不声不语，默默地替他举了一下牌子……

温州，东湖花园，周家别墅。

周洛菲坐在椅后，桌前站着她的堂弟，一个精明而朴实、勤快的青年。

周洛菲十指交叉，笑望着堂弟：“洛云，你不用太紧张，我已经帶了你一年，公司中高层也培养了一大批中坚骨干，如果只是守成，你没问题的，再历练几年，想把事业继续做大，我相信你也办得到。”

她笑盈盈地转身看向一边，当初扮健忘症戏弄张胜的周书凯周老爷子正坐在沙发上抽烟。周洛菲笑着说：“而且，我三顾茅庐，把堂叔公请出了山，有他帮你，没问题吧？”

周洛云紧张地舔舔嘴唇：“是，姐，我……我尽力而为，可要有啥解决不了的事儿，我还得找你。”

周洛菲灵巧地转动指间的钢笔，微微一笑说：“没问题！叔公，洛云，那就这样，今天，我就离开了。”

周洛云问道：“姐，你要去哪儿呀？”

洛菲指间转动的笔一下子停住了，她轻咬嘴唇，有些失神地看着窗外的清波碧水，好半晌，才若有所思地笑笑：

“我想去……北非花园摩洛哥看看，去撒哈拉大沙漠徒步旅行，去地中海爱琴海扬帆破浪……之后，也许浪迹天涯，也许定居彼岸，谁知道呢？”

——全书完——



投資^③ 大买卖是这样玩出来的 大老板是这样炼出来的

完结篇

本书叙述了一个聪敏要强的下岗工人张胜，从社会下层努力打拼，开始屡战屡败，而后悟得投资奥妙和经营之道，从身无分文玩“空手道”开始，逐渐涉足贷款、融资、投资、圈地、抵押、兼并等领域，最后“玩”出了一个超级大公司，他本人也成长为一个呼风唤雨能量极大的超级商人。本书涉及大量有关贷款、融资、投资、兼并、抵押、商业谈判、企业管理、人事争斗等方面的案例，有规则也有潜规则，有明争也有暗斗，有冠冕堂皇也有暗通款曲，一波三折，精彩纷呈。

【投资规则八要】

- 规则一** 投资不是投机，投资也是投机。投资是风险较小的投机，投机是风险很大的投资。投资不是投机，那是骗人的话。
- 规则二** 用别人的钱去投资才算真本事。没钱就不投资，或者等到自己有钱再去投资，那是真傻瓜。聪明的人都会用别人的钱去投资，那才算真本事。
- 规则三** 借私人的钱不如借公家的钱。借民间的钱不如借银行的钱。
- 规则四** 银行最窝心贷不出款去，最担心收不回贷款。所以，要让银行既舒心又放心。贷款是帮银行赚钱，及时还贷很重要，可以让银行继续给你贷更多的款。
- 规则五** 有钱才能投资。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集资、融资，贷款……筹到钱就是一切。
- 规则六** 边贷款边投资。用贷款去投资，投资后作抵押再贷款，贷款投资再贷款再投资，边贷款边投资……赚钱就像变戏法，钱滚钱，利生利，子子孙孙无穷已也。
- 规则七** 人取我弃，人弃我取，这是李嘉诚的金玉良言。做投资一定要有逆向思维。
- 规则八** 投资充满风险，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规避风险，转嫁危机，是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

ISBN 978-7-5108-2840-9



9 787510 828409 >

定价：39.80元